

大任 与斯

{ 上 }



网龙 著

大任与斯 / 网龙 著，-沈阳

《铁血网》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开始发表，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止。

原网址： <http://www.junshishu.com/Book25905/>

LOVEBOK 出书

印刷：广州科印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25

开本： 781 X 1086 1/16

字数：55.5 千字

有限使用 注意保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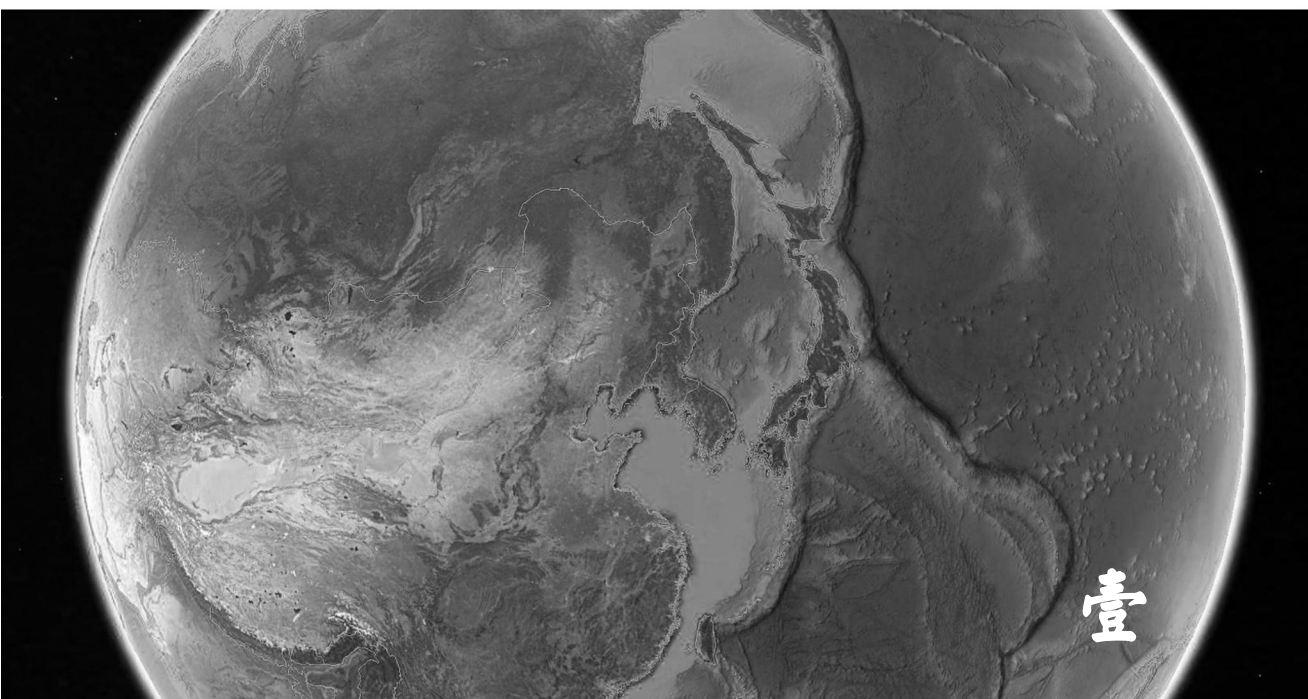
目 录

壹 / 001

贰 / 181



LOVEBOK 出书



中国，辽宁，营口鲅鱼圈区。

2011年1月11日，北京时间7时13分。

今年冬天特别的冷，接近岸边的渤海海水都结了冰。

殷仕野好不容易从一个说不清来龙去脉的梦中挣脱出来，坐在床上打了个哈欠，一阵发愣。他住在一幢普通的二十五层高的临海公寓里。这套在第十层的房子有一百二十多平方米，只有他一个人——保姆下午才来。

他起身下了床，走到客厅的窗前。

殷仕野，四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八。从语言和身体动作的特点看，永远抹不掉的是浓浓的一股“兵味儿”。略微发福；口音接近京腔，时不时有意或无意地冒出些东北“二人转”式的道白；声音磁性很强，“膛音儿”挺足；保养加经常户外运动，肤色很好；鬓角很长但仔细刮过，长方脸，长着一双奇怪的近似方形的眼睛。他是既属于扔人堆里就找不着的、要靠刻意着装打扮才能引起别人注意的普通人，也属于能从眼神里看出某些特殊的人：他的眼神似乎游离不定，但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出当他注意地看你时，就会有一丝冷光……有时又使人有一种从冷中获得热信号的感觉。

他拉开窗帘，透过客厅落地窗，望着那灰蒙蒙一望无际的渤海海面。

在他住的这幢楼房与海之间，紧靠小区的边墙还有一栋四层的“烂尾楼”。这是物业公司在住户们基本上都入住后，另行盖的一栋裙楼。对外宣称是准备当物业办公室、餐厅、商店等。大部分住户认为挡了海景不说，卖房时规划里也没有，况且肯定还藏有一些其他“猫儿腻”，于是群起而攻之坚决反对。结果弄得物业虽然没有拆掉这个楼，但也没能继续施工。到目前为止，住户和物业还在僵持着。

殷仕野没有参与这个“事件”。一是他住在十层，四五层的房子挡不了他的

观景视线；二是他平常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是马马虎虎，有些“与世无争”的态度。在原单位时，这一点是小有名气的：虽然不是不修边幅、邋遢窝囊，却是有名的“糊涂”。最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是：干部部门通知，凡应该某年某月调整工资级别的人，都要自己填表上报，否则过期不候，他却忘了；过了一年，别人问起他，他还懵懵然。

他感觉到海面上好像正飘着细小的雪粒。

他更贴近了一些窗户，很仔细地向外望去：他不喜欢这种看不清、却能明显感受到某种事物的感觉，这使他心情不好。

当他非常清晰地看到了那些细小的雪花时，心情才有所放松。

昨晚的梦中有一个似他非他的人，总是乘着飞机东西南北的乱飞，在飞机上或一个什么会议室里，总是有一些他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没完没了的开会、讨论，一会儿图表一会儿录像，大家围着一个巨大的、可以上下左右随便旋转，甚至飘浮于半空中的地球仪，分析着、预测着什么问题。那个似他非他的人，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窃窃私语，和大家一起争论着一个永远不清楚是什么结果的事情……两年多了，几乎天天都是这个梦，影响睡眠质量，讨厌的很。最厉害的一次，是他在梦中不知和谁争论问题，吵得一塌糊涂，居然一记右直拳瞄着对方的鼻梁打了过去……疼痛使他惊醒过来，结果发现自己那一拳狠狠地打在了墙上，由于准确无误和力度过大而使右手碰破了皮，渗出了血，疼痛一周有余。

按理说，他应该彻底变成另一个人，最起码表面上应该变。可白天清醒时可以，只要一到晚上，尤其是没有事情需要他考虑的时候，他就有些迷惘，对自己有些“定义不清”的感觉，而且那个以复现为主题的梦就会不期而遇。

他有时会嘲笑自己：这下倒是可以好好“享受孤独”了！

可惜，孤独只是表面上的，内心却与现实世界紧紧地联在一起。

他离开原单位，已经两年多了。

他是“主动”地“被”离开的——这是他自己心中的定义。

他现在有房有车，担任着一个不用他实际操心的中型国企的职务——一个正式的、在编的“董事会监事”闲职，每周到太连去上个三天两天的班，大部分时

间就在**鲑鱼圈**这个别墅里看书上网，或者找那几个新结识的球友，打打“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的网球。

只有一个自当兵开始就没有中断过的习惯：每天的体能训练仍在继续进行。他管这个叫“拉体力”，并由过去不太科学的清晨练习，改为下午四点左右进行了。

他用一个奇怪的、一想起来就想笑的化名，孤身一人拿着年均十几万人民币的收入、却在实际工作中竭力回避那些“有实惠”的权力。

他觉得自己最上心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将来可能会出事儿的腐化问题。

这个工作挺难。

殷仕野甚至觉得自己有些类似电影中描写的那些打入敌人内部并位居高官的我方侦察员，既要努力使自己像一名“坏蛋”，以免让别的“坏蛋”感到他与周围格格不入而暴露，又不能真的做坏事以免丧失信仰。这需要很强的“定力”，也需要很高的技巧：比如，小规模“吃喝”和数量微小的“人情来往”可以，但绝不能有嫖赌；嫖了就是道德沦丧，赌了则必然缺钱，这都是由堕落而抛弃信仰的必由之路。

当然，他从心底就很不情愿这么比喻，只是有些无奈。

两年的时间，似乎流水一样平淡。开始，他十分不适应；过了一年才有所好转。他开始拼命学习，读书、上网，制订学习计划，自己确立目标。除了自学以外，他还利用各种关系，例如主动结交社科院的教授、参加民间社团各类协会等，广泛“拜师学艺”，自认为知识面有了“突飞猛进”的扩展。

他已经逐步学会自己找些理由来主动化解沉闷：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再不用开一些令人昏昏欲睡，但据说领导们都“非常重视”的会议了；不用再费劲巴拉地在无纸化办公时代还去一遍遍重复填写那些莫名其妙的表格，比如什么《XXX年度工作考核表》之类，也可以少说一些明知没用但必须要说的，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套话和废话了。

这两天他的第六感有些异样，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

这种感觉两年中出现过几次了，后来都证明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这次的

感觉有些不一样。

有这种感觉的原因，是他在等一个一定要出现、却不知何时才能出现的召唤。

殷仕野离开他的她，也已经五年多了。

他现在仍然坚定地认为，她也是“被”离开他的。因为多年来只有一个老上级告诉他，她是“出去工作了”。从一开始就不能通讯联系，直至“不知所终”。

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希望：生命结束前，他的她能有个消息、能有个结论，即可。

喝了点牛奶、嚼了点面包算是对付完了早饭。

他穿上衣服，看着外边的风雪，正犹豫着是出去来个雪中散步还是上网浏览时，那架仿古式电话机铃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下表：肯定是那个老请假的保姆，过了八点半还没有来，又要请假！

“喂，你是不是又要……”他停了下来，有些意外，听筒那边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笑声：

“哈，咋地了？一早上气就这么大，是不是跟俺二嫂，还是三嫂闹别扭了？”

声音很熟悉，他马上反应了过来：这是因为现在的单位采暖用煤紧张，前几天老总让他到山西搞煤时，认识的一位煤老板。

殷仕野对他印象一般，感觉这个煤老板除了有煤外一无是处，谈起生意方面的事也不是很精通，就知道煤多少钱一吨而已。

老板姓杨，四十多岁，一米八以上的身材，方头大耳，面色灰暗，口音是典型的东北人，举手投足间，总有一股**殷仕野**所熟悉的军人味道。

“噢，**杨老板**啊！您这是在哪儿呐？”

“就在你这疙瘩，圈里（指鲮鱼圈）呗。中午一起吃口饭？你定地方。”

“这天儿……这样吧，我请你吃别墅野餐。”

“别墅……野餐？第一次听说。好！我去接你。门牌号？”

“4栋2门10层2号。”

“可够复杂的，不好记……哈！”

十点多钟的时候，那位“**杨老板**”开着一辆陆虎车到了**殷仕野**住的楼下。**殷**

仕野上了车指路，两人冒着小雪在鲅鱼圈的海边找了半天，在一幢一看就知道盖了没有几年、却破损严重、里面烧着一个欧式壁炉、显得非常暖和的别墅里，好不容易说服了一对老两口同意给他们做饭。

前些年，鲅鱼圈沿着海边盖了不少别墅，人气一时没上来，加之有的质量也太差，又没有大的物业公司接手，荒废了好几处，接近“鬼城”情形。开发商只好委托当地的一些农民看管，结果时间一长，几乎就成了这些看管人的家。这老两口的家就在附近村子里，六十多岁无儿无女，原先委托他们看别墅的人开始还给点钱，后来也不知哪去了。虽然没有了钱，但老两口在别墅周围开了地，再加上倒腾点海鲜，在旅游旺季游客多时、特别是遇到饥渴如焚的“野鸳鸯”时，出租一下房子等，日子过得却也算是滋润。入冬后，老两口本来不再对外营业，猫冬看电视准备过春节了，架不住殷仕野的一顿甜言蜜语，这才捅开炉灶。

根据两人“你们吃啥就给我们做点啥”的要求，老两口一阵操弄，搞了几样土豆炖茄子、大酱炒鸡蛋、乱炖海杂鱼等，热气腾腾，特别是烙了许多很有特点的薄薄的糖饼，加之烫上了当地自酿的二锅头，香气四溢，令“杨老板”眼睛发亮，不断点头称好。

酒过三巡。

两人唠些不咸不淡的话题。

“杨老板，您从沈阳过来，得开四个多小时的车吧？”

“不到仨。我那可是 08 款的路虎览胜，运动版的。”

“是是，我看到了，V8 增压，4.2 排量的，安上两翅膀，肯定能飞……而且，杨老板的手把也一定不错。”

“杨老板”一手把着小酒杯，有滋有味地又进去一口，一手摇摆着：

“看来你这两年闲着没事净交际了，这奉承话顺嘴就来呀！”

在殷仕野的神经系统中，一个强烈的信号瞬间做了一次循环：他知道我休了两年？

可他表面上没有任何异样。

“嘿嘿，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吗！”

“别扯那些没用的了。”

殷仕野知道这就是要唠入正题了，干脆主动一些吧：

“杨老板，您有话直说吧？”

“好。这糖饼真他妈好吃，烙的多不？一会儿我带走点。”

“杨老板”很自然地转了转脖子，四周看了一下。殷仕野看得出来，他的扫描动作既自然又全面，是个下意识、又显然经过训练的动作。

老两口出去采购年货去了，临走时交代：吃完把钱撂桌上就中，多少看着给，门也不用锁。

殷仕野知道，他等的那个一定要出现、却不知何时才能出现的召唤，就要出现在今天了。

于是，两个人的谈话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

在继续着漫无边际的天气、物价、房市等题目同时，穿插着其他的内容——简单说，就好像四个人分成两人一组，一组在谈明星绯闻，一组在谈房价能否控制得住。

看起来，这没有必要。因为在这个虽新却破的别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如果说有什么长耳朵的能听到他们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就只有墙缝里正在休息的耗子了。

但是，他们必须这样——这不在于是否隔墙有耳，而在于他们都知道，今天的场合特殊，必须要遵守这样的规矩；另外，这也是习惯。

抛除有意添加的那些无用的，他们的谈话内容是这样：

“老殷，上边让我找你。咱俩要整一大事。”

“太好了。恢复身份吗？”

“不。你忘了给你的送别词吗？”

殷仕野当然记得“上边”那几张始终微笑的脸：“从今天起，你就不再是我们的干部了……”

三年前，殷仕野参与了一项任务。之后不到一年，他就被组织上“劝走”了。

殷仕野明白，这既是他完成的那项任务的性质所要求的，也是下一步有关工

作的要求，虽然他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用一位“上边”的人的话说，就是“第一，任务完成得很漂亮，立什么功也不过分——可惜不能立；第二，这个任务需要持续下去——可能要你终生来完成；第三，你不能用你现在的身份继续这个任务——不许提意见。”

于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先是由“越来越清高孤傲，与领导和群众搞不好关系”的变化开始，后是以“上边有人”的名义“申请调离”原单位，再经过几个弯，最终落实到了目前这个单位的过程。

显然，这是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的过程。如果有人知道这个过程，最起码会说：疯了？！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干，倒弄了个这不明不白的“国企”身份，什么意思？

那句“从今天起，你就不再是我们的干部了”的话，令他刻骨铭心。

那句话的后半段是：

“先休息一段吧，别忘了每天还是要看新闻联播的哟？记住：到时，会有人找你的。”

“你也是？”

“对。也快两年了。”

“那咱俩就组成个非政府组织、就是 NGO 了呗！”

“正确。可也不是什么首创，俄、日、美都有先例。只不过俺俩既不是被迫，也不是自然形成。”

“什么大事儿？”殷仕野满脸期待。

“049 的继续。别着急，我慢慢给你说。这不，刚刚表演完一场炮战吗？”

“杨老板”若有所思的样子。

049！！

殷仕野知道，终于盼来的任务从方向上讲，没有超出他的预计。这是针对那个半岛的工作。从地图上看，那个半岛在中国的东北方，像雄鸡头部下方一个粗壮而狭长的垂冠；半岛内是单一的民族，却被分为两个国家，北方的叫朝鲜，南部的叫韩国。

“仪式而已。那应该是预料中的呀！”殷仕野有些失望，因为听起来不太刺激。

“知道。但是，虽然编剧和导演没有换，个别的主要演员却有不按剧本整下去的迹象，而且导演对不符合要求和已经淘汰的演员的处理，有些黏黏糊糊，俺们担心影响整个演出的效果。所以，俺们得找机会影响影响导演了。”“杨老板”压低了声音放慢了语速，以示重要。

“这可不太好弄。从哪儿入手？”殷仕野明白了大概。

“这个吗……先入场，再说。前进指挥所在沈阳，沈北新区的蒲河岸边，中铁置业的楼盘，我已经租下来一个小‘别墅’。”

“阔气！非世界 500 强不要呢！那，我们怎么接受指示，或者说，咱们这 NGO 怎么和后台老板联系呢？”

“以第二人生中国版为主。不是两年前就让你进驻虚拟世界了吗？”

“Hihihi，原来是干这个用。”

“到时有个叫‘揍是不夫’的人，在那上面和俺们联系。”

“什么东西？‘揍’？！揍谁呀……”

“实际上是‘就是不服’！现在不是时兴什么网名吗？结果整个这，哈！”

“够时髦的。”

“今天先整到这，三天后沈阳见。”

“好的。”

“我来买单。经费俺已经带足，肯定远远超出你的预计。今后你不要再过问这方面的事情。”

“明白，但我毕竟是地主。”

“那，划拳。”

殷仕野愉快地输了，撂下 200 元钱。

中国，吉林省，珲春市。

2011年2月22日，北京时间11时07分。

距珲春市市区65公里的敬信镇防川村。一座界碑虽然落满积雪，也有些斑驳，但大大的“土”字却清晰醒目。

在一座哨塔上，五星红旗飘扬着。两名哨兵通过望远镜交替向西南和东南方向观察着。

11时08分，哨长拿起电话：

“1号哨位报告，1号报告。”

“1号请讲。”

“11时05分，西南，距离2.9；玄潭池东北。”

指挥所内的电子数字标图板上，一位少尉参谋在朝鲜豆满江市西部一个湖泊处标上了运输车辆的图标，并注明数字“11”。

“军人42人，其中女军人约8人，帐篷12，运输车辆11，雪地摩托6，无隐蔽措施。”

少尉参谋继续标图。旁边一位上尉抄起另一部电话：

“11时08分，1号哨位报告！”

听筒中传来上级的声音：

“连续三年都有此情况，继续注意观察，有异动随时报告。”

上尉接过哨位的电话：

“东南方向情况？”

“东南方向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少尉在值班日记“俄罗斯方向”一栏中，填上了“正常”二字。

上尉：

“知道了，继续观察，随时报告情况。”

在哨兵所说的湖畔营地上，有一辆挂着朝鲜军队牌照的新款日本产丰田牌越野车。

车内，有一只很精致的铝合金箱子，上面标有一行“参谋总部 010”的字样。

每年此时，人民军副总参谋长兼炮兵指导局局长**郑永和**上将都以视察部队的名义来此狩猎。

郑永和，46岁，长脸短发，身高一米七左右，运动员体格。从身材比例上看，其上身明显长于下身，两手指尖部分已经超过了膝盖好大一块；嗓音略微发哑，总像有一口痰没有咳清似的；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双目，炯炯犹如鹰隼，眼神类似凿岩机。

他是朝鲜军队的第三代，曾在中国长春第一实验学校学习，后加入朝鲜军队并在中国军事院校留过学。其祖父是**元尊**元首抗日游击队元老成员之一，其父原为人民军驻咸镜北道清津的第六军团上将政治副军团长（政委）。

前几天，**郑永和**向车总参谋长请示这次外出时，一开始车总长是面露难意的：延坪岛炮战硝烟未散，全军上下尚在高度戒备中，一个主管战略导弹的副总长却向远离前线的方向移动？

车总长清楚，面前这个人虽然只是他手下若干个副总参谋长之一，但他兼任着总管全军战略导弹部队的“炮兵指导局”局长这一重要职位。

人民军除传统意义上的陆海空三个军种外，还有战略导弹部队和数量据称是世界第一的特种作战部队，构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五大军种结构。“炮兵指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已经是五大军种之一的战略导弹部队——按前苏联的叫法就是战略火箭军——的司令部，只不过目前还是把它作为兵种管理而已。

另外，谁不知道这位副总长不仅祖上是军内元老，而且还是党内和军内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大尊**元首亲信中的亲信、劳动党作战部部长**寇天烈**大将的乘龙快婿呢？

身为总参谋长的大将同志，对这位上将也要客气一些：

“副总参谋长同志，目前态势……你离开总部，不太合适吧？”

郑永和：“总长同志，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大尊**元首为上将军同志策划的这次炮战，其战略目的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了。”

总参谋长点点头：“嗯。”

郑永和：“下一步工作，主要是由外务省、报道局那些官员来办了。况且，我们不是永远都在高度戒备中吗？”

车总参谋长进一步露出了会意的微笑，他抬头看了看墙上刚刚换上的朝鲜画：永远年青的大尊元首和更年青的上将军同志站在一起，坚定而热情的目光望向远方。

“总长，我每年都去视察部队的，今年也要去的。这也是加强戒备、动员部队所需要的呀！”

“好吧。随时保持联系。”

“是！”

郑永和必恭必敬地立正，向后转身。长脸上却隐隐露出一丝鄙夷的笑容。

朝鲜，咸镜北道首府清津市，东郊，人民军第六军团营区。

1996年4月11日，平壤时间19时15分。

一个门窗紧闭、烟雾缭绕的密室内，以第六军团参谋长崔龙熙中将、第18师团长李显芝少将为首的一些人，正在开会。室内还有一些将校级军官和咸镜北道社会安全局长、道党委会的几个干部等。

会议气氛十分压抑、焦躁和紧张，又充满着一种破釜沉舟地悲壮。

一位略胖的大校神色紧张地：“参谋长同志，前天明金国大将视察部队刚回平壤，今天命令就下来了，他15天后就要到任。我们的事情要抓紧，不然他会察觉的。”

一瘦上校摆出听天由命的姿态：“他早晚会知道。其实，就算他不知道，或者干脆说我们没有这个事，他也不会给我们什么好果子吃。”

一矮上校嘴角有些抖：“可是，郑副军团长的态度始终不明确呀？”

咸镜北道社会安全局长：“不能再等了。昨天我到郑副军团长家，谈了半天，话都几乎明说了，他还是不置可否。”

胖大校：“参谋长，你就下决心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干也是死；干了，还有生的希望。”

一位年龄大一些的少将似乎沉着一些：“目前事情还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部队还不知情。这也算是个机会，知情范围一旦扩大，就无法保证安全。先把部队拉出去，再逐步说明我们的目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几句，把目光都集中到了崔龙熙中将。

他那刀条脸上阴云聚集着，左眼和左嘴角每隔几分钟就无意识地同时抽搐一下，好像与头脑中的思绪有着某种关联。

他拿出一盒“金刚山”牌香烟，点着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

卷烟的质量很低劣，点燃后的烟丝支楞八翘的，有时还伴随着轻微的“噼噼啪啪”的声音，直冒火星。崔龙熙弹了几次烟头，试图把不够整齐的部分弹掉，可是有一块烟梗顽固地卡在烟卷儿中间，烧成了一个结实的黑炭，怎么也弹不掉。

崔龙熙又使劲吸了几口，也没吸出多少烟来，他索性把烟往地下一扔：

“后天凌晨4时行动。以演习名义，把部队全部集结在冠帽峰、龙岬里一线，向南建立防御。尔后，视情况再决定下一步。”

大家对这个过于概略的命令有些茫然，有的人皱起了眉头。经过短暂地思考和私语，也只能表示同意。

崔龙熙中将：“既然大家没有意见，那就，决定了！明天9时，我们再集中一下，把详细方案确定下来，散会。”

大家走出这间密室，透了口气。

他们不知道的是，远处一支高倍望远镜正在观察着他们。

在密室的桌子下面，还有一支绿豆粒大小的麦克风。它通过一对细小的电线，与另一个房间内的微型磁带录音机相连。会议的内容，已被隐蔽录下。

1996年4月11日，平壤时间23时30分。

咸镜北道吉州通往清津的公路上，黑夜中一支没有开灯的庞大军车车队正在

疾驰，车上是全副武装的人民军士兵。士兵的左臂统一戴着窄条状白色袖标，而部分军官的宽条状袖标则是白底红字：“治安司令部第五局”。

车队中间有一辆漆成雪地伪装色的日本产三菱吉普车，车后座上是一位面无表情的人民军大将，正在看他手中的一份抬头印着“治安司令部国内情报第五局”的电报。

他就是预计十五天后上任的第六军团新任军团长**明金国**。

四小时前，他从**大尊**元首那里受领了镇压六军团反革命暴乱的任务。

这时的大尊元首还处于对外宣称的“守孝”期间。

大尊元首：“**明金国**将军，你的敏感是正确的。**崔龙熙**等人企图发动反革命暴乱，已被证实。”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了一句：“忠臣奸臣都在身边哪……”

明金国：“应该无情地铲除这些罪人。”

大尊元首：“好。你是军团长，就由你负责行动吧！注意，除了治安司令部的部队外，已经调动的军团，还有咸兴的87轻步兵旅现在也归你全权指挥。”

明金国：“是！”

大尊元首：“记住，对待敌人手软，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残忍。”

明金国：“是！！”

其他部队对六军团的合围态势，已经形成。

现在，他正率领紧急抽调的数千名精兵直插**清津**。此刻，坐在前座的一名大尉正摆弄着一架微型卡带式录音机，插上了一盘刚刚送到的微型磁带，将一段录音放给他听——就是**崔龙熙**他们开会的内容：

……

“**郑**副军团长的态度始终不明确呀？”

“话都几乎明说了，他还是不置可否。”

……

那名大尉又口头汇报了一下：“目标暂无异动。”

他也口头下达命令：“按计划开进，45分钟后开始行动。”

他示意大尉把那盘微型磁带给他。他把磁带从中间抽了出来，卷成一团胡乱撕了撕，随手将其扔出了车窗外。

在一个接一个重型轮胎的碾压下，那个零乱的一小团磁带很快就浸入泥水，消失于路旁。

路旁有一些刚刚发芽的小草还没有拱出地面，被巨大的轮胎从泥里翻了出来，嫩嫩的，有些发白，茫然不知所措。不一会儿，就被冷空气干净利落地冻结了生命。

车队继续疾驰，正在开化的土地污泥四溅，发动机的轰鸣和轮胎的摩擦声，令人心悸。

1996年4月13日，平壤时间0时35分。

清津市东郊，第六军团司令部哨位。

初春深夜的寒气，让一名身材瘦小的哨兵，打了个冷战，他的手离开了胸前那支冲锋枪，摸了摸领口。

随着一声不十分响亮的“咔嚓！”声，一把刃部雪亮的木柄手斧深深地砍进了哨兵后脑枕部，他身体一软倒在哨位上。

几乎是在同时，军团直属营以上单位的指挥所、主要营区、军官宿舍区、武器弹药库等哨位上的哨兵，接连被手斧、匕首无声地结束了生命，也有直接被钢钎般手臂直接拧断脖子的。明金国所带的部队如同水银泻地般渗入了第六军团军团部的各个关键部位，不到一小时，他已形成牢牢控制的态势——包括清津市政府机关、官员住宅等在内。

平壤时间2时35分，军团司令部营区内的军官俱乐部。

清津市全城已经断电。军官俱乐部正门一侧，有一辆柴油发电车轰鸣着，断续的、低沉的声音，冲击着人们的胸腔。另外，还有几辆军车开着前灯，惨白的灯光映照俱乐部的正门台阶。

陆续地，一大批、包括昨天与崔龙熙一起在密室开会的人，衣衫不整地被押进了座椅已经全部挪走、中间空荡荡的俱乐部。

在一群军官簇拥下，台阶前的明金国仔细地盯看着这些阶下囚，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除了**崔龙熙**用绝望但绝不示弱的眼神回盯了**明金国**以外，其他人的目光或回避或惊恐或木然或企求，但都无人说话。

最后押送过来的是第六军团上将政治副军团长**郑创**，他没有戴军帽，露出了花白的短发，但军装还算整洁。

当**郑创**看到**明金国**时，似乎犹豫了一下，但并没有停下脚步。**明金国**主动向前迈了一步，冷笑着：

“**郑**副军团长，好久不见？”

“您好，大将同志。”

“身体可好？”

“您这次亲自……来，不会是为了那几千斤粮食吧？”

“镇压阴谋暴乱。”

“谁？”

“你和**崔龙熙**。”

郑创先是一愣，但旋即冷笑了一声：

“原来如此。”

他转过头，平静如初地继续迈开脚步，标准的军人步伐。

当**郑创**走进俱乐部后，**明金国**头部稍稍一摆，几名士兵立即关上了俱乐部的大门，外面的车灯也突然全部关闭。

随着关门声，里边的人群有了一些骚动，随即被俱乐部舞台顶部亮起的探照灯光震慑住。在那个刺目的、椭圆形光柱照耀下，这群人变成了一组反差强烈的黑白雕塑，凌乱与坚强、岿然与颤抖交织。

紧接着，几十支枪口喷出了火舌。

远处枯黄的草丛中，一支望远镜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从镜中分划与刻度的样式和观察的角度，可以明显分辨出，它与前面提到的高倍望远镜不是同一支。

枪声停歇后，这支望远镜慢慢放了下来。镜后显现出的，是一副极高度数的深褐色塑料框眼镜；接着可以看到一张虽然憔悴，但皮肤仍然细腻、有些白中透红的、刀条似的面孔。

这张刀条似的脸，痉挛着、抖动着，充满了愤怒、失望和无可奈何地悲伤……

北京，昌平区学府路。

1996年4月19日，北京时间8时10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外训系（即后来的防务学院）防务研究班宿舍前的小操场。

肤色、军装各不相同的二十多名学员正在集合，准备去上课。

身着朝鲜人民军上校制服、三十一岁的**郑永和**正向队列中跑去。姿态矫健中透着一股傲气、潇洒，也有些放荡。他刚刚入列，忽然看见队列前那位肤色黧黑、身着巴基斯坦上校军服的分队长，正在和队列中的一些人挤眉弄眼：

顺着分队长目光看去，路旁那簇绿油油的冬青后，站着一位身着白大褂的中国女军官，典型的瓜子脸，肤色白中透粉；杏仁般的眼睛不算很大但顾盼有神；身材凹凸有致，亭亭玉立。

在全队学员略带压抑的起哄和口哨声中，**郑永和**与别人不同，他是用一种充满自豪、自信的目光看着那位女军官。

女军官微微侧了侧身，显然是要避开那些军官直勾勾的炽热目光。不料这一侧身，却把她的身材更加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刚刚升起的初春太阳映照下，她浑身上下似乎被一层柔和的光影包了起来，身型朦胧而曲线却更加炫目。

队伍显然比平时慢了十几秒钟才集合起来。当队伍走过女军官身边时，**郑永和**从她的匆匆一瞥中，感觉到了与往常大不一样的神态：在一种极度的焦虑中，带有立即见面的信息。**郑永和**非常奇怪，在队伍走出一段路后，他想了想，向分队长请假说忘了带标图用的彩笔，离开队伍跑回宿舍方向。

他在路旁找到了她。她并没有停住脚步，而是继续走着。**郑永和**也一边走一边和她交谈起来：

“娜娜，你……”

女军官一转头，**郑永和**不禁一惊：平时充满柔情和娇羞的脸，此时因惊恐而有些变形；两只本来无限风情的杏仁眼里，更是被焦虑所充盈：

“你，你爸爸是不是叫，郑创？”

“是啊！”

“六军的？”

“第六军团。”

“出事了！！”

一队士兵从旁边走过，两个人的谈话被脚步和口号声遮蔽。队伍过去后，在郑永和不相信的表情下，娜娜急切地解释着：

“求求你，你要相信我呀！”

“这样的消息，你怎么会知道？”

“人家以前不好说，我爸是，我爸其实他是……”

“不是军医大学的教授？”

娜娜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终下决心：

“是不是，是总参，总参谋部的！昨天半夜、夜，电话，我听到的！”

郑永和强行控制着自己。但他那本来就沙哑的嗓子，这会儿更像是被一口浓痰所堵，发出的声音如同刚刚剧烈咳嗽完、还没有缓过气一般：

“能确定我父亲已经？”

“那倒没有，但是肯定杀了人，在什么、俱乐部里……而且，说是什么集团，集团领导人里就有那郑什么，就是、你爸爸呀！！”

郑永和立时感觉头脑一片空白。

他一时只看到娜娜的嘴唇还在急促地动着，却一个字也没有听着。

几秒钟后，他才缓了过来。

娜娜的瞳孔似乎放大了若干：“你赶紧走吧！”

“走？怎么，往哪里走……”

“你不是在长春上过学吗？熟悉吧？先到那躲一躲呀？”

“上长春……叛逃？！”

“不管怎么样，马上，要不，你们大使馆还不马上就会来人哪！”

“可是……”

“哎呀，不行了，我得回医务室了！这样，下午一点，咖啡馆咱们再见面，再商量……我先走了！”

郑永和几乎是在半昏迷状态中，对教员说自己感冒请了假，回到宿舍，一头扎在床上。

午饭怎么吃的，或吃没吃都忘了……终于，军人的沉着与果敢总算渐渐地回到了他身上。他没有带任何东西，只是像平常一样换了身便服，继续请假说到学校医务室检查一下就走出了校园，向他和娜娜约好的那间咖啡馆走去。

这间叫萨瓦地卡的咖啡馆就在校区西侧的一个小巷里，此时没有多少人，很清静。

过了前面这条小街就要到了，他强稳心态，整理了整理那身灰色的西装；他看到脚上那双老人头牌软底皮鞋上似乎有些灰尘，就用力跺了跺。

就在他的第二跺还没有落地的瞬间，身后突然蹿上来两个人抓住了他的双臂，一辆7座旅行车同时“戛”的一声快捷但又稳稳地停在了他的身边，没容他反应过来，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了他的下巴上，一阵剧痛使他几乎晕过去，随即他被推入旅行车内，并牢牢地压在了两排座椅中间。

旅行车既快又轻地关上了门，然后顺着松园路向北疾驶而去。

小街上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萨瓦地卡咖啡馆内靠窗户坐着两个人，漠然地看着刚才那一切。

当旅行车走后，其中一个人看了看手表：

“5秒。手把不错。”

“从哪儿开始算？抓臂还是出拳？”

“当然是抓臂。”

两个人互相点点头，起身向咖啡馆里面走去，在一间看不到外面情况的包间里，他们找到了坐立不安地娜娜。

“你……你们找谁？”

“你是李妮娜吧？我们……”

一个很精致，但也很普通的证件递到了她面前：“有事需要和您谈一谈。”

另一个做了个“请”的动作：“为了您和我们都方便，请自然一些。谢谢。”

1996年4月19日，北京时间15时10分。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心血管病诊室，一个中年、半秃顶的男医生坐诊。同时进来两个身穿西服、领口别着朝鲜元尊元首像章的人。

一个坐下，一个站着。站着的先开口，中国话有点儿生硬：

“您好，大夫。”

“哦，你好。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我们的是朝鲜贸易代表团的。我们的代表金先生，头的不舒服，想开个诊断。”

“国际友人哪！来来，检查一下。”

“不必了。”

“啊？”

站着的那人递过来一张纸：

“已经写好了。”

“什么意思？！”

秃头男医生刚要发火，忽然注意到那张纸下面有一摞包扎整齐的人民币。以他的经验看，应该是银行刚提出来的一万元。

“哦，哦……这样就行吗？”

办公桌抽屉开了个缝，那摞人民币刚刚好好地滑了进去。

“这样的，完全可以。”

秃头医生一边照着写，一边自言自语：

“……脑溢血……左臂左腿行动不……便，不是说饭都吃……不上吗？咋整这阔气……”

站着和坐着的那两位，自始至终带着一副标准的职业性微笑。

1996年4月19日，北京时间14时10分。

北京昌平区学府路，萨瓦地卡咖啡馆向南不到一百米，顺昌隆家常菜馆二楼，单间。

那两位刚观赏完抓人上车行动的人，一前一后地与娜娜上了楼。

“杨老板，来了。”

被称为“杨老板”的人，虽然坐姿很随便，但在娜娜眼中，却犹如铁塔一般。他就是后来在荃口鲛鱼圈与殷仕野会面的“杨老板”。

“李妮娜同志？请坐。不要紧张，事儿不大，主要看你能不能和我们配合了。”

“杨老板”先例行公事地讲解了一下有关法律的部分内容，然后对还在发呆的李妮娜说：

“这件事的关键，在于你做的这些，不仅会影响到你的前途，也影响到你的父亲。”

李妮娜稍微定了定神，刚要开口，“杨老板”又示意她先不要说：

“您和谁谈恋爱我们不感兴趣，您向郑永和说的内容本身，也不是我们的国家机密；但是，您向外国人暴露了这个内容的来源和渠道，暴露了您父亲的身份，很不好。”

“那，我，怎么办哪？”

“按理说，我们应该向您的单位领导，还有您父亲的单位，汇报一下？你们学院政治部保卫处的孙处长，我很熟。”

“别别，能不能……您看，能不能，弥，弥补一下？”

“杨老板”没有吱声。

李妮娜想继续努力：“其实，我认识一个你们部门的人，姓苏……”

“杨老板”：“噢？好啊。你们很熟吗？”

李妮娜：“军医学校的同班同学……可是，五六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道她在哪儿个具体部门……”

“杨老板”笑了笑：“这种事情，认识什么人，都……”

李妮娜赶紧解释：“我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想……”

“杨老板”有些不耐烦了。他向前探了探身：

“我有两条建议。第一，这件事永远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当然，除了我们。”

“可以啊！我保证！！”

“第二，今年年底，您必须提出转业申请。”

“这……”

“您觉得，您还能做一名军人吗？而且，您自己提出，不比我们去提好一些

吗？”

“.....”

“这样吧，您考虑一下。两天后，我打电话给您，您再告诉我您的决心。”

“好吧，给您留个 BP 机号.....”

“不用。在您的生命续存期间，我们能随时随地找到您。”

“.....”

“走之前，和我们那两位同志再谈谈，他们对**郑永和**的情况比较感兴趣。啊，需要告诉您：全程录音。”

1996 年 4 月 19 日，北京时间 18 时 10 分。

京沈高速公路，一辆挂着“辽 A-66485”车牌的奥迪 A6 轿车正向沈阳方向疾驰。从路标上看，已经到了锦州路段。

车内前排有两个人；后座也坐着两个人，在他们的脚下还踩着一个堵着嘴并蒙上了双眼的人，蜷缩的像一捆被褥。从西服和皮鞋上，可以认出是**郑永和**。

后排座的一个人因为**郑永和**的排泄物味道难以忍受，不得不一会儿打开车窗、一会儿又因风太大而关上。副驾驶位上的人回头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不过，他也有些受不了，于是掏出香烟.....结果更加难受。

终于，离沈阳不远了。他们在苏家屯道口下了道。

进入市区前，在一处僻静的地方，车的牌子魔术般变成了黑底白字的“辽 0-0012 领”。

在这辆车进入辽宁路段时，在它后面三百米左右有一辆挂着“京 A-49115”的三菱越野车，慢慢停在了一个下道口的路边，闪了闪前大灯。

原来停在前方上道口路边的一辆挂着“辽 A-56460”的桑塔纳轿车对应地闪了闪边灯后，驶入车道，尾随着那辆“辽 0-0012 领”向沈阳方向开去。

1996 年 4 月 20 日，北京时间 10 时 15 分。

沈阳至挑仙机场高速公路上，一辆牌照为“辽 0-0022 领”的 7 座旅行车疾驶着。

车里坐着面色呆滞的**郑永和**，听由其他几个人职业化地、熟练地摆弄着他：

先在他嘴里塞进了一个U型的弹性竹片，两侧有两个卡槽，压在下牙上；
一个人用朝鲜语问郑永和：“疼吗？”

他发不出任何清晰的字节，只是“呜”了一声；

再脱掉他的西服外衣，撩开衬衣衬裤，在他左胳膊肘部和左腿弯部，分别用几十根竹筷子直立着紧贴皮肤摆了一圈，边摆边用胶纸带缠紧……穿上西服，外边又套上一件夹风衣……

到桃仙机场国际航班出入口后，郑永和被两个人搀扶着，向安检口走去。

他面无表情，但脸色极度苍白。

扶他的人向安检人员出示了那张秃头医生开具的诊断，说了几句什么，就扶着他顺利通过了安检。

一架印着朝鲜民航标志的飞机，轰鸣着冲向天空。

机场一监控室内，一个一直盯着监视器屏幕的人抬起了头，打了个哈欠。
从打哈欠的动作看，是殷仕野。

朝鲜，平壤。

1996年4月28日，平壤时间9时35分。

大雨初停，天空还没有放晴。

巍峨的元尊元首铜像和那座高耸入云、至今没有竣工的柳京大厦，都在雨后的阴霾中若隐若现。

明显带有前苏联时期建筑风格的高大建筑物漠然矗立，除了一些标语口号的牌匾还算醒目外，整体上给人一种恢宏与灰暗并举的感觉。

恢宏的感觉，主要来自这座城市中那些代表性建筑。比如，比巴黎凯旋门高出10.64米，宽出7.68米的平壤凯旋门；虽然它的拱形门比巴黎的矮了9.6米，

但门洞却宽出 37.9 米，所以它仍可居世界诸凯旋门之冠。再如，那匹生长着巨大双翅的铜马，虽然背负着两位铜质的工人与农民，却仍能在斜插蓝天、32 米高的台座上飞翔。坊间有一个笑话，一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导游在向一群欧洲游客解说这座象征着“为尽快恢复战争后的国家经济而斗争的英雄气概”的铜像时，是这样用英语表述这匹铜马的：“这是一匹平均速度已经达到了每 24 小时 500 公里左右的马。”

灰暗的感觉，可能主要因为这些代表性建筑的年龄都超过了三十岁以上；而旧建筑在雨后的阴霾中，自然显得灰暗。

双向四车道的苍光太街上，几群学生和军人在打扫街道，车辆与行人很少，显得更加静肃。在苍光洞那座三层的劳动党中央办公大楼上，一面劳动党旗微微飘动。

与这种平静截然相反：顺着苍光太街向北，经过牡丹峰体育场和长青塔，在牡丹峰区战胜洞的那座以元尊元首名字命名的综合大学附近，就能看到虽然是白天，大学对面的一栋大楼内却仍然是一片灯火通明。

这就是著名的“3 号大楼”，里面是劳动党中央负责对南业务的三个单位，即统一战线部、作战部和社会文化部（即原来的对外联络部）的办公室。

此时，尤其是在作战部楼层中，匆忙移动的身影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映射出了一派紧张忙碌的气氛。

在一个既是核心、又非常隐秘的部位，有一间办公室。办公室的窗户遮挡着厚重的窗帘，顶灯没有开，只是在一张硕大的办公桌上开着一盏台灯。办公室十分宽大，房间举架很高，四周墙上镶嵌着紫檀色水曲柳木墙围；房间正中墙上挂着伟大的元尊元首和敬爱的导引者、大尊元首的画像；一张办公桌后面有一个厚实沉重、没有玻璃的文件柜，还有几把椅子和围成半圈的沙发。其他无任何装饰和摆设，只是桌子上那四五部颜色不同的电话机彰显着主人的身份。

在台灯柔和光线的映照下，桌子后边端坐着一位军人。他身着笔挺的人民军将军制服，缀钉着金光熠熠的大将军衔。他额部开阔，几乎半秃顶，剩余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一副度数不是很深的近视眼镜后，是一双锐利的眼睛；他嘴角微微下沉，显露出超常的刚毅与睿智。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朝鲜“情报沙皇”、大尊元首自小的玩伴和心腹中的心腹、

总管对南方情报工作的劳动党作战部部长寇天烈大将。

此时，他正在仔细审阅着一份标注为“极密”的案卷。题目是：

《第六军团反革命暴乱事件要犯名单》。

他默默地翻动着这份案卷，照片上的人一个个蓬头垢面，崔龙熙、李显芝等等。当翻到郑创那页时，翻页的速度慢了下来。

案卷中郑创和郑创夫人等人的照片都已经在备注栏中打了红色的“X”，最后一页是郑永和的照片，旁边是一个黑色的“？”号。

寇天烈按了一下桌下面的按钮。不一会儿，进来一位军衔为中校的精瘦军官。

寇天烈头也没抬：

“六军团的事，他们还移交过来什么材料？”

“除了事件简要经过和名单外，明金国大将还口头说此事件与南方傀儡政府有关，车三泳答应过要给予接应。”

寇天烈从鼻中发出了一声轻蔑的“哼！”声。中校看出了寇的态度：

“最高统帅考虑此事事关间谍案件，才指示我们介入的，特别强调要您亲自处理。”

寇天烈点了点头：“把有关材料给我准备一份，下午三点以前给我。”

寇天烈头仍然没有抬：“九号线，有动静吗？”

精瘦中校接过不少次“九号线”的电话，但只有一个人打这个号码。从声音看是个男性，声音很轻，文质彬彬的感觉。但中校只负责接转他的电话，没有正式交谈过，更没有见过。

“4月11日响过一次，应该是从新义州打过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讲话，就挂断了。”

寇天烈抬起了头，眼中射出一股犀利的光线，压得中校有些紧张。

寇天烈停顿了几秒钟，告诉中校：“让朴大队长来一下。”

“是！”

寇天烈又低下头，这意味着那位中校可以离开了。

中校立即退出办公室，去联系行动大队朴队长。他知道，将军让朴大队长来，通常是清除内奸的行动，这是马虎不得更要快的，他需要立即执行。

待那位中校出去以后，寇天烈拿起桌上的一部橘红色电话：

“接最高统帅秘书组……我是寇天烈，我想明天见一下最高统帅……好的。”

朝鲜，江原道首府元山。

1996年4月29日，平壤时间9时35分。

距著名风景旅游地松涛园海水浴场约一公里处，有一处戒备森严的地域，这里是人们通常说的元山招待所，也有人称其为香山1号招待所。

一个没有任何其他船只停靠的码头上，有一艘近六十米长的无动力游艇，艇上有一个五十米长的游泳池，泳池的两边，各有两个大的水滑梯。

岸上有一座建筑精美的别墅，四周可以看到诸多的警卫。

大尊元首坐在别墅二楼一个房间内。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可以望到灰蓝色的海水。房间一角有一个小茶几，上边有两个银饰镶边的陶瓷盘子，里面盛着两样他愿意吃的食品，一个是俄语叫“拉克雷特”的烤土豆片沾奶酪，另一个是金枪鱼寿司。

他对饮食很注意，绝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喜欢山珍海味，终日饕餮鱼翅大宴，花天酒地。对此他经常淡然一笑，对身边人说有这种传说最好，这一定会使那些为搞到领袖尿样而绞尽脑汁的间谍们不得要领。

他一边喝着法国Hennessy Cognac白兰地，一边欣赏着摆在桌子上的一把双筒猎枪。

一名侍卫过来向他说了些什么，他点了点头。

门开后，寇天烈走了进来。在门口他脱下了军帽，左大臂夹于左腋下，左小臂平端军帽，帽徽向前。

大尊元首抬起头，向他招了招手：

“大将同志，您来看看，这支瑞士的枪，怎么样？”

寇天烈走进了一些，看了看，由衷地赞赏道：

“老牌子了，后座小，枪身不轻不重……真不错！”

“明金国将军也有一支呢，什么时候让他拿来比较一下。”

“他那支我见过，去年冬天在山上打山鸡，我还试了几发。说句实话，虽然牌子一样，但型号很老了，磨损厉害，散布应该大。”

“哎哟哟，本来就是霰弹，散布再大可就容易误伤喽！”大尊元首一边示意寇天烈入座，一边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

“散布大……散布大，要控制好才行。”

寇天烈的左眉难以察觉地跳动了一下。

落座后，大尊元首问：

“大将同志，有什么事吗？”

“最高统帅同志，我想向您报告一下关于六军团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有关与南方傀儡政府互相勾结方面的问题。”

大尊元首蹙了蹙眉头：

“我听说，车大总统也知道这件事？”

“就目前调查，没有确凿证据。”

“我也不相信那书呆子有这个本事。你也喝一杯。”

大尊元首给寇天烈倒上了一杯，自己又喝了一口红酒，叹了口气：“六军团的高级干部，都跟崔龙熙走？像郑创这样的，他父亲和元尊领袖可是白头山兄弟呢，怎么也……唉……”

寇天烈上下眼皮间的距离瞬间放大了一些：

“最高统帅，我正是要向您汇报郑副军团长的事。”

他打开随身公文包，准备掏出一些文件，大尊元首摆了摆手：

“不用看文件了。”

“在镇压暴乱过程中，明金国大将行动迅速，措施果断，这是在当时情况下，迅速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快刀乱麻下，一些具体地细节一时不好，也没有必要搞的十分清楚。”

“嗯，我知道。那么，有些什么细节呢？”

“对崔龙熙策划暴乱，郑创将军是坚决反对的，这一点，人证物证均已整理清楚。”

“哦？！那么说，郑将军是被误杀了？”

大尊元首再次倒酒时，寇天烈一咬牙关：

“郑创将军是在与崔龙熙斗争过程中，被崔龙熙手下所杀；当明金国大将到达时，郑将军的尸体已经放在了军团军官俱乐部。”

“嗯，是这样……他夫人呢？也是被崔龙熙害死的？”

“她是得知郑将军被杀后，在家中自缢身亡。”

“我这老嫂子，性情还是如此刚烈啊！可惜……”

“他们的儿子郑永和，在中国军校学习，已被押回来了。”

“还好，还有一棵苗。”

“是的。据了解，这棵苗在中国学习得不错，很有思想；而且，他毕竟是白头山营地的后代。我觉得在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将来是可堪大用的。”

“是啊，白头山营地走出来的人，思想是可靠的。思想决定一切。”

大尊元首又喝了一口红酒：

“你先把他放到六军团。过两天，我们一起……见见他。”

“是！最高统帅同志。”

大尊元首又关注地补充道：“你们这儿女亲家，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寇天烈虽然心中暗暗一惊，但旋即诚惶诚恐地回答：

“一定尽快！尽快……”

1996年5月2日，平壤时间14时00分。

清津市东郊，第六军团军官俱乐部。

焕然一新的俱乐部里，正在召开全体军官大会。在主席台正中央，端坐着最高统帅，在两侧七八个“浑身尽带黄金甲”的高级军官中，有寇天烈大将和身着崭新将军服的郑永和。

新任军团长明金国大将正在讲话：

“……为使我们全体官兵永远记住郑创副军团长与反革命暴乱集团英勇斗争的事迹，根据最高统帅的亲自命令，现追授郑创副军团长一级共和国英雄奖章！”

台下一片持久的欢呼声：“万岁！万岁！！”

“现任命**郑永和**同志为第六军团副参谋长，晋升少将军衔！”

台上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

会后，最高统帅和六军团少将以上军官合影留念。

他的左边，是**明金国**大将，再左，是**郑永和**少将；右边第一人是**寇天烈**大将。

中国，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2011年2月1日，北京时间17时10分。

东西走向的蒲河完全冰封，白雪覆盖下，几棵树木在寒风中顽强地摇动着。

蒲河北岸，某别墅区内。

一幢**四合一**的连体别墅最西边的单元。这是个欧式别墅，地上共4层，每层面积都很小，因此总共才一百八十多平方米；地下有一个带车库和透光天井的地下室，还有一个阁楼不算面积。

地下室已经被装修成了工作间式的办公室；在靠近透光天井的那面墙上，做了一个假壁炉，一台新型的水暖蜂窝煤炉安放在里面，管道直通上几层和阁楼，采暖效果相当好。这是“**杨老板**”的得意之作，自称最环保、最低碳的设计。

与壁炉相对的墙上挂着一台28吋的监视器，前面有一个硕大的老板台。

殷仕野坐在一个靠背转椅上，摆弄着鼠标浏览网页，哈欠连天。

这时，“**杨老板**”从别墅一层进了屋，下到地下室。

殷仕野抬头看了看他那高大粗壮的身影，几乎遮住了从楼梯口挤进来的那点阳光，就不无怨气地嘟囔：

“我说，你别老在楼梯那晃晃，光线本来就少！”

“那不有透光井吗……俺这一进门，就惹着您了？啥事，咋这不顺气？”

“这什么材料也不给，就让我在网上查！这么多年了，多少东西呀，我连手带眼睛都抽筋了！”

“杨老板”坐在了另一台转椅上，点燃一支香烟：

“别忘了，俺俩现在是 NGO！”

“那也不能什么都不给呀，全凭网上资料，尤其是日文和韩文的不仅看起来费劲，而且胡说八道的也太多了。”

“上边说过两天要和我们碰情况的。”

“碰情况？怎么碰，在网上？”

“大概是吧，但估计也是些公开的东西。”

“我靠！还有这么整的。这肯定不行，怎么也需要给我们点干货呀！”

“上边说了，公密结合。当然，他们会安排时间与我们面谈的。”

“真的？什么时候谈？”

“等通知。”

殷仕野摇摇头，无可奈何。

“跟你面谈，你还不是哈欠连天……我看这样吧，在明天碰情况之前，咱们俩先自己汇集一下情况，以便明天有的放矢。”

“好吧。”

他们各自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并用视频线和分配器与墙上的监视器连上，以便需要的时候用监视器给对方看自己的资料。

两人又泡了一大壶茶水，摆上了几样点心。

殷仕野充满自负地先来了个开场白：

“真正的情报专家……”

“杨老板”立即接上：

“是情报分析专家。行了，不就是在研究室干过几年吗？见天忘不了。”

“那当然，那是我这辈子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好好，你先整。”

殷仕野呷了一口普洱，“这玩意儿咱整不惯，有股腥蒿蒿的味……但是，”他先用眼神抚平了“杨老板”的不满：“听说这茶叶似的东西毕竟有正宗的可能……”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

“根据我们的任务，综合网上信息：在强有力的控制下，朝鲜国内的反对组

织基本上没有翻起大的浪花，应该说这既维持了朝鲜党的领导和政权的稳固，也为维护东北亚的稳定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就目前国际形势而言，保证实现以我们为主导的多方会谈的成功，是我们需要的。问题是，作为控制工具的本身，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却翻出了一些浪花，并且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形式。根据这次我们的任务，我们所要关注的，就属于这些浪花和这些独特形式中的一种。”

“再简略、再直接一些！”

“简言之，十五年前我们目送走的那位郑永和同志，很有可能就是浪花一朵。他回国以后的情况，你说说？听说已经是上将了？”

“你小子猜得不错，是上将。”

“不是猜，是分析。”

“好好，是分析的。1996年5月他从死囚犯变成功臣之子并破格荣升少将后，副参谋长、师团长、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一路飙升，六年蹦了三格，很受重视，干的也不错，期间也经常走动平壤。2002年他开始转向，先到金策太学跟着徐相国学了一年核物理，又到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实习了三年。”

“平壤没有白走动。”

“那当然。黄海北道沙里院地区1993年组建了第一支战略火箭旅后，最高统帅非常看重，2006年后也让他去当了二年旅长。”

“啊？咋整降职了呢？”

“按俺们的话说，应该叫高职低配吧？关键是取得经验呗。后来就到了总参谋部，成为分管炮兵指导局，也就是战略导弹部队的副总参谋长，上将军衔，这大概是在2009年。另外，九十年代初期成立的那个导弹师，也曾经有他的影子。几次导弹发射和核试验他都是主角之一。”

“哈，这几年是不是高兴地把自己快当成战略火箭军总司令了吧？他们的战略导弹部队的指挥体系，或者说是组织体系，是个什么样子？和前苏联一样吗？”

“基本相仿，有所独创，不断调整变化中。前苏联模式基本上是战略火箭军司令部下辖基地，基地下辖发射旅作为基本作战单位，辅以各种保障部队，旅下辖发射营作为基本火力单位，部分临时发射点也属于基地范畴；应该说，元尊、大尊元首也想把自己的战略导弹部队建设成如此这般，可惜数量还不够，所以虽

然也是以基地下辖发射旅的基本模式构成，但有时基地下面只有发射营，有的地方干脆基地与发射就是一个单位……而且有的导弹旅还得担负机动发射和固定发射两个任务。总之，成分比较复杂，但其明显地好处是编成灵活，可以遂行不同的任务。”

“恩，也中，因为它们毕竟还没有发展到前苏联那种全球争霸的战略思想……哎，问句可能是题外的话……”

“时间宝贵，你要抓住中心！”

“行了吧你……我要问的是，你对元尊元首提出的南北统一的方案是怎么理解的？”

“你说的是高丽联邦？”

“是吧，我有些不太清楚呢！”

“那应该是 1980 年，是元尊元首在党代会上提出来的，就是通过成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来实现统一，还有具体地十点施政方针。其中主要的我记得有：在联邦共和国内，应该互相承认和容纳对方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双方以同等资格组成民族统一政府，双方实行地区自治；对外呢，就是要统一采取中立政策，不结盟等等。我的理解吗，俩字：需要。”

“噢？这是‘一个联邦，两种制度’呢！”

“咱们还是别扯太远的吧？作为政策执行者……”

“要想执行的好，不得深入理解吗？”

“那倒是。”

“好了！收回来喽……”

“杨老板”续上了一支烟。

他的烟瘾较重，要不是夫人施以重压限制在了两天一包的极限，他可能一天要二包半左右。

他抬眼望了一下殷仕野，似乎要调整一下气氛似的，声调很不自然地放得柔和了一些：

“哎，上边可是说，俺俩这回要认真地研究一朵花呢！”

“什么？什么花？”

“金达莱。”

在**殷仕野**的神经系统中，又出现了那种强烈信号瞬间循环了一次的感觉：她？！

“噢……她，和**郑**将军有什么交集吗？”

“金达莱的情况，你可是应该相当清楚啊，啊？”

“**杨老板**”居然眯缝起眼来，还把“相当”二字咬得格外清楚。显然，他想开个玩笑，只不过与**殷仕野**还不太熟悉，所以还是相当克制的。

殷仕野往后仰了一下，两手放在了脑后：

“零九年十二月月底以前的情况，知道。那时她是作战部的人，在**辽太**读中文……”

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雪花，**蒲河**一线更加朦胧。

沈阳，南风国际俱乐部，网球馆。

2008年7月27日，周日，北京时间10时50分。

沈阳，北陵公园西南角，南风国际俱乐部网球馆。

一场业余选手的男女混合双打正在进行中。

一方是一对“跨国组合”：

女选手**云依鹤**，25岁，**辽宁太学**中文系朝鲜留学生；她有着朝鲜族姑娘中少见的高挑身材，略为丰满但很匀称；肤色很白，颧骨稍高一些；大大的眼睛似乎饱含语言信号，高高的额头洋溢着高傲，但又有着朝鲜妇女传统的谦恭和温顺；披肩发系成一把绾到脑后，随着身体的跳动而跳动，充满活力；

男选手**张志国**，28岁，**沈阳体育学院**在读研究生，业余教练；平头短发，有些提前发福的感觉，但动作还算标准和灵活。

另一方：

男选手是**殷仕野**，此时身份是**沈阳杰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45岁；

女选手**王娅丽**，23岁，**小张**的同学，现省队队员；长着一副可爱的娃娃脸，笑与不笑都有着深深的一对酒窝。

殷仕野方以五比四局数领先，第十盘又以40：30发球占先。随着**小王**发出一记外角带切的发球，**小张**几乎贴着墙才勉强把球接了回来。

殷仕野判断准确，提前到位，随着他得意的一声：

“哈，谁也来不及了！”网前一个漂亮地反手拦网，球轻轻地落在对方场内，离网很近。

对方的**云依鹤**虽然身在发球线附近，却柳眉倒竖、玉牙一咬，快速启动，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正手一挑……球没有过网，**云依鹤**也收不住脚步，被网一拦，身体顿时失去平衡，向对面场地扑去……**殷仕野**见状飞跨一步，张开双臂，接住了就要倒地的**云依鹤**，两个人拥抱姿势下，总算稳住。

随着大家的惊呼，**云依鹤**脸一红，松开了手。

殷仕野适时化解尴尬：“云小姐太英勇了，应该获敢斗奖啊！哈！”

张志国起哄：

“殷总英雄救美了！啊，侠骨柔情……”

王娅丽紧跟而上：

“云姐速度真快，像男生呢！不过，刚才那身体软软的，姿势真好看呢！”

云依鹤噙了他们一眼，眼睛闪烁着，似抬不抬地望了一眼**殷仕野**：

“（朝语）谢谢，（汉语）谢谢殷董事长。”

“啊呀，云姐！就这么谢谢能行吗？得重重地谢呢！”

“那，怎么，是重重地，谢谢呢？”

“怎么地，也得，那啥吧？”

殷仕野不想太让**云依鹤**尴尬，就嘻哈了一下：

“这样吧，一会儿让要云小姐给我们唱一个《诺多尔江边》吧！啊，哈哈。可是也把我吓着了……打不动了，休息一会儿。”**殷仕野**按下电铃，叫服务员送来几瓶饮料。喝了几口，**小张**和**小王**互不服劲还要打，**殷仕野**和**云依鹤**就让他们先单打，两个人继续休息。

殷仕野点起香烟。

云依鹤皱了皱眉，关切地：“殷董事长，吸烟的不好；而且，运动时候，血液循环的快，毒的更大。”

殷仕野只好一边掐灭一边自我解嘲：

“嘿嘿，就这么点儿嗜好，唯一的……”

“你的老婆，不管你吗？”

“当然不管。只不过，她让我到阳台上去解决问题。”

“阳台上？解决问题……按你们中国人说的，不让你上床，是吧？”

殷仕野先是一愣，后来不禁大笑起来；场上的两位也笑弯了腰。

云依鹤先是茫然，后来也反应过来，再一次涨红了脸。

小张小王打完一局也过来休息。

小张：“殷总，咱们都在一起打了半年多了，不能总是自己打；下一步我们应该向外发起挑战，找找其他人打打比赛？”

“好啊！”“太好了！”

“殷总，那就下周日？”

“好！不过，下周日……”

“怎么？你有事？”

“我是想请你们到棋盘山去打球，那有一片场子，在山里，空气特别好，我朋友介绍的。我媳妇正好过生日，我们一起再吃个饭，然后，那还有个靶场，可以打打靶，那可有真家伙军用枪的，玩它一天。”

小王双手拍掌：“哎呀！太好了！”

小张：“好啊，正好，我们研究一下出场的组合和战术。”

小王：“研究什么呀？人家云姐也不会跟你组合的。是吧？云姐，嘻嘻……”

小王一边揽起云依鹤的胳膊，贴上了脸，一边斜睨着殷仕野。

小张：“嫂子的生日……她不会，不会嫌我们太闹了吧？”

小王：“你真老土！人家殷总肯定是外边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没说完赶紧掩了嘴，还吐了吐舌头。

云依鹤：“什么是彩旗……家里要红旗干什么？怎么，飘？”

小张小王笑成一团。

殷仕野赶紧收紧话题：

“那就这样定了，下周日见。”

2008年7月27日，周日，15：50。

一办公楼内。

殷仕野刚打开屋门进来，准备换一下衣服，忽然有人敲门。

“首长好！”一个姑娘探了半个脑袋进来。身着制服，二十多岁。

“小孙啊，什么事？我这正要换这身行头呢！”殷仕野指着自己一身名牌西服，又指了指网球包。

那丫头的表情似乎有些特殊的怪：“知道。我问，今天的记录咋写啊？”

殷仕野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孙婕留着齐耳短发、圆脸大眼、长相既甜美又有些活泼调皮，是太连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毕业的高才生，据她自己吹嘘说，她日语说的“比日本人还地道”。

她也喜欢打网球，但被大家所熟悉的却不是她场上的水平，而是场外的一次经历：某休息日打完网球身着运动装回家，偶见一位膀大腰圆男士被一尖嘴猴腮之徒抢走手机而蹲地哭号，孙婕奋起神勇狂追歹徒五百余米后当即治服。据统计，围观群众虽然有15%认为她是公安特警，但85%却铁定认为她是马俊仁的嫡传弟子，着实轰传瑕尔一阵。

“什么怎么写？你还想用日文写？”

“才不是呢！我是说，那个结结实实地拥抱……咋措辞呢？哈！”

“去！鬼丫头片子，该怎么写，就……措什么辞？！”

“人家明白！”

做了个鬼脸，一转身门又关上了。

殷仕野苦笑了一下：

“年轻人，还以为什么都好笑呢！真得好好教育一下了！”话音未落，桌上电话响了。

“喂，殷仕野。噢，好的。”

殷仕野放下这部电话，又拿起来另一部电话，并按下了上面的“加密”按钮。

“您讲。”

“仕野啊，049 的那个新手，情况怎么样？”

“正要向您汇报。新是新，可很硬。这都半年了，找不着切入点。而且，我觉得时间太长也不一定好。”

“哦，和原先分析得差不多。”

“是的。此人算是根红苗正，人极聪明，应该是员干将。显然她享有可以单独行动的特权，但从不做过格的事。上个月，我们以游戏的方式让她做了一下卡特尔 16PF，就是那个心理测试，结果是……”

“偏执型？倒是和你差不多。”

“她的父母虽然已经去世，但生前都很得势，应该说是‘基础’不错。她的上边抓得也紧，较之其他作战部的一般外线，可是强悍的很。”

“她应该不是外线，此次来无任务，除了学习，主要是观察了！”

“她对日本方面的人和事，似乎更感兴趣，与日本留学生接触很频繁。也许是因为她的第二外语是日语的关系？”

“也不一定。可能是因为日本是他们海外情报工作的重点，也可能是作战部的下一步考虑使然。”

“她的日语很不错，看来‘拉致’过去的教员们教学工作还很努力的，哈。她人很自信，也很有思想，也比其他人敢说话，敢评论。”

“这一点要注意：从她身上应该能折射出一些那边上层社会生活的影子。”

“我的感觉，与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那几年，有些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与所谓高干子女圈子中的现象相似。”

“继续工作一阶段，如果一时做不下来，不如以心照不宣的方式，留个长线，应该更有价值。”

“明白。”

沈阳，东郊关门山风景区。

2008年9月28日，周日，北京时间15时50分。

水库北侧的盘山路上。

殷仕野与云依鹤正沿着山路漫步。

午后的斜阳，使满山的红叶染上了一层金粉，在风的抚动下，缓缓起伏，更显露出一种成熟的璀璨，热烈而又沉稳。

走着走着，云依鹤情不自禁地想挽起殷仕野的胳膊，殷仕野虽然以一个自然的、指点风景的动作避开，心中却也不免有些颤动。

云依鹤既是嗔怨，也是理解地笑了笑。

又走了几步后，她忽然跳到李的前面，转过身来，一边倒退着走，一边用那双大眼睛挑战似的盯着殷仕野：

“殷董事长，你和中国的其他的做买卖的老板，不一样的。”

“怎么？两个脑袋……还是三个眼睛？”

“我的能感觉出来，你的，军人。”

“哦，忘了告诉你，我是当过兵。不过，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你有文化，儒雅，温柔体贴；说话的，声音也好听。但是，这些统统是表面上的。你的脑子里，你的心里，是一块，铁的！”

她充满自信的甩了一下头发，然后又用眼神制止了殷仕野答话：

“你的，不用解释。我的，女人的直觉，从来不会错的。”

“你也是个特殊的人。”

“喔？你也靠，直觉的？”

“我是靠观察：上次你在棋盘山打靶时，从小张那借了打火机，是吧？”

“是啊，我的抽烟不行吗？”云依鹤知道不好，但也只能硬挺。

“虽然你躲到一边背对着我们，而且动作出奇地快……”殷仕野表演哑剧般的重复了她的动作：用食指从半自动步枪的枪托底部扣出附件盒，撕了一小条儿

浸透油的擦枪布，用打火机点燃，利用油烟熏了一下枪的准星与缺口。

“这个的，我的，国内工农赤卫军的训练过……”

“上次你和小张他们议论电视剧《潜伏》时说，于则成和佐尔格一样，身边那么多女人……你的兴趣不仅很广，也很深吗！”

“而且，佐尔格的，最后的，暴露于一个女人的手中，不是吗？”云依鹤有些进一步挑衅的意味了，而且进攻力度愈发猛烈：

“上次的，棋盘山，你的漂亮的妻子，后来说起我了吗？”

“当然，说你聪明，漂亮……”

“可是，你的那个妻子，难道不是你的同志，或者是，同事吗？”云依鹤眼中似乎有股火要喷出来。

殷仕野知道，上次他和老搭档在棋盘山演“夫妻档”时，有意暴露出的那一丝破绽，云依鹤果然抓到了！

那是8月3日，在“殷董事长”的安排下，前述网球团体在棋盘山如期进行了一次网球、聚餐加实弹射击的聚会。

为配合工作的实际进展，在这之前的准备会上殷仕野决定，在聚会时要让云依鹤“看出”一些“破绽”。

与会的有殷仕野、孙婕和直接配合他工作的老搭档苏婉芝三个人。

苏婉芝四十多岁，身材修长，眉眼长得有些被殷仕野称之为的“维吾尔族女人范儿”：双目凹陷，鼻梁高挺笔直，皮肤细腻略显棕色；她举止优雅；两只眼角略有纹路但目光仍“咄咄逼人”。殷仕野说，对她绝不能用“风韵犹存”之类的形容词，比如形容她的目光时，应该用56式半自动步枪的诸元说明才最贴切，即：400米为有效射程，800米仍能杀死马，1000米自由落下时对人仍有杀伤力……

在没有形成工作搭档时，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殷仕野和苏婉芝就很熟，包括家庭：苏婉芝的老公与殷仕野的她，是高中同学。而且，他的她和她的他，都是数年前先后“出去工作了”，也都是由不能通信直至“不知所终”的。

讨论刚开始，**小孙**就说：“这太难了耶，这不等于让你们既是夫妻又不是夫妻，既像又不像……这怎么做？”

老搭档倒是理解了**殷仕野**的意图：

“你的意思，是为了达到了心照不宣的地步，需要让她察觉一些？”

“是的。实际上是让她坚定一下自己的判断。”

小孙却仍不以为然：“说的容易，演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本来你们就那啥……”

“又胡说了！讨论工作呢！”

“我的**苏姐**！你紧张什么？我是说本来天生你们就像！对吧，**殷大老板**同志？”

殷仕野有时还真拿这心直口快的丫头没办法，只能瞎哼哼了一声后，转入正题：

“从对方的经验和水平上看，我考虑只能在语言和动作上破绽一下。”

“语言上？怎么说？你敢骂我姐？或者说‘我不爱你了，因为有她’？！”

“这疯丫头，看我怎么收拾你！”

……

到此时，**殷仕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涎着脸开玩笑，争取让**小孙**不好意思，以据主动：

“哎，**小孙**你看啊，你们年轻人不都有个标准动作吗？我把它做的生硬一些，怎么样？”

他一边说，一边故意夸张地做出一个黏黏糊糊的小伙子搂着姑娘腰部逛马路的动作……这是有一次在街上他偶遇**小孙**与其男友在一起时，看到他们所做的亲昵动作。当然，这时**殷仕野**做的动作显然有丑化之嫌。

当时**小孙**与男友的关系还没有在单位公开，所以**殷仕野**动不动就要做这个动作要挟**孙婕**……

说起**小孙**的男朋友，其实和今天研究的**云依鹤**也有一段“渊源”：

去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招募志愿人员，在沈阳的**辽宁太厦宾馆**开了

一次会。因为这是事关重点支持中国西部偏远落后地区的项目，而且招募范围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包括各国留学生，因此美国、俄罗斯都非常看重，日本、半岛南北双方和蒙古等国也都见机而动，一方面派员前来，一方面紧急启用各自在华的留学生关系等等，削尖脑袋想进入这个项目。

据掌握，云依鹤虽然没有在被启用的范围内，但却是本国一个临时派来、对外自称大使馆一秘的女官员的主要助手。女一秘除了住在领事馆外，也在辽宁大厦宾馆二楼临时租了二间办公室。而辽宁大厦距辽大又不远，因此云依鹤往来频繁。

面对如此热闹的事儿，当年的殷仕野他们自然也是一番忙乎，由于人手不够，还特地请公安、武警派部分警官便衣支援等。

会议顺利召开、进行并结束。日程的最后一天实际是个“无内容日”，各国官员们分别落实完了自己的任务，开始收拾行装，或抓紧时间上沈阳市各大商场“点货”，呈现出少有的轻松氛围。

盯着监控屏幕的殷仕野，嗅出了一丝异常：

半岛南方的人忽然拉来了好几车他们国家的一些服装和家用电器等时髦商品，在辽宁大厦的大堂中间“摆”上了“摊儿”，叫来一些南方的留学生起劲地叫卖，弄得会议组织者很尴尬：制止吧，不好意思；不制止吧，实在太乱……

刺激殷仕野嗅觉的是：其中有个叫买异常起劲的男留学生，关注的“顾客”似乎只是北部来的那个女一秘：每当一秘同志经过时，留学生“售货员”的叫卖声就格外大一些。女一秘第一次经过时还是很矜持的，摆出了对那些资本主义货色嗤之以鼻的态度；但第二次经过时，就用似乎不经意的、实际上却是很“深刻”的目光扫了过去。

殷仕野注意到，那个只关注女一秘的“售货员”显然也注意到了一秘同志的目光，马上抓住一个合适的机会很自然地、以一秘同志绝对听得到的方式，也绝对听得懂的俄语对一位俄罗斯官员说：“对不起，这个货现在这里没有了！可是您不要着急，我们在沈阳中街百货大楼三楼还有一个专柜在展销，样式、种类比这里多得多，今天下午三点才结束，您现在去，保证还有……”

一秘同志当然没有伸着脖子听，但内容是肯定一字不落地收入脑中了。她走到二楼后，找到一部电话打了起来。

殷仕野立即调用大堂内预置好的隐蔽阵列式侦听麦克风，清晰地听到了她打电话是在找云依鹤，让云依鹤带她去中街那个百货。果然，不一会儿云依鹤就跑了过来，跟一秘说了些什么并会意地笑了笑，于是和一秘一起回到了她们租住的房间。殷仕野感到有些蹊跷，马上把小孙调了过来，让她在通向一秘房间必经的一楼楼梯附近待命。

不一会儿，就看到一秘同志换下了那套正装，穿上了稍微随意些的西服套裙，和云依鹤说说笑笑地下楼上了出租车。

这时，殷仕野开始紧紧盯住“售货员”，并开始监听他的电话。果然，在云依鹤她们上了车后，售货员马上拨了一个电话，说的是英文：

“OK！”

旋即，殷仕野看到或感觉到了有数个有“秘密企图”的人开始了分别行动：

一个蓝西服也叫了一辆出租车尾随云依鹤她们而去；

一个白衬衣站在了宾馆门口；

“售货员”则占据了刚才殷仕野让小孙占据的位置附近；

另有两个身影则向一秘同志的房间方向运动……

殷仕野明白了：他们这是借一秘离开之机，要“明着”潜入并“有序”翻腾一秘同志的房间！

请示上边，答曰：不干涉，只观察。

殷仕野马上通知了小孙。本来一身漂亮裙装、亭亭玉立的小孙还在悠哉地玩着她的 HTC 平板手机，听到殷仕野的指示后无论怎么掩饰，身体动作还是出现了一些僵硬。殷仕野心中暗笑，年青同志还是欠练，他只好在对讲机中又强调了一下：观察就行，啥也不用做。

不到十分钟，“售货员”接了一个电话，脸色突然紧张起来。

原来一秘和云依鹤不知为什么忽然返了回来，已经在宾馆门前的广场下了车，正在向大堂走来！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是有所发觉，可能是忘了带东西，临时回来的。

殷仕野不用看都能估计得到，那些怀着“秘密企图”的人手法太差出麻烦了：上出租车的蓝西服肯定跟丢了目标，站在宾馆的白衬衣报警信号又未及时发出，而负责潜入的两位肯定已经熟练地开了锁，刚刚进屋……

出乎殷仕野意料的，是“售货员”行动却是十分敏捷，只见他冲到他们的一个“摊位”前，抓起一瓶据说是“继承了八百多年本国酒文化历史的枫叶牌烧酒”，低身蹲到摊床里尽力遮挡住自己。

殷仕野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动作：拧开防盗瓶盖后，飞快地灌了两口，并向身上洒了些，又顺势在地上擦了擦自己的手，再擦了擦自己那雪白的衬衣和脸……

殷仕野饶有兴致地继续观察着，但却忘了提醒一下小孙：“售货员”可能会有比较剧烈的动作，虽然不会有危险……

待“售货员”再起身时，已经换了一副模样：领带也歪了，脸上、衣服上一片片的黑灰，不用说肯定已满身酒气。

说时迟那时快，一秘和云依鹤已经进了宾馆大厅。

“售货员”立即晃晃悠悠地尾随着她们，向楼梯口走去。

殷仕野发觉小孙已经察觉到了不太正常，身体一颤似乎要有什么动作！他这才意识到小孙经验不足，赶紧发出指示：不要动！有事叫保安！殷仕野知道，这时大堂内的保安基本上都是来配合工作的武警军官们。

就在一秘同志和云依鹤刚刚迈上楼梯三四步时，紧跟其后的“售货员”突然伸手做了一个任何人、包括殷仕野都不曾预料到的动作：他掀起了一秘同志西服套裙的底沿！

这时，大堂虽然还是闹哄哄的，但仍能清晰地听到一秘同志的那声尖叫！当一秘同志和云依鹤转身一看时，那位“售货员”脸部表情已经是典型的既抽搐又麻痹、涎着脸的酒鬼式表情。只见他嘴中叨叨咕咕也不知在说些什么，两只手还在空中比比划划……

一秘同志随即用她们自己民族的语言大声呵斥：“干什么！”话音未落，又听“啪！”的一声，“售货员”已经被云依鹤抡圆了胳膊煽了一记结实的耳光！

随着小孙一声尖厉的呼叫“保安！！”大堂内立即陷入一片骚动。离小孙最近的一个高大英俊的保安冲了上来，三下五除二，极其熟练和迅速地制服了满身酒气的“售货员”。

接下来，无非就是询问、作笔录等例行程序。一秘同志虽然很不满意，但考虑到那“酒鬼”毕竟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于是又恢复了外交官的风度，很大度地对酒后失德的本民族者表示了宽容。因此，除了把酒鬼扣留在保安室醒酒外，

事情处理也就结束了。

就在大家七手八脚把“酒鬼”往保安室拖拽时，**殷仕野**心里已经有些愤愤：妈的，倒是替他们干了活！

他不用看监控录像也知道：两位入室企图“有序”翻腾一秘同志房间的人，当然已乘机安然退出。

事后总结会上，**殷仕野**对“售货员”先生的行动也顺便做了一番评论，他认为那位先生的反应和动作总体上还是挺职业的，我们大家从中也要学习点东西等等。当然，他也顺便评论了一下那位武警的同志。首先应该表扬，反应快吗！但在动作上似乎有些“过火”，你当时的身份是保安吗，动作啊，手法啊就不能显得太专业……

真正有收获的是**小孙**。那位猛扑上来的高大英俊的“保安”、即武警的一名少校军官，事后与**小孙**互相致意呀，问候啊等等，显然多了一些。

于是，他成了她的男友。

“哎呀！！讨厌你！**苏姐**，你也不向着我！”

“好了好了，还研究不研究工作了？我说，你这个动作不行，这是年轻人的动作，老夫老妻了，谁还用这种动作？”

“那怎么办？要不，用眼神？！”**殷仕野**故意挤眉弄眼了一番。

“不行！恶心死了！”两个女人异口同声。**小孙**又加上了一句：

“你这样，会让你好不容易在人家那里树立的形象，全都武功白费！”

“这也不行，那也不中，你们说怎么办哪？”

小孙情绪转换也真够快，一脸红晕还没有下去，就开始一手托腮认真琢磨起来：

“女人是有自尊心的，虽然各为其主，但在这一点上也不能过分。”

“当然。他不会让对方在心里留下阴影的。”老搭档意味深长地瞅了**殷仕野**一眼。

“是的。即便是以命相搏的对手，军人也是互相尊重对方的。”**殷仕野**补充道。

“人家懂，不用你们说。关键是要在具体措施上达到效果。而不是理论上的

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小孙有些不屑。

殷仕野和老搭档对视了一下：“看样我们小孙有具体措施了？还是年轻人……”

“好了，你们俩别挖苦人了！搭档时间长了，就是容易……”小孙又要攻击，殷仕野赶紧降温：

“好了好了，我的不对，你的批评！但请高人指路。”

“很简单：女的崴了一下脚或掉了一个东西，男的扶一下或帮助捡起来……如果是两口子，女的应该怎么说？”

殷仕野和老搭档一人想了一句：

“……谁让你走那么快的？”

“昨天就让你把拎把修一下，看你，就是懒……”

“如果是同事呢？”

殷仕野和老搭档又一人想了一句：

“谢谢！”

“不要紧，没事……”

小孙认为第一句最好，但语气上要轻、要自然。

果然，精心地设计，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殷仕野停下脚步，长时间地与云依鹤对视起来。

双方的眼中，既有红叶般的激情，也有秋风似的冷肃；激情中埋有预谋，冷肃中深含爱慕；预谋中又有惺惺相惜，爱慕中却更有无奈……

四周一片宁静，只有山中的风，在悄悄吹动着；

一片红叶被风吹着，旋着，轻轻地落到了云依鹤的额头上，和她的几缕散发一起，挡住了她的一只眼睛，但她没有去动它，目光直射不止，似乎穿透了那片红叶，执拗地在与对方较量。

师傅说过，作为直接对手的异性间谍之间，如果不是有意的色诱，一旦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感觉后，其关系则成为世界上最为复杂、最为纠葛、最为暧昧、最为意味深长也是最不好处理的“男女关系”。

搞得**好**，不仅国家民族得益，而且悠悠间其情感之财富可终生享用不尽。之所以是“悠悠间”，师傅的解释是：因为不可能有实际结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既互相吸引又竭力排斥、既心锁大目标又怀揣小算盘，既有强烈原始之欲又需力避肉体之乐等等，因此所经过程，只能用作垂暮之年品茶回味冥想联翩之资，虽刻骨，虽悠长，却无奈。

搞不好就很简单了，八个字：身败名裂，身首异处。

殷仕野自受领这个任务始，尤其是见到**云依鹤**后，心中就有所警觉。但毕竟是工作需要，硬着头皮也好，心中窃喜也罢，总之心很累。

殷仕野知道此时他应该做什么：目光中柔和的部分多了一些，他轻轻地抬起手，替**云依鹤**拨去了那片红叶。声音也缓和了许多：

“你说，**佐尔格**，是个成功的间谍吗？”

“当然的。他是个伟大的间谍，对祖国的，对民族的爱，使他成功。”**云依鹤**口气也有所缓和，但又不服气地补上一句：

“**石井花子**，他的**日本**女友，她的爱的，也同样伟大。”

“这我承认，他们的爱都是伟大的。但是，我问的是：他成功吗？”

“有这样的爱，不成功吗？”

“可是他，暴露了！”最后三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

“.....”

山间的空气，似乎一下凝固起来。

好长一段时间，**殷仕野**才主动打破了沉默，他的目光离开了**云依鹤**，望向满山的红叶：

“青山依旧在，夕阳几度红。你读过《三国》吗？”

“读过日文版的，但是，有些看不懂。”**云依鹤**的目光也柔和了许多，眼睛也慢慢向下垂落了一些。她竭力回忆着，念出了一句：

“古今的多少事.....都.....”

“都付笑谈中。我去**日本**旅游时，在东京看过**佐尔格**的墓。它是那么的普通，那么的一般，使人难以想象它的主人曾有过巨大的辉煌。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命运是多么的不公：理应树立丰碑的天才，却同无家可归的乞丐一起埋在

荒冢里。’ ”

“无名英雄，太伟大了！”云依鹤眼中流出的，几乎是一种宗教式的虔诚。

殷仕野不知为什么，忽然想对身边这个女人对间谍的崇拜降点温。

师傅在他刚入道时，就是以逐步消除“佐尔格崇拜”为方法之一，让他的思维模式走向正确的。今天倒不是为了培训而使用这个方法，只是有些不愿意让这个女人因崇拜而深陷其中，所以拿来借用一下：

“其实，佐尔格的作用有些被夸大了。”

“就是因为，他，后来暴露了吗？”云依鹤显然不满。

“不仅如此。我是个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人，可以从军事上谈谈我的看法吗？”

“当然。”

“从军事角度讲，后人对佐尔格功绩的评价，无非有两点：一是预报了德国要进攻苏联的决心和日期；二是预报了日本不会对苏联动手而使苏联能够从西伯利亚调集援兵，保证了莫斯科会战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情报贡献以外，佐尔格的故事之所以打动人，还在于当他被捕后，苏联即不承认，也不营救，而他却高呼‘苏联万岁’慷慨赴死……主要就是这些吧？”

“我的想法，是的。”

“先从军事角度看，他的情报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关键、唯一或者说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在战前，苏联总参谋部和斯大林至少从其他三个方向得知了德军即将发动进攻：

一是驻德武官亲耳听德军军官说：‘我们要东进，到苏联去。我们将要从苏联夺取面包、煤炭和石油……’这份情报斯大林在1941年年初就知道了；二是在1941年的4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先后向苏联通报了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消息，甚至提到了‘巴巴罗沙’计划本身；三是苏联海军，大概，是在1941年5月初……”

“战争中，大概，是不行的。”云依鹤有些不满。

“日期有些记不准了。我从军校毕业已经快十五年了，老了！小‘车妞’（姑娘），你不能不允许人家忘点东西吗！”

“你的不老，我的，也不是小姑娘！”

“哈，你不小，那是阿妈妮？”

“你，阿爸吉……好了，快快地继续说吧！”

她再次主动去挽殷仕野的胳膊，这次他不好再拒绝。

“1941年五月初，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叫……叫库兹涅佐夫的海军上将也向斯大林送了一份报告，说德军准备在五月中旬进攻苏联。还有，当时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一位一秘，在四月底参加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次鸡尾酒会，与一位德国空军少校单独相处时，这位少校也透露说，他的中队是刚从北非调来欧洲的，他不希望苏德两国发生什么事情等等。推杯换盏中，这位苏联大使馆的一秘头脑可不糊涂，他立即上报了这一情况。

因此说，苏联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在当时通过对很多份、包括佐尔格的情报在内的情报的综合分析，已经确认对苏战争将在1941年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期间开始。当然，实际时间是6月22日。不过，时间上的小小误差，应该是无关紧要的了。”

“可是，大家都认为是斯大林的，他的，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认为德国不会那么快地，进攻他们，所以，措手不及地，初期吃了大大的亏。”

“这个说法吗，是把战争决策这种国之大事描绘的过于简单了，也有故意贬低斯大林的成分。我在军校期间查阅过一份资料，是一个叫谢尔戈·贝利亚的回忆录。他是苏联宇宙火箭的总设计师，他父亲就是卫国战争期间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的首脑贝利亚。”

“是那个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吗？”

“正是他。”

“他很坏，大清洗，是大大的坏蛋！”

殷仕野头脑中忽然闪过“延安组”“抗联帮”和“苏联派”等词。他心中暗忖：教育得真好，历史上自己内部的斗争那么凶狠，年轻人居然不知道，只知道别人的大清洗……但这不是今天要讨论的内容。

“他坏得大不大，我们今天不讨论。对吧？”

“嗯。”

“贝利亚的儿子回忆说，‘巴巴罗沙’计划落到他父亲手里后，总参谋部的人立即就被邀请到了点比扬卡。”

“KGB 总部……”

“是啊，因为这些材料必须有军人参与分析。工作是在朱可夫的监督下由华西列夫斯基亲自带人进行的。因此说，苏联已经在等待战争，在备战……”

“那，为什么，损失的还那么的大呢？”

“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苏军最高统帅阶层的战争观念仍然落后造成。当时苏军统帅部的核心人物，有斯大林、铁木辛哥元帅和朱可夫大将等，一个最高统帅，一个国防人民委员，一个总参谋长。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应该都是一代名将，但他们的主要战争经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如保卫察里津的战役等。他们认为德国的进攻，必定还是先以小部队挑衅开始，引诱还击，制造借口，然后主力才会大举出动的。而斯大林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后呢，估计政务繁忙，无暇关注和分析新的军事现象和理论，没有预计到德军在第一天就会将全部兵力都投入到空前猛烈地进攻中，对苏军进行大规模的分割和围歼。

当然，世界上哪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明智之士，苏联战前也有天才的军事家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西部军区作战处长扎哈罗夫等人，曾经预见到敌军的进攻将会以大规模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但战争爆发时他们要么已经死于大清洗——说到这，我声明，我同意你说的贝利亚是个大坏蛋——要么并不处在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扎哈罗夫是后来才成为苏联元帅的。

另外，德国人也很聪明，他们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意图，战略伪装很成功。”

殷仕野说完了这段话以后，四处看了看，指着一棵墨绿如染的松树：“我们在那儿坐坐？”

“我的也累了，不过，你要继续地说，我很喜欢听。”

他们坐了下来。

夕阳远照，山中微风徐徐拂来，令人心旷神怡。

云依鹤惬意地往树下草丛一坐，撩了撩自己的头发。回头一看，殷仕野在离自己挺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她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董事长先生，难道，我是长白虎的吗？那么远的，我的听不清你讲话……”

殷仕野笑了笑，并没有改变位置，只改变了一下原先坐的姿势：一条腿向前伸出，一条曲回，两手交叉着，一只胳膊肘倚住地面，侧身向着云依鹤：

“我累了，需要一个合适的姿势。”

“那好吧，你的还没有讲完呢。你的很厉害呢！”

“什么意思？”

“军事学院毕业的，那么长时间了，这些军事历史的，还能记得这么清楚。”

“首先，我学习好呗！另外，我觉得军事科学与其他学科不太一样，它是以人的生命、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为考量标准的，因此刻骨铭心，难以遗忘。”

“是这个样子的……你刚才的说，关于苏联的莫斯科保卫战的事，怎么回事的呢？”

“哦，我是说佐尔格关于日本不会在那个关键时刻进攻苏联的情报，其实也不是促使斯大林下决心从远东调兵的唯一因素。朱可夫回忆说，苏军早在七月份就已经准备从远东调兵了，而佐尔格是九月份才发出的情报。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苏联来说，莫斯科比远东重要得多。因此，无论有无佐尔格的情报，苏军仍然会从远东抽调部分兵力来保卫莫斯科的。”

同时，先期从远东调来的部队中，坦克师很少，也没有立即投入战斗，而是在后方编成战役预备队。就在苏军开始反攻的前一天，德军已经下达了撤退命令。由此可知，守住莫斯科的是其他红军部队；远东部队的主要功绩，是在莫斯科反攻中给德军以歼灭性打击而已。”

“可是，他的被捕了，苏联却不承认他，也不营救的，还是很悲剧的吗！”

“悲剧是悲了一些，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吗，我觉得首先是：说佐尔格的情报挽救了苏联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词。”

殷仕野看了一眼云依鹤不满的表情，赶紧补充了一句：

“当然，贝利亚也说过，毋庸置疑，佐尔格是一位优秀的谍报人员。但是，他只是无数这样的谍报人员中的一位。我相信，这样讲，丝毫不会贬低他本人的勇敢精神，也不会贬低他极高的职业素养。”

殷仕野仔细地看了看她的反应，这才接着说下去：

“我们刚才不是讨论过了吗，佐尔格是已经暴露的间谍。所以，对他所做的

一切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人们才能隆重地纪念和宣传他。事实上，不知有多少人在秘密中立下了同样甚至更重要的功绩，但却没有办法公开。我想，功勋卓著和不为人知，才是一个间谍英雄有别于其他类英雄的本质，也才是他们的伟大之真正所在。”

“这么的伟大，还不营救他！”

“不营救他，他才更伟大！”

“.....”

殷仕野站了起来，加上了激烈地手势：

“没有营救**佐尔格**，是当时严酷的战争形势所迫，是为了在最后打垮德国鬼子之前，不再增加对手，避免两面作战等等，而必须付出的牺牲。苏联为了胜利，死于战争的既有普通村夫农妇，也有著名的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更有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孩子，连**斯大林**也没有用德国元帅换回他的列兵儿子吗！尽管他知道除了发生奇迹，这是拯救儿子生命的最后和唯一的机会。在苏联为了夺取胜利而付出的三千多万条生命中，**佐尔格**应该有什么特殊吗？”

慷慨激昂的话，营造出了一股悲壮的气氛，一时使两人都停住了交谈。

山中的风似乎也感知到了历史中的众多无奈，它们自觉地降低了声音，更加悄悄地抚动着如血般的红叶，仿佛冥冥中有无数逝去的生命都汇集在这叶的波浪之中，而风则在默默地献出自己的一丝追念，一丝凭吊。

殷仕野平静了一下自己，用缓和的语调继续说道：

“也有人说，这是当时苏联的相关法律还不够健全造成的。”

“这个的，和法律有什么的，关系吗？”

“应该有吧，如果当时苏联有一部‘对外情报法’，对在国外为祖国服务的情报人员，制订一些奖励、保护条款之类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交换哪，赎买呀等补救措施吧.....”

“这，怎么可能呢？！这时候的间谍，只能牺牲的！”

“这我也不太懂.....不过，你说需要有牺牲精神，我是同意的。**佐尔格**作为自觉自愿投入间谍工作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职业是要以生命为赌注的。”

云依鹤对**殷仕野**的这些话，应该是既折服又感动也有些不满，因为这里面残酷挤掉了许多浪漫，使她不舒服。

她心中有一个她最崇拜的、“没有暴露的”，而且是“我们民族”的间谍，就是那位号称“风雪金达莱”的**李善实**。“风雪金达莱”出生于济州岛一个渔民之家。被第一任丈夫抛弃后，她独自顽强挣扎带大了女儿；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前毅然加入“南方劳动党”，并与一位经过苏联谍报专业培训、姓名至今无人知晓的劳动党情报员结为伴侣。在第二任丈夫牺牲后，她孤身一人潜入南方傀儡心脏，潜心经营、绝地奋斗了整整二十四年，编织了一个范围广泛和效率奇高的情报网，策动反帝反傀儡的活动，从南方大统领的囊中获取了南方傀儡政府“国防预算案概要”等珍贵情报。就在她的事业达到顶峰之时，**元尊**元首英明地让她功成身退潜回北部，任副部级的“韩国民族主义战线”副委员长，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序中位列第22位。1992年1月，当她第一次与**元尊**元首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时，各国媒体竟然不知其身份为何；直到四月份，当她以劳动党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再次与**元尊**元首一起映入记者们的镜头时，全球谍报界方才如梦初醒，惊叹不已。

云依鹤曾经数次到平壤爱国烈士陵园拜谒“风雪金达莱”。每次去，**云依鹤**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己：“风雪金达莱”的墓碑上是她那张唯一向世人公开的照片，宽宽的额头下面，是那双慈祥的双眼，带着那永远的微笑；她的墓碑向着半岛南方，能看到济州岛，能看到她与丈夫诀别时的随影海滩……

云依鹤微微合了一下自己的大眼睛，但旋又睁开，直视着远方仍有些刺目的落日，嘴中喃喃地：

“其实，我也知道的：当时在日本的情报网的，并没有因为**佐尔格**的被捕而瘫痪。在日本，为苏联工作的人很多，而最主要的，贡献大大的，实际是一些最上层的、不是职业间谍的**日本**大官。比如，就有日本的大官向**斯大林**私下地说过，他的国家，是不会与德国军队同时出动的。”

“看来，你虽然小小年纪，但也读过不少书啊！”

“我的，爱好吗！”

“爱好读书，使人聪明；人聪明了，就会更漂亮！”

“谢谢。”

殷仕野不失时机地、巧妙地点透了对方对谍报历史的掌握，且用一句双方听起来都略感生硬的恭维话封住了对方可能的反击……

他不仅有些得意，“心照不宣”已经达到了很理想的地步。

对方毕竟还是年青啊！

一想到此，那种要削弱对方对间谍崇拜的意愿，就更强烈：

“贝利亚还讲过一个故事，挺有意思。”

“我的，更喜欢听故事的。”

“就像你说的那样，他也认为二战中苏联情报机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那些在各国政府中占据高位的人士，大大的官们。比如，你知道斯维尔德洛夫这个名字吧？”

“斯维……德洛夫，在《列宁在十月》的电影里，有的，一个什么……”

“对对！你们也看这部电影啊？”

“是啊，苏联的片子，现在还放映的呢！”

“斯维尔德洛夫是大名鼎鼎的苏维埃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党内的声望和地位仅次于列宁，三十出头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元首，列宁遇刺后是他主持工作，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才是最有可能的列宁继承人。”

“噢，不是斯大林？”

“那时候还排不上斯大林，他的排名地位在当时搞不好在十几位之后呢！”

“可是，在电影的里面，当时，列宁的身边，总是斯大林……”

“别忘了电影是宣传工具，它免不了要受当权者意志的影响。”

殷仕野不想过于破坏云依鹤自幼通过那些不多的电影所形成的信念和观点，毕竟那些电影所宣传的主流还是积极的。他不容她继续提问，赶紧继续刚才的内容：

“就是这个俄国革命二号人物的亲哥哥，却脱离革命到了法国，加入法国外籍军团坚决反对苏维埃，改名季维诺·彼什科夫，后来官居上将呢！当时人们都视他为革命家庭的叛逆。”

“兄弟的两个，也各自为了各自的主人，而努力。”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兄弟俩后来却同为一主了：就是这位彼什科夫日后成了苏联在法国情报网的负责人。贝利亚说，在欧洲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的有许多俄国侨民，包括一些十月革命后被驱逐的那些声名显赫的公爵啊、贵族啊什么的，这些人作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不是为了政治信仰，也绝对不是为了金钱，他们十分坚决地不要任何报酬。而他们取得的成就却是惊人的。看来，真正有民族情感并且位高权重、不愁吃喝，才能获得重要情报哇！”

“你的意思，小小的，间谍，就没有用了呗？”

殷仕野自知有些语失，但他仍然想继续打击面前这个年青姑娘对间谍的崇拜——而不惜冒着过于直白的风险：

“就是大大的特务，也不能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世界发展本身自有的规律，我们中国人把它叫作‘天意’。人，只能‘替天行道’，而‘人定胜天’就是错误的幻想。中国有位大思想家，叫老子，他有一句名言，说是‘天人合一’……”

“怎么，听着有些，宗教的味道？”

“你不太了解中国的传统智慧和文化，这不仅不是迷信，而且是大大的科学：老子说的‘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社会；大自然的运行与发展有它的规律，人类社会也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间谍的意志也不行。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意思。”

“很不好懂的。”

“其实很简单。苏联打赢二战，靠的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和强大的国家实力，而不仅仅是情报部门和一两个间谍的作用。当然，我不否定一些重要领袖的作用，比如斯大林那钢铁般的意志，当然是有重要作用的，等等。”

“斯大林，Сталин，俄语就是钢铁的意思。”

“你的俄语也不错吗！”

“我们的学校，外语基本上就是学习俄语。”

“我也学过，但都就饭吃了，只记得девушка（姑娘）了，哈！”

“你，真有意思。”

“总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绝不是由一两位名将或一两位间谍来决定的，它是由各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并且撵到了

一个岛子上，国民党中有些人就把‘国军’在大陆战场上的失败，完全归于其统帅部内部有‘共谋’，这显然过于牵强了！”

“佐尔格的，也是这样的？”

“你说呢？”

风抚动着秀发，夕阳映照出她沉思的脸庞。

殷仕野心中那股怜惜的感觉不禁又增加了几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女孩子，从事这种危险的职业，思考这些沉重的问题，真是……

她有些沉浸在那段历史中了。

“你的，以后有时间的，再给我说一下，佐尔格的最后……好吗？”

“好。一定。”

他们相挽着，继续向山下走去。

走着走着，云依鹤似乎觉得有些太沉重。于是，她调整了一下情绪，又走到殷仕野的前面转过身来，头一摆，一边倒退着，一边闪了闪眼睛：

“殷董事长的，你不是喜欢我们民族的歌曲，《诺多尔江边》吗？我的，唱给你听，你的，喜欢吗？”

“那当然喽！可是，我只知道中文的歌词……”

“嘘……”云依鹤竖起食指，放在稍稍噘起的嘴唇上，通过她那双大眼睛向殷仕野传递着信息：你，难道不能意会吗？

接着，她正在倒退的步履稍稍一停，嘴中开始轻轻哼唱了起来；接着，修长的身子一顿一起，按着节奏迈开了轻盈的步子，倒退中含着旋转，臂膀轻扬，双手高低错落地舞动起来，尔后幅度越来越大：

诺多尔江边的春杨柳，千丝万条在风中摇荡；

难道我们不能让岁月紧紧地缠在那垂柳枝上？

哎哟哟！春杨柳，啊，怎能相信你哟！只见那岁月无情如流水，滔滔不息地流去。

……

殷仕野真的陶醉了：

如画的山景，婀娜的身姿，幽怨的歌词，悠长的曲调……

太阳继续下落着，光线逐步暗了下来，这使得山上的那些红色，看起来更加浓重了许多。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国际航班出入口。

2008年12月27日，周日，北京时间11时45分。

一群身着崭新西服、领口上佩戴着元首像章，各自推着行李车，车上行李是统一样式的青年男女，正在和一群老师模样的人告别。

“张校长，再见了！”

“李教授，谢谢这些年来您的教诲……”

“再见了，希望你们回国后，为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像千里马一样腾飞，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云依鹤也在这些青年男女之中，在欢笑中依依惜别。

难以令人察觉的是，当她走过登机口时，目光两次闪向了墙上的摄像头。

她的目光中，有告别，有期待……

机场监控室内。

殷仕野和那位姓孙的姑娘，坐在监视器旁。

当看到云依鹤的目光向摄像头闪烁时，小孙不禁悄悄看了一眼殷仕野。

殷仕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却是目不转睛。

小孙忍不住操纵摄像头，把镜头拉近至云依鹤，形成特写，虽然大部分是背影和侧面。

飞机起飞了，强烈的气流卷起了跑道旁边的积雪，飞舞着。

飞舞的积雪慢慢化成了正在簌簌而下的小雪，跑道化成了冰封的蒲河。

沈阳，沈北别墅

2011年2月1日，北京时间21时10分。

在沈阳沈北新区的那幢别墅的地下室，殷仕野和“杨老板”的讨论还在继续。从烟灰缸里的烟蒂看，少说进行了一整天。

“杨老板”：“‘金达莱’回国后，消息不太多，只知道寇天烈很重视她，主要用于国内或军内的监控方面。根据日本方面的材料，她的监控目标就是总参谋部的炮兵指导局，显然是在监控郑永和。”

殷仕野：“原来如此。我看，我们还是继续把有关浪花和它们的独特形式再捋一下，不然思路接不上。”

“杨老板”点点头。

“去年，根据大尊元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他们把第三代元首向全世界做了展现。日本和韩国的情报分析人士认为，在三位候选人究竟谁来接班的问题上，军队和谍报机构的选择，起了直接的关键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四夫人’而展现出来的，或者说是‘四夫人’、军队和谍报机构一起做的选择。”

“杨老板”：“‘四夫人’也不是他额娘呀？”

“是亲额娘‘三夫人’托的孤。‘三夫人’精心地在平壤女大学生里挑选人才，最后选中了1964年生，毕业于平壤音乐舞蹈太学、弹得一手好钢琴的‘四夫人’，先以帮助照看教育孩子为由，逐步向上托举和靠近，直至可以与领袖一桌吃饭，最后终于成为‘握有领袖卧室钥匙’的人。”

“忒传奇了吧？怎么我听着像小报写的花边新闻呢？”

“情报分析要有超常思维，有时必须剑走偏锋，才能得其正果。”

“悬而玄……”

“特殊情况特殊思维，对一个只能选择特殊接班形式的领袖来说，无论他怎么英明，也逃脱不了特殊方式的特殊规律。关键的关键：如果是正常交接班，额娘们的作用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龙体欠安，或猝然而逝或晕倒十来天不省人事，那‘握有领袖卧室钥匙’的人，啊？那作用可就不可估量了！”

“这位龙体的状况，还真是不太那啥呢！”

“你还是孺子可教也……别生气，听我说听我说。由照顾生活，进而同桌进餐，再到掐住卧室的钥匙，就可以享受政治上的扶持了！”

“有何体现？”

“2000年南北峰会，‘四夫人’首次露面参与此等高级会议。你别龇牙，我这有照片为证。你看，就是此人。”

“长得也不咋地呀？”

“照片照的不好……你也别以貌取人。另外，你以为皇帝真能广选天下美女？”

“那倒不是，祖训严格再加上被那些大臣、尤其是皇后嫔妃啥地一圈拢，范围很窄。”

“同年10月，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泰、赵大帅不是去了美国见克林顿吗？哎，她就是团中唯一女性，公开了一个名字，叫金善玉。”

“化名。”

“当然。她的出现，着实把美国韩国的那些同行忙了个够呛。其中有个CIA的人，大大咧咧地对媒体说：他认为小金姑娘不是重要人物，因为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当时‘四夫人’拉了一个很大的旅行箱，小轮子运转不灵，差点儿绊倒，却无人帮忙，所以应该无足轻重。”

“西方文明读不懂东方文明……”

“你老小子可以呀，我以后好好带带你，你还是有望的……”

“行行行，你麻溜的吧……”

“潜流暗行，无人注意。自那次美国之行后，‘四夫人’似乎不见了，那位CIA老兄的判断，也渐渐被大家接受了。但是，于无声处听惊雷：2006年1月，大尊元首来了北京，在与我们高层会见的人当中，又霍然出现了这位‘四夫人’！”

“CIA那位老兄，吃苍蝇喽！”

“可不是吗！还是个大绿豆苍蝇。韩国《中央日报》认为，伟大领袖前一阶段脑中风期间，‘四夫人’是除家族成员外，少数能直通领袖的人物之一。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NA，他们那位海外领袖研究局局长大人更是蝎虎，他甚至认为，既然‘四夫人’能代理决定接见哪些人士，也有可能自己成为代理人。”

“CNA……高斯？”

“正是那厮。从此，各国情报机构就基本上猜出了，接班人应该就目前这位了，当然除了妇女同志们的影响外，综合各方面的条件，也只能是他。例如，那位在日本出丑了的胖子，过于张扬，甚至对媒体还放过‘毕竟岁月不饶人’这样的傻话，而且三十七岁了，也不好听由一个年龄相近的女人来指手画脚……”

“这不一定……”

“理由之一，姑且听之。其实，大尊元首在党政军各方，分别安排了人来保驾护航，比方说军队的李豪英、政府方面的张则诚、党内的敬元姬等等，应该都是比较完整的班子。另外，存在决定意识。刚才我说了，无论领袖是不是英明，当客观环境逐步形成一种定势，他在决定某项事情时，由于范围窄，思维受限，疑虑与担心、亲情与事业等等因素叠加，你能怎么办？同时，不管怎么说，现在的接班人，正是被托孤的一个。”

“是啊，环境限定，只能任人唯亲。”

“我从来认为，任人唯贤是唯心的，是不现实的。”

“照你的意思，任人唯亲是唯物的，是科学的了？”

“我是说、严格说，任人唯贤不可能，只能亲中选贤，才是能够实现的，才是科学的。这很简单：亲就是熟悉，不熟悉何以知其贤否？理论上讲，三十八军军长要选一个团长，他能到三十九军甚至八十几军去选吗？他也不认识、不熟悉呀！最马列的，也只能在自己熟悉的那些人中去选吗！只有在‘亲’的范围内，军长才能知道哪个师长能攻、哪个团长善守……”

“也对。咱部队中不是有个说法，什么‘一师打、二师看、三师搬炮弹，一百年，不会变’……”

“这正是熟悉的结果。有哪个领袖不明白任人唯贤的道理？关键是他实现不了这一严格讲是理论上成立、实际上做不到的口号。况且，这也是目前来看，实

现稳定交接班的唯一途径。你注意，稳定不仅是他们的需要，也是我们的希望吗！”

“这不用你说。其实，顾命大臣们虽然权倾一时，但有时也不一定能有什么好结果。”

“是啊，这里的关键是，顾到一定的阶段，就要随主子而顾了，除非主子是扶不起的阿斗，主子总要长大、总要成熟的吗。不然，顾命顾命，最后就会把自己的命鼓槌没了！……”

“是啊，顾命大臣的风光与风险是并存的。这个先不说，那么，你如何判定‘四夫人’是与军队和谍报机构一起扶持的现在的接班人呢？”

“这应该归功于你。你昨天给我的材料中，定义了‘谍报帮’和‘军官团’两个概念，还有一个‘火箭兄弟组’，是吧？”

“是的。”

“那你讲讲吧，我他妈的该喝口水了。”

殷仕野起身去捅了捅炉子，对“杨老板”这一土洋结合地设计又赞赏了一番。

“杨老板”的分析显然属于“学院派”，又是提纲、又是图表、又是 PowerPoint 的准备了一阵，才开始。

“这个，关于朝鲜党政军内部不同派系的现状与特点分析。分四个部分，一是概述，二是主要派系简介，三是各派系的主要政治诉求及影响，四是……”

“我说兄弟，你是不是别太八股了……”

“咋地呀，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才叫正规！你看人家美国人的分析报告什么的，一整就一大摞子，别说政府内部的了，就是随便一个民间咨询分析公司，也比俺这疙瘩正规多了！同时，也是让你知道一下，情报分析俺也不是外行！”

“中中，你讲你讲。”

“第一个问题……就你一个人听，是他妈有点儿别扭！这样，我挑干的白话吧！”

“哼。”

“进入九十年代末，接班人问题不得不提上了日程。大尊元首揪结的关键在于决心与不放心共在，既放手又要控制并存；而且，自己的身体状况又不容乐观，心脏、脑血管上的毛病，来了事往往都是令人措手不及的。中风后好不容易清醒

过来的他，一边哼着‘我真的想再活五百年’，一边匆匆点燃了延坪岛上的大炮弹仗，那场炮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就是上将军登基的礼炮……”

“好词！”

“谢谢。元、大二尊明知只有改善民众生活、提高整体国力才能解决长久问题，但迫于外部压力和对内部政权不稳的担心，因此，他们的下一步只能是一方面继续‘先军政治’和有意扩大甚至制造危机，以巩固地位，同时软硬结合地对外展开强势外交，争取外援和建立有利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利用最新一届党代会之机，挑选人马、组建班底，利用数个开发区进行封闭试验，即展开所谓‘渐进式改革’，或者说不用‘改革’这种中国味太浓的词，用‘改善’也中！那些党政军内的各种派别，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水涨船高地逐步显现出威力。”

“水涨船高是什么意思？”

“在强势政权环境中，各派别的政治诉求必须‘迂回前进’，借助领袖的威力而一步步实现；不太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尤其是有一定实力的派系。所以，都是‘元首挥手我前进，具体心思各不同’的状态。当领袖需要借助各种势力实现自己的预期时，也就是水涨了，那么各派系受了重视，他们的船自然就高了。应该说，他们是在围绕交接班和向元、大二尊争宠、扶持执政等过程中，既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从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出发，结合国内外形势展开了激烈地明争暗斗。”

“这么玩，凶险挺大的。”

“政治本来就是凶险的，没有一定胆识谁敢瞎整？”

“嗯。”

“对你所说的那三个‘组织’的领导人，俺简单介绍一下，再深入展开。”

“杨老板”启动 PowerPoint，调出一个接一个的画面：

“‘谍报帮’帮帮主寇天烈。此人父亲寇仲洽是元尊抗日游击队时期的铁哥们儿。自小与敬爱的导引者关系十分密切，纯发小儿。”

“现在人民军授予‘寇仲洽式连队’的荣誉，说的就是他吧？”

“正是此人。寇天烈是一位典型的野战将领，深受野战部队官兵的尊敬。1988年他当参谋总长时，认为总政治局权力过大，以致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于是放了一些狂言。”

“打仗打傻了不是？”

“为此，当时的民族武装部部长**宇守辰**元帅对他非常不感冒，肯定经常向**元尊**叨叨咕咕，结果**元尊**狠批了**寇天烈**，一度把他降为人防委的部长。但**大尊**认为**寇天烈**的主张有一定道理，亲自出面做工作使**寇天烈**重返军队，以军职就任劳动党作战部部长。”

“哥们够意思！”

“从此，**大尊**元首和**寇天烈**成为生死与共的同志，**大尊**曾说‘作战部是我的别动队’，可以不带警卫员只身进入作战部乱逛……谁不知道，作战部的二千多人可都是一天 24 小时荷枪实弹哪！”

“没事，他们都是军官，既得利益群体。”

“那倒是。八十年代末，**大尊**逐步形成了对南情报工作指挥体系的新考虑，核心就是理顺关系，集中权力。在这次权力调整中，**寇天烈**被委以重任：首先，他调任作战部部长，开始逐步将原来由各个对南工作单位分别掌握的间谍培养和渗透工作等等，全面纳入作战部管辖，并一步步地介入‘35 号室’和对外联络部所掌握的海外业务；然后，**大尊**让他进入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任了副委员长；最近，有传言说在国防委员会下面新设了侦察总局，将分散于党和军方的对南情报工作全部整合于此，由**寇天烈**负责指挥。此消息我认为还得继续夯实一下，侦察总局的名称更多的有些统管军方情报力量的味道，如果领袖们要统一掌握党政军民学商的各方情报力量，还是要通过党的作战部，或者说是**寇天烈**的。当然，不管如何调整，权力的集中是肯定的，只不过具体形式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而已。因此，有人认为**寇天烈**今天已经成为除**大尊**之外的、朝鲜最高权力‘第二人’……”

“这个我同意。说不定哪天出点事儿啥地，侦察总局局长之类的上将大将，就得出来顶缸，让领袖们好有个缓冲，回旋一下子。哎哎，我另外插一句：这个国防委员会，最近在机构组成上有什么变化吗？”

“机构组成？没有啊，还是那三个部、四个局呀？我说一下，你对一对：主管军队的民族武装部；主管国家安全的国家安全保卫部；管警察和人民内务军的是民族安保部；政策局，对外发布政策信息的，行政局，除了处理日常事务，也负责安排领袖的现场指导视察；还有外事局和管党组织的政治局……没有变化

呀？”

“武力部，不管安全保卫部的那支部队了吧？”

“啊，你说的是所谓 10215 部队吧？那是安保部直属的，虽然也是军队，但武力部不管，原来就是这样分工的。”

“知道了。接着你刚才的话……哎，你说这个国防委员会这么重要，咱上将军是不是也应该弄个副委员长啥的当当啊，怎么不见公布呢？”

“有时候重要的事不一定非得高官来做，领袖的信任比什么职位都实际有效。同时也可能已经任了，不过是目前还没有公布而已。估计明年怎么也透出风来……你先别打岔，听俺继续整……”

“好好，整，继续整。”

屏幕上的画面不断切换：

“‘军官团’简单一些，实际的首领人物也是在四大将之间，包括**明金国**、**李朱月**、**哲玄海**、**卜庆载**等。其中，因为**明金国**镇压六军团暴乱事件有功，加之资格稍老一些，暂为头领吧！他们的特点是都在军团任过现职带过兵，又在总部机关干过，属于军队中的实力派人物。从主要媒体对**大尊**元首公开活动的报道中，反映出陪同人员中最多的就是这‘四大金刚’。例如：2007 年共报道了 205 次，**哲玄海**以 30 次陪同排名第一，**李朱月** 27 次排第三；而 2008 年进行的 95 次公开视察活动中，**哲玄海**陪同的最多达 52 次；**李朱月**排第二；**明金国** 14 次排第五……可见倚重与关系。不过，‘军官团’的威力与军队整体紧密相连，而军队的体制又不容忍个人专权或越过领袖，因此可把他们看作是整个军队即可。‘兄弟火箭组’这伙儿，组长就是**郑永和**。这个团伙吗，既复杂也麻烦。至于组长，刚才你说了一部分，不再详细介绍了吧？”

“是的，九六年你拿下了人家的女朋友后，我奉命以‘注目礼’送他回的国，情况地了解。我同意你所说的：这个人麻烦一些……但是，这可不是听你说的啊，我昨天给你的材料中，可是先写了的。”

“知道知道。下面的内容，算俺综合了你的，中不？”

“英雄所见略同吗！说吧，重要的不怕重复，重复的就是重要，我也正好再捋捋思路。”

“**大尊**元首虽然对**明金国**破获兵变案十分欣赏，但这功是在**元尊**元首在世时

立的，大尊也恐其功高盖主或尾大不掉，加之历来都要在亲信下属中形成相互制衡关系，所以就利用寇天烈的调查，将郑永和父亲翻成‘与兵变英勇斗争而牺牲’的共和国英雄，以刹明金国之气势。他不仅派寇天烈到收容所亲自接出了郑永和，而且还扶持郑永和在军内一路飙升，成为他在军内的嫡系将领。”

“令人心悸的过山车。”

“反正俺不行，这一折腾早他妈死于心脏病啦……据俄罗斯私人情报机构‘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的掌握——哎，这可是疑似刺杀利特维年科的组织噢——郑永和随着职位的升迁，加之在中国的留学打开了视野，他从简单的‘被愚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见。他竭力在军内发展势力，特别是在远程战略导弹部队中发展自己的亲信势力。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逐渐使战略导弹部队成为军队中一股相对独立的力量。所以，这支部队的官兵经常在其他部队面前，摆出一副牛X烘烘的样子。”

“是的，听说有驻华武官喝多了酒，说过这种现象。”

“炮兵指导局指挥与通讯处处长全泰远中将，是郑永和的‘铁子’，郑、全和101、103战略导弹旅的二位旅长以及六大战略导弹发射基地中的部分司令官们，形成了‘火箭兄弟组’的核心。这里要特别注意：101火箭旅是担负洲际导弹发射的一支部队。自‘火箭兄弟组’形成后，他们逐步形成了如下认识：战略导弹部队将是朝鲜军队中王牌的王牌，只有他们所掌控的核导弹，才是朝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手中最重的砝码。所以，每当大尊元首面对国际社会跳起‘裸体舞’时，这支部队即成为舞蹈中最引人注目的道具。”

“你上次怎么说的？他这个旅和发射基地是什么关系？”

“你要注意听讲呢！应该是航空兵师与飞机场站一样，基地是固定的，而航空师是移动的。”

“那干脆合二为一得了呗？”

“俺不说了吗！单独成立旅，是为了将来能够机动发射：就是既能在发射基地发射，也能在机动中发射……”

此时，殷仕野的手机忽然响起来，他看了一眼，是一封只有“凤凰”二字的短信，落款是“揍似布夫”，是飞信发的，无手机号。

“这是让我们看凤凰台。”

两个人对视了一下，几乎同时说了一声：

“有情况！”

“杨老板”一边找遥控器开电视机，一边自言自语：

“911 那咎，俺就是晚上没事干摁着遥控器轮流找台时，从凤凰台看到的，今天又有什么……”

香港凤凰台的播音员正在用急促的声音播报着，画面是一辆车载起重机停在一幢建筑物旁边的道路上，举重臂转向建筑物，压在建筑物外侧的院墙上。

“……恰巧路过此地的一位市民用手机，录下了以下画面。”

抖动和不十分清晰的画面中，只见那起重臂上吊着一个巨大蓝色球体，快速地向建筑物院内甩去。球体上端似乎有一个黑色突起物。

记者采访一位目睹者：“请问，您看到的是什么情况？”

“我来这疙瘩过，就看那台吊车在那疙瘩儿停着；然后，下来个银儿，来地下放了个东西；那东西忽一下鼓起来，成了一个球把那银儿包起来了，就露个脑袋。然后吊车动了，把那球，嗖地一下子，就甩那院里去了，哎呀妈呀，就跟耍杂技似的，老厉害了！”

另一目击者：“兹道不？真有个杂技表演，银儿钻气球里了，还搁地下蹦呢，跟那贼像、一样一样地。”

现场记者：“你们知道那个建筑物是什么地方吗？”

“那谁不知道哇？！领事馆啊！”

“美国银驻沈阳的领事馆，那不挂着旗呢吗？”

记者：“甩进去一个人以后，那车里的人呢？”

“没看清，车里好像没银儿。”

“没有，我一直来这疙瘩看来着，就没有下来过银儿，没银儿，肯定。”

“这不警察都来了，也没见银儿。肯定是朝鲜银儿，前几年他们不就整过一出吗？”

画面中，在几个警察指挥下，那辆吊车被拖走。

画面回到播音室：“时隔六年后，沈阳再次发生闯馆事件，而闯馆方式则匪

夷所思。据了解，官方目前还没有任何正面答复，本次闯馆人的身份及目的，目前仍是个谜。本台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凤凰卫视报道。”

“杨老板”和殷仕野同时指着对方：

“你说！”

殷仕野：

“还真他妈的敢想敢做，真有点儿创意呢，什么力来着，给力的很！我看那个目击者说得对，厚胶皮充气的方式，是对杂技节目的模仿。”

“再改装一下吊车起重臂的旋转速度，加上个遥控……太冒险了，那墙头上可全是铁丝网啊，带刺儿的。我感觉这个人，不同于一般的‘脱北者’。”

“有点儿职业特工味道？”

“有点儿，而且是……”

“狗急才会跳墙？”

“是啊。如果是特工，非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出此下策。”

“是上策还是下策，不看形式，要看目的和结果，应以成败论英雄。”

“俺不跟你拜扯。这个东东，和俺们手里的活儿，有啥关联呢？”

又一短信：“心有灵犀——揍似布夫”。

两个人同时说：“无远弗届……上网！”

殷仕野：“这是干吗？又不是在国外。”

“杨老板”：“你总是转不过弯来，俺俩现在是‘NGO’，大兄弟！”

殷仕野迅速敲击着键盘：www.Hipihicom……输入账号和密码。

28 吋的显示器上，出现了一片大海。一个黄头发、一身深绿色运动装的虚拟人物，头部上方标着一行字“陆战狗”，正被殷仕野从键盘输入的命令操纵着，在大海上方的天空飞行。

“杨老板”大笑：“‘陆战狗’？这啥玩意儿啊！太耍了！你怎么整这么身打扮？”

殷仕野：“这种环境……你能好哪儿去？！我这是为了浸入群体。到哪儿去

呢？”

“你先回家吧！”

殷仕野输入：Go To Homer……画面迅速变成一幅坐落于群山之中的一座三层小楼的景象，还有一个小院，小院的正面有一条河。

“陆战狗”轻轻地从空中落在小院中。

“看咱盖的房子，纯欧式别墅，花了我三个月的时间，涂来改去的，键盘鼠标都换了一套。光订购那些欧式家具就花了四万多 H 币呢！”

“小院收拾得还行。你就在这呆一会儿，俺估摸很快就会有人来了！”

“好吧，我正好再整整俺这院子。”

殷仕野操纵着键盘，一会儿把篱笆改成竹子的，一会儿又改成铁艺的；一会儿把花种到院子的地里，一会儿又挪到花盆中。

“杨老板”一边参与意见，一边唠着：

“听说美国鬼子的‘第二人生’不中了？”

“是啊，Linden Lab 去年就宣布裁员 30% 了，它用专门的系统而不用浏览器操作，麻烦；而且，现在又是微博微信又是 Live 的，与现实生活更近一些，Second Life 只能改向呗！”

“要俺说，它们各有侧重，因此也就应该各有用处。”

“网上跟风比现实生活中更厉害呢！一阵阵儿的。”

“微信是方便，可人家 Second Life 的林登币可是能换美金哟，每天一百万美元的平均交易量，整点啥不行。”

“有点儿比特币的意思呢。转移点资金？再洗洗钱什么的？”

“而且有虚拟场景，需要的时候搭个机场、宾馆什么的，不论搞恐怖袭击预演，还是搞反恐演习，还他妈的省银子。”

“可不是吗！要是当年以色列人有这个东东玩，就不用费劲八啦地盖一个恩德培机场练习了，叮咛地在这上面虚一个多好，反复练，还可以从各个视角看；说不定带队上校也不会阵亡呢！”

“在这上面整什么培训都行啊！比如说，俺要是本 ●拉登，俺就在这里面招募、甄别、培训、分配任务，针对具体目标练习爆破……”

“这不用你操心，我前年就看见已经有人干了，就是什么‘第二人生解放军’，

挂着大标语，还袭击了一个银行，搞的热火朝天呢！”

“想来也真有意思，在最先进的虚拟空间中，正进行着人类最古老的社会活动之一：谍报活动。哈！”

“哎，你注意到没有？美国华盛顿那家间谍博物馆，不是有一套间谍虚拟游戏吗？”

“俺知道。就是他们花了两年时间整出的那套执行间谍任务的模拟系统吧？他们不是设计了一个虚构的国家吗？俺看有点儿像东欧哪个国家似的。”

“是，我也觉得是波兰。在虚构的环境中，确实能让你身临其境，体验一小时的间谍生活呢！当然，任务还是有些简单喽，就是取回一个被盗走的核武器遥控装置的任务。我搞到一套改进版，玩了几圈，那环境还真是能让人感觉压力很大，有规定的时间、各种可能的情况等等。”

两人正唠着，忽然见屏幕上的院子上空“飘”进一个虚拟女人，头部上方标着“揍似布夫”，时髦女性打扮。

“来了哎！”

屏幕中的“揍似布夫”走近“陆战狗”，用仅供他们二人直接联系的“悄悄话”方式打了招呼——文字窗口式的：

“您好，陆战狗先生。”

“Hi！揍似布夫女士，您的气质真好。”

“谢谢。您的别墅盖的真漂亮，小院子也不错，特别是当深紫色的夜幕遮住那堵矮墙时，能更好看。”

殷仕野和“杨老板”对视了一眼：他们知道，那句文绉绉的“当深紫色的夜幕遮住那堵矮墙时”是暗语之一，当然是只对他们两人的。

殷仕野先回答了一句暗语：“是的，如果披上金色的朝霞，会更好看。”

然后继续敲打着键盘：“您的审美观和我一样。请您全面参观一下鄙舍？”

于是，屏幕中的“陆战狗”和“揍似布夫女士”就一边围着的别墅转，一边以文字方式“唠”着：

“您这墙是不是矮一些，容易翻过来人哟？”

“有全套安防系统，问题不大。”

“翻墙的人，一定有重要目的；或者说，他一定带着重要的东西。”

“带不带着重要的东西，这可不好判断。”

“那倒是。如果，在他翻墙之前，就有朋友认识他呢？”

殷仕野和“杨老板”又对视了一下。他们知道，“揍似布夫”是在告诉他们俩，今天沈阳闯馆的那位一定带着重要东西，并且与他们的任务相关。

“好了，我还要到其他岛上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建筑，再见，陆战狗先生！”

“再见！欢迎您常来！”

“一定。一回生，二回熟吗！记住：到时，我会找你的。”

“时刻准备着！”

“差点儿忘了一件事，三天后，我们在避风塘见个面吧？到时短信联系。再见！”

屏幕中的“揍似布夫女士”做了个下蹲准备起跳的动作后，倏然间就不见了。

“杨老板”：“他飞的倒是挺快……这种见面和联系方式，亏他想得出来！”

殷仕野也退出了 Hipihi，但并没有关上电脑——他习惯二十四小时开机。

殷仕野：“出去喘口气？”

“杨老板”看了看手表：“快十二点了，好吧！”

两人穿上衣服，走出屋外。他们转出小区，来到蒲河边上。

蒲河完全被冰雪覆盖了。因为有白雪的映照，加上远远近近的还有人在燃放爆竹礼花，视线倒是十分辽阔清晰。

两个人顺着河边漫步，脚下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空气凛冽而清新。

殷仕野：“今天是三十儿了吧？”

“杨老板”：“是啊，妈的，差点儿忘了。你呢？”

“杨老板”在加入这个 NGO 之前，隐隐约约地听说过一些殷仕野的家庭情况，好像殷仕野两口子都是转业干部，感情很好；正当他们计划要一个已经算“很晚了”的宝宝时，他夫人忽然受领境外任务走了，后来就一直没有音信。还有人透露，说殷仕野后来与他的工作搭档好了，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终成眷属”。而且，这些消息都不准确。“杨老板”知道，过问这方面的事，容易“影响工作”。

可“杨老板”觉得一个字都不问，又显得生硬，所以还是用“你呢？”这样

的模糊词句问了一下。

“我还行，一个人。三年了，习惯了。你家里都有谁？”

“老婆孩子在吉林家里守岁呢。三年前，俺就‘到南非，在国外工作了’。唉，一会儿提醒我，还得整个‘国际长途’给俺媳妇。”

两人无语了一阵。

他们踏着咯吱咯吱的雪，回到了屋内的地下室。

“杨老板”看着殷仕野似乎并没有要休息的样子，就又捅了捅炉子。

殷仕野会意地笑了笑：

“老杨，不困吧？我还想说两句。”

“整。就算守岁吧！”

“哈，行。我有个感觉，还不太清楚。我想有机会咱们还得更深入地唠唠。”

“哪方面？”

“还是对目标国家总体特点的认识。”

“比如？”

“我们两个讨论了很长时间，似乎对目标国，有些了解。”

“当然只是片面的，或者说是零碎、不完整的。可是，俺们毕竟不是学者呀，你到底要说什么？”

“不是学者是肯定的了。但是，我们的任务，或者说我们职业特点，要求我们必须把了解对方作为第一要务，这是天经地义的吧？”

“快点说主要的！”

“有一个问题，十分困扰我：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二十，以至二十一世纪了，他们的领导人接替方式，还那么奇怪？而且无论国内外形势怎么发展变化，就目前而言，这种怪异的方式似乎是很稳定的。”

“好大的题目！”

“也可以化成许多小的题目。比如：就刚才那个大题目而言，他们的党旗上，突出地有知识分子的标志，你看，毛笔在枪和铁锤中间呢！它的内涵或者说作用是什么？再如，他们的主体思想是个人的，还是全党的？再再如……”

“能再小一些吗？”

“好，具体一些。我去过北部，所有的宣传都说他们的领袖出身劳苦大众。可我到万景台领袖故居时，看到里面的家具似乎不是那个时代的穷人，或者小户人家所能够拥有的，我想，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官宦人家，也不见得有诸如那种非常精致的雕花拐杖类的高级物件；照片中的元尊元首可是身着笔挺制服，他爷爷也没有衣衫褴褛；另外，能在万景台这样的风水宝地居住，能是一般穷苦人家？”

“继续。”

“所以当时我就有个感觉：说他们的领袖出身草根，还不如说是当日本人来了以后才成了类似隐士的草根。元尊元首的叔父也是抗日积极分子，所以说他家抗日有些祖传的味道。”

“祖传？哈，挺新鲜的想法。祖传，那上溯到哪一代啊？”

“不好说。好像……他们家似乎有以前李朝代的贵族血统，血统不一定准确，也可能有其他的什么关系……感觉。”

“这样的话，前朝贵族集团的遗老遗少们，应当是支持元尊元首的喽？太牵强了吧？”

“不一定是具体地人群，也可能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传承？”

“你是想说，领袖们是借助了在日本统治下失去利益的贵族集团的人，或者说他们的意识？俺娘耶，这可是太难以理解了！”

“我也觉得牵强。但如果顺其思路往下想，可以是这样的：李朝代的贵族及其后裔们，由于日本人的入侵丧失了原有的天堂，但他们却传承下来了本民族的知识和文化，心底耿耿于怀地、真正的关心他们民族的荣与辱。”

“对知识与文化的传承，富有的人，或者说贵族有突出贡献，这也有些道理；他们读得起书，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吗！”

“是啊，这与他们把笔杆子放到党旗的中间，可能不无关系呢！”

“俺顺着你的思路说啊：那些知识分子的代表，就是当年前朝抵抗日本侵略的贵族们，啊，及其后裔们。元尊元首刚一建国，就对原来和日本人合作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赦，这种大赦吗，就是要让知识分子放下包袱来拥护自己。而贵族集团，或者说知识分子精英们，也需要通过维护领袖而维护自身利益。进一步地

说，就是只有先让最高领导者按那种怪异方式排班了，整个贵族集团，或者说知识分子集团的其他成员们，才能从这种排班方式中获得红利？这，这是不是有点儿忒玄哪？！”

“还有目前许多的既得利益者呀，所以也不是忒玄。你知道，半岛上除了‘脱北者’世人皆知外，还有大量‘逃南者’不为人们所关注。而这些‘逃南者’，可百分百的是知识精英呢！”

“这些精英们，抛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来到贫瘠的北部……图些啥呢？这是为了‘我们民族’自己喽？你还别说，这种现象不知怎么的让我想起当年抗战之时，那些稳居大都市，也不愁吃喝的知识精英们，却也一拨儿接一拨儿地到那穷山恶水的延安去。”

“因为南方的精英层们，不是真正根红苗正、纯的‘我们民族’自己人组成的，也不是真正把脑袋别裤腰带上拼死抗日的，而确实是日帝加美帝扶持起来的傀儡及其精神‘后裔’们！不信你看，南方政权的老底子，不是流亡上海滩的那帮子人吗？而真正在林海雪原中拼死抗战的，却是元尊元首的铁血哥儿们——最起码，宣传画上是这么说的！”

“单一的民族组成，为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所以，外来民族扶持起来的南方政权就会乱象丛生，更迭不已，直至‘锦衣卫’杀了‘皇帝’——这可不是间谍小说吧？而始终强调秉承‘我们民族自己’的北部，则穷而有志，顺应民意——民族之意愿。因此加所以，怪异接班虽然怪，但却有惊无险。”

“但是，南北在对待自己的民族历史上，却是一致的。比如天熊大君，比如‘太同江文明’等等。你可知道，那地方可是已经被确认为是又一个‘人类发祥地’呢。”

说到这，殷仕野忽然起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

“杨老板”见状则不无揶揄地说：

“干吗？还要引经据典不成？”

“嘿嘿，风雅一下，也是需要的。”

“杨老板”凑前一看，书名是《历史是什么》。

“还是外国人写的？”

“是啊，英国人，一个历史学家。我在这里面看到一句话，挺有意思。注意

听啊：他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什么意思？难道说历史在‘问答交谈’中，要不断变化？这不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了吗？”

“你要这么理解：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生存于大国缝隙之间，就需要加强民族凝聚力，要有一个民族的灵魂。所以，需要寻找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民族不仅是纯粹的、单一的，而且是悠久的、伟大的、独立的、强盛的……”

“那也不能生生地造出一个来呀？这不是戏说历史了吗？”

“先别说那么难听，要理解人家的动机，先理解为有目的取舍和需要吧！”

“这不是让别人笑话吗？”

“你先别笑人家，咱们在取舍历史，甚至改写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笑话的！”

“……不过，我们已经改了呀？”

“你怎么知道人家就不会有拨乱反正的那一天呢？”

“那倒也是。”

“你我有点儿共识。但目前看这些认识显然太浅薄，或者只能说是思考问题时可供参照的一个侧面。我们应该有时间集中一下精力，好好讨论一番。”

“这可费了老劲了！而且结果也不一定是刚才的认识。”

“能通过讨论证明某个认识是错误的，这更是弥足珍贵的呀！”

“不过，这离俺们的具体任务，是不是太远了一些？”

“我师父说过，必须有高端理论在前，否则无法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间谍，尤其不能成为高级间谍……你愿意当 007 式的小丑吗？”

“你才 007 呢！！”

“哈哈！真是有意思，多少人心目中的间谍形象，却成了我们业内骂人的话。好了，该睡了，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讨论。哦，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哎哟，俺还没有给孩儿他妈打国际长途呢，你赶紧上网帮查一下，南非现在什么时间？”

风停雪住。

新年的新太阳，冉冉升起。

中国，北京，美国大使馆

2011年2月3日，北京时间12时10分。

这座新的使馆位于北京紫禁城东北方向，三环外亮马河附近的第三使馆区，地址是朝阳区安家楼路55号。

8层的主办公楼，罩在一个由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的玻璃编成的“纱幕”中。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玻璃外壳会随着光线变化而变化。在晚上，玻璃发出的光亮使这座楼看起来像一个明暗相交的灯笼。

国土安全局代表办公室。

胖的几乎坐不进座椅的美国国土安全局海外代表**克尔**，正在与坐在对面的一位亚裔面孔的人谈话。亚裔人英语非常熟练，说起来就像使用母语一样。

克尔一边摆弄着一只ZIP防风打火机，一边有些不屑地打量着对方：

“**崔**先生，嗯，还是叫您**川本**先生呢？”

“随您的意。”

“听说您在沈阳‘飞’进我们领事馆后，坚决要求到北京的大使馆才肯与我们对话？”

“是的。”

克尔露出一丝不加掩饰的哂笑：“我看了您‘飞’进我们领事馆的录像，我很钦佩您的智谋和胆魄……没有受什么伤吧？”

那位**崔**先生不动声色：“谢谢关心，没有。贵国领事馆的防范，除了中国人提供的以外，似乎很脆弱。”

克尔正色起来：“**川本**先生，您为什么要‘飞’入我国领土，而不去日本领事馆呢？您的上峰，不是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的**川濑**先生吗？”

崔先生耸了耸肩：“**川濑**先生和他的组织，目前不会承认我。”

克尔有些疑惑：“您在北韓的工作，出了纰漏？”

崔先生有些不耐烦：“**克尔**先生，我有两点说明。”

克尔拿出笔和纸：“请讲。”

崔先生眼睛直视着对方：“一，我目前处境很微妙，不能回日本；二，我紧急要求面见贵国 CIA 亚洲及太平洋方面的负责人詹姆斯·劳尔先生。补充一点，在与劳尔先生见面前，请贵方不要再询问我。”

克尔撇撇嘴：“以您目前的处境，我们……”

崔先生倒是很自然和轻松：“中国人对我不感兴趣；北韩的反应时间还需要 1 天左右，而且只要我不出贵馆，就是安全的。”

克尔也只能赞同的点点头。

崔先生向后靠了靠，又伸了伸腿，两手交叉放于腹部，把自己的姿势弄得更舒服一些：“克尔先生，我要与劳尔先生直接谈，因为他是内行。更重要的是我要谈的事情，关系到贵国的东北亚政策。也许，谈完后会有许多新的工作，要您和贵馆落实。”

克尔与崔先生短暂地对视了一下后，艰难地从椅子中站起来：

“既然如此，请您稍等。”克尔心中有些愤恨：该死的日本猴子，大概忘了自己上蹿下跳、跃过围墙时的狼狈，现在倒挺能端架子！

克尔走出办公室约五分钟后，转了回来，态度有所变化：“崔先生，我与劳尔先生通了电话。他非常急迫地想与您见面，但是，他考虑为了节约时间，想先和您在电话上沟通一下。您看可以吗？”

崔先生犹豫了一下：“可以。不过我担心你们的通讯系统是否安全，您知道，中国技术人员的水平是很高的。”

克尔非常认真地：“劳尔先生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嘱咐我一定让您使用卫星接入的互联网和 Skype 方式。请放心，我们清楚安全的重要性。”

克尔领着崔先生到了另一房间，指着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耳麦说：

“劳尔先生在线。你们可以语音通讯，放心，除了 Skype 语音的通讯加密本身就很牢固以外，我们还特意使用一次一密的方式进行了重叠加密。你们谈完后，重叠加密方式即行作废。”

崔先生不以为然：“为什么不用外交通讯方式？”

克尔笑了笑：“对不起，您不是我们的制内人员。另外，劳尔先生正在度假，不在办公区域内。考虑到时效问题，我们还是……”

崔先生只好认可：“那就这样吧！”

他戴上了耳麦：

“您好！劳尔先生。”

“您好，川本宫智先生。”

两个人的对话持续了约四十分钟。其内容夹杂着许多只有他们两人间才能明白的比喻、代号和暗示等，使得在另一个房间监听的**克尔**颇费脑筋，只能把已经掌握的材料综合在一起，才听出了个大概：

崔先生，即**川本宫智**是个日裔朝籍，为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服务，潜伏在朝鲜的劳动党作战部内，是一个归**寇天烈**大将直接指挥的高级间谍。一年前，他奉**寇**之命，开始以朝鲜某贸易株式会社职员身份，多次来华了解中国军队在中朝边境的部署与调动情况，被中方发现并控制，但中方只知道他是日方派遣。他察觉自己已经暴露后，本想借此次来华机会直接撤回日本，但日方考虑目前的国际形势，却对其采取了“不予承认”的措施，而且日方为彻底撇清自己，甚至还通过俄罗斯方面向中国透露了他是朝鲜劳动党作战部、或侦察总局制内人员的情报。中方得知此情况后立即与朝方交涉。**寇天烈**因此尴尬至极，一面拒不承认，一面启用在华其他特工，务欲将其灭口或绑架回国。

川本宫智走投无路，才冒险在沈阳“闯馆”，以掌握朝鲜内部绝密情报为条件，要求美方帮助引渡加拿太。

劳尔要崔透露情报内容，**川本宫智**称有关情报资料已被他拆分为三部分，加密后分别存贮于互联网上的某三处网络存贮空间（即网盘）内，坚决要求只有他人到了美国或加拿太后才提供网络地址，再适情解码。

劳尔态度同样强硬，称不看到材料不能应允任何事情。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劳尔**请大使馆**克尔**作保，终于让**川本宫智**提供了网络地址。

美国，弗吉尼亚州，阿什本市。

2011 年 2 月 3 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 2 时 10 分。

本来这里是气候宜人的，但今年却罕见的下了不少雪，有些冷。

一个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屋顶似化未化的积雪在滴着水，阁楼上还亮着灯。

詹姆斯·劳尔到盥洗室用冷水冲了冲脸。他对今天从**川本宫智**那里得到的收获十分满意，他准备上网查查资料，对这部分情报再做一下进一步充实。

其实他也知道，他这台 CIA 配发的 IBM 笔记本电脑，是绝不允许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上国际互联网的。

按 CIA 的一般习惯，情报资料的密级分为 Confidential（密）、Secret（机密）、Top secret（极机密）和 Personal（限阅）。目前这些情报资料。应该属于 secret，是不允许在办公场所以外处理的。但今天时间紧迫，他就直接用这台电脑联上自己家中的网线下载了这批资料。

初步看了一遍后，他认为十分重要，需要立即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他估计，网上查阅核实的工作再有一至二个小时就能完成，问题不大。

他摸了摸那根网线，做了一下固定后，继续操作着电脑，在网上一边浏览着，一边做着选择、拷贝、存贮等。

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地球的另一端，在俄罗斯彼得格勒城郊一个普通住宅里，三个脸上稚气未退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已经通过网络锁定了他。

他们跟踪**劳尔**先生家中的网络 IP 地址（美国家庭的网络大部分是固定 IP），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了。今天他们终于看到**劳尔**先生用一台笔记本上了网，而且这台笔记本内有着**劳尔**先生今天刚刚建立的一个子目录，名称为：

重要资料—朝鲜军队内部—Top secret……

随着**劳尔**先生那台 IBM 电脑上网络信号灯的频繁闪动，每秒数以万计字节的数据流正在通过网络高速传递着。其中，既有**劳尔**先生从网上查阅到的一些资料，

也有那三个大学生正在悄悄下载的 Top secret 子目录中的文档。

俄罗斯，莫斯科。

2011 年 2 月 4 日，莫斯科时间 12 时 10 分。

点宾斯基广场和斯列坚斯基大门之间有一片广阔的区域。

这里，就是著名的点比扬卡地区。

自 1918 年苏联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后，“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点比扬卡的 2 号楼。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契卡”机关的任务不断增加，编制不断扩大，在点比扬卡的办公地点显得拥挤不堪。于是，在该楼房后面的伏尔卡索夫斯基胡同一侧，又建了一幢新的大楼。

就在伏尔卡索夫斯基胡同中，原克格勃总部 2 号大楼的侧后，有一幢不起眼儿的 5 层楼房。

在不起眼儿的 5 层楼的第 4 层，走廊中挂着一个同样不起眼儿的标牌“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

这是曾经排名全俄罗斯第一的私人情报机构。

苏联解体及克格勃解散后，成千上万的前克格勃官员，以自己的情报专长下海经商、创办“保安公司”，成为俄罗斯经济领域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景观”。他们向顾客提供商业和市场情报信息，也为西方企业调查俄罗斯合伙人的情况，诸如财力、债务、个人爱好乃至私生活，直至提供有关俄罗斯工业发展趋势和政治稳定程度的分析报告等。

随着捷尔任斯基雕像的轰然倒地，对这一地区的恐惧已经逐渐消失，昔日威严神秘的克格勃总部大楼看上去也似乎和蔼了许多。人们可以在点比扬卡广场和

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周围散散步、说几句调侃前苏联或者现在的俄罗斯的俏皮话了……

但是，全世界都清楚，自沙皇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庞大的俄罗斯谍报巨兽仍然健硕无比；不仅是上自太空、下到深海中俄罗斯的谍眼从来就没有闭上过，而且在那无数肢节中，又多出了许多像这家“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一样身份更加模糊、手法更加多样、目的也更为复杂的私人情报机构。

“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一共有五个房间，最里面、最大也是装修最豪华的一个房间，是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内最显眼的摆设，一个是主人的橡木办公桌。它非常硕大，几乎像个标准的斯诺克台球案子，据说这个办公桌是前克格勃某副主席用的，“819”后不知怎么到了这里；再一个就是那台金色的地球仪。据说勃列日涅夫同志曾抚摸过它，并在它旁边听克格勃主席介绍过全世界的谍报组织分布情况等等。

身材壮硕，已经全部秃顶了的总经理瓦伦廷·柯斯雅可夫坐在办公桌后，喝着巴西咖啡。他的眉毛长度有点儿吓人：如果不经常用手向上撩一撩，就会耷拉到眼睛下边，而且黑白黄灰相间。不过他倒挺得意自己的这几缕眉毛，因为他的眉毛不仅和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眉毛很相像，而且他还听中国人说过眉毛长则寿命长，所以有“长寿眉”的说法。

他手中正拿着一本俄罗斯最大的成人杂志《MAXIM》。他看的是2010年11月刊，因为这一期的封面是他的前同行、美女特工安娜·查普曼。

封面上的查普曼用黑色蕾丝内衣遮掩着娇美的胴体，手握银色手枪，向所有读者抛射着既冷艳逼人又引人无限遐想的目光。

柯斯雅可夫原来也是克格勃的人，是一位打击经济犯罪的专家。1989年他和一些退休或被解职的克格勃官员一起创立了这家公司，不久即成为莫斯科最大的私人侦探机构，仅在莫斯科就大约有七百名雇员，甚至在美国也有它的侦探代理。他还曾兼任过俄罗斯独立侦探协会主席。

柯斯雅可夫有两件轶事广为流传：

1986年8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康明斯第一次访问朝鲜，他对

那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当时以外交官身份在朝鲜的瓦伦廷·柯斯雅可夫。

康明斯向这位“外交官”请教：“在这里，那种怪异的领导人接替方式，真的能实现吗？”

“外交官”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慢慢地说：“如果你二十年后能再访问朝鲜的话，你将看到那时这里的最高领导人的接替方式，仍将怪异。”

2010年6月27日，当他得知查普曼与其他9名间谍一同在美国被捕并遣送回俄罗斯后，曾在全体员工面前说了一句：“猪猡！愚蠢……”直到现在，员工们也没有弄清：他所说的“猪猡”和“愚蠢”的，究竟是被捕的俄罗斯间谍，还是美国反间谍机构？

有人敲门。柯斯雅可夫掩上了美女后，嗓音低沉地说了一句：“请进。”进来的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老板，那个阿廖沙又来了 Email，有情报要卖。”

“内容？”

“是北韩军队内部的军官团情况，这是摘要。”

柯斯雅可夫戴上花镜，看了一会儿手下递上来的打印稿件。他有些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猪猡……这是个 Компра 呀（克格勃俚语，黑材料之意）！”

他头也没有抬的问：

“这回要多少钱？”

“不到5兆的 ZIP 包，要3000美金，网上转账。”

“讲讲价……但这个价可以接受。尽快给我看一下。”

二十多分钟后，小伙子把一摞打印纸交给了柯斯雅可夫。

材料是英文的，题目已经翻译成了俄文：“人民军秘密军官团——战略火箭军部分”。

柯斯雅可夫反复看了几遍材料。然后，用彩色透明笔将其中部分文字做了认真标记。又看了几遍后，他按下了桌子下面的电钮。

小伙子立即走了进来。

“质量不错。原件归档保存，再做一个电子版。注意，电子版要把我标记的内容删除。然后贴到市场去，标价出售。”

“不竞价拍卖了吗？”

“不用……嗯，对 Ф С 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可以 70% Off。”

“老板，您看标价？”

“9.....8.....8999 美金。”

小伙子出去后，柯斯雅可夫又翻开那本《MAXIM》，继续欣赏着查普曼那八张大幅艳照。

他知道，不出两个小时，他那位老同事的儿子、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计算机和信息安全管理局副局长的又胖又傻的小子，就会给他来电话。

他设想着通话内容：

“瓦佳叔叔，材料好像少点东西呀？”

“我的上帝……可能是排版打字时，出疏漏了。”

“哎呀，能不能给我补上啊，瓦佳叔叔？”

“我亲爱的安德烈同志，瓦佳叔叔也不会摆弄那该死的电脑，只好找人加班了！您知道，现在也没有‘星期六义务劳动’了，那费用……”

“这好办，瓦佳叔叔。”

韩国，首尔市，北郊。

2011 年 2 月 4 日，首尔时间 14 时 45 分。

一座纯白色方形建筑，上方是一个圆顶，不知为何总给人一些东正教建筑的感觉。方形建筑的两侧向外延伸出两排五层楼，向内成一个弧形。弧形的正中就是这座建筑的大门。在门前一座基座上，陈放着一块基本保持自然形状的巨大石块，通体也是纯白色。上面刻着一行汉字与韩文字母组成的黑色大字：“情报就

是国力”。

这座建筑物就是韩国国家情报院。

大楼内，某计算机机房。

机房正对面的墙上，挂着原总统卜正兴 1972 年 2 月的汉字题词：“富国强兵”。这幅字其实是卜大总统给韩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原韩军保安司令部、现机务司令部的题词，不知为什么却摆挂在了国情院的机房中。

一个身着便服的操作员正在浏览互联网。随着鼠标的移动，他调出了一个以极具诱惑和刺激感的艳红色为主色调的色情网站。

这位操作员的表情十分专注，并无杂念浮现。当鼠标移至画面中一个半裸体女郎图片内时，随着左键的轻轻点击，屏幕上跳出一行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口令的窗口。操作员拿起桌上一块类似电子表的东西，照着这块表显示屏中显现的一串字母与数字组成的序列，在键盘上进行着输入。

随着口令最后一个字符的键入，屏幕变成了纯黑色，中间出人意料的又显示出一行白色的标题：信息交易。

在《最新到货》栏目中，醒目地显示着两行英文：

俄罗斯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 2011/02/04/14:15:07 供货，最新内线情报（绝密），北韩战略火箭军内部资料，价格 8999 美金。

操作员立即抄起电话请示是否买进，答复是立即付款。

经过一系列地付款过程后，上述那则信息旁边原本是淡灰色的文档图标转成了清晰的红色。

不到三分钟，下载完毕。

另一办公室内，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工作人员在屏幕上浏览着这份文档，虽然屏幕闪动的很快，但女工作人员仍能以极快的速度在另一台机器上做着英-韩即时翻译——当然是个摘要。如果把摘要再译成汉语，就会看到如下内容：

“……地下军官群体掌握的另一套控制过程，可在正式控制过程已经启动或未启动的情况下，强行平行接管实际控制权，完成核武发射的真正控制……借助数次核试验之机、特别是 2009 年的数十次导弹发射的试验，证明完全可靠……”

完成摘要后，这位女工作人员马上在屏幕上“情报处理建议”栏中，输入如下字样：

“即报：大统领阁下，国防部**李喜水**部长阁下，本院院长阁下；迅即转送：国军情报司令部、国军机务司令部，并国防电算情报院……”

当屏幕上跳出一个标有“处理核准”字样的提示框后，她快捷地按下了Enter(回车)键。

一条显示传送速度的进度条，迅速地向右滑动着……

平壤，牡丹峰区战胜洞，劳动党“3号大楼”。

2011年2月4日，平壤时间19时45分。

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寇天烈**大将的办公室。

“啪！”**寇天烈**把一份文件狠狠地摔在了办公桌上。随后，他摘下眼镜，揉了揉太阳穴。

桌上那份文件的抬头印着“劳动党对外联络部海外情报”，标题是“叛徒妄称我导弹部队内部已形成秘密组织”。

他戴上眼镜后，刚要拿起桌子上那架深红色电话机，又停了下来。

他又揉了揉太阳穴，思索了一下。最终他还是按下了桌下面的暗钮。

进来的仍然是那位精瘦的军官，只不过肩章显示他已经是少将了。而**寇天烈**的军衔，二十多年了却仍然是大将。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办公室十多年了也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墙上的领袖画像换了，除了那幅**元尊**与**大尊**元首在一起的画像外，在它的对面又挂上了一幅**大尊**与**上将军**在一起的画像。

“№12的材料你看了吗？”

“看过了，大将同志。”少将瞥了一眼被**寇天烈**摔在办公桌上的那份材料。

“你怎么认为？”

“与已经掌握的情况相比，这份情报说的内容更具体，范围也大一些。但是，显然不能排除№12 为了自保而夸大的成分。”

他没有敢下肯定的结论，因为他知道大将同志的女婿，就是总参谋部炮兵指导局局长**郑永和**上将，与这份情报有关。而这份情报的透露者又是大将同志曾十分信任的一位高级特工。得知他叛变后，虽然已派出数支暗杀小分队，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让他从中国沈阳闯入美国领事馆跑了，最高统帅说不定已经训斥了大将……

寇天烈抬起头，眼镜片后放射出一股阴冷和极具压力的光线。若不是长年跟随大将同志，这股光线肯定会让少将不寒而栗。

少将尽可能平静地注视着老上级的眼睛。

寇天烈盯着他足有六七秒钟，才开口：

“是考虑我的因素，你才这么说吗？”

那少将一听，上级已经点出问题所在，再迂回已无必要，干脆正面交锋：

“是的。不仅是您大将同志对**郑永和**上将非常了解，而且，最高统帅也是非常信任上将同志的。据我所知，上将同志在组织总参谋部高级将领聚会时，最高统帅也参加过，有几次还特地亲自安排了高水平的文艺演出。另外，这次延坪岛炮战时，也是在最高统帅亲自指挥下，由**郑永和**将军坐镇西海岸登山岬一线的导弹部队，震慑住了南方傀儡军，使他们最终只敢用 40 毫米小炮打了几千发而已，因此……”

少将所说的部分是事实，因为**寇天烈**也亲自参加过这种高级军官聚会，最高统帅也确实有几次在场，欣赏过平壤歌舞团等文艺单位的演出。

但**寇**也清楚，这位少将很会说话：他们两个都知道，在西海岸登山岬一线，**郑永和**掌握的导弹不过是射程四十多公里的 SA-2 防空导弹和九十多公里的蚕式地对舰导弹，而据中俄提供的情报，南方傀儡军的背后，有射程一百八十至一千公里各种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驻韩美军导弹司令部撑腰，我们的核设施等战略目标已受实际威胁。所以，且不论整体形势是否需要大动干戈，仅从这一点上讲南方傀儡军的态势就显然优于我们。事件中，最高统帅毕竟少见地采取了克制态度，以“不值得”做了回应。否则，此次炮战是否升级或谁才真正吃大亏、能否

起到为上将军助威的作用等等，还真是难以预料。

寇的眼光暂时离开了少将。他又拿起那份材料看了看：

“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我们必须抛弃任何杂念，包括亲情的干扰。”

“是！”少将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大将同志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你通知 HH08，加强监控，在已经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务必实际达成掌控。”

“是！我建议让 HH08 提高汇报的频率，并迅速扩大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员队伍，以便在更大更深的范围内加强控制。如果可能，应该让她携带相关资料，回来向您直接汇报一次。”

“好。不过，具体时间要等我通知你。这方面的工作，你也要提高向我汇报的频率。”

“是！”

俄罗斯阿莱克斯公司在网上贴出那份情报不到三个小时，除了俄罗斯、朝鲜、韩国买下了这份情报，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情报机构，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和台湾的情报机构都从这个国际情报交换中心买到了这份资料，当然，买主的名义是五花八门的。

就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瓦伦廷·柯斯雅可夫的账上已经汇入六万多美金——他给 ФСБ 确实打了八折。

沈阳，避风塘休闲茶馆。

2011 年 2 月 4 日，北京时间 12 时 10 分。

沈阳，文化路立交桥东北角。

小雪。

室内点着那种上边有一个伞状聚热片、烧柴油的立式取暖炉，好几个，还算暖和。

殷仕野坐在二楼一个靠窗的茶桌前，强品着一份色不浓味也不香的红茶。他感觉有些不自在：休闲茶馆内基本都是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居多，一群群的，或唠着一些看似热闹非凡、实际什么内容也没有的话题，或者打着没完没了的扑克。虽然也有一些中年人进进出出，但都是匆忙地喝点茶、吃几块点心就走。而他自己一个中年男人闲坐在这里，似乎不太协调。

其实，殷仕野和他的她，来过这个地方。就是在这里他们两人约定：要一个宝宝吧！他还清楚地记得，她因为这个决定而兴奋，俊俏的脸上现出了灿烂的笑容，和那如桃花般艳丽的红晕……

怎么找这么个地方？他一边心中嘀咕着，一边再次把右手伸到桌上，摸着放在手套和毛线帽中间的那块像个打火机似的U盘，等待着它振动起来。

这是今天早晨他和“杨老板”收到内容是“上次所说地点二楼6#桌，带打火机，12:15开机”的短信后，“杨老板”给他的。

当时他以为打错了字，“打火机开机”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手机……但“杨老板”却真拿出来一个像是打火机的东东，告诉他这就是上边让他带的U盘，而且故弄玄虚的只告诉他到地方后，提前5分钟按下两个按钮左边的那个，等它一振动，再按右边那个；等一会儿它第二次振动时，再按下左边的按钮，就OK了云云。他问这是干什么？“杨老板”一边穿衣服向外走——他说他今天要上街买点日用品——一边不耐烦地说：“收材料呗，晚上回来再说……”

他刚才已经按下了左边的按钮。

12时16分。他忽然看见两个熟悉的女人身影上了楼，坐在了离他约八九米远的一张桌子边。虽然中间还隔着一个桌，但他还是认出来了：中年女人是他原来的老搭档苏婉芝，年青的姑娘则是原来他的手下孙婕。

他看出来，他那老搭档一上楼就已经看到他了，因为她那漫不经心的、借着轻轻一甩发、把那“深邃的”眼睛一瞟的动作，他太熟悉不过了！

他未免在心底用当年他们两人之间才用的语言，轻轻地骂了一句：死老娘儿们，还那么能装！

这时，他看到他的老搭档的眼睛又往他这边闪动了一下，虽然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他还是从中读出了许多……他心中暗笑：她也一定是在用他们之间才使用的语言在嗔骂他：死样，这几年死哪去了，还是那德行……

在这瞬间，他也看到老搭档的眼角多了许多细小的纹路。唉，正如人说：岁月不饶人哪！

他不知怎么，心中浮出一丝酸楚样的感觉。他不仅回想起他们搭档时或穿梭于高堂大厦、或潜行于陋街小巷，或灯红酒绿或命悬一线……他也想起庆功宴上，为对付同事们说他们俩是神探亨特和麦考儿的玩笑，自己大言不惭地说既然是搭档当然可以同睡一床时，她虽然羞红了脸但也硬挺着与他一起顺嘴胡说的情景……

可那小孙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我，真笨！

玩笑归玩笑，殷仕野和苏婉芝之间，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波澜的。

在殷仕野受领 NGO 任务不久，在“和同事关系不好处”等理由掩护下，准备离开原单位时，苏婉芝来找他，说出了她的疑惑。

苏婉芝：“怎么？真的要走吗？”

殷仕野：“是啊，‘树挪死、人挪活’吗，何苦……”

苏婉芝：“得了吧你。骗别人行，骗你搭档，行吗？”

殷仕野没有办法，只好扯东拉西的遮掩了过去。当然，要不是苏婉芝有所考虑而放过了他，他也是不好“滑”过去的。

关键是在这之前，苏婉芝有一次与殷仕野单独在一起时，少有的微红着脸问他：“你真的不知道吗？那谁，她‘出去’，是什么‘工作’吗？”

殷仕野当时一惊：这是除了有关领导外，第一次有别人向他提起此事。他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而且他也确实不知道，就不置可否地晃了晃头。

苏婉芝先嗔了他一眼，旋即低下头，声音低了许多：“可能……是‘无止境’的工作吧？”

殷仕野当时心中一沉，他非常清楚“无止境”是什么意思！可他又有些不相

信：他的她连他都不告诉，苏婉芝怎么会知道？

苏婉芝知道他的疑惑，补充道：“我的他，可能，也是这种……工作。”

说完，苏婉芝一扭头就匆匆离开了。殷仕野记得苏婉芝走时，已经有一滴泪水湧到了她的眼眶中。

当时殷仕野心中真是百味杂陈，波澜不已……

正在他胡思乱想时，那块U盘忽然振动了起来！他赶紧按下右边的按钮……

此时，小孙终于发现了他，虽然在老搭档制止的目光下她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激动，但还是忍不住向他的方向多瞟了几眼……

毕竟她还年青啊！殷仕野心中感慨连连。他知道，她们一定会遵循这样的要求：“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看到什么人，都不能有任何多余的表现，只需完成规定的动作……”

他们的心灵遥感还不到五分钟，那U盘又振动起来：“规定动作”结束了！她们站了起来，极其自然地向外面走去，一边说笑着，再也没有看他一眼。过了一会儿。

他也站了起来，默默穿上外衣戴上手套，独自地离去，两眼有些茫然，不知看些什么才好。

小雪还在下。

当日晚，十一时左右。

回到沈北的那座别墅后，“杨老板”立即把那U盘要了过来，一边往另一台不连接任何网络的台式电脑上插，一边叨叨咕咕：

“只有一次机会，你可记住了啊，我的记性可是不行了呀告你！”

“什么意思？”

“给你整一课吧！”“杨老板”一边操作着一边说。

“这是块特制的U盘。自己有电源和处理器，就是说它自己就是一台小电脑，自己就可以按照预先的设定完成一台电脑才能完成的功能，比如密码解算、定时或按组合条件销毁存贮的文件。你用它接受完文件，我们只能在电脑上插拔一次，显示20分钟文档，然后就不可逆的销毁这份文件……”

“我在那儿……是无线接收的？和英国佬在俄罗斯用的那块‘石头’一样？”

“你还算不太笨，差不多，但是用的蓝牙通讯……”

“蓝牙？当时那屋里得有多少蓝牙设备呀，那不混了吗？”

“别人可以看见它，这才安全吗！但别的设备和它无法联系。它只和自己的‘另一半’联系，它做出来就是成对儿的……行了，这都是次要问题，赶紧看内容吧！”说话间，“杨老板”已经完成解压、输入密码等动作，屏幕上已经显示出了一篇文稿。

“20 分钟，快点！”

文稿内容：

“‘火箭兄弟组’为保证自身绝对安全，隐蔽形成了一整套掌控核力量、特别是核发射的平行方案：即在启动核按钮过程中，他们可以屏蔽元首而自行决定一切。目前该方案已加密存贮于两只移动硬盘内。另悉，作战部的内线已经基本掌握上述情况。”

“真他妈的危险，玄！”“杨老板”看得直啧啧嘴。

“‘基本掌握’，是什么意思？”殷仕野十分不满意那最后一句话。

“是说寇天烈派去的‘金达莱’……”

“这我知道。我是说什么叫‘基本掌握’，掌握什么？多少……这情报什么来源？”

“你先别着急。俺下午回来得早，‘揍是不夫’叫俺上 Hipihi，到他的‘公司’去了一趟。你别说，人家‘公司’可是整的贼豪华……哎，看完了吧？记住没有？到时间了啊！”

“我是过目不忘。”

屏幕上一闪，文稿内容不见了。

殷仕野不以为然：“别说删除，就是格式化了，不也是能恢复吗？”

“杨老板”拔下 U 盘，在手中颠了颠：“这不是磁介质的，是 FLACH 芯片，可以做到逐位消除，绝对不可逆。从理论上讲，碎纸机切的再细，纸张也可以恢复；但你把它烧了再冲进下水道就是不可逆了。你不必担心了！”

“行了，好像你多明白似的。说，上边那些人在 Hipihi 里又跟你虚啥了？”

“拐弯抹角地虚了如下内容：这份报是从情报黑市、就是所谓情报交易中心买的。挂牌提供的就是俄罗斯的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估计是他们直接从网上黑到的。因为美国方面的渠道证实，此报就来自上次从沈阳闯馆的那位。按惯例，这样的情报从使领馆渠道回到美国，应该由 CIA 的资深高级情报官员处理，而正如黑客们所说，越是官位高、越是掌握重要资料的官员，他的计算机安全防范意识就越弱，防范水平也就越低。这几年高水平的俄罗斯黑客可是没有少黑材料，堪称世界第一。”

“这种事情以前有过，不过目前这次是否也是如此，你的分析就有些勉强。”

“当然。不过我们目前可先不关心具体渠道，反正情报已经来到你我面前，先看其内容吧！”

“闯馆者，何许人也？”

“他是日本外务省的人，潜在寇天烈手下多年，被寇视为干材。不料在来华干活儿时暴露，被寇追杀，日本官方迫于形势也不能承认他，这老小子没招只好闯馆自保。手里的护身符之一就是这份情报。”

“挂牌交易？就是说，地球人都知道了？”

“地球上的同行们，正在为此忙乎着开会呢！”

“是要结合目前的形势好好研究一下，最近有些事件应该让大尊元首有些不舒服。别的不说，和北部也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的埃及老穆可真是的，三十多年的执政，十八天就完活！”

“是啊，不仅大尊、上将军应该非常关注，就是地下的赵大帅也要起身喊两声呢！”

“赵大帅？”

“是啊，七三年第四次阿以战争时，朝鲜志愿军不是去非洲‘抗以援埃’了吗？带头的，不就是当时的少将空军参谋长赵明泰吗？当然了，那个志愿军规模小点，不到四十人。老穆当时可是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的呀！现在这样子，赵大帅不起来骂几句？而且，利比亚形势的发展也很难预料呢！”

“对对，想起来了，卡扎菲不也是自称是元尊元首的学生吗？这国际上风云变幻，国内青黄不接，再加上核武按钮失控，这这，这可不好！”

“所以说，我们要努力呢！”

“高楼万丈平地起，我们还回到实际一点的问题上吧！我还是需要了解：劳动党作战部到底对此了解到什么程度？”

“上边对此虚了一些内容，主要还是美国方面的。”

“美国鬼子真是鬼，东北亚的事情他既要掌控，又不想劳神费力；搞不好他就置身于外，搞好了就赶紧摘桃，真是高啊！”

“所以老美才不吝赐教地提供情报。其实，他的对北情报，主要还是靠南方。北部这些年来还真是封得老美一点招儿没有！”

“具体一点。”

“上边结合各方情报，认为作战部那边应该掌握了所谓‘平行控制程序’的全部内容——最起码在一线的特工应该掌握。”

“金达莱？”

“正确。”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各自喝了点饮料，一会儿又抬起头看着对方，几乎同时说：

“需要她出来。”

殷仕野想了想：“她目前有自己主动出来的可能吗？”

“杨老板”摇了摇头：“听说春风正得意，虽然是身在崖边不知深。”

“那我们就得请她出来了？”

“是的。但不要说请字了，请什么呀，还不是创造和放大条件整她、逼她出来。”

“就凭我们两个 NGO？这不是开逮玩笑吧？！我们手中的资源显然不够吗！”

“而且，这也不是获得情报就能行的事啊！就算是，控制程序也不仅仅是几张光盘就能装下的计算机程序，应该是一整套工作流程啊！包括的内容太多了！这他妈的怎么整呢？”

“这么大个活儿，让咱们两个不明不白的身份搞，真是太……”

“这，这不要大刀呢嘛了！简直就是又让马儿跑又他妈的不给草吗！”

“倒是把自己隐藏的挺好，可咱兄弟俩也得能干哪，不然隐藏的再好有丫挺

用！”

.....

两个人越想越气，一边骂骂咧咧，一边都摆出一幅要摔碟子砸碗的架势——**殷仕野**胡乱往地下扔揉成团的废纸，“**杨老板**”拿起一个玻璃茶杯又放下，另选了一个竹子的、已经空了的茶叶筒向沙发扔了过去。

显然，这两个人是在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们一时没有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边骂边摔打东西不过是思索的过程之一。

两个人扔了一气，觉得没意思，自己也都感觉好笑，也就停了下来，分别仰坐在沙发上发呆。

风雪已停，蒲河上下一片白蒙蒙的，更加悠然宁静。

怡然一轮皓月从窗户探进头来，冷笑着看着他们。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殷仕野**抬起头来：

“你刚才说什么，没有条件就.....”

“创造条件。条件不够就.....”

“放大条件！总之，逼她出来？”

“对。那么，现有的条件是什么？”

“作战部基本掌握了‘火箭兄弟组’的情况。如何放大？”

“让‘兄弟火箭组’也彻底了解这一情况。再创造点什么？”

“让他们双方同时感受威胁，升级矛盾！”

“从而逼她、置她于死地！如果她选择自杀或束手就擒.....这都不符合她的特点；如果她选择自保，就只能脱北出来，不管她脱向何方，我们则有可能成为了解情况、掌握主动的第三方。”

“而且，脱向我们地界的可能性最大.....”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又同时说了一句：

“目的是什么？”

殷仕野抢着说：

“目的就是通过控制她和她手中的情报，控制‘火箭兄弟组’。”

“如果郑永和听话，就让他协助大尊元首，维持稳定。”

“如果郑永和不听话，就协助大尊元首，或者上将军除掉他。”

两个人同时跃起身，转到桌子旁。

讨论更加激烈起来，最终两个人字斟字酌地，自认为总结出来一段文字是非常精炼的，是可以高度概括他们今后行动目的，即：

以 NGO 身份，创造条件，因势利导，以各种手段适情扩大及缩小对方内部各方力量的消长，客观上协助元首们控制好军队和国内的稳定，以有利于我。

朝鲜，咸镜北道，玄潭池营地。

2010 年 2 月 5 日，平壤时间 08 时 10 分。

朝鲜咸镜北道的最北端，豆满江市西部。

这里是朝鲜唯一处于多国陆上交界的区域。

这里濒江临海，依山傍水。在与邻国的一个城市间，有豆满江上的一座铁路大桥相接。从这里沿豆满江顺流而下，约十五公里即可进入日本海。

郑永和自 1998 年开始，每年都到这附近组织狩猎。今年这次已经进行了四天，除了打了几只野兔、山鸡和孢子以外，没有大的收获。虽然郑永和组织狩猎并不单纯是休闲玩乐，进一步加强团队组织的向心力，汇聚人心才是主要目的。但是，既然是狩猎，不来点“给力”的收获，总是不够圆满。

郑永和决心猎一只大狐狸。

他从附近几个猎户处听说，在这个地域有一只远近闻名的狐狸王，已经和数国的猎手们周旋了二年多。每次猎手们组织对它的专门行动时，总是你来它走，擦肩而过。这已经被当地老百姓传为佳话，甚至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郑永和闻之，立即涌现出一股要与这狐狸王一决高下的冲动。他仔细观察了一下传闻中

那只狐狸的活动范围，现地勘察了一下地形特点，决定在一个上风之处伏击它。

今天一早，他就和云依鹤一人背上一枝中国产的峨眉牌 4.5 毫米小口径步枪，走出了营地。

2010 年刚刚二十八岁的云依鹤已经是大校军衔，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郑永和的狩猎活动。

她现在比在中国留学时瘦了许多，但更加显露出一種女人成熟时的魅力。

2008 年底，她从中国留学回来后，又到以大尊元首名字命名的政治军事大学学习了半年，2009 年参加过到南方傀儡政权控制地区进行“潜入、潜出”的实战训练，上下评价一致较好。2010 年 10 月在寇天烈亲自安排下，来到总参谋部任炮兵指导局保卫处处长，成为当时总参谋部里最年青也是最漂亮的一位女处长。

这位女大校与导弹部队和特种部队这两支战略力量，都形成了密切关系。

这种关系，和她这种一帆风顺的晋升，既与她从事的职业背景相关，也与她的家庭和自己的才华与美貌相匹配。

云的祖父，是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爆发前，由中国回朝鲜的老军人，时任师参谋长。她的祖母是中国人，是师医院的医生。在平壤上层中，风传她祖母与大尊元首的四夫人有生死之交、母女之情，于是，云依鹤与上将军也就应该是“情同兄妹”——这虽然辈分有点儿不对，但也只能如此排序——因此风云得意。据说，在云依鹤的祖父母生前和去世后，每年春节四夫人都要给云依鹤“岁拜钱（压岁钱，也称‘问安费’）”，而这笔钱在当时足可以购买一辆最高配置的中国产 QQ 轿车。

她的父母分别在朝鲜军内和政府任高职，父亲任过总参谋部的少将衔作战参谋，后因病于 1987 年逝世；母亲在总参谋部直属的枫丹贸易会社主管人事，因悲伤过度不到二年也随丈夫去了。他们只有云依鹤这个孩子，也没有亲属。

此刻，她没有穿军装，而是一身中国产的名牌“始祖鸟”牌雪地迷彩冲锋衣，只是在脖颈间系上了一条鲜红的羊绒窄围巾。这一小小的点缀，在天地皆白中，格外引人注目。

这身装束，使**郑永和**既赏心又悦目。他觉得他自己虽然只穿了一身改装版的M81山林地迷彩服，却和**云依鹤**即对比强烈又十分般配。当他们走到营区中间时，立即引起那些男男女女们一阵躁动和喧哗，这使得他十分得意。

云依鹤刚来炮兵指导局时，他先是被其美貌所吸引，后是对其才华十分欣赏，再后来则是两者相加不能自拔。他开始不断地靠拢她接近她，但她独有的高傲气质和矜持，使他又不能像对待其他姑娘那样的轻浮和快捷，而且他家里那位院长**寇**大小姐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身边培养了不少眼线，令他不敢任意放纵自己的情感。

他知道**云依鹤**是负责监视他的“指导员”，但他并不像别人那样反感。因为他一方面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天天有这么一位美人死盯着他，岂不也是人生之乐事？虽然最近底下有人警告他，这个女人为了掌握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有关情况而展开的活动有升级的现象——他仍不以为然。他坚决认为，就凭他的忠诚和魅力，一定能征服监视他的美人。他还想，如果把此人纳为自己人，能一起实现自己的抱负，岂不更是美哉之极？

他认为这是一种挑战，而他喜欢挑战。

他领着**云依鹤**到了预先选定的地点，一个日本占领时期留下的半地下式碉堡，其东面的射击孔正好朝向山下的一片开阔地，这就是猎户们说的那只狐狸的主要活动区域。

他们互相搀扶着从入口处下到了碉堡内。碉堡能装四至五人左右，地面已被飘进的雪覆盖了很厚一层，看起来也很干净。

在**郑永和**清理射击孔时，**云依鹤**跪在地下把雪归拢到一起，用手仔细地拍打出了一个雪包，然后又从背囊中拿出一个充气的坐垫，用嘴吹上气准备让**郑永和**坐下。

郑永和听到身后的咝咝吹气声，回头一看，只见**云依鹤**的两颊鼓鼓的，现出了桃花般的色彩，这和凝结有白霜而显得更长的睫毛一起，构成了一幅既可笑更可爱的景象……他向她示意把气垫给他。

云依鹤睁大疑问的眼睛看着**郑永和**：

“将军同志，您要做什么？”

“两个人吹，快一些。”

他拿过气垫深吸了一口气吹了进去，又递给了云依鹤。云依鹤结着霜的睫毛微微颤动了几下，少有的露出了既羞涩又感激的表情……

两个人接力式的吹起了气垫，云依鹤把它放在雪包上后，示意郑永和坐下。她自己两腿一并侧坐了一旁的雪中，与郑永和一起将枪上了膛，关上保险后向外观察着。

郑永和眼睛看着外面，头却向下俯了俯，靠近云依鹤的耳边轻轻地说：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像什么？”

“哥本哈根，海滨，那条侧坐着的美人鱼；不过，多了一杆枪。”

云依鹤原想避远一点自己的头部，但那深情悦耳的男声和随着话音而产生的气流微弱冲击，又使她产生一种盼望接受的感觉。

她莞尔一笑，刚想回答，忽然看见郑永和眼睛一亮，竖起一个手指让她不要吱声，并将头向射击孔外摆了一下。

她向外一望，瞳孔不仅放大了一圈：一只狐狸就站在离碉堡不到五十米处！

这是一只毛色火红的狐狸，在一片白雪的衬托下，红的令人心醉。它体形很大，身体横对着碉堡，正偏头竖着两只耳朵向山下张望着，一只前爪半抬不抬，姿态十分优美。

郑永和慢慢地把枪举了起来，一边构成瞄准线，一边打开了位于枪机后部的保险。

云依鹤看着那漂亮的狐狸，心想它可能正在琢磨山下猎户什么时候上山来，或者在想它的伴侣，抑或惦念窝中的幼崽……可不曾想到它的身后却即将喷出死亡。她有些犹豫，向郑永和投去商量、乞求和疑问交织的目光。

但是，当她的目光落在郑永和身上时，却被他全神贯注的姿态所深深吸引：

只见他一只腿跪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握住枪身，任凭微风卷起的细小雪粒飞向他的眼睛，一眨不眨，专注地放射出坚定和冷酷的光芒；在射击孔透进来的光线映照下，整个身躯如同一座雕塑；这尊雕塑周身所释放出的，是那种人类心底潜藏的征服旁类的欲望，它如同一片独特的光线在四处漫射，充满了小小的碉堡……

这一切使**云依鹤**目眩和心动，她的身心不禁陶醉起来，有些被熔化的感觉……

云依鹤自小生长在军队大院中，情窦初开时，只喜欢孔武有力、匪气十足的男性；到了成熟后的年龄，又逐渐转向欣赏文武双全型的男士。自从事特工行当以来，深藏不露、沉稳坚定、温文有礼、拔枪能射、执笔会写的则成为心中的偶像，学识渊博、有着执着的野心和神秘感的则更符合口味。可惜的是，到她目前为止的人生中，只有在中国留学期间，遇到过比较符合条件的男人。而派到炮兵指导局后，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基本符合条件，但与他的接触，却与监控的任务相交在一起，这在她心理上蒙上了一层警觉的隔阂，一时难以取舍。

一声清脆的枪声，打断了**云依鹤**的遐思。

两个人一起冲了出去，跑到还在挣扎和抽搐的狐狸跟前。弹着点很理想，正中那狐狸脖子下面靠近心脏的位置。严格说，这还不是有经验猎户的理想瞄准点：最理想的应该是眼睛的对穿——弹孔的位置对皮毛的完整性破坏最小——不过，些次猎人与猎物的相对位置是打不出这种最佳弹着的。

它的皮毛正是最好的时候：不仅厚实，绒毛中那一根根不沾雪水的“针”也长得最好。

看着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郑永和**，**云依鹤**的心情是矛盾的。她既有些不忍看那只狐狸眼中慢慢熄灭的生命之光，又被**郑永和**的兴奋所感染：因为具备能左右其他生物命运的能力，所以骄傲——虽然这种能力是在另一个人身上，但他毕竟是她目前在这深山雪林中的唯一伴侣。

郑永和不顾狐狸还在滴血，把正在渐渐凉去的尸体先在自己脖子上围了一下，又摘下来围在**云依鹤**的脖子上，就像正在巴黎奢侈品商场挑选一条围脖。

他退后一步，一边欣赏，一边双手比划着说：“真正的火狐，真正的……围在你身上真漂亮！也只有你才配。等回去后，一定找个好的皮匠，好好熟熟这皮子，再找个最好的裁缝……”

云依鹤似乎也忘掉了一开始还直往鼻孔里钻的血腥和臊气，脱下手套抚摸着那柔软的毛皮，情不自禁地做了个时装模特般的转体动作。

当晚，19时10分。

玄潭池营地燃起了篝火。

一场聚餐刚刚结束，郑永和已经微醺，他叫云依鹤上自己的帐篷来，说是要再唠唠。

云依鹤犹豫了一下，旋即叫上了自己的三个贴心姐妹，拿着几瓶红酒来到了郑永和的帐篷，异口同声地说将军同志没有喝好。

郑永和知道云依鹤的心思，但没有表现出失望和不满，而是高兴地欢迎了四位美女的到来，并拿出了自己箱子中的中国果脯招待。

这几位美女都是少尉以上的军衔，而且有两人是与云依鹤一起从作战部过来的，一人是云依鹤正在“就地发展”的一名机要员。郑永和知道她们的后台背景和之间的关系，平时不仅比较尊重，在她们面前说话也是比较注意的。现在在酒精的作用下，感受着扑面而来的莺声燕语加上她们低眉顺眼的敬畏，则使他心中的满足感进一步得到充盈。

又是几番红酒下肚，满脸洋溢着青春色彩的美女们在酒精的作用下，如春天的山花更加灿烂，一人拉起手风琴开始唱歌，使郑永和更是醉到了心里。《魅惑》《金刚山打令》等几支民谣过后，大家要求郑永和也要唱一曲，郑永和也不推辞，站起身来用他那略微发哑，但毕竟是男中音的嗓子唱起了歌颂元尊元首的《将军之歌》：

“白头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

鸭绿江水曲曲弯弯，漂着血痕。

今天自由朝鲜光荣花环上，

灿烂的放射着神圣光芒。

啊，英明的将军，敬爱的元尊元首，

啊，元尊将军！

满洲原野茫茫风雪，请你告诉我。

密密森林漫漫长夜，请你告诉我。

不朽的游击战士他是谁？

卓越的爱国者他是谁？

啊！英明的将军，敬爱的**元尊**元首！

啊！**元尊**将军！

……”

独唱很快就成为合唱，整个营地都唱了起来。

激昂的旋律在寂静的山林中穿荡，随着篝火的起伏而起伏。

这似乎又重现了当年那些“背负着民族的希望”的热血军人，在密林中与侵略者浴血拼杀的情景，真是令人心潮澎湃，荡气回肠。

远处，中国和俄罗斯边防军哨位上的军人，都清晰地听到了这支他们所熟悉的歌声。

中国军人整理了一下军容，更加挺拔了身姿；

俄罗斯的边防军则把原在照射江面的两只探照灯，向天空中打出了“V”字的形状。

他们都以军人特有的形式，表达了心中对老一辈反法西斯军人的崇敬。

云依鹤望着被酒精和激情充满了身心的**郑永和**，被感染的一时忘却了许多，眼中露出了敬佩和热烈的意味。

一个美女在**郑永和**唱罢另一支雄壮的“**大尊峰**”后，忽然满脸仰慕的说：

“将军同志，听说您对诗词也很喜欢，能给我们朗诵几首吗？”

“是啊，早就听说将军同志文武全才呢！”“朗诵几首吧！”一片期待之声。

郑永和从激昂中稍稍静了静心，并特意看了看云依鹤那也充满期待的眼神，以酒润嗓，说：

“好吧！念几首我还能记得的。”

他略微回忆了一下，开始用纯正的汉语、略带中国东北口音地吟诵**崔致远**的《熊津公山城诗》：

“襟带江山似画城，
可怜今日静消兵。
阴风忽卷惊涛起，
犹想当时战鼓声”。

郑永和吟完这一首，清了清本来就有些哑的嗓子，又来了一首李朝代诗人权
平的《无题》：

“国在艰虞日，朝无老大臣。
岭南犹战伐，关北尚风尘。
耿耿此时恨，悠悠何处人。
长吟出师表，涕泪满衣襟”。

应该说，郑永和是人民军高级将领、特别是少壮将领中，少有的“文人”之一。愿意读我们民族自己的一些著名诗作。他对这位字汝章、号石洲，出身于两班（贵族）家庭，自幼擅诗作还写了小说《周生传》的文人很是敬佩，这首《无题》也是郑永和最喜欢的一首古诗。在中国留学时，他曾想找个中国人把这首诗书写一番，以便悬挂。但他不认识写得好的名家，又碍于自尊不想太过于认真地运作这个事，干脆就到北京一个卖旧货的地摊上，找了个自诩师承大家、现在卖字为生的人，写了一幅。不料被军校的一位教官看到后，非常委婉地告诉他：那幅字在中国，只要敢写毛笔字的人都是不会要的。

他知道，这诗的后两句中有借用中国古代著名军师文章的内容，这使郑永和有些不太满意。但在我们民族的古诗词中，意境好的诗作多为汉语写成，这却是无奈的现实。因此，他还是时常把这首心忧“岭南”魂系“关北”的诗作为勉励自己奋斗的动力之一。

在郑永和那抑扬顿挫的吟诵中，云依鹤不仅心驰神飞，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真有唐诗宋词之韵哪……”

不料她的话音未落，**郑永和**脸色一变：

“不！！‘我是朝鲜人，甘作朝鲜诗’！”

原本因诗情画意而显得柔和的脸，忽然由一股涌出的愤愤不平而变得有些扭曲：

这是朝鲜古书籍《与铎堂全书》中的一句，**郑永和**是咬牙切齿般地说出了这句话。

没有等**云依鹤**和众美女反应过来，他又一字一顿地说了另一段朝鲜古文：

“‘是则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你们知道吗！！”

全场一时无声。

郑永和明明是用汉语朗诵的诗，连那段朝鲜古文也是一半朝语一半汉语说的，为什么又这么激动？其实，在半岛认得汉字越多，或能说汉语越多，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约定俗成地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素质高的体现。

云依鹤知道，**郑永和**吟诵的是朝鲜古书《东文选》卷首的一句诗。

她在“政治军事大学”学习时，一位讲授东北亚民族文化史的教师曾向学员们反复强调：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有我们民族自己的独特历史渊源，因此必须记住这句口号：“我们民族自己”。虽然从古文学作品上讲，我们一直沿用中国的文学体例，但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我们独有的民族文化的表现，这也如同我们民族一直男着短襦肥裤，女穿合衽长裙，一直愿意吃酱汤、米条、打糕等独具特色的食品一样，说明了我们是东北亚民族特性保存得最完整的民族。他告诉学员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主意识，不要像南方傀儡们那样，用所谓世界一体化来掩饰自己甘当奴才的丑恶心态，忘了自己的民族本源。当时，他介绍了**郑永和**所引用的那些文字的书籍等。

到作战部任职后，她也参加过部里统一组织去**天熊大君陵**的参观，还参加过修整陵墓的劳动。在那个巨大的、白色石块修砌成的陵墓前，她听考古专家介绍过**天熊大君**创立独立的朝鲜民族国家的故事。专家们当时正在努力工作，并透露说不久，他们就会整理出新的证据，证明我们自己民族的灿烂和悠久的历史，是与世界上公认的四大文明齐名的“太同江文明”。在专家们慷慨激昂地宣讲下，

她虽然没有太听明白，但仍然感到非常骄傲与自豪。

自幼形成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使**云依鹤**由武技文才上的仰慕，进而被**郑永和**和那种由强烈民族意识支撑起来的铮铮男人气概所吸引。她喜欢有大志向的男人，喜欢目标明确的男人，喜欢有激情的男人。

她喃喃地掀动着嘴唇：

“知道。敬爱的慈父元首的主体思想，就是以这种主体民族意识为核心的……”

郑永和赞同地看了一眼**云依鹤**。他看到已经有不少男女军人向这里聚集过来，心想这既是一个建立自己威信，也是一个夯实连带式忠诚的机会，于是就借着刚才的激情继续他的演说：

“我们历史悠久、纯正单一和灾难深重的民族，自古不是受左邻那些迂腐儒教的桎梏封锁，就是被右舍一个弹丸岛国殖民奴役，被别人压迫着去仰慕大国、去信赖别人、去顺从强者甚至去按邻居的思维看待世界。如果不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主体’，美丽富饶的江山岂不早晚成为别人的家园？我们的父老姐妹岂不沦为别人的奴仆？”

听着**郑永和**的演讲，周围的人或是理解，或是迷茫，或是一知半解，但都被一种莫名的激情所感染，脸上都呈现出深深的感动。

“所以，我们的慈父领袖才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提出了主体思想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明灯，指引着我们独立地战胜了日帝和美帝的侵略，打破了外敌对我们的封锁。有人说，我们光知道整军备战，耽误了百姓们的生活质量。可是，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何来百姓们的幸福生活？没有主权，没有主体，没有‘我们民族自己’，我们还能有什么？我们就是死，也不愿意过南方傀儡那种为人奴仆、吃点残羹剩饭就满足的哈巴狗式的‘幸福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要自主，在经济上要自立，在国防上要自卫。伟大的**导引者**同志具备无限崇高的祖国之爱和特别突出的政治实力，是圣明地领导我们共和国走向胜利和光荣之道的绝世爱国者、不世伟人。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自己是慈父元首和伟大的**导引者**的忠勇军队，是英明的领袖率领下不可战胜

的钢铁军队！”

这次本来还充满着一些浪漫气息的篝火晚会，最后是在一片如林的臂膀伸向天空和一片“万岁”的呼喊声中结束了。

篝火慢慢熄灭了，林涛的吼声也降低了不少。

山脉、河流和林海都遵循着亘古不变的规律，由太阳映照时的热闹与生机，转为月光下的静默和平缓。

中国边防军人又伏在高倍望远镜前，认真地观察着边境上的一切；

俄罗斯边防军队的探照灯光，也复归利剑一般，在界江上犀利地扫动。

朝鲜，香山 1 号招待所。

2010 年 2 月 5 日，平壤时间 23 时 10 分。

朝鲜江原道元山。

最高统帅与寇天烈坐在二楼的沙发上，望着平缓的东海，进行着两个人的晤谈。

寇天烈是应最高统帅要求来的，因为最高统帅对最近埃及和利比亚的情况很关心。最高统帅听了寇天烈汇报以后，没有太多的评论，只是又像自言自语，又像说给寇天烈似的喃喃地：

“埃及的事态，已经无法挽回了……卡扎菲上校的境况也不妙。美国人在北非和中东的障碍，搬得差不多了……他们搞这套还是很有办法的。”

寇天烈知道，在全球不多的友好国家中，埃及和利比亚是比较“铁”的两个。而且，最高统帅和老穆和老卡的私人关系也是相当不错。他们几个虽未谋面，但书信和礼品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在与卡扎菲关系比较好的那段时间内，大尊元首还曾亲自批准向利比亚提供过不少“战略物资”，但后来发现利比亚也和南方

傀儡政府勾勾搭搭，还把我们提供的“飞毛腿”-C型导弹的材料给了美国人，以企图换一些南方傀儡们生产的XK2主战坦克、KT-1初级教练机和雷达等常规装备，使大尊元首很失望也很生气。但南方傀儡们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利比亚内乱一起，那位为打开武器市场带队访问利比亚的议员、博明礼大总统的哥哥博复乐无奈地表示：“……没想到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最高统帅聊了一会儿这些比较沉闷的话题后，转向国内：

“大将同志，你认为延坪岛炮战后，形势如何？”

这种话题，只有在最亲近的人中间才会产生。

寇天烈想了一会儿。他认为最高统帅其实心中是有数的。包括去年针对南方那艘警戒舰的行动等，一切都是按着计划进行的，只不过时间上要看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而已。现在，停火线上的板门店低级别军官会谈又一次按计划“不欢而散”和国际上再次风传要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等等现象，都说明事态的发展仍在他的牢牢掌控中，没有脱离他所预想的发展轨道。

据寇天烈的观察，自从大尊元首成为最高统帅后，凡在他主导下发生这种成为世界舆论焦点事件的前后，他的活动都有某种规律：

2006年和2009年进行核试验和发射远程导弹之前，他都先去视察了咸镜北道一带的导弹发射基地；

今年警戒舰事件发生的两周内，他去了沙里院市合作农场；并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观看了国立交响乐团的演出；

在炮击延坪岛的前一天，他去了黄海南道龙渊郡养鱼场，炮击后第二天则又观看了国立交响乐团的演出。

寇天烈了解这位自小一起长大的领袖：他在事件发生前有意出现在“现场”，是要突出地给人以“一切皆由我主导”的印象；而在操纵一个剧烈的事件后，又去悠然自得地欣赏艺术，则有多重作用：一是突出他挥洒自如的大将风范，二是借舆论关注之机显示他的多才多艺与文明平和；但也不排除是为了用音乐平复紧张和兴奋的心情……他知道，他的这位统帅是有双重人格倾向的。

寇天烈：“最高统帅同志，我看一切正常。”

最高统帅也点了点头：“我看也不错。但关键不在常规炮战本身，而是我们强大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威慑。”

寇天烈对前沿部署的那些导弹威力并不太看重，也知道这次炮战还不到让战略导弹部队参与的地步。而且他认为，如果真要打南方的首都也根本用不着导弹，那个首都的市中心离军事分界线不过六十公里，我们沿分界线摆了那么多 240mm 甚至还有最新的、射程早就过了一百公里的 300mm 远程火箭炮，虽说让其“变为一片火海”有威吓之意，但那个首都占了“全国”人口的 40% 以上，建筑物超级密集，几十年的商业化发展一片歌舞升平，居民对残酷战争的承受力早已趋向负值，落进去几百发，甚至几十发炮弹就会引起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他现在只能委婉地补充道：“前线常规炮兵的指挥官，战斗进程掌握的也不错。”

最高统帅起身在红柚木地板上踱起步来。

他知道，**寇天烈**认为他们的战略导弹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根据伊拉克战争的经验，占据空中优势的敌人会很快摧毁那些暴露于地面的导弹发射基地。**寇天烈**任过空军司令，对此当然更清楚。

虽然这些年来最高统帅督促**郑永和**和炮兵指导局，大批量建设了许多依托山地构筑的地下、半地下发射基地以弥补机动发射能力的不足，但数量确实还不够多；而且，他的导弹部队所拥有的远程导弹数量确实也是少了一些，近程的数量还行，可惜质量、精度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可他心中也明白，核力量的重要，在于“有无”与“多少”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只要你有，你就跻身有核之国的行列，至于多少和打得准与不准，则是次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东的几个朋友自己不要了核武器，才落得被人任意欺负的下场。

有时，最高统帅在心底总是愿意用一段对话来宽慰自己：那是他与一个前东欧国家来访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将军私下喝酒时，那位欧洲军人讲得一句玩笑话：导弹打的不准正好，因为对远程导弹的防御是靠精确计算的，你瞄着华沙，结果飞向巴黎……连发射方都不知道打到哪，那防御一方岂不更恐惧！反正核武就是用来威慑的吗！

这次与寇天烈晤谈后不到一个月，“311”大地震发生。他更加认为：在日本福岛这次灾难中，地震是起因，海啸是直接破坏力，而核泄露才是真正“威胁全世界”的力量！他对此有些暗自庆幸：倒不是这次灾难给日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而是它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被封锁被掩盖相比，更直接地、更大规模地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核的力量！

他停住脚步，用坚定的语气说：

“战争的胜利，要靠诸军兵种的综合力量，这永远是真理。同时，要想让南方傀儡政府不在国外势力裹挟下真正发动战争，我们还必须把手中的两把利剑擦的更亮。”

寇天烈明白最高统帅的心思，两把利剑是指导弹核武器和特种部队。被世人称为“东亚猛虎”的陆、海、空、导、特五大军种中，他主管的就是特种部队。他知道，目前在最高统帅心中，特种部队的威慑范围，远不如导弹核武器，后者是远程利剑，是真正可以让美国人关注的东西。

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和理解。

最高统帅低下头来，一幅推心置腹的样子：

“特种部队在你手里，我是放心的。你看，战略导弹部队交给郑永和这样的年轻人，如何？”

最高统帅既知道郑永和是他的女婿，也知道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微妙关系。

如何回答这个敏感的话题呢？不能迟疑太久，先含糊其辞一下吧：

“战略导弹部队本身就是年青的军种，年轻人来干是应该合适的。但作为高级将领，多一些军兵种知识和各层指挥台阶上的历练还是需要的。这还主要靠您的英明决断和安排。”

“更多的，是需要对革命的忠诚，需要组织上的纯洁，这需要你的工作。将来如果需要，可以把炮兵指导局的名称改一下，改为军种司令部的名称，让他们好好干。”

“我明白了。”

寇天烈明白的是，从现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他和郑永和的命运就将合为一体。

最高统帅知道他的话已经达到了目的，就将话题转到了别处，诸如那支瑞士猎枪等等。

2011年2月6日6时40分。

寇天烈离开香山1号招待所后，没有休息，直接驱车返回平壤。

一路上，随着车辆的颠簸寇天烈的思绪也在上下起伏着。

他要改变一些部署。

回到办公室后，他叫来了那位精瘦的少将。

“最近，明金国大将他们有什么新的工作？”

“大将同志，明金国将军身体不太好正在平壤休息。李朱月、哲玄海将军正在前线督导部队训练和检查战备工作，卜庆载在最高统帅那里制订计划，是关于第十军团任务方面的。”

“噢？清津方面有什么动静吗？”寇天烈知道第十军团兼有对内防范的任务，包括阻挡向中国境内外逃难民和平定地方骚乱等。

“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计划性预防。”

“啊。四大将军不在一起经常开会喽？”寇天烈非常关心这些军内实权派的最近动向。

“还是很频繁的，延坪岛还击战后尤其如此。”

寇天烈知道这是最高统帅的一贯部署。这几年来，最高统帅在如何均衡发挥国内、特别是军内各种力量方面，已近炉火纯青：战略导弹部队撒布核阴影，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十万特种部队虎视眈眈，再加上强大的地面部队严阵以待，这种三位一体的压力，是足够让南方傀儡集团紧张的了，这也就必然会牵制住美国的注意力，增加我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砝码，从而以弱胜强。

关键是，如何在最高统帅的这种布局中，让自己占据更重要、更主动的地位？寇天烈知道这不仅是他所想，也是郑永和那四位将军所殚精竭虑的。

如何处理好与自己的女婿的关系，是目前的重点。

寇天烈想起前几天女儿回到家中，和她妈妈躲在一边叽叽咕咕地说些女婿不

常回家、外边可能有别的女人之类的话。他想，这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自己拼老命在外面干，除了一生的事业追求外，还不就是为了家里能有个安稳的、优裕的环境？

十多年前，他就为女儿安排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工作。在太同江区绣纹街，八十年代初修建了一座铺满大理石、非常豪华的平壤妇儿医院。能在这家医院就医的人，显然非同一般。于是，他那虽然不是学医的女儿，就进了这家医院成为党务工作者，现在已经成为排名第二、并被省略“副”字而称为“院长”的长官。他本希望女儿能利用好各种条件，好好经营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子，以换取社会关系方面的通畅。可女儿虽然在外面工作还算霸气，可一回到家里不知为什么就变得懦弱不堪、娇声嗲气的，根本降不住男人，更别说是郑永和这样的男人了，搞不好将来会吃大亏。

他抬头望了望精瘦少将：

“‘火箭兄弟组’的情况，知情范围现在有多大？”

“目前国内消息还能控制得住，但海外谍报机构应该是无人不晓了！”

寇天烈知道，这就意味着最高统帅那边也得到了消息，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说“组织上要纯洁”了。

“最高统帅对战略导弹部队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我们要加强对这支部队的工作。”

精瘦少将一时不知寇大将话的实际意思，没有应声。

“青年将校们鲜血正热，愿意在一起活动，是年轻人本性使然。只要他们对最高统帅绝对忠诚，也不失之是可以利用的一种向上的力量。当然，这并没有必要在地下形成什么组织吗！至于核兵器发射工作的控制，我看如果在炮兵指导局有一套备用的系统，倒是比仅有一套办法要强，只要我们能牢牢地掌握住就行。”

精瘦少将这才明白了大将同志的意思。但是，前一阶段的工作如何扭转呢？他想了想，先试探性地说：

“如果要对这些‘青年群体’加强教育工作，就不是我们的职责了，是否与总政治局那边说一说？”

“没有必要。只要我们的前期工作，没有偏离主旨就可以继续下去。”

“一线工作的同志，在方向上的把握上，可能……有些偏差。”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什么偏差，而是有意而为之，是个别人的，蓄谋。”
大将同志的近视眼镜后又闪出了那种寒光：

“海外谍报机构这么快就对此事做出反应，而且是群起而反应，显然是提前做了准备。美帝和南方傀儡从内部瓦解我军的企图，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吧？！”

“是的，大将同志。”精瘦少将已经无言可对，他只能听下去，好知道大将同志的真正决心。

“日本外务省的情报统括官组织，对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是不是也格外注意？”

精瘦少将点了点头。心想：这是当然，几次发射导弹或从日本上空飞过，或是掠过日本飞行，我们不就是为了“打狗惊主人”吗？他们能不注意？

“此次所谓‘火箭军内部’的情况，不也是那个该死的叛徒泄露出去的吗？还搞了个‘飞越式’闯馆……对他的铲除命令下达了吗？”

“已经在执行中。因为价钱公道，哥伦比亚帮和越南帮，甚至早就不行了的台湾竹联帮都想做。我已经告诉他们谁都可以做，谁先做成 100%付款；做不成的，只要真做了也付 50%。”

“很好！这个该死的日本鬼子一定不能活过今年的太阳节。”

寇天烈站了起来，在地上走了几圈。

“你的报告中说，HH08 在中国期间与日本领事馆经常有接触，是吧？”

精瘦少将嘴上不得不说“是！”，但他心中明白：HH08 不过是与日本留学生有接触，又有哪个留学生不与本国领事馆有接触呢？

“要防止再出现一个 №12。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

“是！大将同志。我建议把 HH08 调回来，让她把所有材料也带回来。”

“调回来？她现在什么地方？”

“现在应该在平壤，过几天应该与去年一样，要到豆满江市一带的山区跟随郑永和将军巡视部队。”

“又要去打猎呗……你安排一下，东西取回后，就让她永远留在山里吧！另外，周边关系紧密的人，也顺带清理干净。”

“是！”

寇天烈挥了挥手，精瘦少将转身出去了，他将要安排一系列工作。

寇天烈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静了静神，拿起电话要通家里：

“老伴儿啊，永和又要下部队了吧？今天晚上让他过来吃个饭吧！好。”

他要借这个机会告诉郑永和一些事情，要让女婿和他之间形成真正的联盟，既为最高统帅和英明的上将军同志服好务，也要使他们家族的地位更加稳固起来。

2011年2月7日6时30分。

昨天晚上多喝了一点的寇天烈被一阵电话惊醒。

接完电话后，寇天烈在床边坐了很久，一直在思索。

刚才是最高统帅秘书组来的电话，主要内容是今天最高统帅要去视察龙城21号地区，本想让寇天烈也去，但最高统帅考虑到大将同志最近工作很多，就不要他去了。因为还要视察附近的“烈焰政治大学”，秘书组请他通知学校，做好必要的准备。

寇天烈感到这次通知与以往不太一样：一是他很少在这种视察中陪同最高统帅，因此也很少接到这种通知；二是虽然“烈焰政治大学”现归他管辖，但一般迎接视察一类的工作通知，是不用通过他转达的。

寇天烈认为，自一月份中东那几个国家政局不稳的消息传出后，最高统帅似乎焦虑增加。最近，国内有的地方也不太安稳，虽然动用力量进行了迅速平抑，但苗头还是不少。

寇也有些压抑。这份压抑既来自他的职责，也来自对自身的担心。

寇天烈立即起身，他要立即到办公室去：

要做的事情太多，要抓紧。

平壤，北部郊区。

2011年2月7日，平壤时间17时40分。

一片片起伏的丘陵地，被暮霭笼罩着。田野中覆盖了一层白雪；白雪中露出一块块黑褐色的土地，寂静的很。

从平壤到北部龙城区的全部道路均被人民军内卫部队封锁。

远远地，可以看到从平壤北郊向龙城方向驶过来一组由各种汽车组成的车队。车队风驰电掣地行进着，在距平壤约八公里处的一座不很高的丘陵西侧后，幻影般忽然消失了一一车队驶入了地下。

车队在一段隧道中部停了下来。陆续从车上下来十几个人，包括劳动党中央和政务院的高级官员。大家快步聚拢到一辆深灰色奔驰防弹汽车旁。这时，从另外一辆一模一样的奔驰汽车上下来一名人民军大校，跑步过来打开了车门。

从车上下来的是最高统帅和英明的上将军同志。

他们是来视察此处一个代号为龙城“21号地区”的地下战时司令部来了。

大尊元首向上将军介绍说：

“这个司令部还是不错的。它主要由钢筋水泥构成，可以抗中等当量的直接核爆，为防核辐射还大量使用了铝板；一旦发生战争，可入住最高司令部、政务院整个机构，党的机构也可以进来一部分。”

上将军问：“储藏物资的情况呢？”

大尊元首：“应该可以在与外界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维持十年吧！这里有地下通道连接到平壤附近，还有一条地下铁路，能直达平壤北边的顺川市，与那里的子母山别墅区相连。

上将军：“工程不小啊！”

大尊元首：“是啊，干了十五年哪，是八三年才竣工的。”

视察结束后车队刚刚驶出不久，在一个岔路口最高统帅忽然命令车队停住。

他把陪同的社会文化部部长叫到跟前说：

“今天我们还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并嘱咐责任秘书说，除了社会文化部部长之外，任何人都不要跟随，原地等候。

社会文化部部长明白了他的意图，立即驱车引领那辆深灰色奔驰汽车离开了主要道路。

其余随行人员一动不动的等在路口旁，直到六小时后，才继续陪同最高统帅等一起回平壤。

在这期间，最高统帅和英明的**上将军**同志单独“了解工作”的去处，是一个叫“烈焰政治大学”的学校。这是一所间谍学校，前身是劳动党联络部在“三八线”北侧黄海北道创建的“686 训练所”，也曾称“金刚学院”。

一边视察，**大尊**元首一边慢慢地向**上将军**介绍了一些情况。

大尊元首：“《停战协定》签署后，我们就逐步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了。但是，要统一、要建立一个单纯民族组成的国家，这是不能忘掉的。”

上将军点了点头。

大尊元首：“所以，对南方展开情报活动，直到现在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那么，做好情报工作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有人，就是要形成一支忠诚的、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所以，我们成立了一批培养专业谍报人才的学校，其中就有‘政治军事大学’和这个‘烈焰政治大学’。”

上将军：“这些学校怎么分工呢？”

大尊元首：“按照原来对南情报工作的分工，社会文化部主管培养教育、建立和指挥南方地下团体、对定点布线的间谍下达指令等，还有指导日本境内的‘朝总联’工作，就是阻止日本政府形成和实施对我不利的政策，以及吸收资金等等。而党的作战部呢，主要负责特战人员的基本训练、引导特战人员潜入或脱离目标地区、开发渗透到南方的各种路线、开发特战人员使用的武器装备、实施绑架、暗杀等任务。根据上述分工，‘政治军事大学’就归了作战部，主要培养‘战斗员’，既武装间谍。学制吗，长了一点，要五年的。”

上将军：“作为培养这种特殊人才的学校，也不算长。”

大尊元首：“是啊！要学的东西多吗。‘烈焰政治大学’重点培养的是派往南方的高级间谍，它归社会文化部。从层次上讲，它高于‘政治军事大学’。”

上将军：“就是说，从‘政治军事大学’毕业了，才能来这个学校深造？”

大尊元首：“而且是优秀的学员才行喔！”

讲到这，大尊元首特意停了一下脚步，告诉上将军：

“现在，这些个学校，都由寇天烈直接负责了。”

回程路上，最高统帅让警卫军官上了另一辆车，车上只留下了上将军。

最高统帅按下了电钮，把前后座之间那扇电动窗升了上去，这样前排的司机就听不到后面的任何声音了。

最高统帅一边望着车窗外的景色，一边以缓慢的语调向上将军同志说：

“记住，寇天烈是可信任的，对南的情报工作，尤其是特种部队，基本上可以放心地交给他。但要注意可以将他与炮兵指导局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同志们结合起来；这样，对明金国、哲玄海他们的工作，就会好做一些。”

“记住了，大尊。不过，您说寇伯伯还有金伯伯他们，年龄是不是大了一些，做起事来动作有些慢呢！”

“我们不需要他们亲自上阵。这些伯伯叔叔们，更大的作用在于掌握和控制他们所在的单位，按中国人的说法，是把关定向。我们的民族，许多情况与你在欧洲所了解的情况、包括军队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至于将来吗……”

最高统帅顿了顿，才接着说道：

“要注意的是：忠臣与奸臣，有时候会相互转化的。”

上将军同志也停顿了一会儿。他似乎还不想想得过多，就转了个方向继续问道：

“听说，郑永和年龄不大，但敢想敢做，您的了解呢？”

“不经常见，算是有所了解。这个人也不错，但毕竟和你寇伯伯他们不一样，要注意要保持见面的频率。”

“是的。”

最高统帅抖了抖手中的报纸，问道：

“你对今年一月份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这些事，有什么看法？”

“大尊，我是这样看的。首先，这是一场打着民主旗号的反革命，是一场倒退；第二，凡是不听美国的，或者是美国人看着不顺眼的地区，包括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巴林、科威特以及利比亚等等，都相继出了事，这种动乱必然符合美国人的口味；第三，在这场动乱中，那些投机分子都打着‘反对独裁统治’的口号，提出的所谓重大政治诉求中，基本上都有要求总统或国王下台，要求政府改组、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等等陈词滥调，如出一辙；这显然是美帝幕后策划这种动乱时所惯用的，应该是他们搞垮前苏联、让东欧变天和煽动所谓颜色革命时采取的策略的继续。总之，不是新的招数，但来势汹汹，影响面很大。”

“嗯，是美国人的惯用招数。但是，你应该看到的是，美国人自己在这场风波中也未必占到便宜。当前最主要的是，除了煽动动乱的目的和手法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它的特点外，还要注意内部的因素。苍蝇只叮有缝的蛋。新义州的不法商贩这几天也要闹事，就是蛋有缝的表现。”

英明的大将咬咬牙：“还有定州、龙川和宣川，他们想借助阴沟里的不满……我们绝不能放松任何环节的控制，要采取雷霆措施！”

最高统帅对此回答倒是很满意，因为他注意到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有时候很愿意强调改善经济、加强部分地区的试验性改革等等。这虽然没有错，但应该有轻重缓急，在政治上不能过于天真。

“从长远来看，是要解决好经济问题，这也是根本。这方面，我们已经公布了经济开发的十年战略策划，也成立了经济发展总局，按着既定计划进行即可。但是，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领袖们说到这儿，不约而同地在心中蔓生出一股沉重的压力。

上将军缓慢地回忆着：“是啊，十年战略策划是要投入上千亿美元的。农业开发为主导，还包括新义州等五大物流园区，还有石油能源开发、2000万吨原油加工、3000万千瓦发电、地下资源开发、高速公路、铁路现代化、机场及港湾建设，还有城市改造开发及建设、设立国家开发银行、大炼钢铁……真是艰巨之极呀！”

大尊元首对他能记忆的如此清晰很满意。他认为，一个领导人必须要有超强的记忆能力，尤其是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指标。

大尊元首：“艰巨是肯定的了。但，只要我们完成这些，我们就不仅能成为堂堂正正的强国，还可以在东北亚及国际经济关系上占据极重要的战略地位。也只有打好这些进入强盛伟国之门的基础框架，我们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实际上领袖们心里清楚，规划中之所以提出了2020年的目标，是因为2012年的目标已经肯定无法实现了！2010年开始，他们曾努力通过引进外资等寻求经济复苏的突破口，但是因为半岛局势持续紧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停滞等，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合作等全部被中断。计划的宏伟目标，包括“平壤上万户住宅建设”也因为建材及电力短缺等原因而不了了之……总之，目前对内对外，实在是拿不出可以向民众们宣传的成就了。

最高统帅看**上将军**半天没有继续搭腔，估计是他考虑到了上述不利因素，就鼓励了一下：

“越在此时，越需要政治头脑的清醒，需要坚决地措施。”

最高统帅边说打开车边门上的小酒柜。**上将军**同志挑出一瓶**大尊**元首最愿意喝的葡萄酒，给他倒了一杯。

“你也喝一点吧？”

“谢谢**大尊**，我不太愿意喝葡萄酒。需要时，我只喝点啤酒。”

最高统帅看了看**上将军**那略微发福，但还算强壮的身躯：

“也好。不过，啤酒容易让人发胖，你要注意一些。”

“我记住了。**大尊**，目前的形势，我们应该主要注意什么？”

“**穆巴拉克**英明一世，可惜最后败在自己最得意，也是最倚重的军队身上。因此，建立独立国家的基础是民族的单一性，而建设强盛伟国的基础，首先就是军队；无论多么困难，无论有多少事千头万绪，一定要抓住军队。否则，国内控制不住，就会顶不住美国的压力。这些年来的先军政治切不可放松，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之本。”

“我明白了。”

“能对外产生真正威慑的军队，就是战略导弹部队。要格外注意，切记**卡扎菲**的教训，不要自掘坟墓。要注意做好这支军队的工作。最近给那个，**郑永和**安排了什么工作？”

“根据计划，到东仓里去了；另外，我想隧道工程的事，也让他搞起来。”

最高统帅想了想：

“也可以再考验他一阶段。逐步交给他重担。我想，过一阶段你就可以任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了，但消息应该逐步向外透露，提高在国内抓好各种工作的主动性。”

“**大尊**考虑问题是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我有时还把握不好。”**上将军**由衷地敬佩。

大尊元首深情地望着车窗外的田野和山川：

“三千里锦绣山河哪！我们的责任该有多么重大……”

“锦绣山河，伟大民族，我们应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没有英明的领袖领导，群众就等于没有大脑的肉体，人民就等于没有父母的孤儿；所以，民族的伟大性不在于领土的辽阔或历史的悠久性，而是在于引导民族的领袖的伟大性。”

沈北别墅。

2011年2月7日，北京时间21时04分。

东北，沈阳。

殷仕野打开电脑，进入了 www.Hipihi.com，来到自己的那座“别墅”里。在等待那位“揍是不夫”的空闲时间里，他就在院里整理整理自己的“花草”。

他自己“弄”的那条藏獒，傻呆呆的在旁边站着。

这个外形有点儿四不像的东西，受到了“**杨老板**”的全力嘲笑：因为目前 www.Hipihi.com 还没有提供自动的宠物程序，还需要人来操纵，结果**殷仕野**只能一会儿“操纵自己”，一会儿“扮演”自己的宠物，十分忙乱。

看了一会儿，“**杨老板**”有些不耐烦了，就想换个内容：

“哎，我说你先把这花啊草的放一放，中不？”

殷仕野两手仍然敲击键盘不止：“你想干啥啊？”

“俺挺关心北部人民吃饭问题的。听说又闹饥荒了？有没有什么可资证明的消息？小道的也中，参考一下。”

“噢，那倒有点儿，我给你调出来，稍等。”

“都啥玩意啊？别对付我啊！”

“哪能呢。昨天在网上找到几段视频和音频，据说是北部政府中一位西班牙籍的干部亲属探亲时带出来的东西。”

“什么乱七八糟的，咋还有外国人在他们政府中任职？”

“你以为啊？！人家主体思想是光照全球的，全世界有不少人信仰呢！而且，人家还允许外籍干部家属去探亲，搞好了领袖还要接见一下子呢。”

“头次听说。视频都有些啥？”

“除了视频和音频外，还有些国外的评论，都翻译过来了，挺好的。”

视频资料是北部那唯一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节目的录像。

视频的节目内容好像是《社会文化》，由一位“**平壤商业大学**讲座长”畅谈“饮食文化”。看了半天，主要是节约粮食的内容。如，“先军时代的新文化正在蓬勃发展的今日，多样的饮食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比起白米饭，土豆饭、野菜饭、泡菜饭、拌饭等都是对健康有益的食物，晚餐的时候吃汤面或是面包会更好”，还有“有些人认为必须要有肉，才可以提高整体的饮食水平，但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必须要多食用和加工蔬菜，多式多样的饮食是为了节约粮食而做准备，多吃杂谷饭有益健康”等等内容；

音频资料是一段“共和国第三广播频道”的电台广播录音。

殷仕野特意介绍说这电台不仅无线播出，而且通过电缆连接至每一户家庭都有的喇叭上，一年 365 天不间断地广播。

音频内容是一段广播电台的现地采访，描述了平壤市某区某村子的“妇盟”成员们（民族妇女同盟），正在进行制作食物的比赛。其中一位受访的“妇盟”成员在介绍土豆汤面的时候说：“元首曾说以土豆为主食，如果我们努力彻底贯彻元首的名言金句，没有不会成功的”等等。

有关评论则是一边倒的判断：大饥荒无疑了！

“杨老板”不由得喝了一大口水：“妈的，怎么整的俺都有些饿的感觉了！”

看来真是不太妙。”

殷仕野大笑：“我天！你还能知道什么是‘饿’？！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有饿的感觉不太容易呢！哈。”

“杨老板”：“俺估计是战备屯粮屯的太多了，要不，不至于填不饱那两千来万个肚子！”

殷仕野：“原因之一吧！这里面很复杂的，内外因素都有。”

两人正议论着，如同以往一样，“揍是不夫”在屏幕上悄然飘至。

“揍是不夫”：“陆战狗先生，你好！你的小园子是越来越漂亮了！”

“陆战狗”：“你好！最近忙些什么？”

“到处瞎转呗！周游世界。”

“请屋里坐，喝茶。看看报纸吧？”

在“揍是不夫”示意下，殷仕野与他同时启动了一个叫“浊”的混码程序，并进入“悄悄话”状态。这样，他们在 www.Hipihi.com 中的聊天，一是别人听不到也看不见，即使系统管理员设法看和听，也会发现只是莎士比亚名作《哈姆雷特》中的大段对白，是两个莎翁爱好者或者是演员在排练……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各自的监视器上，才能看到真正的内容。

虚拟世界中的“虚内容”：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

……顾虑就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使得那果断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思虑的惨白的容颜，本来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由于思虑就化为乌有了，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

虚拟世界中的“真内容”：

殷：一，需要让兄弟组老大知道自己已经是透明人，二，应该把金达莱的老板准备抛弃金达莱的信息也透露给兄弟组的老大。争取在二者同时出手灭掉金达莱时，掌握好节奏，让金达莱有脱逃机会。

“揍”：前一条不用了，他们老大已经知道了；后一条请你们启用“定远舰生还者”，明确说明目的即可。

殷：老大仅是知道恐怕还不够，应该使他被形成巨大威胁的感觉，从而把这种威胁传递到金达莱身上。

“揍”：好吧！

殷仕野关上电脑，向躺在一边沙发上看电视的“杨老板”说：

“他们让我启动‘定远舰生还者’，把威胁告诉金达莱。”

“生还者？定远舰？俺的娘咧，你可别吓俺，那得多大岁数了？！”

“啧，反应这么慢！是‘定远专案’被我们破了后，冷冻了的一位。”

“‘定远专案’？军情局的？俺只记得早年有‘神斧’、‘班超’、‘光武’、‘三民’、‘海狼’、‘长风’什么的，近年来的有‘夏阳’、‘黎明’、‘先基’、‘曦光’、‘春风’，还有一个‘复华’，还有丁局长渝洲同志针对刘少将的‘少康专案’，啥时候整出个‘定远’？”

“脑子还行啊，记住了这么多，可惜关键的没有记住。”

“愿听教诲。”

“张志鹏知道吧？就是那个所谓 001 号？”

“知道。他不是已经撤回台湾了吗？听说是因为李登辉不懂情报策略把他给整暴露了，才撤回的。回去了不仅没有被军情局承认，反被高检署扣以叛敌之名。后来他不是向军情局要求赔偿一个亿吗？听说只给三百万……”

“对。配合‘少康专案’的专案，就叫‘威远’和‘定远’，执行威远的主力，就是号称‘张董’的张志鹏；而当时执行‘定远专案’的是一个军情局驻澳门的‘越界交通’，Currier，就是跨区联络人，是个韩裔日本人叫姜永泰，被我们‘拆台（破获）’后单方冷冻了，现在日本神户开了个冲洗照片的商行。他与北部的全泰远中将有亲戚，因此被南方的机务司令部看中，选为对北部展开活

动的行动组成员。”

“你准备通过他，把金达莱的消息告诉郑永和？”

“而且要添油加醋一番。”

“怎么告诉他呢？你也不能出境。”

“这等小事，还用我亲自跑？”

“忽悠吧你就；老板还有啥交代？”

“要让郑永和进一步感受威胁。”

“俺看不用俺们再做啥工作了，北非那边的事儿一出，领袖们还不往死了控制军队？”

“有一定道理。”

“俺认为，关键是让金达莱感受到压力。另外，等你这边把消息泄给郑永和，你就得往北边挪挪了吧？”

“应该。你老兄北边也熟悉，拜托了！”

“俺只负责联系，你自己去。俺在这疙瘩配合你。”

“真是够懒的，好吧！”

日本，兵库县，首府神户。

2011年2月9日，东京时间上午8时。

神户位于大阪湾的西北岸，距大阪市三十公里。与日本其他城市街道上的人群行色匆匆不同，神户的街道上显得很寂静，路上遇到的行人也都流露出几分悠闲，让人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惬意。

在神户市北部平野町，是一片算是城乡交界的地方，西边是一条叫天王川的河流，东边有座祥福寺，环境幽静，居民稀少。

57岁的姜永泰就住在这里，入乡随俗，起了个日本名字叫武姜永泰。他微

胖，秃顶，浓眉细眼，蜡黄脸皮，一米六十五左右身材，有中度哮喘。

几年前被大陆反间谍机构控制后，他被迫向大陆坦白了身份，写了保证书、留了预约暗号后离开澳门；对台湾则以“行迹暴露，抓捕在即；为掩护上峰而被迫中断工作”为名，只身逃到日本。在原军情局几个退休特工的帮助下，用其中一个人的私有地皮开了个以加工处理数字图像为主业、顺带也做些出售照相器材、冲印照片等活计的小铺子。这些年，因为大批被派往大陆的前台湾军情局特工失去“组织”而曝光于天下，“组织”上无暇关注每一个类似特工的去向，因此一天天日子过得也算稳定平和。而且，特工训练的底子，使他较之常人能更早、更多地接触高精尖的现代化设备，掌握使用这些设备的经验，在数字图像加工调整上有许多长处，揽到了许多诸如旅游爱好者、记者们的固定生意，甚至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在亚太地区的投稿人等，也到他这里处理图像和照片，因此生意还算不错。

这天吃完早饭，他正准备出门到市内他那间“明泰图像冲印社”去，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是位衣着普通，面目也普通，年龄差不多有四十多岁的一位妇女。只见她深深地一鞠躬，口操韩语：

“您好！打扰了，是姜永泰先生吧？”

“我是。您是？”

“不好意思，明哲先生说，这时候您还肯定没有上班走呢，果然是这样，明哲先生让我捎来两块卡，有照片冲印。我离您家这里近，就不用上市中心您的店里去了！”

“哦，明哲……”

“是朝野明哲先生，愿意读书的朝野明哲呀！”

女人的声音不大，但这句话却使武姜永泰嘴部猛地抽搐了一下：这是大陆反间谍部门与他预留的暗号。

“这是卡，朝野明哲先生说，冲印完了，卡他就不要了。”

说到这，女人的声音又小了一些：

“他嘱咐您：别忘了把文本改成执行程序。再见了！”

女人又鞠了个躬，就走了。

姜永泰没有去上班，而是立即转回屋里，打开了电脑。

他先看了看女人给他拿来的那两块 SD 卡，是金士顿 Kingston 牌子的，容量 4G，外形 3X2.5CM 左右大小。用电脑读出数据，都是神户的风景照片。

他想了想，刚才那个女人说：“文本改成执行程序……”

他赶紧拿出一个数码相机和包装盒，从配套光盘中拷贝出一个名称为 redmeme.TXT 的文档到电脑中。

光盘是当年中共反间谍部门的人给他的，替换掉了他原来的那张光碟，光碟的外观与被替换掉的那张一模一样，内容也都是数码相机的说明文档、联机程序和图像处理软件等。只是多了上述文件，他曾试着用文字处理软件打开过，只是一堆乱码或提示打不开等。当时，中方人员告诉他，有朝一日找他联系时：“请把文本改成执行程序”。所以他就没有再动它。

今天暗号对上了，应该改了：他把 redmeme.TXT 改成了 redmeme.EXE，再用鼠标一点，果然运行了，出现了一个显示当前日期、时间的小桌面程序。他再用鼠标在程序的画面上找了找，有一处本不应该由箭头变成手形的地方，在这里再点一下，出现一行提示：

“请插入 SD 卡！（英文）”

他立即把刚才那两块 SD 卡依次插了进去，第一块没有特别的反应，第两块刚一放进去电脑忽然发出一声提示音，接着本来只有一个盘符的 SD 卡，变成了两个盘，而且都是 4G 的容量！

姜永泰不由得撇了撇嘴，咕哝了一句：“共军兄弟真能想，这肯定是在一块 4G 卡套里，塞进了两个 4G 的芯片……”

他在“多”出来的 4G 空间里，读到了给他的内容：

即告远，云已吸走并行方案；此情若泄寇必置郑、云于死地。详见 ZIP 文档。

姜永泰没有多想，读了两遍后，将附件内容另行刻成了光碟；然后，从机器上抽出了那块卡，找了一个榔头把那块卡敲成了碎末，冲进下水道。

他定了定神，抄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078-251-3683，这是“朝总联”兵库县本部的电话。

“找崔东浩先生。我是姜永泰，我要见你。一小时后。请准备现金。”

一小时后，姜永泰来到神户市中央区御幸通 4-1-7 号。他将那张刻录的光碟

给了那位崔东浩先生。

崔东浩付了5万日元——他知道,这位原为国军机务司令部服务的人是Free Market (情报市场)的老客,他提供的情报总部都很重视,5万日元是惯例,说不定还有后续交易。

姜永泰在回来的路上想了想,又找了一处公共电话,打了一个号码。对方是台湾“国家安全局”驻日本督导组组长**李烈钧**,他们先用日语交谈:

“李先生吗?我是**姜永泰**。”

“姜先生,我已经跟你说过,关于经费问题,还在研究……”

“定远专案”结束后,**姜永泰**曾经通过退休特工找到**李烈钧**,要求补偿,**李烈钧**总是推托。今天他以为**姜永泰**又要谈此事,不仅有些不耐烦。

“不是此事。我有些另外的重要事,想见面告诉你。”

“什么事?”

姜永泰下边这句话,前半部还是日语,但后半部却是一句闽南土话。这是他唯一会的一句闽南土话,是以前跟一位台湾籍老特工学的。但他估计,**李烈钧**应该是个闽南话通,因为他认定**李**的日语中就带着一股闽南话的味道。

“当然还是钱的事……有些半岛的情咨。”

果然,**李**听懂了。当然,他还是用日语回答的:

“噢,是这样。何时见面?”

“您定吧,我倒是不着急。”

“正好,我有些数码照片也要调整一下,明天下午我到您店里去?”

“好吧。”

朝鲜,平安北道。东仓里。

2011年2月10日,平壤时间上午09时。

东仓里位于平安北道南江山脉的西南端，属于铁山郡；在它西北约四十公里，是中朝边境的丰水水库；由这水库向南的河流，在东库向西南分出城昌江，向东南分出九岔江。

郑永和率参谋总部的一批人马，正在视察这里的导弹发射基地。

在炮兵指导局的管辖下，除了一些小型的、临时构筑的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发射场地外，大型的、具有永备工事或地下发射井的导弹基地主要有六个，包括东海岸咸镜北道花台郡的舞水端里基地、江原道的永开塔发射基地和永奥洞基地、慈江道的骨葛洞基地和平安北道的龟城发射场等。

从 2000 年开始动工建造的东仓里导弹发射基地已基本建成，比舞水端里基地更先进，不但有火箭引擎试验台，还有用作导弹装配和测试的大楼，以及发射观察塔等。这里距宁边核设施只有七十多公里，可以大缩短运载核弹头的时间。

不过，这个对外称“西海火箭发射场”的基地，其指挥中心，也就是控制中心的组成可是大有门道，它实际上有两套：

一套可用来对外公开，欢迎世界各国的记者来参观，可以让您随便看——因为面对那几台也不知道能不能全亮的显示屏和几个老旧的操纵台，谁也看不出来个一二三，你能获得的信息全是陪同参观的人所说，除了一些“坚决”“消灭”等词语外，就是元首们的关怀与指导，其他只能靠你猜了；

而另一处真正的指挥中心，是在发射塔西南大约一公里处，虽然与这里仅仅隔着二道山梁，却完全隐藏在依山而挖的隧道中。不仅卫星看不到，你就是站在发射塔下，也不知道真正控制指令来自哪里。

这里才是郑永和的真正指挥所。

现在，郑永和一行人马正在那座高达五十米的发射塔前巡视着。相比而言，位于舞水端里的“东海火箭发射场”的发射塔架高度就有些可怜了：不到三十五米。郑永和每次看到这里的发射塔架，心里就有一种骄傲、自豪的感觉。特别是自从 2008 年 6 月他亲自参加了在这个基地进行的洲际导弹火箭引擎性能的试验后，他更是“深受鼓舞”。

根据前几天英明的大将同志有关“认真视察，掌握情况，迅速提升和完善东仓里基地的战备状态”的交代，他揣摩着，根据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这里很可能要进行一次远程导弹的试射。

他一边走着，一边分析着可能的发射日期：4月中旬和10月初可能不行，因为那个时期这里正处雨季，发射的气象条件不好，几条急造军路还不能完全加固，运输也不便；但是，这两个时间段又恰恰是最高统帅的生日（4月16日）和劳动党建党日（10月11日），而以往进行这种有重大意义的行动，往往是要选择在类似时间段中的，并要结合国际斗争需要的。所以，要做好在任何条件下进行发射的准备。

他停下脚步，告诉随从通知：基地全体少校以上军衔军官集合，他要训话。

话音未落，就见从基地门口处驶进一台漆成丛林迷彩的日产吉普车。这台车以撒野式的速度和行进路线，直冲**郑永和**所站立的位置而来，在距离二十多米的方，以一声响亮刺耳的刹车声戛然而止。

基地的军官们面面相觑：谁敢当着**郑永和**副总长如此放肆？！

郑永和却露出了一丝会意的微笑，他知道这是他的死党、哥们和下级，**全泰远**中将同志来了！

果然，从车上跳下来的正是**全泰远**。他穿着一身新配发的改进型丛林迷彩服，领章上是中将军衔，没有戴军帽，细长的眼睛呈三角形，鼻梁上架着一幅款式不太新颖、面积很大的墨镜。他中等身高，身材壮实，平头，方脸，晒得倒是不黑，这是因为长年在发射控制室或车内的结果。

他一路走来，虎虎生风。

全泰远也出身于军队世家。他父亲曾多年跟随已故人民军元帅、民族武装部前部长**宇守辰**当贴身警卫，但由于没有什么文化，加之老实木讷，后来只好安排在东海舰队司令部当了个不管事的副参谋长，算是待遇吧。虽然老爹官职不高，但毕竟是**宇守辰**的老部下，因此**全泰远**当兵后还是比较春风得意的一一要知道，**寇大帅**的儿子**寇日正**，去年已经晋升为上将了，而且担当了劳动党军事部长一职，掌管着四百万工农赤卫军等预备役兵力。

全泰远 1987年十七岁时就进入了军队，先是在海军狙击旅苦练了二年；后来老父亲寻思着要吸取自己仕途不振的教训，争取学点高技术以求在部队能够腾达顺利些，就找了**寇**部长，把他调到了海军东海岸防导弹团。这是**全泰远**军旅生涯中关键的一步，此后即开始步步顺利了：

1994年已经是指挥连连长的他，赴俄罗斯那座以**Е. И. 克雷洛夫**命名的哈尔科夫高等军事指挥学校学习了三年——**克雷洛夫**元帅曾担任过前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毕业后的**全泰远**成为导弹专业指挥官，2003年晋升为导弹旅旅长，肩上终于将星闪烁；2005年又去俄罗斯战略火箭指挥学院进修了一年；由于业务精通，又与**郑永和**结交成为莫逆之交，遂于2007年调任炮兵指导局指挥与通讯处任副处长；2009年在**郑永和**取得主管战略导弹部队的副总参谋长职位后，他职务也就由副变正，成为指挥与通讯处处长，晋升中将军衔，与**郑永和**一起在战略导弹部队中逐渐发展和壮大起一支死党队伍。

作为**郑永和**的生死兄弟，就是他建议并主持了“平行方案”的形成。此次**郑永和**来东仓里视察没有带他，正是对他的重视：可独当一面。

“上将同志！您好。”

“你好，中将同志。你不是在隧道那边吗？”

“是的。但有些紧急情况，必须向您当面报告。”

郑永和挥了挥手，其他军官立即散去。他招呼**全泰远**走进一间临时工棚里。贴身警卫立即在板房四周设立了警戒。

“什么情况？你必须亲自来？”

郑永和掏出盒中国产的《七匹狼》香烟，递给**全泰远**。**全泰远**没有点上，就急忙开口：

“党的方面派来的人，已经掌握我们的平行方案！”

郑永和大吃一惊，有些不相信：

“你是说……她？！”

“是的，就是您身边的那朵花。”

“情报来源？”

“党的方面的朋友，通过‘朝总联’转给我的，绝对可靠。”

郑永和点燃并深吸了一口烟。

她已经掌握这么核心的内容，出乎意料！

他知道，**全泰远**对自己与**云依鹤**的关系是不满意的，曾经多次或开玩笑或认真地对他提醒过，让他别因为一个女人而耽误了前程。

“她已经上报了吗？”

“据朋友讲，她已经上报说拿到了东西，但那边还没有下达何时交接材料的时间。但估计很快。”

全泰远看了看郑永和，又说：“你从老头子那里……没有得到些什么吗？”

郑永和心想是啊，他岳父应该向他透露点什么，因为他想起几天前他在岳父家吃饭时，岳父大人还曾多次鼓励他，说了一些国家民族寄希望于他，家族也要靠他等，甚至老头子还暗示他要和他绑在一起，扩大力量，以和军内其他人一争高低的话……难道老头子故意隐瞒，要置他于死地吗？不像啊！他还是了解老头子的。

他开始认真回想那天老头子所说的每一句话——当时他没有太注意。忽然，他想起了岳父大人的这样一段话：

那是在饭桌上，当岳母大人叨叨咕咕地劝他不管多忙也要经常回家，而夫人既眼圈略红，也夹针带棒地埋怨他不顾家的时候，寇天烈意味深长地说的一段话：

冲着家人全体：

“你们女人家不要乱唧唧，永和的情况我是知道的。最高统帅和上将军同志都信任他，他能不努力工作吗？”

然后，寇天烈特意俯过身来针对他说：

“女人吗，都是这样；该捧着的时候就要捧一捧，不需要捧的时候……就当没有她也可以！”

他记得寇天烈说这番话的时候还少见的冲他挤了挤眼！当时他很诧异，因为老头子从来都很严肃。所以当时他只能打哈哈：

“父亲，我怎么能那样呢？母亲和妻子在家里很辛苦的。”

寇天烈随后让母女俩再上点菜，乘她们不在时，老头又悄声的，但很清晰地说了一句：

“家庭和事业，在男人一生中是分不开的；其他的，都另当别论！”

想到这，他似乎明白了一些。

当时，他理解这是老头子告诫他在外面要注意感情方面的事；而现在想起来，

则肯定有着其他内容。

郑永和明白，此时动云，一方面必须掌握真凭实据，二是也要听老头子的。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她真的掌握了平行程序，而他动手却没有成功，她再从老头子视线中消失，那就真麻烦了！

“你把这事再深入核实一下，注意：千万不可让她察觉！”

“还用这么复杂吗？直接……”

“不行。我不仅要老头子有个交代，而且，特别要注意防止既让她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又摆脱老头子控制。”

“你是说，在这个事上，我们和老头子联合作战了？”

“不仅是这个事，包括其他。难道不好吗？”

“明白了。我马上落实，彻底查清！”

“20日我按计划去狩猎，大概进行四天左右。结束以前，你必须搞清楚一切！”

“是！”

平壤，东北方向。

2011年2月18日，平壤时间09时。

云依鹤大校驾驶一辆日本产的丰田六座越野旅行车，向东北方向驶出了平壤。

前天，她接到郑永和的电话，说每年一度的狩猎将正常进行，让她先到咸镜北道首府罗津北部的豆满江市做一些准备，打个前站，郑永和将在二十日左右率其他人到达。

云依鹤当然先向作战部做了报告，然后挑选了去年狩猎时陪同郑永和 in 帐篷里喝酒的那三位女士，轮流驾车前往。

这三位女士中有二位是先后从作战部派过来的：

金善姬，26岁，幼年也是在**万景台**红旗革命军事学院度过的，后在陆军学院毕业，中尉；高个，瘦脸，脸色稍黑，运动员身材；父亲是铁道省客货车局局长，母亲是陆海运省行政组织局的工作人员；她的叔叔是1968年1月21日“**青瓦台**”奔袭作战的烈士；

崔美萍，24岁，同样是**万景台**红旗革命军事学院出来的，直接到部队服役，少尉；中等个头，脸色白皙，性格内向；父亲在农业省养鱼总局工作，母亲在**平壤**中心市妇女委员会任职。

另一位也是少尉，叫**玄丽娜**，中等个头，丰满白净，22岁，毕业于**金策太**学物理系，父亲是原总参谋部**飞鹭峰**贸易会社的一位副社长，该会社解散后又去非洲某个国家任大使馆商务参赞，母亲随父亲也去了非洲，好像在安全保卫部兼差，在使馆内行监控之责。

这三人当中，金和崔是**云依鹤**的嫡系，而**云依鹤**与**玄丽娜**虽然关系也不错，但没有更深的交往。

经过四个多小时后，她们经**平安南道**进入了**咸镜南道**。**咸镜南道**位于**半岛**的东北部，西北是**狼林山脉**，东北是**赴战岭山脉**，一片连绵险峻；东南则面临**东朝鲜湾**，沿海岸线是一片平原。

丰田车连续跨过**德池**、**龙兴**、**金津**等几条江河后，日暮时分进入了**道府咸兴市**。

丰田车开到**咸兴**东北郊的一座**人民军兵营**门口停了下来，经严格核实后进入了营区。**云依鹤**知道，虽然**咸兴**是**人民军第七军团**的辖区，但她们来的这个部队属于特种作战部队，是**人民军总参谋部轻步兵指导局**直属的第87轻步兵旅，与第七军团所属的那个轻步兵旅隶属关系不一样，而且与**劳动党作战部**关系比较密切。方便、保密。她们将在这里住下，明天再继续向北前进。

该旅**崔旅长**等一千长官果然极为热情，早准备好了晚宴。虽然没有**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但有许多一看就知道是军营中自制的可口小菜，还有自酿的白酒，令宴会的气氛十分愉悦。只是那几个陪餐的军官，猛然看见这四个绝色美女与他们近在咫尺的坐着，不禁有些难以自持；但他们也都知道她们身份不一般，因此，

外表的敬畏与内心的欲望相互作用，令几人作态十分怪异，使四个美女心中不免窃笑。

饭后，有些微醺的崔旅长俯在云依鹤耳边说：

“李哲松将军，就是李哲泰将军的儿子，今天早上来过电话，让我告诉你，请你到了这里以后务必给他打个电话。”

李哲泰上将是中央候补委员、轻步兵指导局局长，寇天烈大将的嫡系之一，也是云依鹤父亲的老战友。云依鹤父母去世后，他经常从学校把她接出来到家里，视如亲出。

李哲泰的儿子李哲松比她大六岁，自小与她青梅竹马，生活在一起，又是万景台红旗革命军事学院的先后同学，现在也是一名人民军少将，明里暗里地追求着云依鹤。云依鹤虽然很喜欢他，但是总感觉自幼生活在一起，相互太过于了解，青春期之前的接触，同吃同玩同住的也无性别之差，年龄大了再接触也没有新鲜感，因此在心里总是把他放在兄长的位置上，没有更进一步的感觉。

李哲泰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太好，已经处于半休息状态，但仍与作战部和侦察总局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

云依鹤知道，这是因为轻装步兵是人民军的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最高统帅和寇天烈都十分重视。为抵消南方傀儡军、特别是美帝军队在装备等方面的优势，人民军一直在扩展特种部队。这些特种部队分为三类：即轻装步兵、侦察部队和狙击部队，主要用于在敌后实施侦察、突袭和破坏活动。虽然原来对外情报工作是由直属劳动党的情报组织来完成的，如社会文化部、统战部、对外情报调查部以及作战部等，不是由人民军的情报部门来完成，所以，这些特种部队只是有协助潜伏间谍活动的任务；但是自从党的情报系统统一归属寇天烈后，情况则发生了改变，这从这位旅长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

第87轻步兵旅在众多轻装步兵中，地位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咸兴市及其周边有许多绝密级别的工厂。这些工厂，都是隶属于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经济委员会的。在这里谁都知道，所谓“第二经济”就是指国防工业。除了制造重型火炮、自行火炮的龙城机械厂和龙城机械总局外，还有研发和生产化学武器的研究所与工厂。如归属第二经济委员会第五机械工业局的第二自然科学院咸兴分院、

本宫化学总联合工厂、2●8 工厂日用分厂、兴南肥料联合企业、清津化学纤维工厂等等。

云依鹤以前猜想：包括她在内的，凡是担任间谍特工等任务的人员，都配发一种剧毒药丸，这种药丸不仅可以让使用者无任何痛苦地瞬时毙命，而且如果有人接触死后的服毒者或进行化验时，接触者和化验者也都会中毒——那药丸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扩散力，都接近化学毒剂了，可能就是这些工厂中某一家生产的吧？

而且，在咸兴东北方六十公里左右，还有那座著名的马养岛和马养岛锅炉工厂，即马养岛潜水艇建造所，有一万五千多名工人，也是隶属于第二经济委员会第六机械工业局的，专门生产潜艇，特别是小型潜艇。

这些兵工厂，是绝密中的绝密；因此，驻屯咸兴的第 87 轻步兵旅，还担负着护卫这些工厂的职责。

她估计李哲松让她去电话无非是些老生常谈，因此没有太在意。

可是饭后不久，又跑来一个值班参谋告诉她，李哲松将军又来电话了！

“噢，我知道了。时间这么晚了，就……”

“大校同志，李将军在医院住院，是护士同志替他打的。”

“啊？！他病了？重吗？”

“不太清楚，您还是打个电话吧！这是电话号码。”

她有些奇怪：李哲松在西海岸的海洲，怎么会跑到东海岸的咸兴来看病呢？

她在派往中国留学前，曾经去过海洲，对那印象挺深：那里距“三八线”南侧的江华岛直线距离只有七十公里，是由海路实施向南派遣计划的启锚地之一。

李哲松少将是西海岸海洲基地的司令官，负责管理基地和保障派遣工作。

云依鹤给医院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个女护士：“是云同志吗？啊呀，你快来吧！李司令官现在生命十分危险，一直在抢救中！他是清醒的时候让我打的电话……”

云依鹤一惊，放下电话后，简单地把那几个女同事安排了一下，就开着车飞驰而去。

连着打听了几个人，才找到咸兴市人民医院。医院不大，主楼是个破旧的三层楼，里边的病房倒算是干净。

云依鹤进门时，注意到门前停着一辆挂着军队牌照的救护车。偶然间，她忽然看到不远处的角落里，在楼房的拐角处，还停着一辆牌照上有一颗红色五角星的苏式吉普车，号码是黄海南道的。

社会安全部的车。他们怎么也在这？与李哲松有关吗？

云依鹤不及多想，三步并做两步来到了二楼一个紧靠里侧的病房。她看到的情形使她立即感觉到有些不妙：

三、四个医生护士正围着一个病床忙碌着，床上躺着的人头部和胸部都缠着绷带，明显的有血迹渗露；靠墙角还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是中尉，一个是士兵，手足无措。

云依鹤仔细看了看，才勉强认出纱布包裹中的人就是李哲松。她刚一开口喊：“哲松，哲松哥哥……”

忽然过来一位没有戴白帽子的人挥手制止住了她。云依鹤抬头看了一眼，他虽然也穿着白大褂，但显然不是医生护士，应该是社会安全部的人。

那人注意到了云依鹤肩膀上的大校军衔，但仍然冷冰冰地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来看病人。你是干什么的？”

“病人正在抢救，无关人员不得……”

“要我跟金大个子打个招呼吗？！”

金大个子是黄海南道社会安全部负责人金勇奎的外号，只有内部人知道。那人一听，马上就不吱声了，并知趣地退出了房间。

云依鹤向医生出示了证明她是军方参谋总部人员的证件，要求医生立即向她介绍病情。

医生告诉他，病人身体受到严重外力挤压，特别是胸腔和腹部受压严重，多处内脏破裂；加之伤后颠簸，目前出血不止，很危险。医生还特意解释，这儿的医院技术和设施都有限，没有抢救这种重伤病人的能力。

云依鹤又向那两个显然是李哲松手下的军人询问后，大概知道了缘由：

李哲松今天中午在码头为一艘半潜艇解缆时，不知为何坠入海中，被另一艘

已经开动的驳船和这艘半潜艇碰撞挤压，要不是驳船侧舷挂有防撞的旧轮胎，李司令官早就不行了。

“司令官还要亲自解缆吗？”云依鹤很奇怪。

“李司令官从来都是为起航的潜艇亲自解缆的，只要他值班，这习惯都快十年了！”中尉看来比较了解情况。

“为什么不在海洲医院治疗？跑这么远来？”云依鹤对此更感怀疑。

“在海洲医院简单处置后，基地干部决定送平壤；可我们刚跑到沙里院附近，他们……”中尉向门外看了看，显然是指刚才出去的社会安全部的人。

“他们赶上来，非让我们绕过平壤到咸兴的海军医院；可是，到了咸兴，也没有让我们去海军医院，绕了半天就送这里来了。”

云依鹤知道，所谓海军医院除了南浦和清津外，其他地方根本没有。她也知道，这两个护送的军人，是不敢不听社会安全部人指挥的。

她心中有所预感。

这时，躺在床上的李哲松听到了云依鹤的声音，挣扎着动了一下，尽全力将一只手臂微微抬了一下，指向云依鹤的方向。

云依鹤一边向床边走去，一边示意其他人出去。

她靠近床头，抓起他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膊：

“哲松哥哥，我是依鹤妹妹！”

李哲松的呼吸忽然急促了起来，虽然眼睛一半被纱布蒙着，看不清楚，但显然听出了云依鹤的声音。但他的嘴被纱布缠着无法清楚地发音，他挣脱出那只被云依鹤抱着的胳膊，艰难地在嘴边做了一个切开的动作。云依鹤开始不想做，但被李哲松的坚决所促动，只好出去借了一把手术刀，回来轻轻地划开了李哲松嘴部的纱布。

声音还是不清楚，云依鹤只好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

“哲松哥哥，你要说什么？说吧！”

李哲松似乎平稳了一些，开始断断续续地说：

“你，危险！”

“为什么？”

“3，3号大楼的瘦猴文载世……前天，和我喝酒，喝多了……说，你是礼

品……”

瘦猴就是寇天烈的少将助手，正式职务应该是什么助理或某处处长。云依鹤和他也喝过酒，属于“喝酒精都不醉”的人。能把他喝多了，哲松哥哥肯定是拼了命的。云依鹤知道这是李哲松为了探听有关她的消息而做的努力。李哲松以前就对她说，年轻貌美的她，夹在一群苦心争斗的高官中间，难免不被各方利用；顺心了，就当花瓶供着，不顺心了就抛弃……面对生命垂危中的李哲松，看着他那浑身的血迹，听着他关心的语言，她心中不禁浮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既有感激的温暖，也有愧疚的苦涩。

“哲松哥哥，不要紧的，我就是这个命。礼品，就礼品吧！”

“不！不行！！你不能成为，可随便牺牲、牺牲的礼品！”

李哲松忽然竭力提高了声音。

“哲松哥哥，你不要这样，你要治疗，养好病……”

“不，不可能了。我问你，你是不是，拿，拿到了一个方案？”

云依鹤心中一惊：“你说什么？！”

李哲松也是到了紧要关头，却因一口气上不来，光张嘴没有了动静，脸憋的由紫转白，眼看就要昏迷过去！

云依鹤一时紧张，不由得抱住李哲松，一边摇晃一边喊。可能是这一晃动加震荡使李哲松又顺过气来，也可能是被云依鹤这一抱而激发了他的生命力，李哲松总算缓过这口气，以极大的耐心等呼吸稍稍平稳后，继续说道：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听清楚：寇准备把你，和你掌握的方案，一起送给郑永和，他们就联合了，联成一体……了！”

云依鹤如被电击一般，瞬间明白了一切：

作为 HH08，她按照寇天烈的指示，终于搞到了郑永和的核武发射平行控制方案；但出于某种原因，估计是翁婿联盟的需要，寇将把她及她所掌握的方案，作为礼品送给郑并直达元首；按惯例，作为礼品的载体，她面临的不是被送进劳改营，就是神秘消失。

云依鹤稳了稳情绪，对李哲松安慰道：

“我会有办法对付他们的，他们还不至于把我怎么样。”

“糊涂！你，你想，我能自己……掉进海里吗？！”

“怎么？！”

“瘦猴文，酒醒后，派人干的！”李哲松咬着牙说出了这几个令人寒气透骨的字。说完后，他也是用尽了最后不多的力气，加上终于说出了关键的话，精神一松弛，人立即瘫软了下去。

云依鹤一看不好，马上把医生护士们又叫了进来。

医生看了看，无奈地摇了摇头。

无论云依鹤再怎么摇晃和呼喊，李哲松的生命之火还是不可逆转地熄灭了下去。

云依鹤在无限悲伤中，注意到李哲松在弥留之际，那只还能动的手用最后的知觉，向她做了一个手势：

他的拇指缩回，另四只手指慢慢、慢慢地，但却是竭尽全力的伸直了。

云依鹤知道，此时她和李哲松处于同样危险的境地。哲松哥哥已经为她避开祸端而牺牲了自己，她再久留此地已无任何意义。于是，她强忍悲痛，向两个护送李哲松的军人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开车回到了 87 轻步兵旅驻地。

一路上，眼泪不断涌出，又不断地被怒火所焚干。

她是英明领袖的忠诚战士，是元首养大成人的孤儿，她可以为他们去牺牲。她曾经多次想过，如果有一天让她为祖国、为民族、为伟大的领袖去牺牲，她会毫不犹豫的，就像无数先烈那样，像延坪岛炮战中那些高喊着“为最高司令官同志英勇献身！”的战士一样，视死如归！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她很可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败类，是一个反对最高统帅的叛徒而被无情的处死。这样的话，不仅她成不了英雄，她的朋友们也会跟着不明不白地成为人民的罪人。

这是阴谋！是反对伟大领袖的阴谋！她是元首的战士，必须与这些阴谋誓死抗争。

她的出身，她的履历，她所受的训练和她的性格，都不允许她束手待毙。她不仅要避免这种无谓的牺牲，绝对不让自己成为阴谋的牺牲品，更要尽一个特工战士的职责，协助领袖挖出阴谋者，将他们置于死地！

她还来不及仔细分析这些阴谋的来龙去脉、目的与影响，也还弄不清阴谋的

真正主使者。加上委屈、愤怒、无助……身处险境的巨大压力和剧烈的情绪波动，已经使她有些头晕目眩，心跳加快，一丝丝从手掌心中渗出的汗水，冰冷，腻滑，方向盘有些握不住了。

她以最大的毅力稳住自己，把车先停在路边。然后双臂伸直用力抵住方向盘，连续做了几次深呼吸，并用力左右甩了甩头部

多年的特工训练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掌握如何平复心情、“冲出绝境”的技巧。

她平稳住呼吸，闭目凝神，逐渐在意识中把自己分成两半：一个情绪激动中的我，一个冷静思考的我。然后，再调动意识中的力量，把前一个挤走，让她先远远地离去，再让那个冷静思考的我慢慢地回来，回来……缓慢而坚决地占领整个身心。

她已经明白，手中的平行方案，就是造成这一切的祸根。

想要保住自己的命，也恰恰需要这个东西：只要她自己能控制住这个东西，虽然无论**郑**还是**寇**一定会抓捕她，但抓捕过程还不会以尸体为目标——为了那个方案，他们只能要活的！

万幸的是，她已经提前处理了那些到手的方案，只有她自己知道到哪儿和怎样才能取出那些资料。

时间不多了！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呢？！

云依鹤回到领地后，在自己的房间里思索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下定了决心：冲出国境，暂避**中国**！

她是这样分析的：

第一，以对相关方案的控制，作为交换，寻求**中国**方面的容留。她知道，作为一直想掌握**东北亚**局势主导权的**中国**，一定会极其重视她所掌握的资料；加之在**中国**留学时中方有关部门的人与她留有关系……当然，俄罗斯也可以，但她没有去过那片广袤的土地，既有些莫名的恐惧也没有关系可供联络；**日本**距离远、难度太大；**韩国**虽能保命，但父辈留下的积怨和多年来所受教育在心中的烙印，

使她不可能选择那边；

第二，此次狩猎，就是最佳的机会。豆满江市地处多国交界之地，有数个方向可供越境选择，而郑永和所带人员较少，只要保持突然，就能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冲到边境线附近，甚至冲出边境线；

第三，她带来的三位女军官中，那两个和她一起从作战部调来的人，既听命于她，命运也同她一样——她们是云依鹤获取平行方案的同谋与助手。

第四，目前在最高统帅等人筹划和努力下，国际形势还算稳定，国内的注意力应主要放在防止和应对内部动乱上，内卫部队最紧张，野战部队次之，而战略火箭军方面就应该属于稍稍轻闲一些的了；不然，郑永和的狩猎也不会被批准。

第五，郑永和目前对她还抱有事业和私欲两方面的希望，应该能抢在他动手之前先行动！这是最没有把握、却也是最关键的……

……

至于再下一步，就只能随机应变、因势利导了！

究竟如何，只能拼死一赌了！

云依鹤悄悄通知那两位从作战部一起来的姐妹，在她住的房间里一起商量的三个多小时，直到天亮才回到各自房间。

2011年2月19日08时。

云依鹤等一行告别87轻步旅的长官们，驾车继续向东北方向疾驰而去。驶出营区后，她们中的两个年龄最小的姐妹，不由得同时为再也看不见那几只暗地里闪烁着邪光、表面上却一片至诚的眼睛而长舒了一口气。

一路上，云依鹤使用了多种反跟踪手法，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迹象。

10时，到达金策市。云依鹤暂停了一下，在路边一个小水果摊买了点水果，一时没有零钱，就让金善姬到附近的一个小电报所去换点——同时给新义州一个叫“烽火矿产株式会社”的崔经理发了一封包括如下内容的电报：

“镍矿3日内发货。”

尔后，这辆丰田六座越野旅行车继续沿东海岸向北偏东前进。

中国，辽宁，丹东市。

2011年2月18日，北京时间20时。

殷仕野驾驶着他自己的那辆雪弗兰科帕奇 SUV，驶进了他非常熟悉的边境城市丹东。

这辆科帕奇 SUV 车是他去年买的。为选择一个合适的车，他曾经在沈阳和大连等地转悠了半年多的车市。最后，才定下了这台 2.4 排量、手动挡、逐日红颜色的车。经过这一年多的驾驶，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底盘沉稳，敦实，给人以放心的感觉；操纵反应敏捷，车随心动，人车一体。殷仕野认为从自己的经济实力出发，不必要，也不可能去追求烟灰缸是声控开闭的、副驾驶位的脚踏板可电动调节角度、五座车有六个七吋液晶屏等新鲜电子玩意儿，他的要求只是“以市内平路为主，长途时有些坑洼也能轻松通过”，因此这车在底盘结构、动力扭矩上是基本上满足了。

一进城，他不禁感叹起来：那凤凰山植被还是那么茂密，风景依然秀丽；那条界江鸭绿江还在静静流淌……他已经许多年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了，还是在他刚入行不久，曾跟随他师傅来此做过调研工作。

昨天他从邮件上得知，“定远舰生还者”已经顺利地把消息传到了朝鲜国内，应该不出六个小时，郑永和就能得知有关情况；对下一步如何遥控有关行动，他和“杨老板”商量后决定：他靠前指挥，挪到丹东来。

一进丹东，他就想起有一次和师傅一起秘密会见江对岸“大老板”时的情形。

那一天凌晨四、五点钟，他和师傅来到一座不起眼儿的小型宾馆，在一个更不起眼儿的房间里见到了那位“新兴的红色资本家”。

这位“红色资本家”五十多岁，胖胖的身材，穿一套海军蓝颜色的既不是西服也不是中山装，但质地和裁剪却很讲究的毛料服装，戴着一副紫色框架的眼镜，“狠狠”地坐在沙发中，抽着雪茄。

当时，他和师傅与对方接触的理由，是谈一种叫作“血宫不老精”的买卖。这是对方出口最畅销的产品之一，是一种从大豆中提取出来的药品，据说可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而且要比产自韩国或日本同类产品更安全云云。在英国，它被重新包装成盒，仅标注“朝鲜制造”（Made in Korea），然后就出口美国。

这位在刚刚兴起的经济改革大潮中的红色老板，虽然看起来很谨慎，但也能感觉出来底气十足，他说他的商业会社有两千万美元资本，年营业额约为一点五亿美元，下辖包括矿业公司、电子、制药、钱币、玻璃、机械和饮用水工厂等。

师傅说：据美国财政部声称，您的会社是朝鲜永邦总公司的一部分，曾参与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我们有些担心。但对方用外交辞令表示，他的商社不过是个雄心勃勃的企业而已：“我们希望向全世界人民表明，我们正在快速前进，我们希望和他们交朋友，建立友谊……”

当时江对岸整个国家估计也只有二十五亿美元的对外贸易总额。因此殷仕野问：

“在整个国家外贸中，您就占了一点五亿，盈利应该相当高吧？”

“红色老板”笑了笑，只说“我们至少要将 15% 的盈利交给国家……”他介绍说，他的会社最大的部分是矿业部门，单是金矿就有一百多座，会社的两个造币厂将黄金制成钱币，然后出口，而不是以金条的形式出口。它还生产锌、石墨和镁浓缩物。

看到师傅和殷仕野不住地点头表示钦佩，他又降低了一些口气：

“虽然我们有些多元化、扩张性的特征，但会社的战略是朝鲜式独特经营之道的典型代表。我们承认，南方的‘三星’和‘现代’都是好公司，但他们不是我们这种模式。市场经济并非我们的最佳选择，如果我们一夜之间就改变我们的整个经济模式，停止中央计划，那么人们会感到吃惊并开始挨饿。”

喝了许多中国啤酒后，这位老板还是露出了一些绝对资本主义角色的样子，他说他认为在全球富豪榜和最赚钱的行当当中，比尔·盖茨列第一，制药业列第二，第三位是汽车，第四位是武器，而我们将主攻这四项中的三项……”

整个会见中，殷仕野最感兴趣的内容有四方面：

一是这位老板介绍了他的会社在中国、古巴、德国、保加利亚、瑞士、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埃及、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都设有分支机构或代办处；

二是老板的亲弟弟是朝鲜劳动党财政经理部所属公司的总经理，独揽朝鲜柴油进口生意，他曾留学中国精通汉语，而且英语会话能力也不错；

三是兄弟俩与那位名闻世界的“官商”或称“外交商人”的车铜驹是哥们。那位车铜驹先生目前是外务省从中国赚取外汇的主力，他独揽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外汇业务，不仅个人资产已经超过千万美元，而且是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一副部长李康济的女婿，从而得到支援与庇护；

四是这哥儿俩的父亲曾任过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官。

每当想起这些，殷仕野都要想起自己的师傅。师傅今年八十多了，早已经退休。

他对师傅的评价是：行政管理能力一般，但情报业务却是顶尖高手，尤其是其敏锐的情报意识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就是在师傅的帮助下，殷仕野才能以几份“直达天庭”、左右政策的情报，奠定了自己后半生的事业基础，也才真正由“谋一份差”，转变为“干一份事业”的。

他印象最深的是师傅自己总结出的几个“情报工作定律”，虽说有戏谑成分，但却也是给党内高级干部讲课时的内容。比如，关于“几不谋”的定律，殷仕野就认为是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性质的定律，其中就有：

“淫不谋”。此处之“淫”，是泛指多、滥之意，指向很多；仅从任务角度，就含有：一个成功间谍，不可能完成过多的、互不相干的任务；他的一生，或者说的在他的间谍生涯中，一般只能做一个主题的事情。那种今天飞檐走壁勇夺敌国首脑尿液、明天夜闯机房智取高科技芯片，而后天又“普度众生”成功织建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等等，这样成功的“谋”，只存在于文艺作品中；

“官不谋”。此处之官，是特指间谍行当中，在“机构”中担负行政领导之责的官；他可能很成功地指挥谋或谍之网，但严格来讲他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谋；在现代条件下，身着制服者，甚至食国家俸禄者，均不能称之为谋，而是谋的附属或谋的成果体现之渠道；

还有“名不谋”“败不谋”“钱不谋”等等许多。

再有：从发展的眼光看，军队已经逐步地把口径改变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它要保卫的边疆已经由国境边疆扩展至“利益边疆”，并且是由羞羞答

答转为理直气壮；那么，情报活动的范围就更应该是“利益范围”，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关键在于公开坦诚地承认或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是需要时机、底气与技巧，等等；

总之，师傅的言论，有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有些是指某一领域内的特殊现象。师傅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有时写的材料经常出现错别字或严格来讲语法不通的地方，但在其文中，需要你知道的核心内容，却表达得非常明确、醒目，而且如法语一般难以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就如这些“不谍”定律，也是这样，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只有当你经过某段实践后，才会体会到这原来是至理名言……很是奇妙。

殷仕野感觉：由于师傅观点的独特，在他们周围甚至受其影响还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如：

师傅总是把那些由“钱”而暴露的间谍们、特别是那些靠上级解决活动经费的特务们，称之为“小马仔”，鄙夷的很。他坚决得不能再坚决地认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大牌间谍，必须不为名和利，也不用上级给钱，必须自己心甘情愿地“自谋生路”和“自筹业务经费”……久而久之，**殷仕野**等徒弟们甚至在外面工作而临时需要吃点工作餐时，也都愿意自掏腰包，似乎这样就不会也被师傅说成是“小马仔”。

再如：由于师傅非常瞧不起“武把抄”式的间谍，就是那种靠拳脚枪械完成任务的间谍，每当新手们议论起这样的人物时，师傅总是不屑一顾地抨击道：“不过是 007 一样傻的家伙……”于是，**殷仕野**他们才有了这样的语境：

“你个 007！”

“你才 007 呢，你全家都是 007……”

当时，他和师傅曾经详细研究了在北部建立通联渠道的基础。

这个基础，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最高统帅提出的“先军政治”。

在冷战后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压力增大等情况下，**大尊**元首于 1995 年 1 月提出了以“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武装工作为重”的“先军政治”，突出军队在社会阶层中的最高地位，将军队置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大阶层之前；执行“先军”领导方式，以治军方式推动全社会工作；保障军费投入和用

军人的奉献精神启迪国民，增强国民凝聚力。从此，军队几乎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领域，也实现了全体人民在思想、工作态度、生活作风上与军队的完全一致，真正的“全民皆兵”。

在这一大政方针指引下，一时间在政府和军队中各种贸易会社“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如军队系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设立的总参谋部直属的梅峰会社、九十年代的飞鹭峰贸易会社、龙城贸易会社、满风贸易会社、枫丹贸易会社等等，其中的梅峰会社最为有名，并于2000年前后更名为“光明贸易总会社”；它和劳动党39号室的大城贸易同为朝鲜规模最庞大的贸易机关，直到成为对外经济贸易的两大支柱。

殷仕野认为，军队参与创汇的直接背景，是因为经济困难导致内阁无法满足军费需求；

师傅则细致地补充：同时，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倒塌，他们之间的武器交易已经逐渐从“物物交换”变为美元结算，致使依赖苏式武器的军队因外汇不足而陷入窘境；

师徒同时下结论：器之相继，武何以唯？总之，军队是“不得已的”进入了“创汇”领域。

1997年，这些军队商社发展到了最兴盛的阶段。总部位于平壤的梅峰会社，在全国各道都设立了支社；在新义州、瓮山、会宁等边境城市设有办事处形式的支社。为寻找有能力的“大房（贸易商）”，他们特意从有中国亲戚的朝鲜居民当中，选择头脑灵活或有做买卖经验的人聘为支社长。支社长均有上校以上军衔任命状，并配发创汇贸易许可证。他们携带对外贸易工作人员证件，享受可以随意进出中国的特权。这些支社长在边境地区又发展了许多“下线”，即所谓“创汇源泉指导员”，成为当时居民们最羡慕的职业。

殷仕野还记得当年曾经约谈过一位会宁市梅峰会社支社长金某。据金某称，他以前也是一个穷人，冬天连棉袄都没得穿；但是自从负责支社业务之后，通过频繁地进出中国，当时就已经骑上了二手的日本自行车，穿上了狗皮棉袄，手下领导着五六个“创汇源泉指导员”，每年有十万美金的创汇任务，已经堪称家乡最富有的人。

后来，虽然因为会社内部发生了许多贪污腐化事件等而一时陷入混乱，最高

统帅不得不对其进行了整顿。但“正规化”后，权力更集中，特权也更大。到了今天，只要你能出示“光明贸易总会社”下发的一本名为《敬爱**导引者**的方针》的原版书，所有的检查哨所就都可以顺利通过。

因此，商业渠道是建立通联渠道的最佳选择。

进了丹东后，**殷仕野**在鸭绿江边选择了一家三星级的“江滨”宾馆。

他先约见了几个至今仍认为他是某大公司老板的当地商贩，在宾馆内还算豪华的夜总会里，请大家喝喝酒，谈些准备干几票进出口贸易的事情。

大家散去后，**殷仕野**才打电话邀来了一位孙经理到他的房间。。

孙经理是当年他和师傅在丹东调研时结交的朋友，主要从事对对岸的水产品生意，和江对面的关系“很硬”，来去方便。这几年一直保持联系。特别是二年前**殷仕野**“被”转行后，**殷仕野**和他做了几把过江的二手自行车生意，由于他们把所有二手自行车都根据江对面的道路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加固和改装，因此虽然同时有许多做同样生意的，但却没有他们这几单收益好。

双方落座，简单寒暄后，孙经理掏出一张电报纸：

“**殷老板**，江对面**崔经理**的信。”

殷仕野一看，纸上写着“速转五洲矿业：镍矿3日内发货勿醉酒误国。”

金达莱！

“五洲矿业”是**殷仕野**，“镍”是指**云依鹤**，这是几年前的约定。二年来通过这条通路，他与**云依鹤**之间传递过一些简单信息和一些日用化妆品、小家电和日文小说等。

“发货”，显然是她终于被逼的下了向外走的决心，准备闯关越境；“3日内”是直白的说明了时间。她为什么这么快地下了决心，**殷仕野**还有些不明白，但从电文内容看这决心已经是再明确不过了，同时也不存在试探的必要。

但是，“勿醉酒误国”是什么意思呢？从信息要素上讲，时间、人物、何事……尚缺少的就是地点，但“勿醉酒误国”是个什么地点的概念呢？不要因醉酒而误事本身好理解，但一桩生意还谈不上“误国”吧？**殷仕野**一时没有琢磨出来，先打发孙经理再说吧。

“兄弟辛苦了，那就再帮个忙。”

“大哥别客气。啥事？”

“我想给江那边发个短信，可我的手机到这了信号不太好，你能不能？”

“是回信还是另有其他生意？”

“是另外的朋友，其他生意，来一次不容易，一块儿做了。”

“殷老板生意门路真广，还能找我们……够意思。别忘了有档次高的生意给介绍一下。”

“当然当然。有钱大家一起赚吗，这单生意是以前建立的小关系，十来万块钱的事。”

“殷老板就别谦虚了！哈。不过，那边信号也不太好，你得告诉他往江边靠一靠……”

“知道，我们约好了时间和地点，你保证明天准时发出就行。”

“什么内容？”

殷仕野告诉了手机号、内容和时间，并再次嘱咐一定要准时，多发两次，可以把手机的短信回执功能打开，发出后告诉他一声。

孙经理告辞后，殷仕野继续分析电报的内容：“勿醉酒误国”到底是什么意思？一阵联想分析，还是无头无绪。他有些着急：基本可以判断出这就是指地点，如果弄不清楚地点，怎么接应呢？

为冷静一下头脑，他走到窗前打开窗户，让外面还是很冷的江风吹了进来。江滨宾馆位于鸭绿江边上，向东可以望到江对面。

夜色沉沉，江面上刚刚开化，没有多少船也看不清江面上有什么波澜，只能从建筑物的剪影和灯光的走向，判断出江水的位置。它就像一条黑色的平坦道路，在眼前划出一个大大的弧形；凭着感觉，它是在向西南流动着，源源不断地注入大海。

殷仕野点燃一支烟，在江风的吹拂中思索着，努力回忆着与云依鹤交往的那一幕幕，想从中找出可供解题的线索。

一个情报人员思考问题的本事，是在具备超强记忆与逐层回忆的基础上，再加超强逻辑分析能力的综合体——这一点，他倒是自认为很强的。

他看着眼前的江水，不禁感慨：

科学都这么发达了，和月球通讯都能实现，可这一条界河，就阻挡……

他刚一想到“界河”二字，脑子中忽然一闪：界河，边界……醉酒而误国事，好像是他与云依鹤谈过的一件事中，有这两个因素的交叉……别着急，再仔细回想，仔细……终于，他头脑中逐渐浮出的记忆，渐渐清晰起来。

那是一次互相加深了解的漫谈，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附近的一间咖啡屋。殷仕野记得那间小咖啡屋故意装修的灯光暗淡，每个茶位都全封闭式隔断，座位都非常狭小，弥漫着一股暧昧不清的味道，令他很不习惯。

经过几番相互试探、摸底后，已经是处于“心照不宣”状态的双方逐渐放松下来，开始进入随意漫谈阶段。

大概是由各国民族音乐的特点开唠，不知怎么又转到了国际旅游，后来又谈到了国境与国界划分的话题……

殷仕野面对着徐徐江风，深吸了几口烟，强迫自己继续保持在逐层回忆的冥想之中。

咖啡馆放着音乐。音量调整的与环境很和谐，属于你要听则很清楚，不想听就等于没有的状态。旋律与咖啡的香味搅拌在一起，营造了一个很惬意的氛围。这使殷仕野感觉稍微好了一些。

此时的音乐，是前苏联的一首名曲《喀秋莎》，是由现代配器手法演奏的，大概是一种介于重金属与轻音乐之间的风格。殷仕野虽然不太明白这种东西，但也觉得不错，因为它使人听起来既可以通过那熟悉的旋律而产生回忆和怀旧的感觉，也能通过刻意突出的节奏和质感分明的音色，使人的各种细胞得以“共振”，从而享受感官上的刺激。

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两句：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对面坐着的**云依鹤**，当时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样式和质地想不起来了……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她特别喜欢的巧克力蛋糕……总之是一种朦胧和恬静的感觉。她也唱了几句，但不太熟悉，就问**殷仕野**：

“**殷总**，你的喜欢，俄罗斯音乐，是吗？我觉得，他们这些歌是不是，有些人要哭的感觉？”

“嗯，有一些。不过，我的感觉是：当你听俄罗斯的歌曲时，在它那特有的旋律烘托下，你眼前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皑皑白雪，茫茫草原，天地一体，远远地可看见几幢用整根圆木垒成的木屋，屋顶上有厚厚的积雪，像个雪蘑菇；屋子周围，是一根根用细圆木圈成的栅栏，圆木顶端也是馒头状的积雪；寥廓无际之间，一支雪橇在逶迤前行……俄罗斯的歌曲深沉而优美，伤感但并不颓废；应该说，这是俄罗斯民族坚忍不拔，善于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存等特性的反映。”

“这首，喀……秋莎，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诞生的，是吗？是和德国人作战时候的，产生的？”

“大体上讲，是；准确地讲，比那儿早一些。”

“噢？这是怎么的一回事？”

“我年青时候旅游，到过诞生这首名曲的地方，所以知道一点。但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说起来话可是很长啊！”

“我喜欢听，和你的在一起，多长都行……快快地讲一讲吗！”

“这首歌，确实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广为传唱，而且很快成为世界名曲的。喀秋莎，在俄罗斯是对美丽姑娘的泛指，尤其是青年军人对自己心爱的姑娘或心中偶像的统一称呼。为了表达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爱，苏军官兵就把当时刚刚投入战场的一种威力强大的多管火箭炮昵称为‘喀秋莎’，使这个名称更有了一种隽永的味道。”

“战争中的爱情，是炽热的，是与对祖国的爱的交织在一起的，太，太感动了！”

“是啊，苏联为表彰《喀秋莎》这首歌在战争中所起到的巨大鼓舞作用，战后还专为它建了一座纪念馆呢，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也应该是首例

吧？”

“真好，这样，人们就会永远记住它的。”

“正因为《喀秋莎》有着这样的‘身世’，大家一般都以为它就诞生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其实，比这早一些，《喀秋莎》实际诞生于张鼓峰事件期间。”

张鼓峰？！

回忆至此，殷仕野的神经系统中又出现了那种一个强烈的信号瞬间做了一次循环的感觉：

张鼓峰？张鼓峰！

张鼓峰位于中俄等多国交界之处啊！

应该快到关键时刻了，继续！回忆不能有丝毫偏差。

“有一年，我和几个朋友去旅游，特意选中了琿春，正好它就在这首歌的诞生地附近。”

“琿春……离我们的国家，很近……”

“是啊，多国交界之处，‘鸡鸣闻多国，犬吠惊四疆’吗……”

“为什么，选择到那里的去呢？而且是特意？”

殷仕野清楚地回忆起当时云依鹤问这话时的表情，有一种故意的狡黠，又有一种夸张的天真，意味多多。

他只好拼命搜肠刮肚地想出一大堆说辞，以避免她过于直白的挑衅。

“那里是著名风景区呀！琿春是女真语‘边地’的意思，而那里的防川则是‘边地’之边。就地理距离而言，那里是中国到俄罗斯、到你们朝鲜东海岸、日本的西海岸以及北美、北欧等等的最近点。从防川沿图们江出海到俄罗斯的波赛图港、海参崴和日本的新潟港都很近……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那个地方才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留下了许多的繁华与屈辱，记载了太多的沧桑与忧患……所以才值得一游吗。”

“好了，你快快的说，歌的事吧！”

殷仕野有些狼狈的感觉，特意喝了一口咖啡，才继续下去：

“我们特意去看了看张鼓峰旧战场，因为同去的朋友大都是军人出身。张鼓峰是中、俄、朝等多国接壤地区的制高点，海拔一百五十多米，山顶的分水岭就是中俄边界。1938年7月，已经占领我东北的日本鬼子，想试探一下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蓄意挑起了张鼓峰战役，后来在蒙古那边又干了一次哈勒欣河战役，结果都被苏联红军痛打了一顿，惨败而归。”

“活该！日本鬼子……”

“在张鼓峰战役期间，斯大林派出了很多军事记者来采访，拍摄了大量的纪录影片与新闻照片，并写出了许多战地报道。当时正值夏季，风景特别好。恰巧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夏季，那真可以说是漫山梨花遍野玫瑰，江水如缎带般清澈透明；穷目原野一片碧绿，海上飘来如纱般的薄雾——景色之美令人不由不赞叹。前苏联有个著名诗人，叫伊萨科夫斯基，你知道吧？”

“不是，很熟悉……我知道普希金。”

“伊萨科夫斯基也参加了采访活动，被这美景所感，灵感一来，就写出了这首优美的诗歌《喀秋莎》。后来，著名作曲家勃兰切尔得知这首歌词后，立即被感染，反复诵读后就为其谱了曲——优美动听的旋律为朗朗上口的歌词插上了翅膀——但当时并没有太流行，而是到了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才伴着隆隆的炮火流传开来。”

“是这样，美丽的故事……可是，你的刚才说，那个地方，曾经有许多的繁华，这首歌算是繁华的一种吧？不是，还有许多屈辱和忧患的吗？”

“当然，这才是旅游中凭吊的另一个重点，发思古之幽情的条件。”

殷仕野当时是真有些累了，不过还是需要继续下去：

“其实在隋唐时期，防川就是举世闻名的‘日本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唐代的经济文化、民俗宗教由此跨海传到日本了一部分；十六世纪后期，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时，开始曾被我们老祖宗打败。但是此后沙俄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趁火打劫，再次出兵，不仅强占大片领土，而且使我们的吉林成了一个离海最近却没有海域的内陆省……离海最近，却属内陆，这是历史的悲哀。我们特意去看了那块有名的‘土字牌’，就是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的国界界标之一，也是中俄边境线的起点。那是块花岗岩的石头，它不会说话，可记载了多少荣辱兴衰啊！”

“我们的民族，也有着相似的历史。”

殷仕野为了缓和一下气氛，特意讲了一段民间流传的笑话，虽然也是辛酸的笑话：

“传说当年与沙俄谈判时，俺们天朝派来了一个朝廷大官，定下了界碑的位置。负责立界碑的几个清兵由于喝醉了酒，也可能是鸦片烟瘾犯了，把界碑抬到防川后，虽然已能看到东海，可他们再也懒得往前走半步。结果……”

回忆至此，**殷仕野**恍然明白了：“醉酒误国”，原来如此——她是要从防川附近越境！

思维是有惯性的，还是让它继续一会儿吧：

“……虽然东海近在咫尺，界碑却挡住了我们的出路。留给今天的不仅是对清政府腐朽体制的辛酸，还有望洋兴叹的无奈。这真是民族不争的耻辱啊！”

回忆可以结束了。

云依鹤果然聪明，解开这个文字谜的钥匙，除了**殷仕野**外，世上谁能有？！

殷仕野马上打开电脑上了网，在虚拟世界中向“揍是不夫”通报了一下。因为“迎接”这种从多国交界之处“越境而来”的“客人”，必须有边防部队的配合。而凭他目前的身份，是无法与军队联系的——虽然他也有不少战友仍在部队，而且不少人已经是将星闪烁了——只有让上边想办法了！

2011年2月19日，平壤时间12时03分。

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北郊，鸭绿江江边。

对面就是中国丹东市振安区区政府所在地。在中间的鸭绿江江心附近，有几个小岛叫珍珠岛，其中有一块较大的岛上有一个人气不怎么旺的高尔夫练习场。

今天气温较高，阳光也足。江东岸这边有几个新义州的朝鲜居民在岸边冲洗自行车和摩托车。

12时05分，一位正在冲洗国产大阳摩托车的人打开了车的后尾箱盖，往外拿着抹布。只见他的手在箱内迅速地把一个国产的大显牌手机打开，又放在

了箱内一堆杂物下面，只露出了手机的上半部信号灯的位置，信号灯闪烁了几下，表示已经收到了中国那边的基站信号。又过了不到十秒钟，信号灯又开始闪烁，接收了一封短信。

那个人看也没看就关上了手机。然后，收拾了收拾，发动车离开了江边。

他骑着摩托车来到新义州市北边的一个电报所。

小电报所挺繁忙，不少人在那里拍发和收取电报，也有不少人在排队打长途电话。新义州这边与中国做生意的人很多，因此这个电报所天天都是如此繁忙。

骑摩托车来的那个人往先锋开发区“光明贸易支社”支社长同志拍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

拍完后，那人又在电报所门口整理了一会儿摩托车。

没有异常。

他发动了车，轰鸣而去。

云依鹤她们穿过清津市、罗津和先锋等地时，都没有停车。一直行进到一个叫仪洪里的地方时，云依鹤说按照军队摩托化行军四小时左右休息一次的标准，现在有些超了，应该在公路边停车休息一下。

她估算了一下时间，觉得十时从金策市发出的信息应该能有回应了。于是，她又让金善姬去了先锋开发区“光明贸易支社”一趟，告诉支社长同志有关上级长官要来附近军队视察的事，按惯例他们要做一些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三十多分钟后，金善姬带回消息，说支社长同志非常高兴，一切准备工作绝不会亚于去年的安排，请领导同志放心。另外，还给云依鹤捎来一封电报和几个从包装上看是进口糖果类的包裹。

云依鹤用手掂了掂包裹，知道里面另有文章……但当时她并没有挑明。

云依鹤打开电报一看，决心更加坚定，因为电报上说：

“夜长梦多，款已备好。”

玄潭池东北。

2011年2月20日，平壤时间18时01分。

玄潭池中的湖水还没有完全开化，只是在湖中心和周边的岸边，有一些开化的迹象：颜色显得比其他地方深了许多。

暮霭中的山林与水，都显得很静谧。

一些忙碌的朝鲜人民军军人，稍许打破了这里的静谧。他们正在搭建军用帐篷、布设野营营地。不一会儿的功夫，12顶白灰色的帐篷就如同雪地中的大蘑菇一般生长起来，里外三层，最外层有7顶，中层有4顶，最中间是一顶稍大一些的长方形指挥帐篷。还有11辆各种各样的汽车和6辆雪地摩托，在外层帐篷的一侧，整齐地排列着。

十九时左右，这些军人吃完了饭，继续整理了一会儿营地后，全体集合了起来。

一名少将在队列前简单训话，布置完一系列野营勤务后，人员又分散到各项帐篷中。

还是身着土褐色野战服的郑永和上将，独自在那顶指挥帐篷中没有出来。

他还在反复分析饭前与云依鹤的一段谈话。当时，云依鹤正领着七八个女军人在搭内侧那四项帐篷。走的越近，这些姑娘们清脆甜美的笑声就越清楚，这使郑永和的心情舒畅了不少。

看到郑永和后，云依鹤独自跑步过来，一个标准而又潇洒的军礼：

“上将同志，机务分队正在布设营地，请指示。”

“继续进行！”郑永和还了个军礼。

“是！”

云依鹤从挺括的立正姿势中放松出来，向郑永和靠近了几步，柔声地埋怨着：

“不是让你好好休息一下吗？怎么又出来了？”

“帐篷里闷，出来换口气。”

“什么闷，还不是不放心……你看看，我们布设的有什么问题吗？”

那几个女军人也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让**郑永和**检查她们的作业。**郑永和**在故作矜持中，尽情地享受着那一束束夹杂着敬畏、仰慕、期望，甚至是挑逗等等复杂情绪的眼波，简单看了一下帐篷，没有说什么。他挥了挥手，让女军人们继续工作，并示意**云依鹤**也去工作，自己又回到了指挥帐篷中。

虽然只有几句话，但他认为**云依鹤**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他觉得自去年狩猎以后，特别通过延坪岛炮战期间他有意让她跟着跑了几次发射基地、经历几次紧张的备战过程后，她似乎对他越来越温柔起来，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她关注他的目光，而且眼中流露的出的那丝情意，也越来越炽热，这使他不仅多次回想起在中国留学时那位**娜娜**，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他应该是在女人堆里百炼成钢、真刀真枪冲杀出来的成功男人，自信不会感觉有误。他认为，不是他瞧不起，而女人就是女人，在面对男人、特别是他这样有魅力的男人时，如果动了情感，那她无论身负什么样的责任，也不会违背大自然最原始、最直接的法则。

况且，现在正在全力调查她的，又是号称“找一粒米也能掘地三尺”的**全泰远**，他既不会遗漏任何细节，也绝不会超过三天、最多就是后天，**全泰远**的准确情报一定会传到他的耳中。

即便是**云依鹤**确实做了那件事，也不过是职责所在；她也不太可能据此而主动威胁他，不然，她为什么不尽早将材料递交给作战部呢？也可能，她是在犹豫中。

郑永和的心底，不仅又泛起了一股要彻底征服对手的欲望：他要让**云依鹤**自己把那些材料亲手交给他，而且，连带着把她那颗心也交给他，最好也要她主动地奉献出那诱人的胴体。

想到这，他下了决心：即便**全泰远**那边获得了确实的情报，他也不会对云下手，他要的是那种让对手诚心诚意地屈服于他的快感。

他看了看表，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小型日本产收录一体机。他要听一下中国和俄罗斯方面的天气预报，以便定下明天的活动安排。

可惜，明天天气不好，气温要下降至零下十五度左右，中国的预报说有六级

以上风，而且俄罗斯的预报还说有雪。但也好，因为根据**郑永和**的经验，后天如果风雪停下来的话，就将是最理想的狩猎气象！明天在营地休整吧！

他马上召集各分队负责人开了个会，布置了晚 11 时熄灯、早 6 时 15 分起床和明天在营区内休整等命令。

云依鹤特意请示：她们机务分队的女兵想请**郑永和**亲自教练一下雪地摩托的驾驶——谁都知道**郑永和**是一个狂热的汽车、摩托、包括雪地摩托驾驶爱好者，并说最好今天晚上就给她们上一些必要的实际驾驶课，因为虽然她们都会开，有的驾驶技术还相当不错，但也只能是正规驾驶员的水平，和狂热爱好者是没法相比的。

郑永和欣然应允，他让**云依鹤**先把女兵们叫过来，并让一名士兵开过来一辆雪地摩托，先在外面对照着车辆讲一些构造和操纵开关之类，再在帐篷内讲一下驾驶理论课。

一群女兵欢呼雀跃、蜂拥而至。

郑永和抖擞精神，指着那辆加拿太产的雪地摩托车，开始了他的讲解：

“庞巴迪斯科迪克 600 型雪地摩托车，有 24 英寸的超宽履带，自重不到三百公斤；另外那几辆是日本雅马哈 400 型的更轻，你们徒手就能轻松推走；600 型的引擎可提供强大的牵引力和雪面浮力，我开它速度达到过每小时五十五公里……”

讲完后，**郑永和**心满意足地和衣睡下，心中仍然盘算着雪停后的行动。

午夜后，气温果然开始下降，天上飘起了细小的雪花，风也开始启动，帐篷内可以听到较大的风声了。

按着多年养成的习惯，**郑永和**在凌晨 2 时准时醒来，查了一遍哨。没有任何情况，他回到自己的指挥帐篷，躺下后不知为什么不能像以往那样沾枕即睡，而是辗转了半天却睡不着。他拿起一本英文的、美军陆军司令部出版《野外生存手册》，看了起来。

朦胧中，他似乎感觉到了些什么，放下书仔细听了听，又没有任何异常。

心一宽，鼾声起。

他睡觉，是从来不熄灯的。

凌晨 3 时 50 分。

风力转大了。

严格按照大自然乐谱演奏的林涛声，好像遇到了“由弱渐强”的符号，乐章开始冲破原本的沉闷与低回，开始激昂起来，但却还没有到达放开全部音量的地步。

郑永和指挥帐篷渗出的那点忽隐忽现的灯光，映照出了换岗的身影。

按野营惯例，除暗哨是携带全套野外宿营装备不换岗外，固定哨是自熄灯始每小时一班，提前十分钟由带班员叫岗；最后一班可提前十五分钟自行下岗。现在是倒数第二班岗的换岗。

倒数第二班岗的固定哨是**金善姬**和**崔美萍**，崔是带班员。一般来说站岗都不愿意站后半夜的岗，尤其是倒数第二班的最不好，且不说从熟睡中被叫醒那种难受滋味，下岗回来还剩下的一小时往往更是“睡不成，醒不就”。

云依鹤是保卫处长，安排岗哨自然是她的职责，因此，看似平常而暗藏玄机的安排就很容易地实现了。

当**金善姬**和**崔美萍**就位后，**云依鹤**也出了帐篷，向暗哨位置走去，看起来是要去查岗。

暗哨的位置在营地外沿正北约一百五十米左右的一个小高地的反斜坡上，可以俯瞰整个营地及其周边。暗哨伪装的不错，在积雪中除了一个大约三十厘米宽、十多厘米高的观察窗口外，全部被雪覆盖；里面的哨兵是今年刚入伍的年青士兵，困了一夜已经实在坚持不住了，加上鹅绒睡袋非常暖和，他已经伏在望远镜边处于半迷糊状态。

当他被“咯吱咯吱”的踏雪声惊醒时，**云依鹤**已经坐在了他身边的雪地上，并示意他不要动，和蔼地轻声问了一句：

“困了吧？”

年青士兵有些不好意思，点了点头又赶紧摇了摇头，并努力按照条令的要求，继续向警戒方向观察着，没有去看领导同志。

云依鹤倾过身来，伸出一只戴着高档真皮手套的手：

“来，让我试试你的手，冷不冷？”

年青士兵更加慌乱，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收回视线，抬起头看了一眼，刚与那双摄人心魄的大眼睛相对，就像触电般赶紧避开、回到了警戒方向；但一只手却无法抗拒地从棉手套中抽了出来，战战兢兢地握住了那光滑的皮手套。

“还不错，小兄弟。下次要注意噢，最下面要垫稍粗一些的树枝，越往上越细，最上面要铺上些细草，要尽量整齐一些，然后再把睡袋放好。”

云依鹤一边说着，一边在掩体内摸索着、整理着，显示出她对雪地露营很有一套。

年青士兵感到很温暖很幸福……但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位长官把一个烟盒大小的东西放在了他身体一侧的茅草下面。

那个东西的上方有个小盖，它悄然无声开启了。虽然无色也无味，但由于温度不同，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正在向外霏霏地冒着气体。

云依鹤起身对士兵笑了笑，下山去了。

年青的士兵似乎怅然地有所失，很后悔自己没有和她多说几句话，可忽然感觉头脑有些发木，整个身体的反应都开始慢了下来。

云依鹤边走边估算了一下时间：五分钟后起效。

她刚才放在那名士兵掩体内的自动排放盒中，压缩了一种美帝使用过的、性能高于光气的化学战剂；它会按照设定的速度逐步排放；当排放在有效范围内达到规定浓度时，中毒者会暂时失去理智——越战时，一批坚守高地的越南士兵中了这种毒剂后，扔掉手中武器一边狂笑不止、一边上树抓鸟，被乘机冲上高地的美军用刺刀逐一挑死——但本身不会致命。

云依鹤向山下营地方向刚一运动，金善姬和崔美萍也马上离开了哨位，分别来到了停放车辆的地方。她们先选择了三辆日本产的雅马哈 400 型雪地摩托车，悄悄地推到了一边，又逐个在剩余的所有车辆上做了一番手脚。

当云依鹤来到停车位置时，她们两个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那十多台车辆的“整理工作”，汇集到了她身边。

这三个人完全是一样的装束：一身中国产始祖鸟牌雪地迷彩色冲锋衣、浅黄色夜间用滑雪镜、背着一个四升大小的、同样是雪地伪装色的登山包；除望远镜、老式指北针等以外，没有带任何枪支。腰中的刀套内，也只有一把中国产的陶瓷

匕首……非常明显的是，她们都在脖子上系着一条鲜红的围脖。

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此时已经不需要任何语言。

三个人只是用眼睛互相看了看：眼中露出的都是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冷光。

三个人最后拥抱了一下，然后一起用破布蒙着扳手或石块敲碎了雪地摩托车的后尾灯。

三个装束一模一样的女人，拉下护脸罩后已经分不出谁是谁。

只见其中一人伸出一只手臂，竖起了拇指：无声地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凌晨 4 时 15 分。

三个人各推着一辆雅马哈雪地摩托，向东北、北和西北方向疯狂地跑步前进着。

雪还在下，由于没有骑乘，雪地摩托压出的痕迹很浅，不一会儿就被风雪掩埋掉了；只是脚印由于较深，在短时间内或多或少还能依稀辨认出一些。

她们选择的路线全是下坡路，遇到向下的陡坡时，就跳上雪地摩托滑行……因此不到三十五分钟，就已经冲出了将近五公里的距离。

四十五分钟后，三辆雪地摩托在不同方向几乎同时发动了机器，向着不同方向飞驰而去。开始骑乘后，三辆雪地摩托都开始以五百米左右为间隔做弧形运动，一面画着一个个横竖 8 字和近似菊花瓣的不规则图形，一边逐步逼近国境线。

当她们推动雪地摩托时，被暗哨位置上的年青士兵发现。

他已经嘴角歪斜，涎水横流，脸上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笑容。仅存的意识是让他鸣枪，但手指却怎么也打不开保险了！挣扎中，军人的职责使他仍然竭尽全力爬出了掩体。

这已经是他能够做的最后的有意识动作了，随后即进入了癫狂状态：他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扔掉了枪，撕掉了伪装，一边在高地上转着圈，与漫天的风雪一起舞蹈，一边逐渐发出一阵阵越来越大的笑声，直到成为狂笑。

凌晨 4 时 50 分。

营地北边传来的狂笑声，终于惊醒了郑永和。

狼嚎般地狂笑刺激着他一跃而起，三下两下就穿上了军装，向帐篷外冲出的同时，一只手扣紧着衣扣，一只手已经将上了膛的手枪机头扳到待发位置。

他冲出指挥帐篷外，迅速判断出声音来自暗哨的位置。他一边观察，一边脑中在飞速地思索，企图弄清事态的缘由。

第二个冲出来的是那位丰满白净的**玄丽娜**，只见她睡意未消又满脸惊恐，动作极快而衣衫不整：

“什么声音哪……谁在笑啊，这么瘆人！！”

“不要喊！叫哨兵过来！”

“好……是！”

不到一分钟：

“报告！两个固定哨位都没有人。”

“叫**云依鹤**来！她不是和你住一个帐篷吗？怎么没……”

“她，不在呀！我起来时，就不在了……”**玄丽娜**终于完全清醒，但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郑永和心中有所预感：

“马上通知全体集合！”

话音未落，**郑永和**一眼发现停车位置那边少了几台雪地车，而且，剩下的车体下，有着许多杂乱的脚印。

郑永和心头一沉。

情况迅速摸清了：

云依鹤等三人于倒数第二班岗之时，简单破坏其他车辆后，驾驶三辆雪地摩托，大概去向分别为三个方向；

至于暗哨的情况目前还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她们的目的，显然是越境！

郑永和看了一下表，她们已经走了约三十分钟，如果向正东俄罗斯边境方向，可能已经接近边境……仅凭他自己这些兵力追，要想全部抓住已经没有多少希望。他一边立即通过电台报告**平壤**总部，电令各边防哨所全线拦截；一边命令抢修车辆，准备追击。

他来不及多想，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抓住她们！

被破坏的车辆只是拔掉了燃油或制动管线，因此很快就抢修完毕。看来，她们为节约时间或者缺少必要工具，只做了最简单的破坏。

郑永和立即把手下的人做了分工：

由玄丽娜带几个人留守；

营地留下一部大功率车载电台和一部小型电台分别负责保持与上级和追击部队的联络；

其余分成三队，各配备二台日产越野吉普和一台雪地摩托，携带一部小型电台，分别向东北、北和西北三个方向展开追击；

经过简单分析，实际上是凭直觉确定，他亲自带队向北的分队。

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开枪！

抓住叛逃者，无论生死，重奖。

出发！

凌晨 4 时 58 分。

虽然天边已经曦光微露，但细雪蒙蒙，还是混沌一片。

马达轰鸣，灯光闪烁，一场林海雪原中的生死追击正式展开。

中国台湾，台北市中正区博爱路 172 号，贵阳大楼。

2011 年 2 月 21 日凌晨，台北时间 4 时 45 分。

台湾“国防部”的新址贵阳大楼还没有完全竣工，台军参谋本部军事情报局局本部就因“职责机密”先行搬了进来。

军事情报局局长办公室。

办公桌后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墙上是“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创始人戴笠的画像。

办公室的内室是局长值班的休息室，很简单地放着一张行军床。

轮值的是局长，张戡平陆军中将。

他被电话惊醒，电讯处报告：美军驻韩国空军第7军乌山基地综合情报侦察中心传来一条消息：

综合卫星情报和国家安全局(NSA)监听基地的信息，朝鲜人民军参谋总部在咸镜北道的一个临时野营地发生异动，突然有三至四支队伍离开营地；同时，三国边防军也突然行动频繁，超出巡防惯例。

电讯处长特意申明：这本属正常情咨往来中的一般信息，但考虑这与昨天上午情报协调会上的内容相关，特此作为紧急情况上报。

电讯处长所说的情报协调会上的相关内容，是一份“国家安全局”局长蔡得胜亲自批转过来的材料，内容是**北韩**军队核武发射有可能失控方面的。包括**郑永和**及其地下组织已被劳动党作战部掌握动态等相关详细内容。

张局长在昨天上午情报整合协调会议上了解到了这个内容。本来他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觉得台湾与**北韩**没有什么更直接的战略利害关联。但是，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和淡江太学战略研究所的两个教授却发表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如果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北韩**军人试图在**东北亚**地区挑起更大的矛盾和混乱，他们什么都可能干得出来。

而且，从大的方面来讲：他们为了制约大陆，在目前台海两岸的关系状况下，极有可能对台制造一些麻烦，以对大陆施加压力；也不排除大陆利用**北韩**的核力量针对**美国**搞名堂而殃及台湾的可能；从小的讲，台湾和**欧洲**宇航局联合发射升空的卫星“福卫2号”，由于其对地观测分辨率已达二米，而且每天都在**北韩**上空拍照八分钟，结果在**北韩**核爆后，**美国**和**南韩**纷纷来买照片，惹得**北韩**人相当不满。

思来想去，虽然不排除这些教授们哗众取宠、生怕说他们没有用而瞎呛呛，张局长还是在昨天特意把情咨研究中心主任叫了过来，一起商议。

说句实话，张局长戡平对情治工作不是很熟悉。他出身陆军，上任前是国防部长的办公室主任，以前任过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国防部人力司长、陆军司令部人事军务处长和陆军炮训部指挥官等等，可任军情局长职务，却很是令许多

人意外。岛内就有人批评说，自 2000 年始到今，军情局十年换了八任局长，这对如同种树一般、就算天天细心呵护十年都不一定有收获的情报工作究竟有何好处云云。

但不管外界怎么说，张局长在其位谋其政，还是要认真处理一番的：

经过讨论，他们达成的共识是：目前情况下，即便党的作战部认真追究起来，朝鲜极端军人组织也尚无必要启动核按键；在最紧急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极端组织设法隐藏或销毁那套平行控制方案；如果极端势力足够强大，为保持长远利益，也有可能携带情咨外逃。

情咨研究中心主任建议：如果能设法截获这套方案，将在东北亚角力中争得主动。

局长认为这几乎不可能：军情局在俄罗斯方向力量本来就弱，临时布置更无机会；在大陆的力量近年来损失惨重，也无得力干员完成如此重任。

主任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军情局也要借机有所动作。否则，本来这几年军情局对岛内外数次重大事件都没能提前预警，而赴大陆特工又屡屡被擒、葛广明等等涉贪入狱，不是在外面连连受挫，就是内部接连出事，名声日渐低下；现如今这件事各国都已掌握，早晚会传到总统府那边，如再无动作，肯定陷于被动。如果俄罗斯方面实在不行，怎么也得在大陆方面想想办法。

张局长也觉得主任之话确有道理，可就是大陆那边实在没有人能担当重任。

因一时无可行方案，当时也就把此事暂时放下了。

现在美军转来的材料，很可能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张局长立即起身，把属下情咨研究中心主任、秘密交通中心主任和七个业务处中相关的五个处长紧急召唤到局办公室。

二十分钟后，人员到齐。

经十分钟紧急磋商，同意了研究中心主任提出的争取截获相关情咨的决心；但问题仍然集中在大陆无合适人手上，会议陷入僵局。

沉默了几分钟后，负责大陆军情的三处处长有些犹豫地开腔：

“我有一个资深关系，可能能用得上，但是……”

张局长立即说：“说来听听！”

三处处长仍然有些犹豫。

局长知道这是因为与会人员较多，各处自己掌握的关系一般都不愿意在这种场合下透露。

局长着急了：“情况紧急，但说无妨！”

三处处长开始介绍：此人姓周，没有名字，人称周疯子。

在大陆长白山一带，原有许多半匪半猎户的人存在，他们大部分光棍一个，“一人一杆枪”，靠打猎或打劫商户为生，他们很少出山，只在每年春夏之际出山用猎物换一些生活必需品。共党接管政权后，除“罪大恶极”的被镇压外，还留了一些人。共党给他们配了快枪（即军队装备用的枪），归各林业局管理，负责看林护猎等。有一个原为国军少校情报员的周汉鼎，五十年代中后期隐藏了身份混入其中，除与本部进行了二三次联系外，没有任何行动。直到九十年代初，周某一曰傍晚蹲于河边饮水，被进山狩猎的中共高官误认为是熊瞎子而击杀。其枪其职，即由周某于1975年在延吉市郊捡养的一个弃婴继承。弃婴，就是周疯子。

1998年冬，三处处长在大陆遂行“夏阳”计划时，为侦搜通化地区共军的导弹基地而在林中迷路，粮绝五天几乎丧命，幸被周疯子的猎狗群发现得以生还。1999年“夏阳”计划“破线（被大陆反间谍部门侦破）”，三处处长奉命于珙春防川三角地潜出日本海，乘接应潜艇回台。回台前，特以孙姓港商名义利用周疯子作为掩护顺利越境，并赠予他大批现金、白酒等，遂成生死之交。此人生性鲁莽，大字不识，仅有的文化就是周汉鼎给他讲得一些武侠故事等。他枪法精准，滑雪娴熟，尤其是他的一群猎狗是从周汉鼎那儿继承而来，几乎不用动枪，靠这群狗就可猎获足够猎物。

局长不愿听传奇故事，就打断他：“现在有联系吗？”

“自两岸三通后，每年我都以孙姓港商名义给他邮钱邮物；托当地林业局官员打听他的近况，也经常联系通话，他对我念念不忘；而当地官员都想让他通过我这个‘港商’招商引资，以解树木伐光后的林业困境。”

研究中心主任：“没有文化不识字，怎么传达指示？”

三处处长：“讲故事。”

众人：“什么？！”

三处处长：“可用电话。把任务化解成隋唐演义式的故事，告诉他，他比谁都理解的清楚。”

大家面面相觑，难置可否。

张局长一咬牙：“如此看来，反正也不是重要关系，能用一把就用一把吧！让电讯处与驻韩美军情报侦察中心保持联系，获得北韩境内最新情况；三处处长设法通知周……疯子，务必截获从北韩入境人员及其所携的一切，报酬从优。如果是多路的话……哪路离他近，就截哪路！”

于是，三处处长就开始在心中把任务按照隋唐演义的格式与路子进行编排。

其他几位处长，一般都事不关己懒得费心；而资深的几人则冷眼看着张局长戡平那中将军阶，心想“空降”来的长官如此外行怎能堪当大任。

朝鲜境内。北方

2011年2月21日，北京时间凌晨5时55分。

中国吉林省珲春市以南的朝鲜境内。

在白雪覆盖的沟沟壑壑上，一辆雪地摩托沿图们江风驰电掣般疾驶着。

从车载的GPS导航仪上可看出，它正对着N标志，驶向正北方。这台雪地摩托在努力寻找着平坦的地方前进，并几次拐向地势较高的地方，观察着通向边境线的可能路线。驾驶者发现，从边防哨所那边的人员动作和部分灯光来判断，边防部队已经开始封锁可能的道路，因此她只能继续向北……经过图们江与五龙江的汇合处后，来到了中国边境城市珲春的对面。

行动开始，已经有一个多小时了。从江两岸的动静来看，明显双方边防军都有所动作。

雪地摩托又在一个高坡暂停了一会儿，驾驶者在思考，重新修正决心。蒙蒙

雪雾中，虽然现在仍然看不到有任何的迹象，但她心里清楚，追兵离她应该在五公里左右了。

不到十秒钟，驾驶者下了决心，只见她龙头一摆，继续向北疾驶。接近一处边境线时，她看到边境线两侧各有一支队伍在沿边境线巡逻，中方是乘三辆巡逻车，朝方是徒步，相向而行。她立即关闭发动机，找一处灌木丛隐藏了起来。待双方巡逻队错开有一千米左右时，她猛然又发动车辆，向双方巡逻队刚刚错开的中间那处边境线方向冲了过去。

朝方巡逻队见状立即掉转队伍，企图截住她，但徒步行进，拼命跑速度也显然太慢。

中方巡逻队的动作却很奇怪：先是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又向前走了一段，才慢慢掉头。

她紧拧油门，雪地摩托以最大速度飞驰；一边狂奔，一边注意选择了一处紧临边境线的“跳台”式的地形，由低向高冲了上去；雪地摩托冲上“跳台”后，腾空而起，在空中辟风斩雪划开雾霾，正好越过了边境线中间的松土带；在车落地前的瞬间，驾驶者在空中把暂时关小的油门又突然加大，使车一落地就猛然向前窜出，动作剧烈而又娴熟。

车辆进入了中国领土，转瞬间没入林海。

中方巡逻车队到达越境点后，不紧不慢地分出一辆车尾随越境雪地摩托，其他二辆却停在了越境地点。当朝方巡逻队气喘吁吁地赶到时，中方巡逻队则隔着边境线又闪车灯又用扩音喇叭，提醒对方注意：这是边境线！

十多分钟后，郑永和率追击分队也赶到了越境点附近。他一看到双方巡逻队的态势，就知道被追击者已经越了境。

他没有靠近双方巡逻队，因为他知道双方无非是按惯例在那儿扯一些惯用的外交辞令，协商着如何举行临时边境会晤的相关事项等等。

在车内他向总部报告了情况，并要求总部立即派一架直升机来，并启用 GPS 干扰车。他知道，去年年底，军方刚从俄罗斯进口了一批车载 GPS 干扰车，可有效干扰五十至一百公里范围内的 GPS 接收器。而且有一辆就在罗津。

此时的郑永和，已经开始考虑事后之事了。

冲入中国境内的雪地摩托继续向北疾驶着，但速度已经不是那样“竭尽全力”了。

因为她已经成功了一多半！

按预先的约定，越境成功也要避开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向北，向中国境内纵深前进的越深越好，到时自然会有人找她。

在油料将尽的指示灯开始闪烁时，她忽然觉得 GPS 有些不正常，方向有些乱……她停了下来，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形。

当她四边看完后，心中一惊：无论她向哪个方向看，山势、树木、沟壑等等景物都完全一致，犹如四周全都竖起了巨大的镜子一般！

她知道，她在 GPS 失灵后，闯入了长白山的“百慕大”！

在军校学习野外生存课时，教官曾经讲解过这种自然现象：

这是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寒武奥陶系史前地质变迁遗址”中特有的自然现象。

这种遗址全世界仅存两处，一处是在加拿大，另一处便在这中国的长白山附近地域，除最典型的一处位于江源县太阳岔与靖宇县交界的原始森林之间外，在长白山地区，带有这种特殊自然现象的地域还有许多，也被当地人称之为“干饭盆”。它的典型地貌特征是环形的山围起来的像饭盆一样的山谷，谷中有谷，盆里套盆，峰峰相连，谷谷相似；而且进入这里后，罗盘、指南针、通讯设备、电脑等都会全部失灵。

果不虚传！

但见这里的土木山石与别处全不一样：树木长得奇形怪状，或如虬龙般狰狞，或似巨大章鱼般肢腕乱缠；阴风阵阵，怪影幢幢……谷内还有诸多半圆形巨石组成的庞大阵列，排列如迷宫般错综复杂；巨石中轰轰作响，使人体电解质失衡，记忆混乱，心跳加快，手脚无力。

教员讲过：抗日战争时期，**元尊**元首曾在这一带打游击；日军一次闻听这里的一处“干饭盆”藏有抗日军队的弹药给养，立即发兵围剿；不料一百多号人鬼魂般不知去向地“煮了干饭”，派出营救的两架飞机也随一缕灰烟莫名坠毁；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军队也曾经组织过数个营的规模进去野营拉练，结果也是全体迷路数昼夜，后靠本地猎户引路才勉强走出。

一想到此，她更加紧张。好像是被她的紧张所连带，雪地摩托忽然也毫无先兆地熄了火，无论怎样努力再也发动不起来，但却明明电路畅通、燃油也没有完全枯竭……慌乱中，她想下车推车打火，却又一下扭伤了脚踝，疼痛使她倒地不起。

迷茫中，忽然传来几声狗吠，抬眼一看，一条黑白两色、体形硕大的猎狗站在不远处，一边向她这边张望着，一边回头吠叫，并无恶意。紧接着，密林雪雾中犹如一道黑色闪电般飞出一滑雪者，眨眼间就到了她的跟前。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身后跟着一群大大小小的狗，狂奔而来，却没有一声吠叫！

滑雪者身材中等，一身沾满污泥、几乎看不出原色的滑雪服，脚下是一副极窄的超速滑雪板，身背一枝老旧的西蒙诺夫式半自动步枪；没有戴帽子，用一条板结处油黑发亮的黑色围巾从头到脖子裹的严严实实，除了头顶露出一些乱糟糟的头发又是雪又是霜以外，下面只露出双眼和嘴。

滑雪者脱下滑雪板，向她走来。狗群在那只黑白大狗的率领下，蹲坐在滑雪板周围，除了喘动的舌头腾起一片热雾外，仍然没有任何常见的声音和躁动。

她试图与他沟通：

“同志？同志……冬木？塔，塔瓦利施？”

滑雪者一声不吱，只能听见他略微有些粗的喘气。走到距她一米左右的距离时，他用手比划着，示意让她把背囊解下来。

她只好顺从。背囊刚一落地，那只大黑白狗犹如利箭一样窜了上来，一口叨住背囊拖开几步远，连咬带撕，几下子就把那背囊弄成了破包袱皮……然后，它跑回来，蹲在她跟前，一双冷森森的眼睛开始紧盯着她，嗓子中发出一阵阵压抑的威胁声，并不时地蹙蹙鼻子呲呲牙。

滑雪者走到破损的背囊处，从腰中抽出一把一尺多长的猎刀，在背囊中仔细地翻找着：能打开的，全打开；一时打不开的，用刀一件件劈开……将近五分钟，好像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他又走到那台已经熄了火的雪地摩托处，仔细地查找了一番，仍然无所获。他走回她面前，继续用手比划着：这回，他是让她脱衣服。

面对那人那狗那四只同样冷森森的眼睛，她心想不过一死，于是在解开滑雪服上衣尼龙粘扣的同时，一只手迅速摸向腰间的陶瓷匕首……

比她更快的是狗。随着她的一声惨叫，连同厚实的滑雪手套一起，右手腕已

经断在锋利的狗牙之下。那支狗叨起陶瓷匕首后，又恢复成监视的姿势。

滑雪者对此如同没有看见一样，眼都没有眨一下。

他自己开始动手，用猎刀逐层挑开她的衣服，逐件割成碎片地找着，直到她只剩下一层内衣。

这时她的脸露了出来，是那个叫**金善姬**的中尉。

滑雪者没有任何停手的意思，冰冷的猎刀已经贴着她的肌肤在挑割胸罩。

羞辱和绝望使**金善姬**的脸涨成了紫色，再加上寒冷，浑身抖动着。她几次想挫动牙齿，挤破那镶装在牙齿中的剧毒药物，但又一时判断不清对方的最终目的，在犹豫和求生的愿望下停了下来，抱着一丝希望等待着他最后的行动。

赤裸的身体和白雪融为了一体，从那断腕中溢出的鲜血分外醒目。

滑雪者一无所获。他直起身来，收回猎刀，再也没有看她一眼，就走向滑雪板处，蹬上了滑雪板，如同来时一样飞身而去。

没等**金善姬**松口气，她突然看见那柄陶瓷匕首从一直没有动的大狗嘴中悄然落下，那狗眼中的警觉也已陡然变成杀气。

几乎在同时，那群一直蹲在那里的群狗，也一起向**金善姬**扑来，扬起一片雪雾。

仍然没有一声吠叫，只有激烈地撕扯、摔打和从狗嗓子深处发出的那种低沉的、压抑的并有些兴奋的咆哮声。

十几秒钟后，狗群追随主人而去。

林中的一切恢复如常，只有雪和风还在卷动着，渐渐地覆盖了地面上的一切，包括一些衣物的碎片和那一滩殷红的鲜血。

朝鲜境内，东北

另一只向东北方向疾驶的雪地摩托已经接近了边境线。

但在距中方图们市凉水镇还有二公里左右时，丛林的密度越来越密，地形也越来越崎岖，已经不允许任何车辆通行。

她只好找到一处北高南低的、坡势较陡的地方，锁定油门，让雪地摩托向来的方向自己冲了下去，直到翻倒。

她自己开始拼命奔跑。

她没有注意到：就在这辆雪地摩托向下滑行时，“噗”地一声，一枝弩箭射中了座椅。

她心中充满了希望：二公里，还不到她们全负荷武装越野训练距离的一半，一定能冲出边境！

追击的队伍在茂密的树丛中，找到了翻倒的雪地摩托。他们聚拢过来，开始查看车辆状况，分析逃跑者的可能路线。

一名在越野吉普车上晕车晕的死去活来的少尉，下了车，扶着一棵大树呕吐不止。好不容易呕光了胃里的东西，他这才略感舒服了一些。

他擦了擦嘴，靠着树干喘息着。

突然，他的瞳孔放大，脸上现出了无比惊恐的表情，因为他看见不远处有一身披白色伪装衣的身影闪动了一下，而且有一支高倍瞄准镜正在对向他！

未等他喊出声，只听“咚！”的一声，一枝四十多厘米长的、带有四片塑料尾翼的箭顺着他军装毛领系扣处，穿过脖颈，把他死死地钉在了树干上！

声音并不大，加之也没有发射声，因此好一会儿也没有人注意到挂在树上抽搐不止的他。

直到又响起一声突然加大的雪地摩托发动机声，这才引起大家的注意：

原来是一名骑在雪地摩托上的士兵，也被一枝同样的箭透过棉军帽，在太阳穴处来了个对穿！在他慢慢地向一侧倒下时，痉挛中的手更加握紧了油门，随着身体的带动而把油门转到了底，猛然间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其余人赶紧就地卧倒，四处观察，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带队的一名大校爬过来一看，雪地摩托驾驶员正在翻白眼，而另一个钉在树上的少尉已经停止了抽搐。

确认已经没有威胁后，大校一面命令在周围仔细搜索，一面跑到一台越野车内，抓起电台向**郑永和**报告了情况。

还没有报告完，一名士兵把钉在雪地摩托上的那支箭拿了过来。

电台另一端的**郑永和**听完对这支箭的外观初步描述后，十分诧异：

弓箭？什么人这时候还用此等武器？

大校继续仔细查看箭，努力辨认着箭杆身上的英文商标，一边汇报着：

“是美国产的，亚……亚瑟牌，高速……”

喜欢狩猎的**郑永和**立即反应过来，这是弩。

他对这种现代化冷兵器倒是不陌生：这种美国凤凰公司生产的亚瑟牌 PSE 弓弩是目前世界上箭速最快的反曲弩之一，外形与狙击步枪极为相似，弩口初速达 425FPS（约每秒一百三十米）；有效距离可达一百五十米；射穿一百公斤左右的动物身体后，弩箭仍能飞行几十米；它可配机械和光学瞄准镜，准确度很高，配用不同的箭头可猎杀从野兔到棕熊等各型动物；据说中国的武装警察已经配备，用于特殊战斗场合。

但是，更值得他关注的是：弩手是既要杀逃者，也要杀追兵，这该是何方神圣？

且不管他是谁，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既不让**郑永和**抓住逃者，又要杀掉逃者。所以，这也可能从侧面证明：东西应该在这路逃跑者身上，弩手是要不惜代价的获取它。

东西不在另两路逃跑者、包括北路那个已经越境者的身上！

郑永和下令：重要目标就在这一路，先不要管弩箭的发射者，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追上逃跑者！

由于道路条件不能乘车，加之有许多猎户布下的熊夹虎套需要分辨和绕过，因此双方进展都非常缓慢。

但是，双方的距离却越来越近，逃跑者似乎已无希望，就将成为囊中物。

郑永和非常满意，继续下令：死活都行，东西必须拿回。

双方拼尽全力地在雪地中奔跑着，遇到雪深处，不时做着“就地十八滚”的动作以减轻压强，保持速度。现在双方不是在追逐，而都是在挣扎：每个人的心脏都运行到了极点，跳动着如同要蹦出体腔之外。

八百米……五百米……一百五十米……距离在逐步缩短，前面的领跑者甚至

已经能听到随后者喘息的声音。

当领跑者距边境线不到八百米时，飞来一架中国边防部队的直升机；它在沿着国境线来回巡弋。机腹下的探照灯和哨塔上的探照灯一起，不断照射着己方一侧沿边境线的地形，以一种“自照家门路”的方式，为即将越境者指引着奔向希望的路线。

希望的标志就是一块石质的界碑。

石碑在不断移动着的灯光映照下，左右晃动着，摇摆着；它那影子就如同领跑者的希望，忽长忽短地变化着，把人的心弦也拉得忽长忽短。

在这种灯光的刺激下，都已经精疲力竭的双方，好像同时为自己的双腿注入了新鲜的燃料，都拿出了最后的力气。

命运真是好捉弄人，这最后的五十米，却是近三十五度的斜坡！

领跑者与追逐者都开始四肢并用，奋力攀爬，一米一米地前进着。

中方直升机开始放下软梯。

距界碑不到三米了！

中方二名士兵，来到界碑旁，倚靠着界碑，眼盯着向上攀爬的人，随时准备短促地伸出臂膀。

胜利在望的领跑者，一只胳膊向前伸出，一只胳膊奋力撑起身体，用双脚全力地蹬出了最后一蹬，黄色夜间滑雪镜脱落了，两只明显是女性的眼睛中充满斗志和希望。

就在一只中国边防军人雪地伪装色的五指皮手套和一只名牌登山手套即将合拢的一刹那，一道寒光从后面不到六米处的追击者手中飞出，只听嚓的一声，一把匕首掷中了领跑者的后脖处！

那只原本还在顽强向前伸出的登山手套随着一下剧烈的颤抖，停住了……紧接着开始一寸一寸地向后退去；美丽的双眼一下子就没有了神采，变成了一种漫无目的的凝视。

雪地伪装色的五指皮手套无奈地缩回了。几乎同时，又是嚓的一声，另一把匕首也插入了领跑者的后背。

领跑者滑了回去。

滑动中，领跑者用尽最后力气，从背囊中掏出一个比公文包略小的箱子，用

尽全力将它抛过了边境线。

滑动中，领跑者的脸露了出来，她也**不是云依鹤**，而是**崔美萍**少尉。

崔美萍眼中那短暂地凝视消失了，随之显露出的是绝望，但同时也有一丝欣慰。她的嘴唇哆嗦着，好像要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她的脸上肌肉忽然扭曲了，扭曲中她狠狠地挫了一下牙齿，当她感觉到那股液体从破碎的特种塑胶牙齿中流出时，立即做了一下吞咽的动作，并在脸上现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一名**中国**边防军人拿着**崔美萍**抛过来的那个比公文包略小的箱子，快步向边境线内侧一个小高地后面走去。

高地后面停着一辆勇士越野车，车内是全套的临时检测检验的设备，一应俱全。一名中校军官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接过箱子后，初步看了一下：

这是个外观朴实，内部相对精巧的保险盒。由于体积稍大，一般来说用于机关之间传递机密文件比较适用，用于间谍交联上则有些少见；在制作上兼有俄式间谍设备和日式电子器材的双重风格。它似乎把一般保险盒分别具有的功能，都堆砌在了一起：比如光盘绞碎装置、GPS 定位系统、令牌密码、双指纹开锁等等。中校认为其非法开启盒体自毁控制系统的自毁方式尤其“神经质”——居然是强腐蚀液体、燃烧和中等威力爆炸“三合一”的。

仔细观察后发现保险箱的一个锁扣是打开着的，并用一种防冻的强力胶纸带固定于虚掩状态。他把箱子放到检测台上，打开车顶的摄像机开关，并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在做完了全套外部检测的必要程序后，他才正式打开了保险箱。

里边只有一个 PDA 似的东西，在一侧有一个可折叠的 U 盘插头。中校刚刚向外掰开插头，就见 PDA 似的东东上一个红色灯光快速地闪动了起来！中校立即抓起防爆玻璃护罩……但灯光闪过后就停了下来，没有其他变化。

虽然如此，但凭经验，中校知道这个东西已经没有用处了，即使能弄出点东西来，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行了。他抓起无线电话报告了相关情况。

上级指示：立即封闭，由你乘直升机带到**沈阳**。

那架原来还在拖着一个软梯来回巡弋的直升机，卷起一阵雪雾后，轻轻落在了勇士车旁。

界碑两侧的军人们还在对峙着，但已经显然不是剑拔弩张的状态了。

天已大亮，风停雪住。

朝方要求：企图越境者抛过边境线的物品，应该立即归还；中方回答这需要举行正式边境会晤才能谈，并提出了三个会晤地点供对方选择；朝方带队的军官不是边防军，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时刚刚赶到的朝方边防军赶紧回答：选择位于中方境内的会晤点进行。

因为，朝方边防军人知道中方会晤地点条件好，煤多烧得暖和，特别是招待的饭菜也十分诱人。

中方又提出因最近有多起类似今天企图越境的事件还没有处理，边防会晤的内容较多，建议双方认真准备，三日后正式会晤。

随后，双方撤回。

崔美萍少尉尸体的腿上被绑缚上绳子，由两名士兵拖拽着。

她的长发散开了，在洁白的雪野上划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痕迹。逶迤的痕迹中，还有一些断续的红色十分醒目，那是从她嘴角渗出的鲜血。

不一会儿，这些痕迹就被别处吹来的雪彻底掩盖。

四十多分钟后，朝鲜境内。

在一片寂静中，离那座中朝界碑不远处的一个雪堆稍微动了一下，从底部的一条缝隙处慢慢地钻出来一个全身白色伪装服、身材短小粗壮的人。他的手中握着一个带高倍望远镜头的摄像机，从摄像机的侧面，可以看出这是一架日本尼康机器。在他的腿部，系着一个装弩箭的箭盒，标志是 FIDIUFG PSE，5 支装的盒仅剩 2 支箭了。而在他刚才藏身的雪堆旁，一部安装着高倍光学瞄准镜的亚瑟牌反曲弩在类似轻机枪用的角架支撑下，寂寞地立在那里。

这个企图射杀崔美萍少尉未成，但却击毙了二名朝鲜军人的弓弩手，沮丧地扯下蒙面用的白色围巾，露出一张因长时间包裹而略微红润的正三角形的脸庞，一双单眼皮的小眼睛充满血丝，许久未剃的络腮胡子上结满了白霜。他下意识地拍打拍打身上的积雪，低沉的嗓音从牙缝中挤出一句：

“八格牙鹿……”

朝鲜境内，西北

从玄漂池营地冲出来的三路雪地摩托，到目前为止，向西北方向的这辆走的最远，也最顺利。这个方向地势略有上坡但基本无沟壑，除了需要越过五龙江外，其余路段几乎是一马平川。

这一路就是云依鹤。

越过五龙江后，她发觉车载的 GPS 信号开始不正常。她明白，这是郑永和调动了军方的 GPS 干扰设备，而且整个边境线应该已经全线戒备。

她关掉了 GPS，从背囊中取出了一套中国产的北斗星-II 导航设备和用胶纸带粘在一起的一个塑料瓶，其瓶盖显然比普通的大许多。云依鹤会意地笑了笑：这是用来销毁这台导航设备的燃烧瓶。

这套设备是她们来玄漂池营地途中，在先锋开发区边上的仪洪里休息时，金善姬从“光明贸易支社”支社长同志那里带回的“进口糖果类包裹”中夹带的，应该是中方的安排。

北斗星导航指明，她目前的前进方向是北偏西，国境的对面是中国的图们市，还有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她加大油门，雪地摩托的尾部扬起了四、五米高的雪尘，风驰电掣。

负责这一路追击的是保卫处的副处长崔泰洪上校。他坐在一台越野吉普车里，不断通过电台与郑永和联系，汇报着。这位上校是位生猛的角色，曾在中国“八一”体工大队军事五项队培训过二年，又到新加坡特种部队受训一年，不仅乘坐和驾驶半潜艇去过南方，还数次直接越过“三八线”，浑身伤疤无数。

崔泰洪本来也是寇天烈方面的人，但与云依鹤不是一条线；他比云依鹤来得早，也一直觊觎着保卫处长的位置。但云依鹤一来就任了处长，他心中很是不舒服，时时处处想着挑云依鹤的毛病。

郑永和那啾岩机眼睛岂能放过这些信号，拉拢利诱下崔泰洪归顺郑永和，成为死党。

这次云依鹤出逃，着实让崔泰洪兴奋不已！追着追着，他嫌上士司机开的太慢，上去把方向盘抢了过来。自他上了手，那台日产越野车 3.0 发动机的动静就变了调，无论什么道路也无论拐什么样的弯，油门就一直死死地压在最底下，可怜那日本车运转到了极限，全车上下几乎所有零部件都发出了一股焦糊味。

但崔泰洪的驾驶技术却是没得说，越野车在癫狂中速度确实大大提高，把那两辆跟随的雪地摩托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与前面云依鹤的距离也飞速缩短着。

越过苍坪里后，前面出现了一座东西向的山峰，坡度较大。云依鹤准备向西绕过它。同时，这个方向也可直接越过图们江而进入中国境内。

这时，她忽然发现北斗星-II 上出现一条汉字短信：

“直行，越岭！”

她知道，这种北斗星-II 不仅能够双向定位而且也能发送短信，中方人员一定是根据她所在的位置而发出的引路指示。

是他吗？！

云依鹤脑中不禁一闪念……

此时，她隐约听到了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嘶吼声。回头一看，蒙蒙雪野中，闪出了那辆疯狂的越野车，距离已不到一千米了。从驾车的风格上，她判断出这应该是那位崔副处长的手法。

要快！如果与那位副处长近距离相遇，她绝不是对手。

来不及多想了，她一拧油门向正北，也就是北斗-II 短信指示的方向冲去。

丹东市，“江滨”宾馆。

殷仕野坐在电脑前，手心直出汗。

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显示着两个页面：

一个页面是一幅边境地区的卫星地图，一个不断移动着红色亮点显示着云依

鹤位置，一个蓝点显示着在追逐她的人的可能位置——这是殷仕野根据老板传过来的军队电台监测信号数据和自己的估算标记的；

一个页面是 QQ 的对话，与他聊着的是一个叫“棒槌老仙”的人。

前一个页面是他四个小时前，通过“揍是不夫”死缠硬磨才连接上的，只让他用六个小时。“军方的东西就是难整”，这种带有可直接与某台北斗星-II 设备进行短信联系的卫星定位图还在研制修改中，而且即使完成了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挂到公众互联网上。但是，“军队的东西也恰恰最好整”，只要他们愿意，实际上你可以在全球任一地点通过互联网与他们内部网络连接。当然，殷仕野知道，这种连接肯定是使用了那种“单向闸”的设备，保证了信息只能单向出而不能进。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关键还是在“人脉”：一根网线，随手一插的事吗！

而“棒槌老仙”是殷仕野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后改为陆军教育学院）时的同学。原在某边防团，从战士、排长……一直干到参谋长、团长，自称对某些山区地形熟悉得如同对自家客厅的家具摆放一样，不用看图，即可下“盲棋”——一般指引你走出迷宫。现在居然是一个什么“长白山珍稀动植物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这位董事长当年在军校学员中号称“抬杠爷们”：例如一次上课时，他非说某个教员说的“集中主要兵力兵器于主要方向”这句话有语病，说是“兵力”一词本身就包含“人员与武器装备”云云。因此，殷仕野与他 QQ 聊天时非常小心，一方面只能以要到长白山旅游，因此需要了解那边的自然情况等理由与他聊，一方面也生怕哪句话说得不标准叫他挑出毛病纠缠起来没完耽误正事。

实际上，他是根据这位“棒槌老仙”的描述，向云依鹤发出的“直行，越岭！”短信的。因为“棒槌老仙”说图们市和朝鲜的南阳市之间有个铁路桥，在桥的北边界河一公里左右有一窄处，枯水期宽度不到三米，按云依鹤目前的行进方向直行向北正好到那。他还放大话说，你有机会带着媳妇儿来玩，我领你从这越境过去，可猎到国内快没有了的好猎物甚至包括东北虎等等，并保证在朝鲜边防军反应过来之前满载而归。

同时，殷仕野通过“揍是不夫”告之我方边防部队尽量在图们市南侧的朝鲜山城劳动者区对面活动，摆出接应越境者的态势，将朝鲜边防军注意力吸向南侧，

为云依鹤从北侧越境创造条件。

云依鹤已经冲到了图们——南阳铁路桥以北一公里处。

崔副处长距云依鹤也只有四百米左右了。

这时，殷仕野电脑上的红点停在了界河边上，却不动了！而蓝点也已经与红点重合了。

殷仕野的心脏也几乎停了下来。他赶紧又通过虚拟空间告诉“揍是不夫”：情况不好，应该让边防部队尽快向那里机动！

白毛风

云依鹤注意到，双方边防军在此都没有任何动静，也看到了此处的界河水面很窄。

但是，界河两岸却是近一米高的、垂直的河床，两侧的河床距界河中心都还有十多米的距离！

她将雪地摩托开至河床边，下了车，按下了塑料瓶盖上的一个凸起——自毁开关，徒步向界河冲了过去。

在自毁起动前的十秒钟内，这台北斗星-II 还在向殷仕野忠诚地发送着它停留处的经纬坐标。

崔副处长却运气不太好：他一时情急加之云依鹤雪地摩托搅起的雪尘阻挡了视线，没有看到那垂直的河床。正当云依鹤徒步冲过界河不到五十米时，崔副处长的越野车从河床上飞了过来，在一个优美的弧形运动后，一头栽在了界河中心的冰面上，车头破冰而入，车身立即树立起来，在强大的惯性作用下，车头又从冰水中拔出，连翻了两个跟头，最后是四轮朝天、以头代脚地滑行着越过界河，

滑入中国境内十多米后，重重地撞在了另一侧的河床上。

云依鹤没有片刻停留，继续向北拼命跑着，但没有了北斗星-II，她只能凭记忆确定下一步可能的地点，她记得再向北，应该是一个叫石岘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造纸厂。不管怎么说，虽然已经进入了中国，但危险并没有排除！

跑，继续向前！直到见到他……

崔泰洪终于从车里爬了出来。

他胸部被安全带猛地勒了一下，有些喘不过气；额头与挡风玻璃撞击后擦破了一块，有些血流了出来。他检查了一下车内，那位上士司机由于没有系安全带，头部从挡风玻璃冲了出来，身体卡在压扁了的车窗内，不知是在哪一次翻滚中砸断了颈部，奄奄一息。

他抬头观察了一下周边，雪很小了，但还在下。他知道，中国的边防军暂时还没有动静，但在十分钟左右后一定会赶到，他必须定下决心：是继续追，还是撤？！

他眼前浮现出郑永和那双锐利的眼睛……他一咬牙：一个臭娘儿们，能跑过我？二十分钟之内一定或抓住或要了她的命！追！

他从车内拿出一支手枪和匕首，迈开大步追了上去。

云依鹤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上一个高差不太大的高地后，本想找点树枝野草编织一个雪地鞋再跑，可向后一看：崔泰洪已经跟上来了，不到二百米了。

来不及了！

多年的训练，使她在万分危急中仍能按着标准的程序，从左至右、由近及远地观察了一下地形：小高地的北坡较陡，顺坡向北下去是一条山谷，东西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馒头状陡山，再向北不到百米又是一个馒头山，呈标准的“品”字型。而在“品”字型周边一公里以外，则是一圈高大的山脉，形成一个山中盆地，“品”字居于其中。

她所在的小高地顶端，风比山下要大许多。

看到这里，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不是那种产生“白毛风”的典型地形吗？！军事地形学课上说过，冬春之季，无论如何不能穿越“品”字下边那两个“口”字的中间，走向上边的“口”字，否则“白毛风”必定置人于死地！

她心一横：我先进去，把崔泰洪引进去！大不了一起死在里面，而搞好了我

在前面，说不定能冲出来！于是，她就地一滚，顺着北坡就滚了下去。这是朝鲜特种作战部队雪地机动时的标准动作之一，既减少压强防止陷腿，又能节省体力加快速度。

滚动中的她搅起了一片飞雪，她不停地抖动着四肢，防止雪越沾越多变成雪球；

天已经亮了，苍白的雪野中，她脖子上系的那条鲜红的围脖，随着身体的滚动时隐时现，如同风中的腊梅花瓣。

眨眼间，她已经到了那两座馒头状陡山之间谷地，即“品”字的中间。她站了起来，继续向前跑着。

这时她突然感觉到，谷地中出奇的寂静：不仅没有任何“风吹草动”，而且空气都仿佛凝滞了。但是，自她冲进来以后，在两侧山体的来回反射下，她的动作、她踩雪发出的声音、她的喘气，都被逐步放大，甚至到了轰轰作响的地步。

崔泰洪也已经冲进了谷地，两个人的声音集中起来，似乎威力更大：

她一边跑一边注意到，两侧的山体上随着声音的放大，渐渐卷起一阵阵气流，山体上的积雪在瑟瑟地向下滑动；

这些无形中回荡的气流，逐步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阵风，卷起的雪粒打到脸上犹如针刺，眼睛难以睁开；而且令她更加惊异的是：这些风好像正在向远处的群山呼唤，把那里的风都召唤了过来，这些风漫过两侧的馒头状山，集中于山谷之中，一时间狂风大作、暴雪骤起！

果然是“白毛风”来了！

崔泰洪一时没有注意这些自然现象的变化，他只是在进入谷口前，观察了一下周围有无中国边防军的动静，他觉得好像还没有，因此决心坚定地加快了步伐！

其实，一支由10台雪地摩托组成的中国边防军20人的小分队已经到达了“品”字区域的东北方向。

分队带队的是个中校军官。他是个老边防了，自入伍就在他们戏称的“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的地盘”一带执勤巡逻。此次上级特意点名让他亲自带队，以示加强。

执行特殊任务，对他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次，他心中还是有些奇怪：说是巡逻，但又不靠近边境线；

巡逻区域不明确，只指定了一个概略方位，却要“全速前进”；

本来职责是严守国门的边防部队，却要“务必保证”一个越境者的安全。

在距“品”字区域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他让部队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了正在肆虐的“白毛风”：

在那三个山头中间的上方，云、雾、雪在狂风搅动下如同数只发怒的白龙在狂舞，发出令人心颤的嘶吼之声，只不过不像龙卷风那样连接在天地之间，而是仅仅在山头上方上下左右地乱卷。

他心中也明白了，他们此次任务的对象，就在这“白毛风”中。

他也知道，这种“白毛风”不同于一般气象学中所说的“白毛风”，90%的起因是人或大型动物在特定地形条件中快速运动所引起的，正如猎户们所说：“白毛白毛，虎跑人跑”。

一些刚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被眼前的现象惊呆，有几个人不由自主地掩住了双耳。

“大家不要慌！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前面这座高地。”中校军官指着“品”字地域最北边的高地，下达了命令：

“全体加速前进至高地底部，然后下车徒步上山！”

也怪，在接近高地的途中、山脚下到山坡，部队都没有感觉到任何风雪，除了能听到谷地中的声音外，一切都是平静的。到了山顶一看，大家心中不禁更加惊恐：

在“品”字中间，随着狂风的卷动，三面山上的积雪正在向中间的谷地集中，他们脚下的积雪也在快速地下塌，就像被一支无形的大手向山下拂去。

原本很陡很深的谷地，正在逐步被填平！

他们站在这里，就如同厨师看着面前炒锅中翻滚的各色菜肴，而且还有助手正在不断地向炒锅内填料加汤。

谷底中的云依鹤和崔泰洪相距五十米时，“白毛风”达到高潮。

崔泰洪本已掏出手枪，心想这个距离上凭他的射击技术是有把握击中的，但突如其来的风雪不仅使他看不清目标，而且自身也渐渐被雪埋到了腰部。无奈，他插回了枪，尽全力在雪中挣扎起来。

谷地中两人的追击与被追击，已演变成各自的生存之努力。只不过云依鹤的努力是有明确指向的：她知道，她只有在被雪埋住之前，冲上对面的高地，才有生的希望！而崔泰洪的努力则是惯性使然，只是凭借某种直觉，仍然在跟随着云

依鹤而已。

雪已经埋到了两人的下腹部。他们只能做着相同的动作：向前扑倒，旋转身体，横向滚动几米；再向前扑，再滚……

如同来时一样，风雪忽然间在急剧地减弱！

周围的景色渐渐清晰了起来：原来的山谷几乎已填平，先是由陡峭的V型转成U型，最后则变成了平缓的马鞍状。

山顶的中国军人终于看清了他们的目标，不过与上级指示不同的是：正在挣扎的是两个人！中校军官通过电台请示，得到的指示是：全救。

他明白，目标是谁上级也不知道。因此，他只能定下这样的决心：能救几个就救几个，能救哪个就救哪个！

风雪虽然停了，可谷底两人的情况却更加不妙：风吹来的新雪极其松软，你不动，就慢慢下沉；你动作的越剧烈，人就下沉的越快。可能是云依鹤体重轻些，雪已经到了胸部；而崔泰洪体重大雪已经到了脖子下面！后来他们只能拼尽全力挣扎出雪窝，再展开四肢平趴或躺在雪上，一步一步向前挪。

山上的人也不能向下去接应他们：刚向下迈出几步，也立即下陷，而且立即埋到胸部！他们只能停在山脊线北侧干着急。

云依鹤在求生的欲望支撑下奋力前行，距离山顶那些人只有不到十五米了！

但是，她终于爬不动了，身体渐渐地下沉中……后边的崔泰洪距她还有十多米，同样也在渐渐下沉中。

中校军官一看危机万分，果断下令：

所有人脱下大衣，一件接一件地向前平铺；铺两件就斜侧着趴上去一个人，四肢平伸，待后边人用两手抓紧他的一只脚后，再从他身上爬过去一个，形成了一个平铺于地的人梯，一米、一米地向云依鹤接近。趴上去第9个战士的时候，最前面的战士总算够着了云依鹤，他一把抓住她的背囊带，向后喊了一声：

“抓住了！”

山顶上其余的战士们一起用力，如同拔河一般终于把已经埋的只剩半个头部、昏迷过去了的云依鹤拖了出来，并拽到了山顶。中校军官脱下手套，将手伸向她的鼻孔一试，还有鼻息：

“立即保温！”大家赶紧七手八脚，先撕开被救者的外衣、脱掉鞋子手套，再用军大衣把她包了起来……忙乱中云依鹤的脸部和长发露了出来，一个看样是新战士的惊讶了：

“哎?! 是个女的!!”

旁边一个老兵模样的人伸手给了他一拳:

“ 啰唆什么, 抓紧……”

等大家再往山坡下看去时, 发现后面的人已经只露出一只手, 还在下沉中。

战士们准备再次组成人梯时, 却被中校军官命令停了下来:

“来不及了。太远……”

那只手继续下沉, 只剩下指尖了。

山顶上的军人们沉默地站立着, 无奈地看着一个生命即将结束。

刚刚肆虐完的风雪也好像在对自己造成的恶果表示忏悔, 收回了先前的狂暴, 展现出歉意甚或一丝羞涩: 山谷中原本是被要震破人耳膜的狂吼声充斥, 现在却静的连落下一颗松针都能听到。风平雪静, 让人更加心中空荡荡的, 悸动与压抑共存。

中校军官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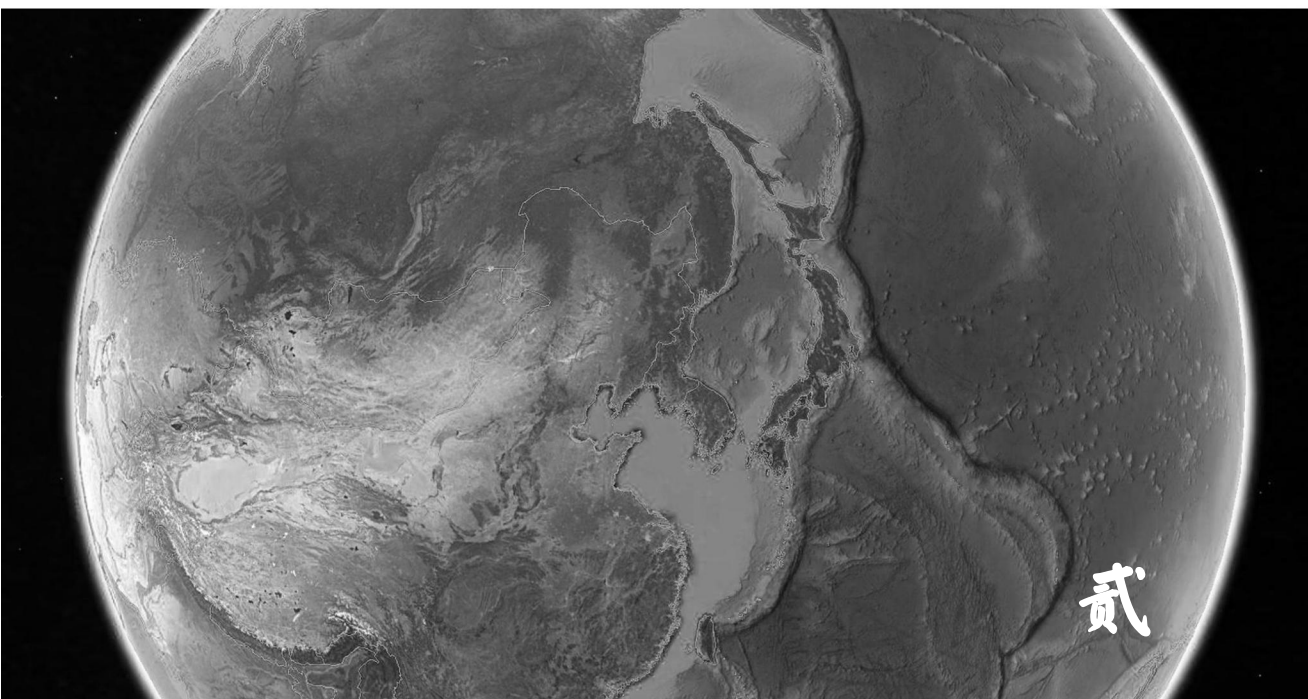
“这会很痛苦的, 与其慢慢地窒息, 不如自己……做个正确的选择。”

果然, 雪底中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响。虽然声音不大, 却也让树枝上陪着落下了几片雪花。

大家惊异中, 中校军官清晰地、肯定地、轻声地说了一句:

“他是个军人。”

(第一章结束)



朝鲜，江华岛

2011年6月16日。夜。

半岛西海岸，江华岛。

江华岛是半岛的第五大岛，北距“三八线”上的开城不到四十公里，东距南方的首尔约六十公里。

岛上有许多青铜器时代石头修建的坟墓。在惨白的月光下，这些石坟如同一个个幽灵的影子，似乎在晃动。

子夜，在江华岛以西约二十公里的隅岛附近海面上，一艘无任何灯光开启的船随着海波在飘荡。隐约间，这艘看似普通渔船的后方，慢慢地开启了一道门，滑出来一条又像快艇、又像潜艇、长度不到十米、高度不到一点五米的船只，只见它浸入海水后，立即向江华岛方向驶去。

在前半程，这艘船是以极快的速度航行，艇身基本露出水面；后半程，速度就慢了下来，艇身大部分没入水中，只露出不到三十厘米高度的船体，在黑沉沉的大海之中，虽然有月光照出的白色点点海浪相衬，肉眼也很难看到这样一个灰黑色的物体在前进。

这就是朝鲜情报部门特制的“半潜水艇”，专门用于向南方的渗透作战，有数种型号并不断改进。一般都装配有二至三具推进器，水面航行时速度可达四十至五十节，半潜水状态则达六节左右。

五十年代美国中情局也曾设计过这种小型的、仅供二至三人使用的水陆两栖潜水艇。它不携带武器，内部空间狭小，并且需要“母船”的运输和保障供给，但是它能够行驶到普通船只到达不了的地方。朝鲜的这种“半潜水艇”是否来自于美国人的启发，尚不得而知。自六十年代初，它已经负责向东、西和南海岸执行了多次输送情报员的任务。它速度快、隐蔽性好，不仅很难发现，而且一般巡逻艇也很难追捕。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有几艘被南方和日本发现或击沉，它的真面目才公之于世。

很快，半潜水艇到了江华岛和席片岛之间的海面，距江华岛岸边约二至三公里处停了下来。顶舱盖打开后，两个人像鳗鱼一样悄然无声地滑入海中。尔后，那艘半潜水艇如同来时一样，无声无息地开回至母船方向，消失在茫茫海天之间。

两条“鳗鱼”既没有佩戴潜水面具，也没有穿潜水服，只背着一个防水背囊，几乎赤裸的身体涂了一层黑灰色的防水油彩。下水后，“鳗鱼”们向岸边游去。

两条“鳗鱼”互相照应着，打着手势，协调着速度和方向。不一会儿，两条“鳗鱼”的双脚已经接触到了地面，开始淌水前进。接近岸边时，他们的姿势都放得更低，只是露出嘴部和双眼。

一条“鳗鱼”速度减慢了一些，落在了另一条的侧后。他低下身，双手在水底反复摸索，直到找到一块没有棱角的石头。

当两条“鳗鱼”又一次靠近时，后面那条突然站起身，用手中的石头猛击了一下前面“鳗鱼”的头部，乘其昏迷，双手绞住头部，用力一拧，随着一声不太响亮的“咔嚓”声，前面那条“鳗鱼”的脖颈连同气息和神经信号一起中断。

攻击者用脚把死者踩入水底，静静地、仔细地看着水面泛出的气泡……当气泡终于不再向水面浮出时，它从死者的防水背囊中找出一把匕首和一卷绳索，割出一段绳索，将死者双臂与身体绑在一起，再用绳索头系住匕首，用力插入水底。

攻击者观察了一下，估计尸体不会很快上浮后，继续向岸边前进。

岸边是大片的淤泥滩涂，剩下那条“鳗鱼”卧倒在地，以标准的低姿匍匐姿势，娴熟地避开淤泥中裸露出的碎石，扭动着，滑行着。

“鳗鱼”终于滑进了一片树丛。它打开身上的防水背囊，取出浸有专用溶剂的纱布，认真细致地拭去身上的油彩。接着，“鳗鱼”用双手极快地在松软的地面上挖出一个深坑，将防水背囊、废弃的纱布和其他剩余物品放了进去，并用强腐蚀液体进行了处理，最后用沙石泥土做了仔细的掩埋。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蒙蒙发亮。“鳗鱼”稍稍直起身子，透过被晨曦隐隐映出的山体，仔细判定了一下方位。

“鳗鱼”迈开大步，迅速离开了海滩。

初夏的阳光开始照耀在大地上，那条“鳗鱼”已经变成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一位正要去田间劳作，或者要临时去城里办些杂事的农夫打扮的人。他的衣服明

显有着一些劳作痕迹，但并不破旧；背着一个旧牛津布包，中等身高，身材壮实；即便打开他肩上的旧牛津布包，里面也都是些“原装”的南方物品，包括食物、衣物等零星用品。

随着阳光的渐强，这位农夫的面孔终于清晰了起来：他平头，方脸，晒得倒是不黑；脸上有意努力地表现出一些淳朴和善、谦恭卑微的表情——当然，时不时还是会露出紧张和杀气，而且如果特别注意的话，就会从他眼底中发现一股锐利的光线，而且与真正的农夫比较起来，他的皮肤显然过于细嫩。

这条杀了同伙的“鳗鱼”，是全泰远。

朝鲜，西湖别墅。

2011年6月18日。平壤时间15:35分。

朝鲜，咸镜南道乐园郡的一处海滩。

春夏之交，风略微大些，但海面很平静，沙滩很柔软，色泽统一，风景如画。

距此大约四点五公里左右，就是朝鲜海军的退潮基地——退潮在这里不是动词而是名词——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在总兵力约五万人的朝鲜海军中，共设有12个海军作战司令部，其中7个在东海岸，5个在西海岸。退潮基地，是规模最大的。

在海军基地的严密防护下，乐园郡的海滩上有着一座堪称亚洲最大的别墅。

这就是著名的72号别墅，也称西湖别墅。

别墅共有三座，分别称为1号、2号和3号阁。2号阁是个三层楼房，主要是警卫部队居住；3号阁有十层楼，是其他秘书、勤杂人员居住和存放各类物资的仓库，包括冷藏库等。

1号阁别墅共有十层，海平面下有三层。地面上虽然只有七层，却高出3号阁一倍多。因为它内部的举架很高，每层高度都接近三十米。在海平面下的第一

层中，有一条双向地下隧道，可同时开出两辆宽大车身的汽车，并排高速地直达退潮基地。

在海平面以下的第三层，是一个巨大的观景厅，它既像个客厅类建筑，又像个会议室。朝向大海的一面，是用厚达十多厘米的特殊玻璃形成的观景窗，可以直接看到约一百米深的海底世界。

今天阳光很足，加上几只特制的灯光映照，而且水质也无污染，海底景色十分清晰。鱼儿在水草和礁石中游弋，一片恬静。

观景厅内进行的谈话内容，却并不十分轻松惬意，虽然是一种漫谈的方式，但内容却十分敏感和重要，甚至有些压抑。

谈话的是**大尊**、**上将军**和**寇天烈**。

虽然**大尊**元首在召集这次会面时，并没有提出主旨，**上将军**和**寇天烈**还是明白，这种小范围的谈话组合，显然是为了便于讨论谍报斗争和国内稳定的话题。**大尊**元首刚从西边邻居那里回来，审时度势地又让有关部门发表了“不再与南方傀儡对话”的声明，显然要用一段时间把既定决心再完善一下。

四月份又安排提拔了一批为**上将军**保驾护航的人员，包括新的总参谋长、总政治局第一副局长等人。但让他们真正进入决策层的核心圈，还有待时日。事关在决策圈中都敏感的话题，还是以这三人为主。

寇天烈此时的身份很特别：因为在去年党的三大上，他已经按着**大尊**元首的嘱托，自觉地被落选，没有进入政治局、书记局或者党中央国防委员会等核心机构。但他有时还是暗自推测，如果哪天形势有变，也就是需要时，在真正的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里，说不定还会给他留一个重要席位呢！

这是移交的开始，他毕竟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

但他仍然是领袖们召集亲信会议、包括今天这种范围最小的会议的人选。因为他非常明白，一方面他必须辅佐好**大尊**元首，也可能还要扶好**上将军**；再一方面，除了在自己主管的系统内要挑好接班人以外，还要把**郑永和**安排好，这才是双保险。

因此，他如同多年来面对军衔一直不升，但职责从来不减的局面一样，抓紧

这最后的有效时间，工作着、努力着。

寇天烈曾经仔细分析了今年四月上旬提拔人员的情况，他对外界认为这“是一次‘太子党’集体擢升”的舆论不以为然。实际上，他也是“太子党”范畴中的人，不过他从来都不把自己列入“太子”这一层次中。多年前，当有人把海外报刊上有关他也是“太子党”成员的报道给他看时，他曾嗤之以鼻：

“哼！什么太子，我是老子！”

最近，为配合**上将军**接班而进行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他曾和**大尊**元首一起密谈了多次，并建议新提拔了许多中层甚至基层的军官，特别是一线部队的军官。作为长期任职于野战部队的将领，**寇天烈**深知这些人在将来的重要作用，**大尊**元首对此也非常赞赏，因为高层的位置十分紧张，没有特殊理由也不好让一些“德高望重”者下来，再多设置一些虚高的职位也不太妥当。因此，**大尊**元首就让**寇**主持，做出了在很大范围内对中下层军官进行职位调整的计划。

寇天烈认为，从目前看，正在实施的交接班工作是比较顺畅的：

首先，是组织与人事上的调整安排基本定型，有问题的、不可靠的基本上进行了撤换和处理，比如民族安保部部长、副总理、国家安全保卫部副部长等职位上的人，抓住腐败不作为等问题，将其撤职，甚至直接判刑……在军队方面则更不用说；

其次，集中地展开了在党内树立威信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新鲜血液，争取年青一代，二是通过组织指导部门加强监察，从大力惩治腐败入手，使**上将军**实质上地进入党内工作等，这都有了明显效果。

说起惩治腐败，**寇天烈**是最痛恨军队中出现贪腐行为的。过去他带兵时，总喜欢引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一段话：“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用来教育官兵这才是军队中晋升的唯一正道。他认为，如果军队中出现用钱买官的人，“打起仗来他背后的枪眼一定多于胸前的”！

第三，舆论宣传上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寇天烈**深知**大尊**元首在掌握舆论方面的功底。外界一般认为他们封锁消息封得很严密，但总有一些消息忽明忽暗、美人闪眸似的向处传递着。比如，关于第三代接班人是谁的问题，早在2009年**大尊**元首就透过当时那位负责督察军队思想纪律的总政治局第一副局长

放了话：“让我们用枪保卫万景台和白头山的延续。”万景台不用说，元尊元首是也；白头山当然就是大尊元首，这就已经确定了接班的唯一性。至于三代接班人究竟是哪一个其实也很简单：敢于公开在日本出丑的肯定不是；向外界展示了另一个的体弱多病，也显然说明了他不能接班。所以说，寇天烈一方面对外界猜而不中感到好笑，一方面也由衷钦佩大尊元首指挥舆论工具进行的有效运转。自去年开始，电视台等主要媒体大量展示了大尊元首、上将军在一起的画面和新闻，各个机关单位或工厂都进行了“上将军作为接班人是国民之福”的宣传，而且，凡是上将军访问过的部队、机关、工厂等，都贴出了访问纪念的铜板，特意突出了党政军要员向上将军郑重问候的图像，估计上将军的肖像镜框也将在全国普遍悬挂起来，有关印刷品也在酝酿发行中。

寇天烈很注意大尊元首的身体状况。刚才，他十分仔细地用眼角观察了一下大尊元首起身倒酒时，左手和左腿行动不够协调、行走起伏摇摆的程度——这显然是2008年脑溢血的后遗症——还好，没有明显加剧的情况。

但他毕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还要考虑和处理那么多事，能不衰老吗？打卷儿的灰白头发又稀又细，脸同样灰白，上下眼睑皱纹明显增多，眼皮下垂的厉害，左侧嘴角也有些下沉；由于萎缩松弛，颈部肌肉和肩膀都有向下沉降之感。

寇天烈曾经非常隐晦和侧面地向老伴儿打听过老年人脸上长黑斑的缘由——因为老伴儿这些年对健康的重视是与日俱增的，经常与老姐妹和保健医生一起讨论类似问题——比较清晰的结论是慢性肾功能不全所致。为此，他还提醒过党的宣传部门，在对外公开大尊元首照片时，色泽、黑斑等都要进行必要处理……好在近两年恢复的还算不错，最起码2008年掉了那十多斤体重还是补上来了吗！

寇天烈认为，这固然与友好邻邦的专家精心治疗和严格保养分不开，但关键还是心情因素，因为国内形势正在向利于交接班的方向发展。

别的不说，仅国内的经济就已经开始展现出复苏的迹象。前几年真是艰苦啊！寇天烈回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怕。

他倒不是不能吃苦，现在也吃不着苦，但他了解民众的艰苦，他懂得民饥促变的道理。

寇天烈知道，他的祖国历史上就有“北工南农”的说法，北部80%的土地是高原山地，较好的土地只集中在有数的几片平原上，如平壤准平原和载宁平原等。

日帝统治时期为了把北部变成对外扩张的后方基地，拼命发展机械、化学和金属等重型工业，造成农业十分落后；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农业更是雪上加霜，一片凋零。

虽经战后的努力，在六十年代总体经济的发展北部曾一度超过了南方，但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却发生了倒转，海外舆论甚至说北部这“神秘国度”“时光停止了流动”。自那时开始“苦难的行军”后，寇天烈虽然不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但却一直关注着这场命运攸关的行动，应该说心中是忐忑不安的。他曾在城市和农村见过那些满面菜色的民众，也看过那些人力拉着的板车，由于没有橡胶轮胎，只能用铁轂直接在地上滚动，上面沾满了泥土。

一直到2010年左右，高层终于发出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实现决定性转折”的号召时，这种“满怀胜利结束了‘苦难行军’”的标志终于出现了，他才从心底松了一口气。

前几天，他听夫人和女儿唠起她们俩去逛“统一大街市场”的经历，不禁有了进一步的感触。

他知道，“统一大街市场”是2003年由大尊元首亲自选址，在首都乐浪区统一大街一侧建设的，占地六千多平方米，足足有一千五百多个摊位。在首都，规模与之相当的“市场”陆续建了有六七个，其他街区还有规模小一些的二十多个“市场”。这些市场曾被外界认为是“苦难行军”结束的象征。

他从来没有去过。

据她们娘俩儿说，“统一大街市场”现在热闹非凡，每天有好几千男女市民汇集在这里——绝大多数是头戴白帽的“欧巴桑”，男人们只是在市场之外负责运输，可能觉得一个大男人摆摊儿不太有面子吧？——向顾客推销蔬菜或日用品，从青椒到大白菜，从鸡肉到五金零件，乃至被认为是最新式的家具电器等等，无所不有。在高大的大棚式建筑里，人们好奇地寻找新的商品，或更廉价的用品。当然，这里的摊主不是像西边邻居那样被称为“个体户”，而是被称作“个人经营者”；这个“市场”，也不能叫“自由市场”，而是“市民商场”。

寇天烈明白，这些市场的繁荣不仅象征着经济的复苏，也说明“商品”意识很可能正在苏醒——那些此起彼伏的议价声、叫卖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他虽然还不能完全从感情和理智上接受这些东西的出现，但他相信大尊元首

的智谋与魄力。无论如何，经济形势正在好转。

寇天烈也知道，有关交接班的事宜，**大尊**元首和号称二号人物的那位会拉小提琴的亲戚也进行着各种密谈，重点是在地方党政干部的调整上。**寇天烈**并不关心那些，虽然他既可以轻而易举地“听”到那些谈话的内容，也能清晰地“看”到那些中央和地方高层领导人的生活细节。

这几年，为解决经费和深远地部署海外谍报阵地，他亲自组织设立了“国际商会”等专门机构。那位会拉小提琴的贵戚则相应地成立了“大丰集团”，任命一位外籍本民族裔的企业家任总裁，显然在进行一系列争夺和牵制活动。为了显示自己的正宗和强势，那贵戚甚至要求官方媒体宣称“大丰集团”的活动都是**大尊**元首亲自下达的命令云云。**寇天烈**不那么傻也不会那么咄咄逼人，尽给领袖添麻烦。他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时，绕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圈：他也让**大尊**元首重视“国际商会”的工作，但却设法让“最高人民会议”确认了商会的存在。**大尊**元首对此，还曾侧面地表扬了他。

所以，**寇天烈**内心非常清楚，他和自幼一起长大的**大尊**元首在各方面都有一种多年形成的默契。比如：他的军衔、职务虽然不动，却不影响他的实际作用和权力。国内官场上谁都知道，在政界和军界，被授予那种高得吓人的荣誉，往往是死了或是奄奄一息，抑或是作用到头了的“荣誉”。

他还没有被授予极崇高荣誉——虽然快了，因为他还没有完成**大尊**元首给他的最后任务：

上将军上台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己要在后台辅佐**上将军**，适时解决已经确定为“顾命大臣”，但在将来可能“尾大不掉”或“替罪羊”或“需要被解决”者。到那时，他所掌握的、包括高官们“生活细节”在内的东西，才会真正发挥作用。

三个人的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

从狩猎枪械、野外露营设备，以及领袖们都喜欢的摩托艇的驾驶等等，不知何时转到了对世界各国情报机构效率的议论上。

寇天烈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情报机构中，以色列人的摩萨德有天下第一的效

率，人员不多，架子不大，可称为谍海之鲨，他举了数次中东战争和全球追捕纳粹战犯的例子；

上将军则崇拜 CIA，或者 KGB。毕竟，他们规模大，属于谍海之鲸；CIA 资金充裕技术先进，KGB 胆大敢为历史悠久等等，所以他们才能在世界谍海中独占鳌头。

各抒己见，即热闹也认真。

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了对五月份来访的那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身上。俄国人来的时候，虽然**寇天烈**没有出席，是让侦察总局局长陪同**大尊**元首进行的会谈，但整体情况**寇天烈**是一清二楚的。

上将军是几乎全程参与下来了，而且就情报合作达成有关协议时，**上将军**更是作为副签字人而出场。

寇天烈有些看不上那位俄罗斯情报官员，叫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弗拉德科夫的年轻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认为这位米哈伊尔 1981 年才毕业于原全苏对外贸易学院，曾经任过三年政府总理，基本上是个经济官员，和强力部门有点儿关系的任职不过是二年税务警察局局长，让这样的人干对外情报，不知是什么意思！第二，近年来对外情报局派出的间谍老是出事，尤其是以 2010 年美女间谍**查普曼**为代表的案子，一家伙让美国人驱逐了八九个……真是有损于前苏联情报大国的脸面！

上将军好像对其很看好，因为那天在欢迎晚宴上**上将军**和米哈伊尔直接用英语对话了半天，还穿插了几句西班牙语，所以**上将军**有些崇拜的意思，回忆说那俄罗斯人的英语很棒，带有“纯正的牛津味道”等等。

大尊元首对此没有立即点评，只是一边喝着红酒，一边仔细听着。当一老一少各自发表完意见以后，他才慢慢地放下酒杯，说了一句：

“虽是新锐人物，但做事却有些老套，所以上任以来，老是出事。”

寇天烈对前苏联解体后其情报机构的命运十分关注，所以对那位米哈伊尔 2007 年就任对外情报局长后，俄罗斯在间谍对外派遣方面的连续失误是熟悉的。但是，**大尊**元首说“做事老套”才“老是出事”，是什么意思呢？

大尊元首示意**上将军**又为他斟上了一点酒，慢慢说道：

“米哈伊尔，确实一直在做外贸，经济工作为主。他当税务警察局长的时候，配合普京打击那些大寡头，干的还是很不错的。2008 年经济危机前，他当了总理，忙着卖石油啊，天然气啊，为俄罗斯缓解经济压力，是有贡献的。我觉得，梅德韦捷夫选中他，也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们的情报机构变来变去的，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他转向寇天烈，问道。

“从叶利钦那时候开始，拆了并，并了拆，最多的时候分成了五六个机构呢。但目前基本上就是两个大的了，一个是联邦安全局，一个是对外情报局。”

“联邦安全局就是原来的克格勃第八局吧？普京就是八局的老长官喽！”

“是的。现在俄罗斯内部有许多人建议要把这两个机构也合起来。”

上将军马上说：

“那肯定是安全局吃了情报局了，哈。”

大尊元首赞许地笑了笑，又放下了酒杯。接着说：

“情报局，向外派遣特工是个什么路数啊？”

这当然还要寇天烈回答：

“一般来说是两种：一是找一些思想上和政治主张上和他們一致的本地人，当地发展；二是从小培养，再经过若干国家的周转，然后进到目标国。”

“你看，就说这第一种吧：现在上哪里找政治主张那么一致的呀？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生活上收入比较高和稳定的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更难以思想上一致吗。而那种所谓反社会力量呢，往往又生活在社会底层，既没有经费来源，又不能在上流社会周旋，有用吗？”

寇天烈心中不十分同意，但一时想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而且就是有，他也不能现在说。

他只能继续听着。

“关键的关键，是美帝及其走狗们，对这种手法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多少年了，他们都是这么做的吗！用这种方式发展的人，大多数只要被发现和招住他的经费来源管道，就会发展一个，送给人家一个。当然，还有地位很高的思想偏激者是可以利用，他们可以不要钱；可是，他们思想活跃，自主性强，更不好控制呢！还有，这些发达国家，不是移民国家就是民族众多，

民族意识不强；你就算是从小在自己国家培养，可一旦到目标国家生活后，为本民族效力的思想，没有氛围的烘托，也就会逐渐淡化的。”

上将军到是信心满满：

“我们民族自己，还是坚定地围绕在您周围的，是群星向太阳的！”

大尊元首看了一眼上将军，目光中充满慈爱和希望，意味深长地：

“群星能围绕着太阳，首先太阳要有强制的和强大的引力；同时，太阳要给群星以心灵和生活上的温暖，不然也是不行的。所以，一个民族是要靠领袖的英明才能发展，才能前进的。”

寇天烈忽然觉得身上有些冷！

因为他好像听出大尊元首的这番评价看起来是赞同他的观点，但仔细听起来又好像有所指……一时还想不太清楚，他只能先做出一种若有所思、恍然有悟的样子。

“另外，从历史上看，也不要忘了我们民族自己哟。”

这种思维上的跳跃，使上将军和寇天烈都有些不明白，难道要表扬我们的对南工作？似乎不像。

“原来蒋介石的中统和军统，效率也算不错的吧？”

上将军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对中国历史上的事不是十分了解。

寇天烈似乎明白了一些，大尊元首可能要对比。

他赶紧拽回思路，紧跟而上：

“还算不错的，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与日伪斗的很凶，拼杀的十分惨烈，锄奸行动成功的可也不少。”

“其实，蒋介石倒是不太同意暗杀以及绑架等形式的工作。”

大尊元首若有所思地看了海底中的鱼儿好一会儿，才又接着说了下去。

“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是明确支持我们民族反抗日本的独立运动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支持在蒋介石领导下成为实际行动。到了三十年代初，金九曾向蒋提出希望他资助部分钱，用以从事暗杀等暴力抗争。但那蒋委员长却认为，这样的暗杀难有实际效果，因为暗杀了一个将军，还会有新的将军；就算你暗杀了天皇，他也会再出现一个新天皇吗……这倒也好，迫使金九

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干部培养方面，很多我们民族的人士也开始进入谍报机构，这为我们准备了不少的谍报干部基础。是吧？大将同志？”

“是的。后来的光复军，总司令部虽然在重庆，但一线的部队，包括湖北老河口和江西上饶河口镇的两个分队、西安的第二支队和安徽阜阳的第三支队等，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情报、破坏日军通讯，以及从事对敌喊话、策反工作等等。”

寇天烈很佩服大尊元首对历史的了解，他也觉得上将军在这方面有些不太注意，光是了解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不够的，作为领袖，还是需要形成博古论今、底蕴十足的风度。

“当然，蒋委员长毕竟不了解我们民族的特点。我们民族在与外来侵略者斗争时，暗杀行动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在对日斗争中，都采取了暗杀日本高官的方式。这些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在极大地鼓舞人民反抗士气方面，是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这可以在引发混乱的同时，为获得独立创造勇气、信心上的条件。”说完，大尊元首大口干了一杯红酒，然后又补充道：

“就算蒋委员长不太赞同这种形式，但军统在上海大搞暗杀行动，并取得一定成功时，他也是十分得意的，并借此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中赢得不少赞许票。三八年，军统特工化装成古董商用斧头砍死了唐绍仪吧？唐绍仪可是准备出任傀儡政府首领呢；四零年他们又用刀斩杀了上海伪市长傅筱庵吧？后来在汉口又杀了日本特务机关长植树岩藏中佐，在随军妓院‘鹤鸣庄’寻欢作乐的几个高级军官也被杀了个横尸街头吧？啧啧……还有，那个抓了不少军统特工、扶持汪伪特工 76 号的南造云子……她当时什么职务来着？”

寇天烈回答：“是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一个课长，应该是特一课课长。”

“噢。你看，就连这个大牌女特务不也是被军统干掉了吗！”

寇天烈看着大尊元首，心中暗忖：从大尊元首对这些事件的清晰记忆来看，可进一步反映出元尊元首和大尊元首对武装渗透、暗杀绑架等行动的看重。尤其是元尊元首更是热衷于此，他不仅推崇特工进行单打独斗式的作战行动，而且还亲自将这种战斗形式发展到了分队规模。

顺着大尊元首刚才所说“不要忘了我们民族自己”的意思，寇天烈也提起了

他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如“1.21 奇袭青瓦台作战”。

在大尊元首点头示意下，寇天烈向上将军详细介绍了这起典型战例。

1967 年，元尊元首精心策划了一个“袭击韩国总统府”的计划，任务是袭击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卜正兴。为此，朝鲜人民军利用九个月的时间，对精选出的 2400 名军人进行了“地狱般的训练”，再进一步筛选出 31 名少校以上军衔的军官，组成了特遣武装小分队。他们于 1968 年 1 月 16 日成功穿越“三八线”后，经五天隐蔽行军来到了可以对青瓦台一览无遗的汉城北岳山麓，就在即将对青瓦台发起突然袭击时，被某警察所长偶然发现，引发枪战——事后得知，除部分美军参加了直接作战行动外，仅韩国第六军团就派出了两个师的兵力参加了围剿！一场实力悬殊的惨烈战斗在风景如画的北岳山麓展开，如雨的曳光弹划破夜幕，搏杀双方的身躯抽搐翻滚，敌我的鲜血如同被狂风卷起的枯叶，一片片洒落在惨白的雪中，在月光的映照下殷红夺目。

31 名勇士面对数万围剿部队死战不降，打光子弹、砍卷刀刃后，就用手、脚、牙等母亲给他们的一切去继续战斗、继续搏杀。

31 名特战队员共战死了 27 人，仅有 1 人重伤昏迷被活捉；还有 3 人奇迹般冲出了包围！那 3 名冲出包围圈的队员，1 人自杀 1 人被击毙，仅存的 1 人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体外，他以惊人的毅力，用手将肠子塞回腹腔，只身一人向北步行七十公里，穿过了已经全面戒备的“三八线”，回到了朝鲜境内——这人就是目前还健在的朝鲜人民军大将卜在京。

占绝对优势的韩美方面共伤亡 186 人，其中亡 114 人，占伤亡总数 61%——真是训练有素、凶悍无比！美军和傀儡军面对已无任何生命迹象的猎物仍心有余悸，战栗不已。

这次惊心动魄的“1●21 青瓦台事件”轰传世界，甚至让当时台湾的蒋氏父子也倍感忧虑：万一大陆共军也来这一手该当如何？1968 年 9 月 1 日，台湾军方情报最高指导机构“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特别刊印了一本题为《北韩特攻队突击汉城之研究》的“国军军官教材”，并成立了“福山警备区指挥部”，由“宪兵司令部”副参谋长何承先少将担任指挥官，统一指挥台湾福山地区的宪兵特勤营，以强化蒋氏居住的士林官邸的日常安全维护，以免汉城奇袭行动被移植到台湾。

寇天烈特意强调，根据劳动党的“攻南奇袭战略”，还进行了不少次类同的作战行动，如1968年11月在庆尚北道、1969年3月在江原道发生的战斗等等。

上将军听完后，沉默了很长时间。

寇天烈看出，上将军的内心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他受到了感动，也必然在分析经验与教训，确定他将如何在这方面展开行动。寇天烈知道，上将军在许多方面与元尊元首很相似，敢想敢作敢为；当然，青年领袖应该更加理解现代条件下的斗争手法。

又过了一会儿，上将军才对大尊元首说：

“前辈们真是做到了常人不可能做到的事。”

“是的。他们做到了常人不可能做到的事。当然，对意志坚强的人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如果说有什么不可能，那不是朝鲜语。”

上将军和寇天烈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谈话继续着，不知不觉中，已是傍晚时分。

落日余晖把海底也染上了一些暗红，由于有那些白色强力灯光的交织，加上游动的鱼儿穿插其中，色彩多变，明暗交错，给人一些光怪陆离的感觉。

此时的话题，已经转入目前的国际和国内的内容。

首先，大尊元首总结了一下最近对外活动的一些情况，包括他去年二次和今年5月造访西边邻居、今年俄罗斯的系列来访等等情况。

然后领袖父子对非洲动荡、拉登被击毙等事件进行了分析，更加确认拥核与掌握军队的重要。

关于拉登的事情，大尊元首坚定地认为，美国人肯定对有关情况早就有所掌握，但在最后动手的时机选择上显然是综合各方面的形势所需而确定的，绝不是临时确认、仓促动手。同时，获取有关拉登情报的关键，显然是作了大量“人的工作”，包括利用部族矛盾、收买亲信等等，这完全可以印证现代条件下，人力情报仍然不失之为关键的情报手段，包括DNA比对这样的高科技手段，没有人力情报的铺垫也是用不上的。

而且，大尊元首还反复强调：拉登之死应该是一种“顺利捐躯”。生命失去

的瞬间，也正是他作为圣战英烈的形象达到最完美的时刻，因此实际上他是笑得最有意义、最畅快的，至于美国人表现出的那种狂欢，不过是不明就里，或是假意为之而已。

“你们看，现在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等方面的局面，难道不是拉登‘慷慨赴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吗？”

对此，上将军不禁有些跟着眉飞色舞。

寇天烈此时，却还在认真思索关于人力情报的问题。因此，对大尊元首那句发问没有直接表态。当他终于感觉到大尊元首向他投来需要他表态的目光时，他才从自己的思索中猛地回过神来：

“是啊，美国人心心里其实是清楚的，抓住或杀死拉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这一句话，虽然正确，但显然不是大尊元首所要的。寇天烈一时有些后悔，怨恨自己没有跟上大尊元首的话题。

大尊元首当然不满，但并没有深究。他知道，寇天烈很可能是在思索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他果然分析的正确。

一开始，寇天烈是想借今天的机会就情报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比如对侦察总局局长近几年搞的那些“明火执仗”式的行动，寇天烈就十分不满，认为这是会破坏谍报工作的长远计划的；如果是需要配合面上的宣传工作，完全可以让军队完成，没有必要搭上情报系统的人。

但碍于大尊元首的面子，最终他还是没有提起这个话头。

寇天烈转而将思路由“人力情报”为主，发散到了人是关键上来。他随即提出，国内形势的稳定，关键在人，尤其是各级官员。如何保证官员的忠诚，目前越来越关键。

他列举了一些不忠诚的例子，诸如贪污腐化的军队后勤军官、大做走私买卖的市、道、郡党的书记，以及叛逃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

在说到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问题时，他回忆起了1989年他刚刚就任劳动党作战部部长时，所遇到的那次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我们的斗争”事件。

当时，抵抗组织是以贴标语的方式开展活动的。由于事关重大，寇天烈也亲

自到了第一批标语出现的地方，那是位于首都乐浪区统一洞的乐浪区电影院。电影院好多地方贴出了标题和署名都为“我们的斗争”的标语。不久，这些标语很快扩散到了统一门电影院、桥善电影院和东平壤大剧场等人群相对集中的地方。

虽然具体地侦破工作由保卫部负责，寇天烈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介入了工作。他分析了案情后，注意到标语是由油印机印制而成，而其内容又多次提到一些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观点。他分析：当时使用油印机较多的地方有二处：一是政府和党的机关印制一般文书文件，二是大专院校用来印制参考材料和考卷等；而马列主义原著当时并不是随便能看到的，一般都收藏在人民大学习堂和个别大专院校的资料室内，只有经过特许的人才能阅览。

据此，寇天烈提出要把侦察视线重点放在首都的党政机关和大专院校等部门。后来在保卫部门工作仍无头绪时，他又建议：“表面上有意形成暂时告一段落的态势，以麻痹松懈对手，‘外松内紧’，在电影院、剧场等公共场所长期秘密设伏”。保卫部门听取了他的建议，这才终于在1990年8月于统一门电影院内当场捕获了张贴标语的反动分子。

最使寇天烈感到震惊的是：相继抓获参与活动的12名反动分子全是在校三年级以上的大学生，而其中8名是军队将领（最低军衔是少将）的后代！这些年轻人不仅自己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也使他们的家族陷入了灭顶之灾。

这些人按理来说，从小享受着较之其他百姓水准高得多的生活，无忧无虑；大部分在高中时就被认为大有希望，都进入了国内最好的大学，如元尊综合大学、金策工亚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平壤商业大学、平壤建设建材大学等。本来，他们与一般百姓之子相比，更应该成长为和父辈一样忠诚于领袖的战士，成为祖国和民族的栋梁，可是……

寇天烈非常了解，元尊和大尊对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把这些人看作是继承民族独立思想的关键。掌握政权后，有意识地让白头山后代们进入各类学校学习，就成为既定国策之一。所以，寇天烈认为越是这种出身的人、越是这种被认为“天生”就是忠诚战士的人，就越应该施以严酷的管教。否则就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便渊源相同、一代一代都是从白头山营地潺潺流出的清泉，也会变成为迷失方向、疯狂乱卷的污水浊浪，不仅不能继续承托领袖指引的航船，而且还会把本来既是属于自己，也需要自己护航的船在某一代手中

搞沉。

他一边回忆，一边提出了一些对选定接班队伍、教育后来者等方面的建议。

最后，他以相当沉痛和愧疚地语气提到了**郑永和**。

“哎，真是太不争气了！当年，若不是敬爱的领袖关心他，他何以能有今天！”

上将军眼神有些异样：

“跑了的那个女军官，叫云什么的，不仅姿色相当可以，而且她爷爷还是当年林彪手下的战将？”

大尊元首虽然不知道**云依鹤**姿色如何，但他知道她的祖母，因为那老太太可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之一。那是在八十年代，他在一次接见伤残老军人代表时，一位藏在被接见队伍中的疯子拔出拐杖刀向他刺来，在这关键的瞬间，正与他握手的**云依鹤**祖母见状及时横跨一步，用身体挡住了那致命一击，十余天后才在医院故去。当时，他并不十分了解老太太家里的情况，只是知道几个名字而已，因为这种烈士后代与自己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太多。一直到**四夫人**接管“内政”、开始替他做关心抚慰烈士后代等事情时，才听**四夫人**说起那老太太及其家属的一些事。

大尊元首没有按**上将军**的话题继续，因为他更关注**寇天烈**说的内容：他从**寇天烈**的语气中听出了**寇**还是想保他的女婿的，而且是想把保住**郑永和**的力量向上引：如果女婿能得到领袖的保护，肯定更有效。

真是老奸巨猾！

但**大尊**元首并没有生气，他早有考虑。他微微一笑，说：“责任也不全是他的吗。现在，他在做什么呢？”

寇天烈清楚：**郑永和**已经被限制行动半年多，虽然对外没有公布任何消息，但由作战部主持的调查一直在进行，**大尊**元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但表面仍处于沉痛之中：

“正在调查中，已经进行六个月了。有些问题他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过：一方面他反复强调不是他的主使，一方面认为那套控制程序既是为了保证核按钮的万无一失，而且也不存在大的失控问题，影响不大。当然，对部队控制不严、对危险分子失察和处置不力的问题，自己倒是很悔恨的。”

大尊元首意味深长：

“主使说不定还是那个叛逃的女大校呢！或者是其他直接下属。难道团长叛变，就一定是上级、他的师长主使吗？九六年6军团叛乱的时候，郑创是实际负责的军团主要领导，但真正主谋还不是他下面的一个参谋长吗！”

寇天烈明白，大尊元首此番话一方面将了他一军：因为云依鹤是他的手下，他才是云依鹤的真正上级；另一方面也为他指出了一条解决问题的路线：找出一个主犯，把郑永和摘出来；而且，这个主犯，是指云依鹤以外的、以上的主犯。

其实，寇天烈已经“找到”了“主犯”，他就是全泰远。寇天烈为此专门设计和安排了一次全泰远的“南派”任务，企图就是逼其借机潜逃并找机会让他就此“失踪”。虽然他不能与郑永和明谈，但还是数次通过各种方式向郑永和透口气，让他抛出全泰远，而且也或明或暗地把有关安排透露给了郑永和……可郑永和或是没能领悟或是硬装哥们义气，一直没有表示明确同意，寇天烈只好亲自组织了有关动作。

明摆着的台阶不下，真是笨！

相反，他与大尊元首真是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啊！他马上顺着大尊元首的意图说了下去：

“是的。据掌握，真正搞明堂的是炮兵指导局的那个处长，叫全泰远；可惜我动作慢了一些，想把证据再搞充分一些，结果前天他在过境执行任务时去向不明，可能已经叛逃，正在调查落实中。”

上将军恍然大悟般：

“原来是他！我见过他，他还陪我视察过东岔里的导弹基地呢，倒是个精干的人物。”

其实，上将军已经明白父亲和寇天烈的目的，这番表示并不是要装的不明就里，而是要让大尊元首和寇天烈不至于太尴尬。虽然有些做作，但大尊元首和寇天烈明白他的意思且理解其毕竟年青，未对其不够城府而不满。

三个人心照不宣。

上将军似乎有些担心：“这次的事儿，西边的邻居有没有插手？”

寇天烈一口咬定：“没有。但是，事发后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下跑到他们那边的败类。”他是指云依鹤，因为她毕竟跑过去了，而且还带着控制程序。

寇天烈说，他认为控制程序本身倒没有什么，稍微改一下有关控制流程，它也就没有用了；至于它本身所反映出的武器状况，即使没有这套控制程序，西边邻居也是会一清二楚的，人家导弹早就自己制造了，而且六十年代就已经是核大国之一了吗。

他看过一篇材料，说是美国有一个在校大学生，从网上下载了一些制作核弹的资料，然后在各地采购材料，最后在自己的宿舍里就组装成了一枚核弹。这虽然有些夸张，但毕竟说明制造核武器本身，早已经是公开的东西，只不过是对它的运载手段等如何应用的技术，大家还是十分关注的。

大尊元首点点头，他同意寇天烈的观点。他认为，郑永和形成这种控制程序，充其量不过是有些小家子气，以为手中有一套东西，就可以提高自身的分量，这未免幼稚一些。同时，郑永和也向上报告过此事，虽然以“还在继续努力研制中”为借口，总不向上备案程序本身；至于炮兵指导局的处长之流，他更不关心，无论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得由寇天烈收场；最后，他目前还需要寇天烈，而动郑就是动寇，他们是绑在一起的。

他抿了口红酒，把杯子放在了茶几上，一锤定音：

“郑永和还是可以用的。”

寇天烈心中一松，但嘴上还是在加码：

“一定要加强整肃，让他懂得利害。我想，让他到收容所当个队长，好好反思一下。”

大尊元首笑了笑，老伙计这个态表得有些勉强。

“算了，他会知道那是暂时的。人心中有了希望，眼前有再大的困难也会克服，这样的所谓磨炼，不会使他受到心灵的洗涤。况且，目前正是用人之际，让他尽快恢复职务，把战略导弹部队好好建设一下，我正在考虑，是不是找个机会，干脆换个名称，让这个军种更直接地公之于世，或者让它真正独立起来吧！”

寇天烈很感动。

刚才的冷，一下子又变成热！

领袖还是信任自己的，这是最关键的！

最起码，这种信任给他了机会，能在他淡出或失宠之前把自己的女婿从死亡

边缘拉出来，而且还有进一步被重视，继续成为下一代元首亲信重臣的可能。

真乃因祸成福，吾人幸甚、女儿幸甚、家族幸甚！

上将军还有些不放心：

“那个女大校呢？”

“她对谁来说都已经没有用了，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就让她消失吧！”

寇天烈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大尊**元首却不知为什么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烈士的后代，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如果真的没用了，自己就会消失的。”

最后，**大尊**元首布置了几件需要落实的事情：

“按约定，八月份我要到俄罗斯去一趟，除了在国际上摆摆棋子外，也要在石油、电力方面和他们谈谈。最近，博大统领态度有些改变了吧？”

上将军微笑着说：“好多了，前一阶段和我们叫板，结果自讨没趣。”

寇天烈表示赞同：“他也知道了，这么硬的坚持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在英明领袖面前，他在政治上幼稚多了！”

“嗯。压力还是要保持的。另外，这次去俄罗斯，你就先不要出面了。”**大尊**元首对**上将军**明确指示。

上将军心中有些诧异：他知道这次俄罗斯之行的意义，按常理他应该随同的，但是不让他去，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大尊**元首的战略部署，下一步在国际关系处理方面，应该是以俄罗斯为中心，以美国为主要目标，以这两个超级大国来制衡东北亚地区，对西边的邻居形成既利用也制约的态势，赢得国际间的缓冲时间，以加速经济复苏、加强国内控制等来保证平稳交接班。因此，访问俄罗斯是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

他知道**大尊**元首最近凡事都有些急，所以他更有些疑惑。

自从**大尊**元首把接班的重任放在他肩上后，本来顺理成章的事，暗地里却有数不清的漩涡。他还没有在精神上做好完全的准备，就立即陷入了踌躇满志与如

履薄冰并举的矛盾状态中。他感觉到，万众欢呼的宏大场面并不能完全挡住一些诡异的目光，这些不时闪现的诡异目光中，有机械茫然的献媚，有模棱两可的猜忌，有作壁上观的冷笑，有竭力掩饰的麻木，也有切齿的仇恨。

应该说，当他知道自己的出身，当他明白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后，他就开始不由自主地去追求它了。这种追求，应该开始于他到瑞士伯尔尼就读期间。他在那里生活了近五年的时间，经历了由少年到青年这一人生中最重要转变。

他对“熊城”伯尔尼很熟悉。

这座静谧的小城位于瑞士西部高原中央山地，二百多平方公里，市区人口只有十多万，坐落在莱茵河支流阿勒河的一个天然弯曲处，湍急的河水从三面环绕伯尔尼老城而过，形成了一个半岛。伯尔尼新城在右岸，老城在左岸，有六七座桥梁相连。学习期间虽然是要同时学习英语、法语和德语的，但由于这里的居民主要讲德语，所以他的德语学得最好。

他是和妹妹一起在这里读书的。当然，名字是要换一换的，而且身份也只能是驻瑞士大使馆一般职员的孩子。除了与他感情极深的妹妹，他很少与别的同学接触，也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在国外的那些年，他与妹妹几乎有一种“举目无亲、相依为命”的感觉。在妹妹面前，他时时、事事、处处都以男子汉自居，呵护她。妹妹也视他为无所不能的人，不仅过去依赖，现在则更愿意与他一起面对各种挑战，甚至愿意为哥哥挑选衣物，塑造形象。

闲暇时，他一是愿意读书，一是愿意独自一人在小城中徜徉。他非常喜欢这座中世纪味道十足的小城，喜欢那些尖尖的塔楼、窄窄的街道，各式各样的彩色石刻喷泉和那些红瓦屋顶，连那用大小不一、光滑圆润的鹅卵石铺就的街面，都有一种让人舒适惬意、身心舒缓的意境。每次信步而走时，他时常会发自内心地微笑，因为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进入到了那些欧洲古典文学所描述的情景之中。他也很喜欢一句打趣当地人反应迟缓、谨小慎微的笑话：“千万别在星期五对伯尔尼人讲笑话，不然的话，他会在星期天做弥撒时笑出声来。”

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对这座小城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这座城市不仅气候上温和湿润，冬暖夏凉，人文环境也十分祥和。

他也知道这座城市早在1191年，就成为军事要塞；地理上的独特位置，国

家的不结盟政策等等，使这里成为世界有名的“间谍乐园”之一，集中地展现了世界谍战风云的诡异波澜。

美国中央情报局大门侧壁，镌刻着一位情报专家的浮雕像，上面的题词是“纪念他——和我们周围的一切”，这位情报专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艾伦·威尔逊·杜勒斯。1942年12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中，美国战略情报处的杜勒斯被任命为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这位后来成为CIA有史以来服役最久的局长大人的情报生涯，正是从这座静谧的小城开始迸发出辉煌。

同时，欧洲的历史、政治制度和法律，统治者们的手法，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观念、习俗等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又都被他渐渐视为人生的营养而拼命吮吸着；这种吮吸的力度，在他回国之前达到了顶峰。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吮吸并没有因为他回到一个相对封闭的东亚古国而停止。

回国后，他有一阶段对适应周边的一切感到困难，但很快就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氛围中了。在国外时，别人对他的那种近乎俯首帖耳、他对别人的颐指气使等等，还是限制于一定范围内的、有所克制的；现在不同了，这一切已经完全自然而然了。尤其是当他与**大尊**元首或独自出现在营房操场、工地车间和田地之中时，周围那恭敬的表情、赞美的语言，战战兢兢握着钢笔和小本子的双手……他都适应了。

2010年9月党代会后，一股一直在暗中吹拂的微风，骤然变成刮遍全世界的飓风，推动着他这似乎还不够结实的帆一路狂奔，这速度的快感既让他感到兴奋，也有些目不暇接和眩晕。有时回到家中，面对他那新婚燕尔的娇妻也无暇温存，脑中不断翻腾的，仍是那些起伏不已、难以预料的海浪。其实，在他心中，对那位在一次观看演出中相中的娇妻还是有些不尽满意的，他觉得她那种饱经礼仪专家训练的做派，在对外场合中还是可以展示一下的，可在家中、特别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时还要继续做作，就没有意味甚至有些讨厌了！这与那些热力四射、大胆执着的欧洲姑娘们大相径庭。不过，这位娇妻可是经**大尊**元首“钦定”同意的，加之其美貌与温柔……况且现在的形势也不允许他有精力仔细琢磨这些事。

他在欧洲的经历，使他看到欧洲的众多政客权贵们，无论是否真的与其夫人情真意笃，在公众场合都是要成双成对的，他感觉那种场合似乎很容易让观众产生温馨和信任感，因为谁都会想：连家庭都无法维护的人，何谈维护国家与民族。

他明白，把这种形象示予大众，是统治的需要。他有时也会幻想：真的到了他君临天下的时候，他和这位娇妻共同出现在万众面前，应该起到一种改换形象的作用，因为**元尊**元首和**大尊**元首是很少与他们的妻子一同出现在公众场合的，这应该是一种让外界受到莫名刺激的、崭新感觉的因素……在这种新的刺激后面，就应该是他独特的执政风格、外交手腕了；当然，继承是有的，因为要继承的东西里面，有很多是“他之所以是他”的关键；没有变化也是不行的，他毕竟是他，而不是包括**元尊**元首、**大尊**元首在内的其他人。

至于内部对领袖位置的争夺，并没有外界传的那样激烈，甚至都不应该使用“争夺”和“激烈”这样的词汇。因为除了**大尊**元首，国内还没有能够搅动波澜的任何力量，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按部就班。只不过是因为保密工作做的好，外界越猜不透，说法就越多而已。

他知道，现在国外有些媒体在议论那次决定谁来接班的“极内部会议”，居然还传出一些所谓在会议中曾产生“激烈争吵”的消息！其实，最“激烈的内容”也不过是会拉小提琴的那位及其老婆说了一些“还太年青、压力会大”等絮叨话而已。那次会议完全是一次再次确认和强调，**大尊**元首的决心绝不是在那次“会议”上才形成的。

当然，那位“四夫人”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也是顺水推舟、把既定方针夯实而已。在所谓“可能接班的人”的范围内，都是只知道唯命是从，除了为掩护真正的意图而有计划有安排地时不时放出一些烟幕外，何敢有半点偏差！

因此，他所感觉到的漩涡和险浪，基本上都是在船舷之外，一波一波地试探着拍击他们所铸就的钢铁之舟。

幸运的是，这艘劈波斩浪的航船虽然上下颠簸的十分剧烈，但在舵手和船员们的努力下，即便他如同时空穿越般地来到船上，毕竟还是站稳了。在老一辈深谋远虑的安排下，能够上船辅佐他的船员，都是经过了千挑万选的既得利益者们，强势的、延续多年的无形纽带，应该能把他们绑缚在一起共同抵御风浪。

老一辈在这艘航船的桅杆上，一如既往地升起了那面“我们民族”的大旗，

在单一民族为主的、三面环海四面强邻、历史上受到过多次奴役的国土上，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凝聚力；这面“我们民族”之旗的旗手，已被确定为历届元首，并被打造成民族独立的象征；在这层既朦胧又刺目的、以不屈不挠、奋勇抗争为主色调的光芒照耀下，那压抑在本民族一代又一代人心底的期望汇成了洪流，不断地升温，沸腾。

他天生就有敢于挑战的强悍基因；欧洲求学的经历，又使他有了东西方结合的谋略思维；特殊的环境，造就了他确有非常人所有的素质，或者说是非常人所有的思维。

他从认识到自己可能是接班人的那天开始，就在琢磨作为一个领袖应该如何说话，应该有什么样的语调，应该如何走路、挥手、点头示意等等——他读过许多领袖的传记，也调看了许多**元尊**元首的纪录影片。除了从中认真汲取统驭之术外，他还得出结论：要成为一个领袖，说话一定有独特的腔调，举手投足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同时，他也知道，像，这是继承的需要；超越，这是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有两个模仿的对象，**元尊**元首更亲民豪放，**大尊**元首更威严内敛。

总之，他正在十分注意地体会着、执行着目前这些按部就班的安排，并尽可能地发挥着他的想象和创造力。

大尊元首没有理会他的疑惑，转向**寇天烈**：

“南方傀儡们对西边那几个小岛子是不是很关注啊？”

“是的。”

寇天烈知道，**大尊**元首说的是包括**延坪岛**在内的西海五岛——南方傀儡们是这么称呼的。自那次炮战后，对面的傀儡军在那个方向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并对外放话说北部要试图占领那些岛子云云。其实，**寇天烈**知道：由于五十年代停战谈判时没有明确西海的海上界线，致使南北双方各执一词，频频爆发冲突的西海五岛，是历代领袖们心中的一个隐痛。因为在那个方向被南方傀儡实际占据的岛屿——如白翎岛——的正面，即黄海南道的长山串、九浦美、苔滩一线，地势非常平缓，易于登陆；而如果从这里登陆，距首都**平壤**的直线距离就不到一百一十公里了。虽然在现代条件下把那几个小岛子当成登陆作战的跳板可能性不大，但却总是让人心中感到不安稳。所以，双方从1999年6月在**延坪岛**附近海域发

生停战以来首次交火后，那个地方就没有太平过，直到这次炮战。

“那，就在南浦再搞些登陆演习吧！继续施加压力，不能让博大总统有喘息的机会。”

上将军有些迟疑：

“您8月份去俄罗斯，时间上？”

“一个方向上的登陆演习，让海军司令直接搞就可以了。”大尊元首似乎很轻松。

“大将同志总体把握，可以主持。”寇天烈当然明白这其中的玄机，马上补充道：“以海军方面具体组织，是因为要动用登陆舰、汽艇和普通战斗舰为主的海军装备等等；但是，现代登陆作战，一定要有空军配合，这样场面和气势才能做足；加上登陆的陆军部队，这就必须要以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统一把握了！”

大尊元首赞许地点了点头。

上将军不甘示弱：“登陆作战的形态要好好计划一下，可以采用正规陆战军团正面登陆，同时以海军狙击旅为首的特种部队进行纵深渗透打击、强大的潜艇部队近海游弋并举的作战方式……还应该利用木材为蒙皮的渗透专用运输机，如安-2等，以显示避开雷达侦测的能力。至于参演的总兵力，应该不少于两个军团。”

大尊元首进一步打气：“最少三个军团。”

寇天烈当过空军司令，因此可恰如其分地具体参谋：“估计空军需要把东面江原道元山机场的战斗机调过去，具体位置可以向西转移到黄海南道的温川机场。这种转场，既是切合实战的训练，也便于让南方傀儡们察觉。”

他知道，他们所掌握的这支号称东亚猛虎的军队，是常年处于战备状态的，是允许他们在几个月内完成一次大规模演习准备的。

接下来，三个人没有继续讨论细节，而是到此就戛然而止。

这是大尊元首的一贯风格。

晚上九点二十分，聚会结束，大尊元首说他还要自己看几个近期俄罗斯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做做访问前的功课。

上将军不禁劝说道：“您不要太累了！”

寇天烈也说：“是啊，近一年多来，您的活动安排是不是太紧张了一些？”

大尊元首微笑了一下，稍微用力地做了一下上肢的伸展动作，并说：“没有关系，我自己心里有数。”

寇天烈看出来，大尊元首的微笑中隐隐地含着一丝苦涩，透着一股既无奈又坚定的味道。寇天烈明白，大尊元首以这样高密度的频率安排自己的工作日程，是时间的压力。

自从挺过 2008 年那次脑溢血的危机后，选定、扶持接班人的工作立即成为大尊元首的第一要务。无论敌人还是朋友，都明白这是半岛局势能否稳定的关键。通过 2010 年的党代会，上将军以在党内任职的形式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但那只是顺利更替的第一步。在这其后，怎么也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牢掌权柄。否则，仅就其年龄和资历，就会让全世界遍布疑云。

所以，时间就是一切。大尊元首能不加快节奏吗？这已经不仅仅是朝鲜的事了，全世界都在眼巴巴地看着呢！

寇天烈和上将军对视了一下，也只能按下心中的惜怜与酸痛。

他们起身告别，各自回程。

此时阳光完全没有了，海面和水下更加平静，一片漆黑。探照灯光下，礁石和游动的鱼儿更加显得扑朔迷离，忽隐忽现，谁也不知在下次灯光扫过时，哪只鱼儿、哪块礁石会显现出什么样的影子。

营口鲅鱼圈区。

2011 年 6 月 11 日，北京时间 8 时 13 分。

在那幢普通的临海公寓里，云依鹤已经休息了快三个月了。

夏天的海边，风景虽然不错，但蚊虫也渐渐多了起来。

云依鹤被一只讨厌的蚊子弄醒了：该死的小东西总是嗡嗡地飞，云依鹤甚至想让它叮完了算了，可它总不下口，只是飞来飞去。她终于恼怒地起身了，经过一番“战斗”，“击落”了那只蚊子。又觉得很累，便斜躺在床上庸懒地不想动。

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风子房，静悄悄的，只有她一个人——保姆让殷仕野辞退了，可殷仕野也一个多星期没有来了。

自越境成功后，她与他见面的次数只有三次，平均一个月一次。她知道，这并不完全是休养的需要，也是他们在考虑一系列事情的需要。

被解放军边防部队救出后，途中她就醒了，但一看周围都是中国的军官和士兵，她又放心地“昏”过去了。

再醒来时，她已经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云依鹤知道，现在的中国和她的祖国一样，职务的高低仍然是各种待遇的主要区别。因此，这应该是个高干病房。单间，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一张放有电视机、带三个抽屉的写字台，一个椅子；病床对面有两个沙发，沙发之间是一个小茶几。

从病房中的摆设、用具和床单、枕巾上印制的字样看，这显然是一家军队的医院，应该在朝族人很多的延边自治州。

在那里没有任何人向她问过什么——除了医生护士用简单的朝语加手势诊疗病情之外。诊疗也很简单，除了几处轻微的擦、碰伤外，她没有其他伤病，只是越境时过度的精神紧张和体力消耗很难平复，险境一过，人即懈怠，这种从未遇到过的从高度紧张到高度放松的经历，使她好像永远处于疲劳之中。

她是在住进医院后的第二天看到他的。

普通的打扮，普通地微笑着，拿着普通的鲜花水果，混同在那些熙熙攘攘的住院病人和探视病人的普通人群中，“水天一色”。

现在的他，和她记忆中的他仍然一模一样。看来，三年多时间对一个男人来讲不会造成什么容貌上的变化。

她不知为什么很少见地对自己的容貌产生了一丝担心，在第一次见面和后两次见面后，她都乘没有人时，对着卫生间的镜子仔细地端详了自己一番，并不时地拢拢头发、揉揉眼角。不管怎么看，她还是恢复了自信：三十多岁的年龄和近

似疯狂的经历，虽然有些使人憔悴，但随着心情和环境的逐步沉静平缓，镜中的她依然风姿绰约，能够显现出那种一般女性少有的、坚强的、经历过风雨的靓丽。

尤其重要的是，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她已经基本弄明白了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准则：抓住阴谋制造者，为领袖排除危险，为自己正名。

所以，除了经历过风雨的靓丽外，她还有让人敬佩的坚强。

所以，被坚定的信念所重新充盈起的她，更加自信。

虽然这里与普通病区是隔离的，人员不是很杂，似乎也没有布置警卫措施，但医生护士来来往往的还是挺多，因此她和他的见面，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且，双方都是经过控制情绪方面特殊训练的人。

当然，双方的内心还是很复杂的：有生的欣慰，也有重逢的喜悦，更有对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的考虑。这些因素综合地交织在一起，并没有让两个人如何地轻松，如何地沉浸在情感之中。

到目前为止，他对她越境这一事情的本身以及她手中所掌握的“方案”等等关键，只字未提。

其实，她曾经仔细研究过“平行方案”，虽然很费力气。方案除了文字和示意图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计算机的程序代码。云依鹤虽然多少学过一些电脑程序，但显然要看得懂这些特殊的字符，她的功力不够。她仍然从头至尾地把她手里的所有材料认真地进行了研究，还是有所收获的。比如，她认定：资料反映出的，就是控制发射导弹的操作过程。

有一次，她以正在学习英文的借口，向他询问了方案中的一小段内容：

“请您看的，这个的，大概什么意思的？”

她在纸上写出了一段英文：

“Mov DATA to space .。”

他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然后说自己的英文更不行，但他认为这好像不是标准的英文，倒像是电脑程序语言，大概是“Move the data to another space，就是‘移动这些数据至另外空间’的意思吧？”说完就自嘲似的笑了笑，连连摇头说英文太难、太难，接着就转向其他话题。

他每次来，除了询问一下身体情况外，都是一些“闲磕儿”，包括适时的天

气、回忆一些过去交往中愉快的故事等等。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双方都以“心照不宣”的方式，由云依鹤提问，殷仕野介绍了一些近期双方国家内部以及相关国际关系的问题。

她发现殷仕野有个习惯，每次见面时，他都似乎愿意重复着某些新闻、观点甚至笑话。一次她含蓄地提醒他：这个的，我已经知道了，您的，上次不是已经说了吗？

他笑了笑，说：重复，就是重要。

望着窗外的大海，使人很容易想到浩渺与无际，感触到亘古与永恒。

这种感触，使云依鹤心情似乎敞亮了一些。她决心让他们之间的谈话更深入一些：一方面早晚是要这样的，另一方面她也隐约感觉到他是在等待她的主动。她其实挺感激他的沉稳和耐心，这一点对一个刚刚经历过生死，而且又不知劫后余生将是什么、对怎样渡过余生也一筹莫展的人，更需要一阶段的思考和情绪上的平复。

怎么谈，从哪儿开始，却是个既有技术也有战术要求的“活儿”。

按惯例吧，先从一些对对方可能有用的话题说起吧！不管怎么说，你们救了我的命，我就先表明一下我是愿意合作的态度吗！当然，这是要有分寸的，要逐步来，要揣摩好对方的需要。这些职业性的考虑，是云依鹤不愿意在与他的交往中进行的，但她又不得不去这样思考问题。

她不禁又想起和她一起试图闯出边境的那两个姐妹来，几个月来，她已经默默地为她们流了无数次眼泪。其实，当时做出决定的时候，她和她们都清楚，除了她自己，如果闯不成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其余两人如果闯不成是必死无疑的。但那两个姐妹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同意与她一起做这惊天的事情。她已经从殷仕野那儿知道，她们两个都已经不在人间了，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估计殷仕野是清楚的，只不过不想让她过于伤心而未详细叙述。

真是太对不起她们了！

按理说，她们俩在国内也算是优良生活阶层的人了，是去过“白雪中心”——就是那座号称首都“最现代的餐饮休闲中心”，提供餐厅、娱乐、休息、游泳、

美发和美容等综合服务一一的人，无论从本人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还是对各自家庭实现稳定和“超水平生活水准”的贡献，都是国内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

可惜，让她“蛊惑”着，她们走进了漩涡；当然，从事了这个行当的人，思维就有些直线性，都信奉“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这是她之所以能够将她们“蛊惑”成功的基础；由于她们前期也都参与了获取控制程序的行动，因此，只要云依鹤在那种更大的既得利益者们的“游戏”中被出卖了，她们也是个死。否则，也不会那么坚决。

不管她愿意不愿意，郑永和的面孔也总是挥之不去。

他现在怎么样了？

她只是知道，他一定会因她的这次行动而伤心，而失望，而狂怒，而恨之入骨。所以，她对他更是陷入了百般的纠结和矛盾之中。

理智上，她知道她应该为自己能逃出他的控制而庆幸；但是，她在心里总有一种丝丝的痛，痛的原因是隐隐的对他不起的感觉；因为她知道，郑永和绝不会背叛领袖，他的野心只是在元首高大身躯的影子里，争取最高的权势而已；可是她的行动，会不会使郑永和被连带认定为背叛元首呢？他是否能理解，她的行动，在对不起之中，也是含有帮助他的因素呢？

他对她，不排除赤裸裸的肉欲；但也有在政治志向、事业追求、文化兴趣和爱好基础上，形成的那种心灵上的共鸣。

还有惨死在潜艇基地的李哲松哥哥，到现在她还没有想明白，李哲松临死前伸出那四只手指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和她心灵相通而却各为其主的、那位中国的“殷董事长”。

在她的脑海中，这几个男人与她的相识共处的情景，如同一部老旧的胶片电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清晰时刀刻斧凿，通透隽永；模糊时划痕闪烁，断断续续。这种模糊与清晰，既有记忆本身所致，也有她内心有意的取舍，因为太令她心痛的片断，她不想去清晰地再现，她努力地去屏蔽不愉快。

纠葛之中的纠葛，令她心烦；

被情感麻醉后的幸福眩晕，被刀光剑影惊醒后的震颤，交织缠绕，令她疲累。

多年来的训练和孤身一人的生活经历，使她很少有被悲伤而影响整体情绪的时候，她知道感情上的波动是允许的，但不能影响理智和其他。正如一部中国谍战题材电视剧中一位男主人公所说：“悲伤可以尽情的来，但必须尽快地过去”。

但这些日子闲暇的时间多了，回想的机会也就多了，悲哀的感觉也不免多了一些。

“叮咚！”门铃终于响起来了。

云依鹤迅速调整了一下情绪，开始换装。选择衣服时，稍稍犹豫了一下：她本想换上那套较正规的西服套裙，那是从延吉来鲑鱼圈路过沈阳时，殷仕野陪她在太原街商业区闲逛，她自己选中的一套浅驼绒色套装，很薄很轻，合体而且质地、做工也很好。

过于正规了吧？

她最后选中了她晨练跑步时穿的运动装，也是那次在沈阳太原街一家叫作“运动元素”的商店买的，是殷仕野建议她做运动恢复体力时用的。EXR 品牌的图案很生动，用对比鲜明的色调所形成的抽象图案，错综叠加，很有视觉冲击力；上身是鲜红基调为主的圆领半袖衫，下身是黑色调为主的长筒裤，活力四射，却不张扬。

她把那多年来从不变化的披肩发系成一把挽到脑顶，随使用根塑料簪子一插，再抓起一把湿毛巾用力擦了擦脸，殷殷的水分和因为摩擦而稍稍泛起的红色，使她整个人立即由刚才的庸懒与惆怅进入了朝气蓬勃的状态。

她走到门前，明知故问地：

“哪一位？”

“是我。开门吧！”

“噢，是殷董事长。您的稍等一下。”

云依鹤在门口的穿衣镜前再次整理了一下服装、拢了拢头发。然后轻缓地打开了门，虽然门根本就没有反锁。

今天**殷仕野**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短袖衬衫，下摆扎在一条也是深灰色的休闲裤子里，腰带是一条黑色布质的，腰带的卡扣也是一种低调的铁灰色，脚上是一双黑色的软底休闲鞋，既飘逸、洒脱，也很干练。

他脸上依然是那熟悉的微笑，步态轻快而稳定，举止得体，声音中有一股很强的磁性，从那近似四方形眼里透出的眼神，饱含着关切、问候和尊敬的意味——总之，令人很舒服。

云依鹤请他进了他的客厅——孰客孰主，已经无所谓。

在他坐下后，她不禁又仔细看了看这个男人。越是仔细看，越是心情愉悦，越是有种感觉：她是愿意用整个身心去享受他所带来的这种惬意的。

着实有些令人心醉。

她忽然间转过神来，因为她从他那一直微笑的表情中看出点不同：有些得意？还是警觉？抑或嘲笑？

“**殷**董事长，您的，在看什么？”

“噢，不是我在看什么呀，而是你一直盯着我看吗，看得我有点儿紧张呢！哈！”

“您的，真会说话……”

“哎，我说，你怎么老是您啊您的，我们之间用不着吧？”

“好吧。”

殷仕野环视了一下他的这间房子，他不得不承认：可是比他自己住的时候整洁多了，如果像在部队检查内务那样打分，现在的分数比过去可是“成指数性”增长了！他由衷地，也是略带歉意地感慨道：

“你真是费心了！如此窗明几净，让我进来以后有些不知如何下脚呢？”

“下脚……干什么？”**云依鹤**一时没有听明白。

“哈哈，就是说，你把这屋里收拾的这么整洁，弄得我手足无措，生怕破坏了这个环境呢！”

这是**殷仕野**的房子，他称赞我收拾得整洁……不知为何，思绪太快，让**云依鹤**联想了很多，甚至脸上不自觉地有了些红晕。她赶紧收住思绪：

“夸奖的，不用，这是我们民族的习惯。”

“是是，早就知道你们民族的女人，贤惠温柔，吃苦耐劳，是广大男人挑选居家过日子伴侣的标准呢！”

“噢？殷董事长对我们的民族，是很了解的了？”

“这个，无人不知吗！”

“我的，只想听听，你的看法。”

殷仕野有些后悔，这个话题要是唠起来，那就没边了！可是又收不回来，一时犹豫：

“了解，当然……是了解一些，可总不如你自己知道啊！”

“你的，和我们接触，不可能不深入地，了解我们吧？”

这又有些进攻性的味道了！殷仕野知道，和她这种人接触，不能一味迁就和退让。彬彬有礼之中，适时地让她（或他们）感受到一定的压力，也是在心理上占据主动的需要。

最终，是需要她与我合作的。但是，让对方感受到我方的实力，是更令人愿意合作的基础；否则，对方只能视你为可有可无的工具。

这就是合作谈判中关键是实力的另解。

这是当年师傅与殷仕野多次强调过的内容，他早已将其溶化在血液之中。

那就来吧！

“和你接触多了，也就了解了一些呗！”

先打个哈哈，然后再深入，省得有些针尖对麦芒似的，要有张有弛才行。

“你们民族的人吗，应该属于蒙古人种通古斯系统。”

上来就是人种学，云依鹤确实没有料到。

她把自己的坐姿调整的舒服一些，双退一曲，用一只手臂侧撑在双人沙发一侧的扶手上，姿态是那么悠闲，而又优雅。这不禁让殷仕野想起欧洲的一幅油画，一个贵夫人或千金小姐，斜躺在一个长条沙发上，或者是贵妃椅上。

“蒙古人种的，我的知道，就是黄种人的吧？但是通古斯的，什么意思？”

“啊，人种下面还要分亚人种呢！这是人种学中的一种分类方法。一般来说，蒙古人种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中亚和北亚，同时美洲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了，也属于黄种人；在太平洋上的诸多岛民也属黄种人。在蒙古人种下面，还可以分为五大亚人种。”

“分的，这么细？”

云依鹤略微蹙了蹙眉头。

“是啊，这五大亚人种包括通古斯类型，即北亚类型，还有远东类型、马来类型、美洲类型和极地类型等。你们朝鲜人在体质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因素，形成了本民族独有的特点。”

“那你来说说，特点的，有什么？”

“我可说不准，但一些古代书籍中有关论述倒是比较多，比方说：在体形方面，‘其人形长’；在体质方面，则显得‘有气力’、‘人壮勇’等；总的来说，中国的老一辈人对朝鲜人的印象是，体格高大，健壮，勇敢和有力气。”

“能不能，再具体地一些呢？”

“朝鲜人的头型属于短头型，明显区别于中头型的中国人，接近于蒙古人。体型呢，朝鲜人属于中身型，与日本人比较，即使朝鲜身材较矮的也与日本人不相上下。因此，从整体上来说，朝鲜人的身材与日本人相比稍微高一些。”

“嗬，很具体地呀！”

“服装方面吗，就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喽！你看，男装传统的主要是袄、裤、坎肩和长袍；裤子宽松肥大，裤腰很肥，由右向左掩，一般是系裤带。你们的男人喜欢戴有沿的礼帽，有时看帽子是不是也可以区分身份和地位？”

说句实话，云依鹤在这方面了解的还真是不怎么细，只能应付一下：

“应该是啊！”

“那传统的女装有裤、裙、袄、袍吧？女袄非常短，衣襟在前面交叉系以很长的半蝴蝶结。领子是圆形的，而衣襟和下摆有些弧形，线条柔和，颜色多样，袖子长而宽大。女士的裙子也极有特点，宽大松长，下垂脚面，上面系在腰部；极短的小袄、优雅小口的长袖与长松飘逸的长裙，很美！但是现在，你们女人的穿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西服为主了吧？非常可惜，我还没有见过你穿着传统服装的样子，那一定，更美！”

“谢谢！你的了解的很多，挺准确！”

“吃呢，我也了解呢！现在的中国满街筒子都有你们民族的风味，想不了解也不行呢！哈！”

“吃、穿、住、行的，你对我们民族的住，也很了解的吗？”

“这个吗，也算知道一些吧，但主要是对传统民居的了解。比方说，传统的朝鲜住宅是长方形为主的平房，主要建筑材料是木头和土。屋顶是厚厚的好几层茅草。厕所一般是另建的吧？不和房屋连在一起。因为东北亚地区很冷，所以门窗不多，四周大都是土墙。屋内大都利用地板下的烟道生火取暖。和我七十年代当兵时的取暖方式差不多。”

“我们的叫‘温突’。”

“啊？这我可真不知道。只知道这种取暖方法十分有效，所以你们至今仍喜欢垫着软垫和厚席在地板上坐卧。当然了，现在你们的居住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平壤等各个城市，大多数人已居住在高层建筑了！”

“那倒是的。不过，这些新的建筑的，也注意保持了我们民族的传统，还有类似传统的炕，当然它是通过地下的、地板下的散热管道的，供暖的。”

“噢，是这样。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你们爱整洁、爱干净。我们的古书上有专门记载，说你们民族‘清洁自喜’，‘衣服净洁’。我当兵时，住过你们民族的普通老百姓家，虽然一般家庭没有特殊的卫生设施，但并不影响讲究卫生，而且没有很多摆设，但绝对整齐干净。我印象很深……现在，更深。”

说到这，殷仕野不禁又环视了一下周围。

云依鹤也回应了一个莞尔一笑。

经过这一轮交锋后，云依鹤不想再拖延，于是开始主动：

“好了，您的了解我知道了，很佩服。您……啊，不！你的，对我 2008 年的回国后的事，一定想知道的吧？”

“当然。我，还想知道的更多一些，你不反对吧？”

“这个，我的明白。我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今天天儿不错，我们可以多唠一会儿。你身体没有问题吧？”

“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回去的时候，是 2008 年。”

“12 月 27 日，是个星期天。”

“谢谢，您……你能记忆的，这么清楚。”

“不说刻骨铭心，也能没齿不忘。”

云依鹤没有再客气，而是微笑了一下。

他真正关心什么呢？她心中有个基本的方向，但还不太确实。先说起来再说吧！

她想要如何开始呢？他知道她要说些什么了，但还不太确实。先听她说吧！

“那年，回到祖国后，任务很多的。”有些生硬，但也算开门见山：

“我的，去过南方。我想跟你讲一下我的冒险故事，你的，愿意听吗？”

“当然。你的一切，我都感兴趣，愿意听。”

“2009 年的 6 月份，我的去过一次南方。是我们的，治安司，给我的一项任务。”说完，她的那双大眼睛就死死盯住**殷仕野**，注意他的反应。

“就是人民军治安司令部吧？它的指挥部在首都的大城区龙北洞，旁边不就是外交外语学院吗？”**殷仕野**很自然的、就像与一位老友在共同回忆某次旅游一样回答着。

他是在鼓励我。**云依鹤**心中坦然了不少，既然如此，双方都不必解释什么，这是最自然的态势。他果然是个老手！哼……

“在我们那里，人民军治安司令部，就是军内的防谍反谍的机关，简略的称呼，叫治安司，名义上是民族武装部的直属局。可是，它的高级干部们，是与参谋总长、总政治局长、后方总局长的级别是一样的呢。”

殷仕野知道，治安司的前身是 1948 年人民军建军时作为军内防谍组织而建立的内部安全机构。1968 年，设立政治安全局。1970 年，政治安全局更名为军队政治安全保卫局，1996 年，升格成为治安司令部，级别是很高，比如现任的副司令长官金洪原，在 2009 年就晋升为与总参谋长一样的军衔：大将。

殷仕野在军校学习外军知识时注意到：在地球上，如果是按照前苏联模式组建的军队架构，一般来说政治部门都是主管军队内部监控的。**元尊**元首为了强化这一职能，军内监控不仅由最高政治工作部门，即人民军总政治局负责，而且还专门设置了治安司令部来共同担当此任。如果比较一下政治工作部门与治安司令部的任务，则有以下区别：

政治工作部门，例如人民军总政治局是以宣传、鼓动为重点，日常性工作是忠诚度正面培养；而治安司令部，则把重点放在秘密监视方面，实施实际的搜查、逮捕等工作，就是对忠诚降低和非忠诚的打击。

与国家安全保卫部相对应，军内的治安司令部与之构成了对政权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完整的防谍反谍网络。

殷仕野也知道，云依鹤说治安司给了她任务，并不一定正式承认她就是治安司的，因为他们那边不仅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任务也经常交叉。

这只是一个开头。他应该继续鼓励她：

“他们还担负着领袖们的警卫任务吧？”

“是的。那个，在治安司里那个由三百多军官组成的，特别警卫队，就担负这个任务。”

“我听说，丹东对面的新义州有个国境地区前哨检查大队，都是由像你一样漂亮的女军官组成的，也是治安司的直属部队吧？”

“殷董事长情况的很了解。”

“有时候隔江而望，也算是飒爽英姿，美丽一景吗！”

云依鹤给殷仕野拿来一瓶菠萝汁饮料，自己开了一瓶苹果醋，这都是她在附近小卖店买的。殷仕野其实是想喝点茶，但他知道云依鹤没有喝茶的习惯，只好如此。

云依鹤用一种非常平和的，像讲一个邻居家里的自然情况一样的语气，把她所知道的人民军治安司令部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有些“娓娓道来”的意思。可是，她讲得却是一个令全世界情报机构都费尽心机要打听清楚的强力部门的事情。

殷仕野知道这是对方要敞开自己的前奏。他知道，她要谈的内容大部分他已经了解，或者说，也可以从公开的资料中梳理出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她亲口而言。所以，他只需要认真地听。当然，为了表示尊重，他还要时不时的问一些情况：

“治安司部门很多吧？”

“是的，它的下面，分成十几个部级单位的。”

“这么多？看来分工很细呀？”

“是的，除了主管选拔、任命治安部门军官的干部部和负责思想教化工作的，号称治安司中的治安司的政治部外，还有十一个部呢：一部是组织计划部的，处理日常业务，负责制定向军团和师以下各保卫部门发送的各种指示文件；二是搜查部的，侦搜、调查军内间谍和反党、反革命分子，三是预审部的，负责对

二部搜查结果的调查和审问；四部的，应该是监察部，主要处理军队内部的贪污、盗窃的事情。”

“这四部最近很忙吧？”殷仕野说完有些后悔，这不等于说对方军队内部不稳吗？这会不会影响云依鹤的自尊心哪？

云依鹤好像没有其他的反应，她还是平稳地继续叙述着：

“第五部的更忙，是业务综合的部。他们要综合整理、分析评价包括二部、三部和四部，还有六部，就是负责跟踪监视工作的那个部的所有的材料呢！七部的是技术部，他们对军官的家庭电话，还有主要宾馆和涉外单位的电话、传真、网络，都要监听、监控的；八、九、十部算是……后勤的干活？或者总务部吧？反正是管理治安司下属的军需工厂和民族武装部内部的其他一些后勤机关的；十一部的负责监管、监视国境检查所、外派的军事部门，比如，驻外的武官、教官、留学生等等。”

“除了特别警卫队、前哨检查大队以外，他们还有别的直属部队吗？”

“有的啊，还有三个国境警备旅的呢，都是满员的部队。”

“哦。这个治安司，会给你什么任务到南方去呢？那是很危险的吗！”

“是实战训练，一种我们叫作潜入、潜出的训练。”

接下来的叙述，等于向殷仕野演了一部纪录片，展示了北部特工向南方渗透的一个既典型又特殊的过程。

回忆短训

2009年伊始，根据作战部的安排，云依鹤到那所已经直接归属劳动党作战部的、以大尊元首的名字直接命名的“政治军事大学”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短训。

云依鹤的这次短期训练，主要是配合她的“潜入、潜出”而进行的强化训练，

实际上也是一次考核。内容繁多，强度极大，如果不是**云依鹤**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那些游泳、越野、潜伏、格斗、劫车、炸机、刺杀、车辆驾驶、投掷匕首、野外生存等等，是根本坚持不下来的。而她不仅坚持了下来，甚至很快就率先在同批学员中达到了**大尊**元首对武装特工的要求：“每个战斗员都要练就一个晚上突破四十至八十公里的能力”，她可以在四小时内步行三十公里，在海面上游出六公里。

云依鹤的照片，不断出现在训练标兵和优秀学员的光荣榜上。

2009年5月，**云依鹤**如期以全优的成绩毕业。

紧接着，她就进入了“潜入、潜出”的实战训练。

虽然也称为“训练”，但却是真正的实战，而非所谓“实战环境下的训练”，因此内容是与一次真正的派遣任务完全一样，只不过任务是单纯的“潜入、潜出”，没有其他的情报、交联或暗杀内容而已。

虽然**云依鹤**自接到任务到成行，时间很短，但组织与策划这次行动的时间却是很长，或者说是很系统。因为在2008年末，她就曾按着作战部“请治安司令部协助训练”的指示，去完成了一项为自己准备身份的任务。

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上午十时。

首都**苍光太**街上，有一座对外被称为“光芒山旅馆”的办公楼，实际上是治安司的一处办公地点。治安司除了在西城区莲池洞和**牡丹峰**区各有一座办公楼外，这里是不久前建立的。

一位姓崔的副部长亲自与**云依鹤**谈话。谈话是在一间会议室进行的。会议室的装修与摆设似乎很温馨，室内温度与外边的寒冷形成了鲜明对照，温暖如春。墙面粉刷成淡黄色，墙上有巨幅的**元尊**、**大尊**、**上将军**画像；还有沙发，茶几，书柜，甚至还有一个酒柜。靠窗户的墙角有几盆盛开的**朝鲜**国花——**木兰**，还有**金达莱**（杜鹃）等。一台**日立索尼**牌CD机，播放着轻松但稍带伤感味道的民歌“蓝色柳树”。

谈话内容很少，在表示一定落实好**寇**部长的有关指示后，还对**云依鹤**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另外，崔副部长着重谈了这次实战的重要性。

“为了把你培养成实现最高领袖统一祖国理想的光荣战士，你将受领一次进

入南方傀儡政权控制地区的任务。作战部的长官们、包括寇部长本人，对此都非常重视，你有完成任务的决心吗？”

云依鹤立即挺直了身躯：

“我誓死效忠最高领袖，誓死完成任务。我认为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世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考验。副部长同志，请您放心，我对这次潜入南方的工作充满信心，可以随时出发。”

“很好。但是，你必须取得一个在南方的完全合法的身份。具体方案，由金龙正和刘顺奇两位课长同志与你商定，然后由部长同志和我亲自审核。”

当天下午，两位课长与云依鹤见了面，但没有在“光芒山旅馆”继续研究，而是来到了位于平川区安山洞的普通江饭店。这座饭店坐落于普通江畔，与万景台革命史迹地仅一江之隔，周围有民族文化宫、雅流馆、溜冰馆、光芒院等平壤著名建筑，是可以接待外国人的涉外宾馆之一。这座饭店一共九层，除一套特等客房在第九层外，另外有一等客房 14 套分布在第七、八层两层。在 14 套一等客房中，有两套是保卫司常年工作用房。

两位课长住一套，云依鹤单独住进了一套。云依鹤进入房间后，不仅为这里的豪华和舒适感到惊讶。她眼前的这个房间，从装饰到设施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大城市的酒店。课长告诉她，这两个房间与其他的一等客房是不一样的，不仅设施要高出许多档次，其安全性也做过特别设计，例如其整个房间就是用铜丝网所包裹的，只不过外表看不出来而已。另外，这个饭店与平壤其他的涉外宾馆不同，它安装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外国人在这里可根据需要收看到本国的电视节目。

“我们每天都要看南方的电视节目，这是必需的工作内容。”一个课长解释了一下。

他们讨论的内容是：

目的：实战训练；

过程：潜入南方，潜伏南方，潜回北部；

条件：必须取得南方的合法身份，即她的正常的南方身份是怎样的。

金龙正课长说：

“在最高统帅的亲自指引下，我们对外情报工作进入了严谨、周密、高效、实用的新阶段。你的这次任务虽然只是一个‘进的去、伏得下、出得来’的过程，

但是，它毕竟是一次境外作战，因此，合法的身份则是首要条件。”

刘顺奇课长具体一些：

“由于历史、地缘等，我们民族的人来往于日本列岛的很多，有数量巨大的我们民族的人渗入到了日本社会中。而且，虽然有的人进入日本已经是几代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民族的特性使他们仍然成为一个游离于日本民族之外的群体。所以，取得一个与日本有关系的南方本民族人的身份，才是更容易浑水摸鱼、更容易‘消融于人群’的掩护。你有一定的日文基础，在中国期间与日本留学生也有接触等，基础不错。现在，我们已经为您找到了一个符合如下条件的人：

第一、我们民族的女性；

第二，出生在南方；

第三，在日本居住过，现生活在北部——其实，最近几年死于北部的也行；

第四，出生日期与您接近。”

两位课长告诉云依鹤，确定下这些条件后，他们通过总部调集人手，从户籍调查中查找线索。在集中了基本符合条件的数十人的材料后，范围最后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再通过三个人的社会关系图，进行最后比较。

最后选中的是一个叫金明善的人。她 1980 年生于南方的全罗南道光州市；1981 年随父母到日本，1985 年全家加入日本籍；1986 年，作为传教士的父母带着她到缅甸传教，后因父母进入边远山区传教时失踪，六岁的她被人贩子卖到越南，又被我们的货船船员在岷港赎买回北部，后跟养父的姓起了现在的名字，一直住在北部平安南道一个叫北仓的地方。

1990 年日本政府发布失踪人员名单时，列明了其父母的姓名和有一个女孩叫申淑女的信息，虽然事过十年，信息已下榜，但按日本的习惯其失踪人员档案信息是永久备案，长期有效的。

申淑女有一个姐姐申良根现住在南方全罗北道全州市，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申载淳住在日本神户。

除了年龄上云依鹤小一岁外，其他条件十分理想。

她就是云依鹤潜入南方后的“身份”。

当时云依鹤即提出，她要和申淑女直接接触一段时间。

两位课长耳语了一番，表示同意。

云依鹤离开平壤，来到了平安南道北仓。

在北仓西北的长安山脚下，有一个仅有十几户的小村庄。村庄虽然很旧，却如同其他坐落在平原地区的村庄一样，被规划的还算齐整。住房是一排排的，每个住户的窗户都一样，黑洞洞地如同无神的眼睛一般向外望着。这种形式的住房因外形类似口琴，因而被人们称为“口琴房”。

被船员赎回来的申淑女，也就是金明善，跟着船员的父母就住在这里。小村庄十分普通，安详平淡。云依鹤以上边派来的宣传辅导员身份，进入了村庄。她以各种理由接近申淑女，凭借着丰富的阅历和相仿的年龄以及尽力做出的普通与和善的面孔，她们很快就进入了无话不说、情同姐妹的境地。

在这种气氛中，云依鹤了解了申淑女生活中的一切和她亲人的一切，包括父母的生辰忌日、生活习惯、相互的称呼等等，直至申淑女小时曾被姐姐打过一次的细节。

当云依鹤认为熟悉程度已经达到要求后，她又一次来到申淑女家：

“姐姐，今天向你告别来了。”

“怎么？你不在这里工作了？”申淑女对这位宣传员感觉良好，因为她不像别的宣传干部那样盛气凌人、高高在上，人也漂亮，特别容易接近。

“没有办法呀，上边让我回去，还有其他工作呢！姐姐，我还真舍不得你呢！”

“可不是，刚来这几天，就走了……”

两个女人唏嘘了一番。

临别时，云依鹤指着墙上镜框内一张申淑女和她父母的合影，说：

“好姐姐，我真喜欢这张照片，把它送给我吧，以后想你的时候……”

“好好，送给妹妹你了，照的不好。”

当云依鹤走出小山村，在一个山脚的拐弯处，她看到了部里来接她的车和刘顺奇课长。

课长问她：

“怎么样？可以确定了吧？”

“很理想，确定了。”

“和我估计的一样。”

云依鹤迟疑了一下：

“那就是说，您已经，安排了？”

刘顺奇课长点了点头。

当时，云依鹤心中不仅泛上了一股说不出是凄凉还是伤感的滋味。

她知道，申淑女从今以后再也不可能走出这个山村了，甚至……从现在开始，无论云依鹤今后用不用这个身份，世上也只能有一个申淑女了。

她没有回头去看，她只凭感觉就能想象出小山村的景象：

小小的村庄如同普通岩石一样，嵌卧在群山中，雾与炊烟缭绕，残存的枯枝与败叶，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

它实在是太小了，小到人们可以忽略它的存在。

殷仕野边听边想：这种训练即实战、实战即训练的方式，虽然危险系数太高，但实实在在是高效。别的不说，仅是这种周密的身份安排，就实在是令人有些“叹为观止”了！怪不得多年来遇到和听说过的云依鹤的同行们，个个都难以“突破”。

他想，应该把云依鹤这些“娓娓道来”的东西整理一下，抽空好好学一学，以便进一步去除自己身上的“公务员味”。

身份问题落实后，“潜进潜出”于2009年6月末正式开始。

二位课长亲自陪同她，三个人轮流开着一辆中国生产的三菱吉普车，由平壤向东出发。

进入咸镜北道后，穿过一条西北和东南两条山脉所夹的南大川，他们来到了温泉里。

金龙正课长叹了口气：“去年我来这里洗温泉，真舒服啊！可惜，这次时间太紧，去不了喽！”

刘顺奇课长也跟着感叹：“这温泉里东边那座山，就是号称可与金刚山媲美的七宝山呢，听说景色特别好。下回一定去好好观赏一下。”

金课长看了看似乎已经睡着了的云依鹤，压低了声音：

“唉，东边的舞水端里，那些大工程不知道还进行不？”

“噢，工程？谁搞的？”

“你怎么不知道，最早不就是博士同志，徐相国博士在那弄的吗！”

“啊，那个呀，早已经完工了，进入战备值班都好多年了！”

“这个行当，挺有出息的。唉，你听说金策太学开的那个物理系吗？”

“是啊，怎么了？”

“将来让我儿子去学，一辈子就行了！”

云依鹤并没有睡着，但两位课长的话她也没有在意。在万景台红旗革命军事学院学习时，她就听过徐相国的简要事迹，据说他二十八岁就在苏联获得了核物理方面的博士学位，苏联人想留他，他没有干，坚决回到了祖国。

到镜城了。

按照计划，他们来到盐粉津革命史迹地。

革命史迹地是为了纪念元尊元首的革命活动，在他曾到过和一些进行过重要活动的地方，所建立的一些纪念碑和场所等。这处盐粉津革命史迹地，是为了纪念1947年9月25日，元尊元首来到这儿，与渔民坐在一起商议尽快改善他们生活的活动而建立的。

在此，云依鹤和两位课长再次进行了深深的感悟。他们体会到，伟大的元尊元首是在用他一生的精力和活动，去为本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改善而奋斗，这是他们终生学习的榜样。

终于到了目的地，咸镜北道的道府清津市。

清津市是国内第三大城市，同时也是北部重要的工业城市。他们住进了劳动党作战部下属的清津联络所，然后课长们向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清津不仅是重要的海军基地，也是作战部的基地。他们现在住的清津联络所，主要担负向日本海和北海道沿岸地区输送和接回情报员，同时负责这个范围内的情报活动。另一个基地是元山联络所（后移至高城），主要负责韩国的东海岸以及日本山阴地区沿岸范围内的接送情报员等活动。另外，在东海岸，还有退潮（现为乐园）是东海舰队司令部及党的作战部潜艇基地所在地。

然后，他们进行了出发前的最后准备。

二天后，23时整。

清津港的一个专用码头，一艘伪装成普通渔轮的船，悄悄地驶向了日本海。这一天，没有星星和月亮。

风不大，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只有鳞波点点。

剩下的事情，就和 2011 年 6 月 16 日之夜，**全泰远**潜入南方的过程基本一样了。

一个星期后，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妇人踉跄在南方大田市郊区的垃圾箱群之中。

这是化妆后的**云依鹤**，正以一个拾荒者的身份在活动。其化妆之成功，不仅脸上的积垢惟妙惟肖，就是连身体的隐秘部位，其卫生程度也是与其身份相适应的。

在这次短期的潜伏中，观察与学习是她给自己另加的、进入目标区域后的唯一的任务。按照她自己的计划，此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弄清韩国行政区划中的一些规定。如：

韩国的人口居住登记中，为何要填写“法定洞”和“行政洞”两个内容？

这些看起来琐碎和不起眼儿的问题，**云依鹤**通过自己的方式，已经默默地解答了不少，诸如：在南方，作为公务员的环卫工人，其生活水平究竟如何？社会地位怎么样？等等。因为她深知，间谍是一个真正“细节关乎成败”的职业，若想现在和将来熟练地应对那些可能的工作，她对这些细小的问题必须达到与南方人一样，甚至要比一般南方人本身还要清楚。

解决的方式主要是听和看，极为必要时才可以问，而且必须认真设计，“旁敲侧击”。她用了整整五天时间，才基本搞清了这一问题：

在南方，“洞”和“里”是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类似中国和日本的“街道”。而南方的户口登记制度要求填写出生地和居住地，二者是分开的，如果用“洞”来表示，出生地为“法定洞”，居住地则为“行政洞”。

当她最后确认了这个问题后，不仅松了一口气，在一个垃圾箱旁与几个拾荒的老妇一起坐了下来，准备小憩一会儿。

这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一手扶把，一手将拎着的一袋垃圾向垃圾箱扔了过来。结果没有扔准，垃圾袋撞在了箱子上，破散开的垃圾几乎掉在**云依鹤**和

那几个老妇身上。

那几个拾荒老妇马上大声骂了起来，云依鹤也不满地沙哑着嗓子嘟囔了一声：“这人，真是的……”

忽然，她的眼睛一亮：

垃圾中有几个纸叠成的巴掌大小的纸鹤，其中一个纸鹤的头部有一块近似三角形的蓝墨水印渍。

这是组织的信号！！

她旋即又收起了发亮的眼光，一边继续与老妇们一起嘟囔，一边起身把散落的垃圾、包括那些纸鹤扫了起来，投进垃圾箱。她没有去拿那只有蓝渍的纸鹤，因为按照预先的规定，当她看到——按规定她只能看，不能触动——这只鹤时，就是组织上对她的命令：

她应该回家了。

她无时无刻不在默念着那些早已烂熟于心的潜出南方的步骤，也无时无刻不在用那位“风雪金达莱”、李善实委员长的榜样激励着自己。

因此，潜出与潜入一样顺利。

“电影”基本告一段落时，也该吃晚饭了。

可是，云依鹤有些欲言又止，而殷仕野也有些“意犹未尽”的意思。

两个人都明白，还有一段内容没有说或者说是没有解释清楚，那就是：

如果“潜出”失败，怎么办？

云依鹤喝了两口苹果醋，把底子喝干后，喘了口气，接着说：

“如果‘潜出’的失败……”

“失败有两种可能……”

“一个的，彻底暴露；另一个的，没有暴露。”

“是啊，没有暴露而出不来，怎么办呢？你的那个身份，继续利用吗？”

“是的啊。啊，严格说，不是继续用的，而是从此时起，才开始真正用的。”

“然后呢？”

“‘潜伏’下去，等待指示。”

“噢，也只能如此。”

“是不是，不出你的意料？”

“啊哈，通常吗，都是这样。可是，‘潜伏’下去的渠道呢？”

“很多的。比如，脱北、宗教……”

今天应该结束了。**殷仕野**主动建议：

“明白了。哎哟，饿了呢！今天咱们跑远一点，去海边，找个不对外经营的渔民家，吃点真正的海鲜，怎么样？”

“好啊，穿什么呢？”

“哎，就这身呗！你穿什么都好看。”

“你真是会说话的。那么，吃完饭，我们的，做些什么呢？”

殷仕野听出来，她已经从严肃中脱离出来，显露出一些轻松。

殷仕野很满意。

这种放松情绪的出现，是保证下一步的交谈质量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前提。这不仅需要他努力地去扶持，而且要适当地放大。

“现在下海还不行，水还太冷……洗洗温泉？”

“不嘛！在大水池子的里面，泡，没有意思的。”

“这样吧！我在这里又结识了不少球友，咱们找他们打场球吧？不知道你的水平，最近有什么提高吗？”

“呀！大大地好！可是，我好长时间没有打了呢……”

“那正好，恢复一下。”

“你的球友，男的，还是女……的多？”

“当然是女的多。”

“我猜也是这样的。”

他们下楼，坐上了**殷仕野**那辆红色的科帕奇。

发动后，**殷仕野**却又专门下来，绕到**云依鹤**所坐的副驾驶一侧打开车门，把她的座椅好好调整了一下，好让她能更舒服一些。

云依鹤心中如微风拂水，涟漪不断。

沈北新区。

2011年6月12日，北京时间10时10分。

蒲河北岸，那幢别墅内。

“杨老板”一大早就起来，一直在等殷仕野碰情况。

昨晚回来时，殷仕野浑身臭汗，但特别困就躺下了，没有及时洗。所以早晨起来浑身不得劲，于是洗了又洗，弄得一直在等消息的“杨老板”好不耐烦，在沙发上一边坐着猛喝茶水，一边不停地大声叨叨，好让卫生间里的殷仕野听见：

“差不多行了，用得着这么洗吗！真是的！”

“我昨天为了快些回来，打完球都没有洗，又开了一路车，都馊臭了，还不好好洗洗！”

“真他妈的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你老小子心情老愉快了是吧？小心老胳膊老腿的，别再弄出点毛病来。你利索儿地，行不行？！”

殷仕野只好穿着浴衣走了出来，一边擦着还没有干的头发，一边把情况说了说。

“杨老板”听完后，没有急于评论或表态，而是和殷仕野一起把前段工作总结了一下。

两人一致认为：作为两个以NGO身份展开工作的人，此次“请”云依鹤携带资料出国来的行动，还是比较成功的。幕后的“揍似布夫”说，这事在有限范围内，挺轰动；不仅形成了进一步展开工作的良好态势，而且有关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人也都挺关注，使他们明显地感觉到了中国对周边事务进行干预的力度。为此，他代表有关人士给予了表扬。

但殷仕野和“杨老板”都明白，他俩只是中间穿了穿线而已，还没有让他俩进入主要演员的角色。

后面的事，将更复杂。

两人捋了捋思路，本着永远突出总目的原则，他们概括了一下目前态势和下

一步的任务宗旨：

逼云依鹤携带“平行方案”出逃，是为了让它被了解或失效，从而保证他们的战略导弹部队仍被领袖们牢牢控制，防止极端分子冒险而破坏半岛局势；这一点基本达成。

但那些极端分子“人还在，心不死”，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作，帮助领袖们彻底消除不稳定因素，保证我方利益的彻底实现；因此，必须首先掌握好云依鹤越境后其国内的动态，然后因势利导，这一点有待于工作。

云依鹤作为实现我方第一步目标的工具，下一步还具有什么价值需要研判，这就是有待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上述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中由他们俩作为一线人员来完成，而且必须以 NGO 的形式。

两人把这段内容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说了几遍后，又互相瞅了瞅，几乎是异口同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杨老板”叹了口气：

“没有办法，按着老套路，还是整点形势分析吧！”

“当然。而且，我觉得咱们两个的分析，还是很有深度，很有成果的吗！”

“拉倒吧你，两个 NGO 还能跟人家专门机构比呀？”

“什么专门机构？”

“什么机构？相对俺俩这 NGO，那就是官方的呗！”

“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官方怎么了？有长处，也有短处吗。”

“正规研究机构有什么短处？你也不要狂妄自大呢！”

“官方机构……最起码有一个致命弱点：官大的分析意见就比官小的分析意见分量重吧？官职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分析意见的倾向，这就使得官办研究机构形成一种十分恶劣的、不符合研究规律的现象，就是研究结果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事情本身负责。”

“噢，有点儿歪道理。”

“不是歪道理。你也不是不知道，兰德公司的分析方法，比如那个、那个什么分析法来着？”

“你是说德尔菲分析法？”

“其中之一吧？是不是？”

“整得贼明白似的。那你给俺说一下德尔菲分析法，要简单要概括要标准……”

“考我的记忆力？那你可撞枪口上喽，听着：德尔菲是希腊神话中可预测未来的阿波罗神殿所在地，这种分析方法由此得名，是吧？嘿嘿……”

“嘿什么嘿？这是情报人员的基本业务常识。说具体地！”

“当然。它是采用隐去参与预测研究成员的身份，使每个人都以相同重要性的身份展开分析工作，它所要竭力避免的，就是‘职位较高的人的看法往往比职位较低的人的意见更受重视，甚或职位较低的人经常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等弊端。”

“具体地，基本操作过程！”

“来了您了：由组织者设计调查问卷并发放给每个参与的分析人员，由他们独自形成分析报告，将这些报告汇总后以匿名方式与新一轮问卷一起，再反馈给全体参与者。

具体步骤有五步：

- 一、选择参与的专家，应包括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
- 二、通过问卷调查从各个参与的专家处获得初步分析，包括对预测所假设的前提和限制；
- 三、汇总结果，附加适当的新问题后重新发给所有专家；
- 四、再次汇总，提炼预测结果和条件，再次形成新问题；
- 五、如有必要，重复第四步，将最终结果发给所有专家。

……

怎么样？不说一字不差，录下来也可以当教材！”

“凑合事吧。既然这么明白，你就先说吧？情报分析专家同志？”

“我教你教累了，你先来。先说说领袖们的动态吧！”

“哎，真能整，拿你没法子。那，怎么整呢？还是从公开报道中领袖们的活动开始呗？专家同志？”

“由表及里吗，我同意。”

“到今年上半年，嗯，截止 5 月 30 日吧。**大尊**元首对经济方面的视察不断增加，但对部队的视察却大幅减少。有意思吧？”

“具体点！”

“据南方统一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大尊**元首被公开报道的活动共 63 次，其中经济领域 28 次、部队 14 次、对外 7 次、其他 14 次，经济领域公开活动最多，集中在轻工业、农林水产部门的视察上。这与去年全部的公开活动 77 次相比，不到六月份就已经占到了 80%，可见今年以来公开活动与同期相比是多了不少的。”

“一共 63，经济方面 28；28 除以 63，三四一十二，四六二十四……”

“臭脑袋吧，把脚指头也掰上呗？不用算了：经济领域活动占 44.4%，接近整体活动的一半。”

“这么多？”

“是啊！相反军队领域的活动仅为 14 次，所占比例是历年公开活动中的最低水平。而且大部分是观看部队演出，现场指导部队只有一次，是……二月份吧，访问了人民军第 6556 部队。你看，去年同一时期光现场指导部队就进行了 7 次呢！”

“别介绍具体数字了，只想听听分析。”

“知道你数学学得不好。那就且听分析吧！”

“**杨老板**”又沏上了一杯浓浓的酡茶，因为他觉得这次讨论时间不会短的。而且，较正规的中午饭是别想了，因为他早就看见**殷仕野**已经在啃不知啥时候剩的面包了！喝上一口苦茶，“**杨老板**”一边撇嘴，一边开始分析：

“第一，对经济的关心，是因为今年新年共同社论中提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承诺，因此需要突出注重民生的形象，况且最近经济形势也确实不错——这和过去俺们机关食堂管理人员，都是在逢年过节会餐时，才深入群众征求意见是一个样子的。”

“不太恰当。”

“你先听着！第二，**大尊**元首和**上将军**分了工：**大尊**负责经济，将军负责军事。这是有传统的：当年**大尊**正式成为继承人后，**元尊**也是负责了经济，**大尊**则管理和监督了部队。那么现在，**上将军**的 35 次公开活动，包括陪同**大尊**的，其

中有 86%属于军事领域活动，特别是**大尊**有关部队的 14 次公开活动中，**上将军**就陪同了 12 次，这和**上将军**的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副委员长的职衔也相应。有南方的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增一减，既是为了掌握军队便于更替，也是让**上将军**远离前一阶段……经济萧条的那些不愉快的、回忆。”

“**杨老板**”刚才最后一句话有些咬文嚼字，出现了结巴现象，不免有些尴尬。
殷仕野微微闭眼摆摆手，表示大度和理解。

“第三，极小团体依赖性愈加突出。”

“噢？！”

“在陪同**大尊**元首进行现场指导的人中，**敬元姬**作为党的轻工业部部长，陪同的次数最多达 48 次，而那位会拉小提琴的二号人物占第二位，有 45 次；**上将军**的分工不同，有单独的任务，但陪同**大尊**出现的次数也占第六位。”

“很辛苦啊！这是摆出抱团保证接班顺利的架势呢！”

“那还说啥呢！谁都明白他们已经绑在一起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吗！”

“不是说，极小团体的人中，还有不忿的吗？”

“他应该不傻。事已至此，乐得享福。非要逆天而行，只能身首异处。”

“给人的感觉……这一小捏人很紧张的样子。”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去年**上将军**露脸了，但离真正能控制局面还差一大截子呢！**大尊**扶他相当一程是必须地，这关键时刻，**大尊**身体时好时孱，能不令人揪心吗？万一**大尊**的脑子再溢一下血，说不清道不明的，更替工作就会半截拉块，那不毁了吗？”

“活着就行。我想，三五年内问题不大吧？”

“上帝保佑吧！但你要注意，现在全世界谈的可都是‘**大尊**元首后时代’呀！”

“这个倒是的，什么变化都要考虑到。逻辑判断：如果这样，则……如果那样，则……”

“你编程哪？！”

“分析研究不就是干这个吗？！”

讨论在不断深入。

这种形势分析似乎与他们手中的工作有很远的距离，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因

为多年来的训练与实践告诉他们，这是从事谍报工作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人类居住的星球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这个世界实质上就是由无数利益的交织和利益的冲突所组成。而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为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而工作时，他就必须从这些利益交织、利益冲突中分析、研究和寻找自己工作的最高目的、重要环境、基本要素甚至是主要的切入点。

按“杨老板”的话说：“干这行就必须必‘吃’形势饭。”

按殷仕野的说法则是：“既是业务常识，更是职责所在。”

日本。横浜市

2011年6月20日，东京时间11时10分。

南区商业街，一个熙熙攘攘的路边小吃店内。

采购完各种商品的人们，拎着大包小裹，在这里休息，吃点顺嘴的食物。

几个一看就知道来自中国的中年妇女围坐在一张桌子边，一边吃着喝着，一边不管不顾地大声聊着购物的收获与体会。听其所唠的内容，应该是中国某旅行社组织的赴日本购物团队的，因为最近赴香港的旅游团总是出些强制购物等问题，一时组织不到足够的人数，不少旅行社已经推出赴日本购物为主的团。

其中一个穿着粉红色外套、脸上直往下掉粉的胖女人正在大声问其他人，知不知道什么地方能碰到好的二手电器。

她正问着，忽然注意到，坐在对面桌子的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摆弄一台平板电脑。

他一边摆弄着机器，一边把自己手腕上的手表从左手换到了右手上。

胖女人眼睛一亮，脸上的粉似乎又掉下来一些。

她发现新大陆般，一边招呼着同桌上的妇女，一边指着那男人手中的一台Ipad-2机器，惊叹地说：

“哎，看哪！那不是美国的电脑吗？叫什么、啥来着，噢，‘挨不得’……”

“啥呀你说的，挨拍得，知道不？分一代，二代呢！”

“对，听说这玩意儿在国内要四千多人民币呢，不知道在日本能便宜不？”

胖女人和几个妇女凑了过去，向男人用半生不熟的日语、汉语和英语再加手势打听着。

中年男人一边展示着电脑的功能，一边不无得意的伸出三个手指，用生硬的汉语说：

“Ipad，2，第二代的，好！美金的，这么多。在我们首尔，都没有这个的便宜！”

众妇女七嘴八舌：“三百美金？哎呀，真便宜！韩国人就是会买便宜的东西！”
“是新的吗？” “不是假的吧？”

胖女人的嗓门最大：

“哎呀太好了，在哪儿买呀，我也想要一个！”

她一边说，一边也把自己的手表从左手换到了右手。

在这几个女人的请求下，男人带着她们到了一个专卖二手电器的商铺。

大家各得其所地散去。可那位胖女人却说自己不懂行怕买错了，什么也没有买，只是一个劲儿地跟着那男人，不断地请求男人转让给她。两个人一边讨价还价，一边自然地又走了几个街区，然后坐在了路边供行人休息的长条椅子上。

男人忽然轻声用问了一句：

“是不是老哈让您捎点东西？”

胖女人回答：

“是啊！怎么……又换了个人？老哈朋友真多呀！”

尔后，他们又开始继续高声互相讨价还价。最后，那个男人以 290 美金的价格把自己那台 Ipad-2 转让给了胖女人。

在司空见惯的场景掩护下，一次情报交联活动顺利完成：

除了那台 Ipad-2 外，那个男人还给了胖女人另外的东西，即老哈要的“药品”。

中国胖女人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阿城市，是二战日本遗孤的第三代。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她远在日本的姥姥虽然没有把她接到日本去，但却不断地向她输送着金钱和物质。听说，她在日本的亲戚中，有好几个是财团的大老板或股东。因此，她不仅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去日本探亲，而且从一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普通城镇居民，慢慢地富了起来，散发着一种与周边邻居不太协调的味道。

大概是在六年前，有一个中年男人自称姓哈，托了一圈人找到她，请她在每次往返日本时，捎点普通的、可顺利通关又在国内买不到的滋补药品。开始她不愿意，因为人不熟且自己带的东西也不少，但经不住对方磨蹭。带了一次后，老哈给了她意想不到的好处，几乎能顶了她的路费，于是她就连续“作业”至今。

实际上，老哈是台湾军情局在大陆就地发展的外围特工，只负责一般的交联。按照军情局的安排，他是以“默写”方式发展那位胖女人为交通员的。

所谓“默写”即：在不知何人何事何物的总原则下，只按规矩和信号交接物品。也就是说不论某次交接的人是谁，也不论交接的物品是什么，都建立在“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或朋友之间互相帮帮忙的层次上。军情局规定用这种方式建立通联时必须严格清除可能“顺藤摸瓜”的一切尾巴，也绝不允许转接违法和看起来就敏感的东西，更不能传递高级秘密，而且所传信息一律采用明文暗语、严禁加密或隐藏加密、出现问题时立即中断永不再用等，加之报酬较高，因此比较安全，传递者也十分愿意。

这条“默写”通路，代号“鸿雁 17”，是军情局为他们通过日本完成自己的一般情咨交联而建立的，但在三年前已经被中、日双方所掌握，但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此次交联，并不是台湾军情局的传递任务，而是日方的一次“打横炮”，或称“掏地沟”。

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2011 年 6 月 22 日，东京时间 09 时 40 分。

羽田机场的行李传送带真可谓曲里拐弯、连绵不断。

这时，飞往中国沈阳的全日空航空公司 NH925 航班的行李开始传送。它们还要在库房中绕几个圈子，才能进入飞机。

一个 LV 品牌的 4L 拉杆箱在传送带上忽然被一只带着白手套的手拎了出来。随后，它被放进了一台外形类似医院 CT 机的设备中。设备比医院的 CT 机整整小了好几倍，放在一个普通办公桌大小的台子上，它中间的园孔形通道，大概能进出 10L 的行李箱。

另一个房间中，一双眼睛正在盯着一台彩色液晶显示器。

一个显然是 LV 拉杆箱的透视图像出现在显示器上。随着一双手轻捷地敲击键盘并转动着旋钮，拉杆箱的图象也在旋转、移动着；很快，箱内不同的物品的立体影像被分别放置在屏幕上的不同位置，又依次做了几次旋转，最后，Ipad-2 的包装盒被选中并放大至整个屏幕。

接着，Ipad-2 盒的透视影像在屏幕上被以极快的速度横着“切”成了无数薄片，尔后又分别组成了不同的透视影像，可以看出这些透视影像是盒内的 Ipad-2 主机、配件、接转线缆和说明书等。

如同前面的操作一样，那本说明书的透视影像又被放大，又被“切成”无数薄片。再次组合时，已经是一张张可以看出上面文字内容的纸页了。随着这些纸页的快速翻动，一张色泽与其他纸页不同的纸被单独放大，占满了整个屏幕。

这是一张 A4 打印纸，二行很清晰的字：有几个字是半繁体半日文的，一看即知是用日文电脑或日文电子打字机打出来的汉字：

“大姊：兄弟們都遇到困難了，哥哥拖家帶口，嫂嫂家有錢尚可渡日，可弟弟沒有辦法，只有背著家人出國打工討生活去也，好在那边气温还可，冻不着。

请大姊设法帮他一下最好。”

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轻一敲键盘，这张图片就从打印机中无声地吐了出来。整个过程不到20秒，那LV拉杆箱上又被那白手套重新放到了行李传送带上。

沈阳，桃仙机场

2011年6月22日，北京时间13时40分。

一架波音737的轮胎与地面终于接触上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后，日本东京至中国沈阳的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NH925航班晚点近一个小时后平稳降落。

坐在头等席的阿城胖女人摘掉眼罩，伸了个懒腰。用不无夸张的动作打开一个LV手包，掏出一个精巧的小镜子，一边整理自己的头发，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这咋又晚了呢？这日航也不行啊，坐了这么多次，没整一次准点儿地。”

她的LV手包的质地、花色，与在东京机场被那双白手套拎出拉杆箱完全一样，一看就是配套出售的。

在停车场，她一边大呼小叫地与接她的人白唬着，一边钻进了一辆日本产的RAV-4白色SUV中。

沈北新区。

2011年6月22日，北京时间22时09分。

蒲河北岸，那幢别墅内的讨论仍在进行中。

就在刚才，在虚拟世界中“揍是不夫”告诉他们：

全泰远已在南方。

两人心中一沉：妈的，这不是抓了虎却跑了狼吗？！

在最近三个月中，殷仕野集中地用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各种可能的“平行方案”——虽然云依鹤已经带出来了方案，但殷仕野并没有向她问过其具体内容——殷仕野一个战友的战友，是某战略导弹部队发射基地的参谋长，四十多岁已经是少将军衔，对发射控制的业务了如指掌。经过与他数次深谈，不断地推理、假设、分析，殷仕野最终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结果：

大前提：真正控制程序的基本内核是固定的，不可能整个推翻、形成全新的控制程序；

小前提：“平行方案”是建立在完全了解真正控制程序的基础之上的；

结论：能搞出“平行方案”的人，就能搞出另一套方案或干脆利用真正控制程序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殷仕野把云依鹤曾经询问过他的那几个英文单词也让中将同志看了看，少将说这几个单词组合起来后，在程序中可能的作用最少也得有十万种。但结合到导弹发射控制的“平行”控制上，极有可能是替换原来控制程序中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平行控制既可以“平行”，也可以在“平行”中改变参数。至于改变参数的目的，也有十万种以上。

最后，那少将同志有些不耐烦了。

当时，殷仕野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对郑永和与云依鹤的影响上，根本没有想到半路又跑了个全泰远，而且不用说，全泰远肯定又属于“能搞出‘平行方案’的人”！

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杨老板”：“哪来的消息？”

殷仕野：“日本人的消息，通过台湾的‘同志们’截获，再转弯抹角地给了我们。”

“杨老板”很不满意，认为这一点情报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楚，还需要进一步掌握来龙去脉，这样才能心中有数。殷仕野表示同意。

于是，他们打开电脑，登录上 www.Hipihi.com，在“那座位于群山之中的三层纯欧式别墅”中，又向“揍似布夫”发出了召唤。

“揍似布夫”对他们进一步了解情况的要求也表示了同意，转了好几个“网络之弯”后，给了部分“严重加密”的资料，同时以暗语短信的方式给了几项基本的情报要素之类的东西，另外则给了一大堆网址，说是周边资料要他们自己查。对此，虽然两个人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只好一人一台机器，分工合作鼓捣了大半宿，光是解开那些严重加密的资料就费了半天的劲。

然后，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体情况综合分析了一下，总算把情报来源弄了个差不多：

这份有关全泰远外逃的情报，关联着那位在今年2月21日凌晨，在我吉林省冰水东面邻国境内企图射杀崔美萍少尉未成，但却击毙了另二名军人的白衣弓弩手，但并不是他本人所透露。

此人是个纯日本人，叫儿玉龙太，四十五岁，出生于台湾，在台湾读完中学后随父母回到日本；日本大学艺术系广告摄影专业毕业后，因精通汉语，曾担任过日本电视台 NTV 驻台湾的业务代表，并在数家日本电视制作公司任职，2001年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聘为兼职摄影记者；柔道八段，北美狩猎者联谊会成员、世界弓弩协会亚太分会常务理事；好冒险，思想激进，经常宣传“日本的靖国神

社不过就是中国的‘忠烈祠’；对日本民众来说，把那么多战死者都当作侵略者，毕竟不如当作‘忠烈’好接受一些”等等。

就在他事业开始平稳发展的同时，日本外务省自 2002 年开始，为了加强其情报活动能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除了在情报机构的组织形态上，从“国际情报局”的【局长+三个情报课长】的形态，改为了“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的【国际情报统括官+四个国际情报官】的更加“柔软弹性”的形态外，还大力强化了对非制内人员和组织机构的利用，如发展利用民间人士，直接与民间研究机构形成合作研究机制等等。

正是在这种充分利用民间力量的方针指引下，2006 年，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找上了儿玉龙太。

在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中，第三情报官室负责统括半岛、中国、东南亚、大洋洲和西南亚地区相关情报的搜集与分析工作；当时的“第三担当”松井田夫对儿玉龙太的条件，包括“爱国精神”、乐于挑战与冒险、可以经常周游全世界、有记者的敏感性、擅长摄影、精通汉语与英语、身体素质等等之条件非常满意。

在东京警视厅配合下，对儿玉龙太的“社会活动环境”调查中，松井田夫还发现儿玉龙太有个特殊关系：他经常去神户一个数码影像店处理数字图片。而数码影像店的老板武姜永泰，是个华人。松井田夫经过进一步了解，查明武姜永泰实际上是台湾军情局“败走大陆”的特工，虽说已经“半休眠”，但仍与日本情报机构的外围人员、韩国机务司、大陆国安方面以及台湾军情局有联系，属于情报界常说的那种“四通”角色。

综上所述，松井田夫进一步认为儿玉龙太是个“人物”。于是，他与一位情报分析官一起，在儿玉龙太位于东京的家中，顺利地“发展”了他。

儿玉龙太经过几年的“情报实践历练”，寻求刺激的瘾头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为本国效力，还“主动”与其他国家与地区驻日本的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东亚·太平洋局下属的“环境科学技术办公室”、半岛南部的“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朝鲜民主统一救国战线”等；至于“被动”地被哪些其他情报机构所注意，他自己都不十分清楚……总之，他已经成为一个世所罕见的“业余间谍狂人”。

他不仅对狩猎、弓弩射击等有狂热爱好，还企图参与台湾最具“攻势作为”的情报计划——“霞光”计划，这是台湾准备“一旦两岸战事爆发，如何迅速将台在大陆潜伏的情报组织启动为具有‘实际行动’能力的‘敌后武工队’，以便在大陆重点地区进行爆炸、投毒以及暗杀等破坏和颠覆性活动”的一项重点机密计划。儿玉龙太为“献身”此计划多次赴中国大陆和各个省会城市，以及湖北神农架、吉林长白山等地区以旅游、自然考察为名，携带GPS定位设备，标绘专用地图，演练弓弩射击，进行野外生存训练等，搞得不亦乐乎。后因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由于台湾情治单位高层担心他的“敢作敢为”过火，遂中止了他的“主动参与”，只让他接触外围工作。

2011年2月21日，台湾“军情局”张局长戡平决心启用“周疯子”截杀携带平行方案者，并要求驻韩美军情报侦察中心提供信息支持时，美方将有关情况通报给了日本。日本外务省得知后为掌握情况，迅速通知正在中国吉林长白山地区进行“考察”的儿玉龙太“如有可能，就近观察朝方叛逃越境者动向，随时报告”。但儿玉龙太兴奋过度自作主张，不仅由中国偷偷越境至邻国境内进行“就近观察”，甚至动用弓弩企图射杀叛逃者，结果误杀二名追兵。

儿玉龙太事后向外务省报告，对误杀事件只字未提，但外务省的松井田夫对其报告中含有“截货”“越境者已死”等字样十分紧张，怀疑其有擅做主张的可能，遂通知他中止一切行动立即回国。儿玉龙太自知不妙，回国后一口咬定只是观察未做其他，“截货”是指朝方的行动等等。松井田夫心中无底，特设法调用美方和台湾的卫星照片进行核实，但因当时天气不好、阴霾较大，照片不清而无法判断，于是暂时放过了儿玉龙太，但严格限制了他的出境。

儿玉龙太在家不甘寂寞，他看到外务省网站“民意征求”版块中有号召国民为日本外交出谋划策的内容后，即通过网络张榜立题，与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搜集各地信息，决心写出一份题为《有关世界金融危机与韩半岛局势发展之互动关系研讨》的综合情咨，并主动向松井田夫做了汇报。

松井田夫感觉题目太大，除鼓励了几句不疼不痒模棱两可的话并在网站上对此予以公开鸣谢外，未置可否。

儿玉龙太碰了软钉子愤懑不已，不仅不消停，反而变本加厉，活动更加频繁。

松井田夫感到这小子有些控制不住了，准备对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教训；

同时将**全泰远**出境及**儿玉龙太**的行动写成精短情报，先是通过东京警方制造临时交通堵塞，让台湾军情局的交通员没有赶上与“**鸿雁 17**”的见面，然后派人冒名顶替，把上述精短情报交给了“**鸿雁 17**”，也就是阿城的胖女人。

松井田夫一方面先在东京羽田机场“**侦搜**”了这份情报、以便留下“**证据**”；另一方面也“**放水**”送走了它，以达成“**一箭数雕**”的目的，即：也让其他情报机构，如中国大陆、俄罗斯和美国等情报机构知晓，以便分别采取相应措施。

因为**松井田夫**明白，**全泰远**出逃即意味着形成新的朝鲜核武失控的威胁，这威胁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

于是乎，在网络上那个艳红色为主色调的“**色情网站**”，也即情报交换市场中，又出现了如下画面：

白色标题：信息交易。

最新到货：“**知名不具**” 2011/06/21/21:45:07 供货，最新情报（极密），**北韩核武军官脱北资料**，价格 2999 美金。

.....

经过近五个小时的奋战，总算对这一过程弄明白之后，“**杨老板**”和**殷仕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但心情并不轻松。

两个人对这次事件的复杂性都表示有些“**叹为观止**”的感觉。因为通常间谍情报活动的原则是越“**单纯**”越好，往往是“**单刀直入**”“**一事一议**”，而这次行动所牵涉的范围之广，显然不多见。

“**杨老板**”感慨道：“这么啰哩八嗦的过程，俺还是第一次碰到呢！不过也好理解，这都怪国际上的各方利益实在是太复杂，结果搞的某一国获得情报后，往往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又要将其告之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从而利用各国之间利益的相互制衡，在总体上达成自己的目的。战国的那个**苏秦**、**张仪**怎么说来着？”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画了一竖一横：“**合纵连横**？才他妈的两个，啊不，四个方向？我看实际上可要多得多呢！”

殷仕野也说：“这种情报的传递，无论是发出者还是接受者，都或多或少地不愿意惹出双边或多边上的外交麻烦，因此都不通过正式的渠道达成。这个事，

最后可以让倒霉的儿玉龙太负责，说他有精神病就是。你别说，他也算个 NGO 呢！哈……”

“杨老板”紧接着说：“当然了，自一次大战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情报界之间、包括盟友和敌人之间，就心照不宣地形成了多种特殊的情报交换形式，当然这里面也必然包括各种谋略设计。目的暂且不论，仅就形式上说，这样得到的情报，从理论上说都是各国情报机构‘自己秘密获得’，这就……怎么说来着，叫‘形成了近代以来国际间情报交换的独特现象’，哈，挺他妈的咬嘴。

还有，俺感觉日本鬼子的‘全民皆谍’是愈演愈烈呀！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除了整体民族特性外，这些专业机构的精心设计和组织，也是功不可没呢！”

“当然，人家这才叫专业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呢。按理说，咱们现在也具备这样的客观基础，因为现在是‘华人遍天下’的时代，你看这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一出重大空难、海难啥地，咱们那些驻外使领馆，还不是赶紧第一时间出来说：此次事故，没有华人。可见华人在世界上分布的密度有多高。这可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情报资源哪！谁不知道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有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一千二百万犹太人吗！这就使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一个犹太人社会，这是以色列建立情报网的最有力条件之一。”

“确实可资借鉴。”

“当然了！另外，这儿玉小子居然能把金融问题扯进半岛局势中来，可谓本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继续’这一光辉理论而进行分析思考的呢！”

“是啊，俺看了一下已经公布的大概提纲，他的文章与国内一些民间人士的分析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比如，他认为东亚危机、或称半岛危机的主导者已经逐步显现是美国人。所以，1999 年为打击欧元而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会在东亚重演，重演的对象最有可能是人民币。他认为，作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俄罗斯的‘科索沃’是车臣、格鲁吉亚；中国的‘科索沃’则是西藏、新疆、台湾。半岛北部虽然在俺们的境外，可也是贴身火药桶之一。而且已经被各大国弄得忽冷忽热，一不小心，导火索就会被点着。”

“你别说，有些歪道理。这个日本鬼子也有些可爱呢，是吧？”

“是啊，不管怎么说，日本人还是比较早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东方民族吧？还有，这儿玉龙太就认为奥巴马不可能不知道，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岭中彻底消灭恐怖分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本意无非是在中国的西部建立美军战略基地，威慑中国，并在中俄战略结合部楔入坚硬的钉子，等等。”

“有些道理呀，谁能否认奥巴马在上台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是把海空军一半的精锐都放在了中国周边吗？”

“还不包括盟友日本的军事力量。”

“也算精辟吧！”

“是精辟还是屁精先不说，光想到由这个视角来分析问题本身，就很不容易。他最起码提醒大家：半岛问题好像与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无关，因为北部的领袖们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封闭起来了。但是，他们何时真正与外界失去过联系？一分钟也没有吗！”

“好了好了，休息一下吧。吃点什么？妈的，怎么又饿了呢？”

“现在又吃？算了吧，坚持一会儿就吃早饭了！”

“也行。吃完早饭，咱们再讨论该死的全泰远吧！这可是个挠头的事。”

“是啊，关键是这老小子的下一步，能干些什么呢？最好南方能捉住他，然后成为一个脱北者就完活儿，哈！”

“就凭国情院、机务司那帮子人？我看玄。”

“嗯，敢跑就一定有敢跑的理由。此人虽然是玩导弹的，可却是特种部队出身呀，特种训练也经历了二三年呢！既会导弹，也会‘捣蛋’，不容易对付。”

“可是他这一跑，光是找他就很不容易。”

“那要看他跑了以后干什么。如果仅为保命而‘脱北’了，找不找都无所谓了；如果他还想捣点大乱，就必须，也一定能找到他。”

“捣大乱才能找到？这，怕是要滞后吧？”

“还有，全将军跑了，郑将军目前状况如何呢？”

“目前看，郑还应该没有事。寇会保他的，否则全将军不会跑得这么快，这极有可能是寇丢卒保车的措施之一，或者就是找个替罪羊。”

“那倒也是。如果保下来了，过不了几天，说不定郑大将军还会公开露面呢！因为我想就目前的国内国际形势而言，大尊元首还将频繁视察部队。如果他仍以

战略导弹部队为重点，郑作为炮兵指导局局长应该陪同。”

“以往，这种视察或者陪同的内容，可是不公开报道的哟！”

“公不公开，一要看保密的需要，二也要看形势的需要。卡扎菲的教训，大尊元首不会不汲取：人家说你有‘大规杀’，你就顺着人家的思路又是公布材料又是欢迎检查，结果弄得还稀里糊涂呢，人家就不管有还是没有，直接揍你个没商量，你能咋地？！如果老卡手里真能握住三两发核弹，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咱大尊元首手里既然有核家伙，那就需要时不时让媒体宣传宣传，也威慑一哈子吗！”

“那最好快点，俺们可是需要知道郑是不是‘横弹立马’的大将军！”

“我想，今年年底前怎么也得有一次两次机会……哎，不是说先休息一下吗？怎么还停不住了呢？”

殷仕野打了个哈欠，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从地下室上到二楼，透过窗户向外望着。

晨曦微露。

已经隐隐约约能看到蒲河岸边的那些树，在晨雾中显现出顶部的枝叶。

天地虽然还是那种蓝灰色的混沌，但离太阳升起，遍野通明之时已经不远了。

大自然总是这样周而复始地交替着明与暗、热与冷。

没有这种交替，也就没有了万物。

首尔。

2011年6月22日，首尔时间17时10分。

首尔铜雀区，新大方洞附近，波拉美公园。

正值下班高峰时刻，城市中的大街小巷上一片繁忙，而公园里却相对安静。

波拉美（Boramac）公园从 1958 年到 1985 年间，曾是南方空军军官学校的所在地，面积有四十多万平方米。进入正门，首先看到的是象征着空军的“星武台塔”直冲云霄。该塔是 1962 年由军官学员捐款建造的。后面还有一个“Boramac 塔”，塔的顶上坐着一只象征着空军的猎鹰，上端刻有“忠孝”二字，下端刻有“护国飞天”四字，都是极有功力的繁体汉字。

树木掩映的草坪之间，有许多鹅卵石或方砖铺成的小道，游人很少。

全泰远在这里转了一圈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就找了个路边的椅子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他饥肠辘辘地已经二天了。越壮实的身体耗费越大，他的四方脸也明显的黑了下来，三角形的眼睛似乎也大了一圈。

海军狙击旅的训练习惯，他只携带了三天的口粮。虽然有很多韩币和美元，但首尔的物价对他来说太贵，随便吃一盘冷面加点肉就得四万多韩币：在这片祖国南方的土地上，奉行什么“身土不二”，虽然弄得满街菜肴确实只是本土的农产品，价格却是“惊心动魄”！全泰远既有些不舍得也不知道下一步的情况，钱还是省着点花，准备用在关键之时或之事上吧！

16 日干掉了“保镖”并登陆成功后，他没有按常规夜行晓宿，而是晓行夜宿地向着首尔而来。这并不是预先的计划，而是有条件而无目的行进，他目前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不能让南北任何一方发现，寻找条件先隐藏起来再说。而向首尔方向前进，是因为首尔符合中国人的二句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和“灯下黑”，相对安全。

他还是稍稍绕了一下：先到了首尔南方约十多公里的水原市。他知道，水原是三星电子总部的所在地。

从 2 月 21 日事发至今，已经整整四个月了。

连日来，他一边小心翼翼的观察，一边回忆着四个月来发生的一切。

不择手段地去掌握更高地权力，改善生活、实现理想，使自己及家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最特殊的国度里赢得最佳的生活环境，是全泰远近几年来愈发坚定的信念。他认为，他虽然已经进入战略火箭部队这一高技术兵种，只要自己勤奋努力

还是比较适宜升迁的，但是这个兵种需要长时间的逐级培训和学习，因此他的官职晋升的不算很快。2007 年调任炮兵指导局指挥与通讯处副处长后，他觉得已经到了人生关键的一个阶段，他必须在这个阶段中实现大幅度的跨跃。特别是抱住**郑永和**这条粗腿后，使他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就在关键岗位上由副升正，而且逐渐混进了**郑永和**的“兄弟圈子”，甚至成为核心人物。这使他的野心进一步膨胀起来。他不满足，因为他觉得像炮兵指导局这样的单位，在前苏联就是战略火箭军司令部，其首脑最起码是兵种元帅。因此，对应他的职务——他认为对应的应该是火箭军司令部的参谋长，他就应该是上将或大将。

为此，他更加不惜一切。

形成“平行方案”，正是他达成人生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虽然他力主形成这个方案，但却不能完全自主。

一方面，在完成方案时，他也是靠组织起来的一个“精进小组”、实际上就是一个科研攻关小组才得以细化和最终完成。能够进入“精进小组”中的人，首先是他与**郑永和**的死党队伍，然后才是业务与技术的尖子。其中掌握关键技术的人物，是东仓里基地的一个中校**崔忠世**。

崔忠世的祖父曾官居中将，是在前苏联留过学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在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中曾率坦克部队首先攻入汉城，虽战功无数但后来仍被清洗，缘由是与某反对派有牵连。祖母原是游击队时期**元尊**元首身边既骁勇善战又凤毛麟角的女卫士，得知丈夫被捕后立即从箱底翻出老式驳克枪要去找**元尊**元首讨说法，但未等出门就被护卫司令部派来的部队击毙。

据说她中枪倒地时，仍举起驳克枪把抓捕她的军官身上钻了三个窟窿。

元尊元首得知此事立即大呼“错了错了，可惜！”手下这才明白原来是误杀了忠臣。事后，**元尊**元首亲自给女卫士和她丈夫一起平了反，并从劳改营把**崔忠世**那已经精神错乱的父亲和即将临产的母亲接了出来，送进一家疗养院由国家永久奉养。母亲生下**崔忠世**后，受不了天天面对疯癫父亲的折磨很快抑郁而亡，**崔忠世**则由祖父所在部队抚养成活，后又把他送进了**万景台**红旗革命军事学院，毕业后去了俄罗斯战略火箭指挥学院学习，与**全泰远**是先后同学。

此人可能因母亲生他时身体状态太差，因此身体自幼极端孱弱，面色苍白中透着褐黄，眼睛出奇地大而且少有的长出了双眼皮，可身高还是远远低于我们民

族男人的平均水平；令人惊异的是他大脑高度发达，聪明绝顶，其数学天赋经常令老师惊叹不已。他平时木讷少语，只知拼命学习，曾被侦察总局的网络特种作战大队网罗去“深造”，本想把他这个天才留在该大队成为骨干，但他不愿意“与一些低水平的士兵在一起浪费时间”，坚决要求回导弹部队，说是更紧密地结合实战才能成为“领袖最喜欢和用得上的勇士”，于是回到炮兵指导局成为该部队通信与控制方面的专家。

虽然全泰远在用以崔忠世为首的技术人员完成方案时，小心翼翼地没有让这些人**郑永和**“走得太近”，但毕竟他还不能完全掌握方案的运行。

另一方面，方案能否真正实行，或者说能否起作用，还只能依托于**郑永和**，这是他自己心中的隐痛。当他得知**云依鹤**得到了方案后，第一考虑就是要立即除掉她。可是，当他匆匆赶到东仓里向**郑永和**汇报欲得到**郑**的“杀人执照”时，**郑永和**却让他先“进一步核实情况”！

他当时只能先答应着，但心中却如龙卷风一般旋转：

他相信**郑永和**仍会和他站在一起，但却无法相信**郑永和**能够战胜**寇天烈**！因为**郑**已经明确表达出要和**寇**联手的意思；那么，如果事情不向他设想的方向发展时，**寇天烈**会不会照顾到他这样一个外人，则没有一丝把握。

云是**寇**的手下，而**寇**是**郑**的老丈人，**郑**和云又暧昧不清……亲不亲一家人，要是如此有权有势的一家人联手对付他，他想自己决定死的方式都是幻想。

他2月10日离开东仓里时，决心已下：是要去核实情况，但不仅仅是为了**郑永和**而去，而且更是为他自己而去。最重要的，是核实**寇天烈**这个老东西是究竟怎样布的局！

全泰远连续驱车近十个小时，直接进入了首都。晚上七点多钟，先约了人民军航空与防空军的一个朋友。朋友的母亲与**寇天烈**的夫人走得挺近，本人与原在空军的**寇**也有一段上下级的关系，**全泰远**想透过他先概略了解一些情况。

他们在首都那间刚开业不久的意大利饭店见了面。

对意大利美食很欣赏的**大尊元**首亲自指示兴建了这个饭店，据说他想要让平壤人民都尝尝意大利菜肴的味道。它由专人到意大利当地学习烹调技艺，所用原料均由意大利空运而来，因此虽然营业时间很短，经常不开门，但比萨的味道倒很纯正。

两人饭饱而酒未足，又特地到朋友家中继续对饮。**全泰远**酒量很大，他极力劝饮，为的是让他的朋友酒后多言，便于他深入了解情况。

第二天，他来到那座“普通江”百货商店。商店是今年2月份才开的，专门销售进口商品，包括阿玛尼、香奈儿等国际名牌时装在内，家具及食品等全部都是中国的、或是通过中国进口的。他仔细转了转各个柜台，本想给**郑永和**夫人买个阿里郎牌的智能手机，这是“5月11日”工厂生产的，听说质量不错。后来又想了想，觉得不是十分妥当。于是，他最终选了一个阿玛尼牌子的手提包后，来到**郑永和**家。

第三天，他叫来火箭军司令部的几个嫡系，把从山里带回的一些野味分给大家并布置了一下任务。然后，单独约见了**崔忠世**。

第四天，与**郑永和**通了个电话，告诉**郑永和**：第一，**云依鹤**肯定拿到了程序，已刻录成光盘；第二，这些光盘肯定还没有上报给作战部即**寇天烈**，估计狩猎结束后，云第一时间就会上报；第三，**寇天烈**肯定是第一时间阅用上报材料的人，他看后是否有第三人阅用，由**寇**定，这是规矩。

郑永和沉吟了一会儿，告诉他：等狩猎结束，决定最后怎么办，此前不要有任何动作。

全泰远心中大骂，想不到**郑永和**这么优柔寡断！但他自己却也一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2月14日晚上11点，**全泰远**接到命令：咸镜北道舞水端里基地部分士兵因食品分配问题，与基层军官发生械斗，总部让他火速前往处理。

2月15日到了舞水端里后，本想按着他的历来作风，狠下杀手，干脆利落地解决那几个士兵的问题，速战速决，然后赶紧返回首都继续处理**云依鹤**的问题。不料在他到基地之前一个小时，基地的军官笨手笨脚，让一个闹事的上士班长跑了，还打翻了两个看守的士兵，其中一个伤重不治已经咽气。**全泰远**大发雷霆，但也只好亲自组织围剿抓捕。

更未料到那特务上士班长，原是由驻咸兴市那个87轻步兵旅调来的，受过特种作战训练，逃出营区后一头就扎进了附近的七宝山一带，显示出了很在行的躲避追捕的技能。这一折腾不要紧，把个海军狙击旅出身的**全泰远**也累了个半死，在他不断加大追捕兵力的要求下，一直到第四天，也就是2月19日深夜，才在

两江道甲山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将班长捕获。

接着，就是审讯、整理材料、上报、等待批复。

这边事情还没有完，2月21日上午9时，他就接到了**郑永和**的电话：

“她跑了。”

“往哪边？过去了吗？”

“西边。已经过去了。”

“怎么办？！”

“一切照常，等我的命令。”

无奈之极！

全泰远只能先沉住气，集中全力，用全身的一切感官去感知一切。

到了二月的最后一天，**郑永和**的电话出现了问题：可以打通，但显然说话不方便了。再过二天，接通频率下降。**全泰远**倒吸一口凉气，立即安排身处总部的关系打探，反馈信息是**郑副总长**还在上班，但感觉好像与以往不太一样，究竟哪不一样，又一时说不清；同时，接替**云依鹤**等人职位的党的方面的人，早已经就位，表情更严肃，行动更诡秘等等。

同时，与原来“兄弟圈子”的联系，也忽然间不通畅了！包括那两个战略导弹旅的旅长、战略导弹发射基地中的那几位司令官等人，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接了电话也吞吞吐吐。

度日如年。

全泰远明白，这是有关人士还没有定下最后的决心，但一定要出大事了。

果然，5月11日23时，他忽然接到命令：

“立即秘密进入南方傀儡地区，了解韩军和美军新部署的导弹情况。”

这项似乎合理，但实质荒诞的命令，立即使**全泰远**浑身冰冷，汗毛到竖：

难道要借南方傀儡之手灭我？！

未等他想明白，作战部的人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一连串地确定身份、研究资料、制定计划、请领装备……一个多月的时间使他几乎没有睡过囫囵觉，直到6月10日左右，才似乎准备好了一切。

从作战部派来接替**云依鹤**的人也是个大校，叫**卜在根**。根据惯例和特别指示，**全泰远**的潜出情报任务，就由他负责具体布置和协调组织。

卜大校年龄已到了大校衔级的极限；一身校官制服油腻不堪，绉绉巴巴地散发着一股长年不洗澡的味道，而且他精瘦之极，军装在身上总是飘飘荡荡，让人怀疑他能否站立的住。他表面上冷酷无情，满脸“阶级斗争”，成天吆五喝六的。但**全泰远**通过近一个月的接触，发现他只不过是个酒囊饭袋而已。在几次先严肃、后客气的“拒绝”之后，**全泰远**请他第一次喝酒，他就喝了个如泥烂醉；第二次喝酒时，一只中国南方产的假冒伯爵手表就让他眼睛差一点儿瞪出眼眶子，一边感谢**全泰远**的馈赠，一边又是用牙咬、又是用嵌满黑泥的指甲抠那破表。第三次喝酒，他就如同老战友一般，向**全泰远**详细介绍了作战部向南派遣工作的一些内幕。

他说，以**全泰远**这样的职务和军衔，到南方去执行情报侦搜任务他还是第一次遇到，闻所未闻，而且听说**寇**部长格外关注，可见“任务之重要”——这让**全泰远**心中更加震颤；

他说，作战部渗透任务的总指挥所就是“3号大楼”旁边的414联络所。它所指挥的渗透方式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合法或半合法的身份伪装，经由第三国家或地区，如香港、日本等转到南方；第二类是由陆上隐蔽穿过“三八”线，但八十年代后期，傀儡政权加强了警戒，现在从陆上渗透已经非常困难；第三类为海上渗透，通过东、西、南海岸多方向渗透，**全泰远**这次就是定的海上渗透——**全泰远**的此时的心已如海底一般冰凉；

他说，作战部的派遣主要通过10个联络所实施，海上的主要通过清津、高城、南浦、海洲等地的联络所，对外一般称“招待所”，陆上的则在开城、沙里院等；这次**全泰远**的行动将在西海岸进行，所以由海洲联络所，也称755部队负责。他再次强调，“穿过非军事区和海岸线直接渗透南方是最危险的任务”——**全泰远**心头愈发沉重；

说了半天，**全泰远**判断出**卜在根**不知道此事的真正内情，只是当作一个特殊的派遣任务而在操作。虽然不想再与他啰唆，但又不能不装着很认真的样子询问一些具体细节，以便揣摩：

“那，向南派遣时，战斗编组一般是什么样的？”**全泰远**心中真正关心的是到底有几个人同时过去，从而判断有无监控他，或者可能半路杀了他的人。

“那是很科学地一种编组呢！是在最高统帅亲自过问下，通过多次任务的实

战考验而逐步修改成的，很科学的，嗯，战斗力也很强，也……你们是分头准备，到时汇合，到出发那天，你们才能见面的。很安全。”

卜大校翻了翻已经喝得和兔子差不多一样红的眼睛，瞥了瞥**全泰远**。他觉得，**全泰远**这样的人还不至于害怕，就又平铺直叙地说了下去：

“一般来说，海上武装潜入的一个最小单位编组有七到九人，分为工作组、信息组和海上组。工作组有三到四人，配备带有装消声器的手枪、手榴弹、工作用的资金，有韩元也可能是美元，无线电台；信息组二三个人，带的是捷克产冲锋枪啊，AK 冲锋枪啊或者 M16 步枪，也得带点军用食品，但这个组主要是带短波或超短波无线电台等等；海上组吗，主要是负责驾驶船喽，一般就二个人，直接携带 AK 冲锋枪就行。”

卜大校 啰唆到这，又故意把脸上的表情弄得意味深长一些：

“当然，执行这种任务……中将同志，我不说您也知道，每个人都少不了有短剑，还得有用于自爆的 TNT 炸药和自己用的毒针。”

全泰远根本没有理会卜大校的表情，他只是在心中暗忖：妈的，这要是半路把我抹了，简直太轻松了！他不禁喃喃自语：

“这么多人哪，真是，真是很有，战斗力吗！”

卜大校觉得**全泰远**的表情有些捉摸不透，这和他以前布置此类任务时的那些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挺奇怪。

他琢磨不明白，而且血液中的酒精也容不得他认真细想。他只是想到了还要吊吊**全泰远**的胃口：

“但是，您的这次任务与以往都不一样，在编组上就有很大区别呀！”

“噢？是人更多？还是装备不一样？”**全泰远**心中又是一沉。

“正好相反。装备基本就是那些，但人只有两个，包括您在内。”

卜大校还与他研究了一些具体搜集情报的安排。卜大校对任务只是说了一些基本的东西，他强调任务本身是**全泰远**的本行，用不着他多说，他只负责介绍其他的東西，即主要是按程序安排潜入潜出和落实一般的注意事项。过去以后，**全泰远**就是全权指挥，随他去的人完全听他的。卜大校特意补充，随**全泰远**过去的人不过是个“武功高手”，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个“保镖”。

其实，卜大校再糊涂，也觉得这次派遣任务有些奇怪，只不过多年的经验告

诉他“不该问的绝不要问”，而且目前在炮兵指导局气氛也有些诡异：

他的前任，那位红极一时的女大校空气一样莫名消失；那位上将副总参谋长兼局长虽然天天上班但几乎是一言不发，来到办公室就把门紧紧反锁；整个局里人人眼神都游离不定，说话的音量、频率与内容都降到了最低限度，除了日常工作没有停摆以外，气氛令人心悸。

因此，看起来稀里糊涂的卜大校，酒喝的再多心里也是清楚的：什么是最安全？啥也不知道才是最安全。多年来秉承此信念不变，是他一个普通农民的独生子能混到今天的立身原则：只要把自己该做的做完了就行。

卜在根非常明白：且不说他这样的小萝卜头，就连那**大尊**元首第一任老婆的侄子，已经逃到了南方的花花公子李永韩，不也是因为“不甘寂寞”才丢了脑袋吗！其实，李永韩1982年从驻瑞士公馆叛逃并定居南方以后，本应老实地过日子，看在皇亲国戚份儿上说不定还能被饶一把；而且据说南方国情院的人也曾多次劝告李要保持低调。可那公子哥嫌闷“透不过气”，加之叛逃后的钱还不如叛逃前多，根本不够他挥霍，于是就又接受媒体采访又出版自传想“自食其力”，结果在1997年6月自传出版当天，在那幢南方送的公寓中，一把水果刀连戳带旋地就让李永韩浑身多了几十个窟窿，在医院强挺了十多天终因“只透气不回气”而亡。

两手空空而去、临时在桌上抓起水果刀即完成任务的那位“共和国英雄”，就是**卜在根**送出去的，过程和送**全泰远**差不多。

全泰远认定，这绝不是一次所谓的情报派遣，绝非正常。

一时又嗅不到究竟是什么味道：这些天来，原来那些能向他透露一些内部消息的嘴，也都是闭得越来越紧。可恨的**郑永和**也不吱声，打电话即使通了也哼哼啊啊地说些不着边际的内容——往好了想也就是电话已经被全天窃听。

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被监控的感觉，甚至比平常还松了一些：虽然明面上还是执行了一些在担负情报派遣任务后，按惯例要执行的一些防范手段，但并没有针对他或针对他的其他事而执行的措施。

一直到6月14日，即行动前两天，一个**全泰远**认为相对准确的消息才传进他的耳朵。这是他的一个明面上从不在一起厮混、只在暗地里沟通的“死党”透

露的。

“死党”是民族武装部部长金次帅的嫡系，少将，原在民族武装部警务局任职，干些类似宪兵的活计；后不知为什么以军职调到了该部一个文职部门，即：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生活指导第13科。这个文职部门应该说是党派驻在军队系统的机构，负责指导军队的党组织活动等。此人手眼通天，不仅深得金次帅信任，而且与寇天烈也千丝万缕，听说与上将军好像也有什么很深的关系，但目前谁也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很神秘。全泰远也是转了好多弯才与他相识，知道他的一个重要特点：对收受礼金一事，要不就是坚决不要，要不就是少了不行。

收了全泰远二万美金后，利用一次“送行酒”的机会，那“死党”吞吞吐吐、半明半暗地告诉他：

“郑永和快没事了，上边还是要重用他；对那些重要材料（即平行控制程序）本身，上边并不十分重视；但是，跑了人丢了重要材料的事，必须严格追查。”

全泰远最终确认了事态的严重性：他果然是替罪羊。

一定是寇天烈这老东西为了保住他的女婿，让女婿抛出他，而郑可能还有些犹豫。所以，此次所谓派遣无非两个结果：或被同行者干掉，或被南方傀儡击毙于海滩。但他无论怎么死，都可以根据需要，或“被”成为烈士，或“被”成为叛徒。

基本判断形成后，他来不及做更深入的思考，只是有一丝欣慰的感觉：目前看，“被”成为烈士的可能性居大，因此还不至于牵涉到家人——他还是“因公派遣”吗！既然后顾暂时无忧，那就先解决眼巴前的事吧！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在接下来的派遣准备工作的最后两天，他昼夜不眠：一方面认认真真地“准备”，一方面仔仔细细地考虑自己的应对方案：

总体目标：活着出去，待机而动。

为此，先下手为强——不管“保镖”是真是假，先把干掉再说。

夕阳西下。

波拉美公园的树木和草坪都染上了一层金黄。远处一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折射出各种光怪陆离的颜色，炫目的令人一时忘记了夜晚就要来临。

全泰远起身，决心乘着人多之时，混入人流，找个什么排档之类的填填肚子。他保持着警觉，但却漫无目的的走着。

这里确实繁华喧闹，但也显得杂乱无章。汽车就像成千上万的铁爬虫一个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与平壤那宽阔、清静的大道形成了刺目的差别；挤满匆匆行人的窄路，如同一条条蜿蜒于密林中的小溪，水面上落满秋风扫下的残枝败叶，熙熙攘攘，你争我抢，艰难地、忽快忽慢地向前移动着；高层建筑物如同一群不管不顾的恋人，在众目睽睽下你拥我抱、肌肤相亲，还在身上见缝插针地挂满了各种招牌，密集地令人吃惊。

走着走着，他忽然又产生一个明显地感觉：这里的教堂真多！

以前只是知道南方基督教很是发达，但却没有料到如此繁盛：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教堂，走不到十分钟，你就会遇到那种高耸入云式的圆锥形尖顶，上面立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周围都有红色的霓虹灯镶嵌。夜幕垂垂，那红红的十字架更是醒目，每个教堂的门口一般都有一幅壁画，上面画着耶稣基督手执一鞭，指引一群迷途的羔羊走向天堂；在教堂的门前都聚集着一些善男信女，排着队，表情虔诚；远处的街道上，还有人流不断涌来，不断和教堂门口的神父和修女们招手致意，随意交谈。

全泰远穿行其中，真是恍如身处欧洲某地——他到俄罗斯军校学习时，曾路过欧洲的多个国家，看过那边的城市景色。

他的头脑中开始回忆起在北部上“傀儡地区社情咨讯课”的内容：“南方傀儡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影响下，为了麻痹人民，着力扶持了宗教的发展。”

但他也知道，早在近二百年前的李朝代，就有一些儒家学者从中国将天主教带了回来。十六世纪末，统治半岛几百年的李朝代走向没落后，社会陷入了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思想僵化、民生凋敝的严峻境地，可是封建统治者们却置国难与民生于不顾，依旧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社会危机更加恶化。落后的半岛需要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而这种需要恰恰成了我们民族接受基督教最初的动机。

经过两百年风雨历程，基督教最终立足半岛南方。经过与本土文化的互相融合、吸收，基督教有效地利用了传统文化。例如在日帝统治的四十年里，众多基

信徒因拒绝崇拜天皇而被关押，我们民族的人，特别是原来的社会上层对教会的态度因此得到强化、坚固。这一立场使得本地教徒们从此能够称基督教为“自己的信仰”，而不再是“外国的宗教”。总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基督教满足了本地社会中民族独立为主的思想需求，既在形式上保留了儒家的礼仪传统，又把基督教重视个人和社会平等、蔑视人间权威的思想引入本地社会。

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结束以后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南方基督教迅速发展，信徒数量持续多年呈爆炸性的增长，基督教徒已占南方总人口的 26.3%。

现在，首尔拥有世界十二个大型基督教会中的十一个，基督教对本地文化影响日趋扩大，使得传统根基深厚的佛教、萨满教和儒教的影响力都因此日渐衰退，并且南方作为世界主要传教地区的地位也日益明显。

这股政治势力如此之大，以至大尊元首十分反感，认为原本可以从侧面加强民族独立情感的基督教，现在变了味，必须严格抵制。

既然如此，难道不可以利用一番？

全泰远头脑中灵光乍现，旋风般运转了起来。

他继续漫无目的地走着，由于刚才日落时夕阳有些刺眼，他是背着落日，向东南方向走的。从大方洞向东南，走着走着，他不知不觉来到了首尔的南部。

又一座教堂，旁边的文字指示牌上注明了这是“泉水教堂”。

泉水教堂！泉水教会……他忽然想起，2007 年 7 月那次 23 名韩国传教士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的事件。那些被绑架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不就是“泉水教会”的成员吗？他们竟然选择在喀布尔到坎大哈这条最危险的路上进行传教，天真地笑着，结果……

全泰远又想起在一次内部宣教会议上，政治部门的军官一边以半怜惜、半嘲笑的口吻讲解着“美帝国主义毒害的恶果”，一边放映了一段血淋淋的画面：在 2004 年 6 月的伊拉克，南方传教士金良月被蒙着双眼，被几个蒙面大汉用利刃剃下头颅，仔细地摆在了尸身上面。全泰远还记得当时他不知怎么，总想看清那断了血脉的头颅上的两只眼睛到底是什么样，最后由于片子实在太模糊而没有看清，但在全泰远的记忆中却总有两只眼睛茫然地望着他。

他的脚步向着教堂方向走了过去，但又些犹豫。因为他知道，韩国国内的一些非基督徒对“泉水教会”还是非常仇恨的，由于那次人质事件，一些本来就对基督徒恨之入骨而没有时机的人，总算抓住了机会，而新闻媒体也在推波助澜。因此，**全泰远**有些莫名的担心。

他在大街两旁的银杏树下来回踱步。远望着那座五六层楼高的建筑物和四周大大小小的店铺和餐馆，他思考了三十多分钟。

最后，他终于走进了教堂大厅。

大厅大概能容下千把人，在灯光的照耀下呈现淡黄的色调，所有的装饰和设备好像都非常新。大堂四周镶嵌着木板，地板是灰白色的大理石，天花板上有几百盏大小不同的灯。灯都是开着的，因此显得金碧辉煌。

大厅内正在讲道，好像是在讲撒母耳下第九章的内容。**全泰远**找了个位置坐下，静静地听了起来。后来知道，那位用极微细的声调讲道的，就是该教会的主任牧师，叫卜亿青。

牧师讲道讲了二十多分钟后，**全泰远**感到他的声调似乎在变化，语气显得轻快了，脸上也浮现出了微笑。讲道一结束，大家在牧师的要求下起立齐唱赞美诗。

恍惚间，**全泰远**也有些要哭的感觉，因为眼前的祥和与平静，与他所经所历，并在脑中不断闪现的腥风血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他震撼，使他泪水盈盈。旋即，他的这种感觉又被教徒们那旋律很美的歌声冲掉，随后则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在海里享受温和海水的感觉，天花板上照射下的灯光，此时也似乎变成了温馨的阳光……好美的场景！

随着歌声的消失，**全泰远**也如同被电击一样，瞬间把出窍的灵魂拽了回来。

他下定了决心：通过教会，渗入当地社会，以求暂且安身。

祷告结束了，信徒们如同像往常一样，一一走出门。

全泰远起立后，站在原地没有动。

卜牧师注意到了他，带着一脸慈祥的微笑，向他走来。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我从北部过来，想加入教会。”

“请随我来吧！”

他们坐电梯上了五楼，那是泉水教会的事工人员办公室。

劳动党“3号大楼”。

2011年6月24日，平壤时间21时05分。

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寇天烈大将办公室。

寇天烈按下了桌下面的暗钮，被称为“3号大楼瘦猴”的文载世少将走了进来。

寇天烈眼都没抬：“那个大校来了吗？”

“来了。在会客室等着呢。”

“全泰远有什么动静？”

“他们两个人是6月16日登陆成功的。五天之内应该按照约定信号报告有关情况。但八天了，一直没有动静。叫卜在根大校汇报一下？”

寇天烈摘下眼镜，扔在了桌子上。

文少将知道，这是寇天烈非常不满时的标准动作，果然，寇天烈抬起头，眼中又射出了那股令人心寒的冷光：

“还有必要吗？！”

文少将有些紧张，不由得挺了一下身躯。

“马上把这个任务按极重挫折类处理。”

“是！”

文少将刚要转身，寇天烈又叫住了他：

“那个大校……卜，并案处理。”

“是！”

几分钟后，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从会客室带走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卜在根大校。

文载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连续打了几个电话。其中给人民保安省的电话时间最长，这是打给他们的第七局，即负责劳动教养所的教化局。这个电话有一段特别的交代，是指明关押人犯的劳动教养所。在人民保安省属下的劳动教养所，

主要的有 10 个，分别是 11 号、22 号、33 号……一直到 99 号。其中位于平安南道甑山郡龙德里的 11 号是专门收押女犯的，而咸镜南道荣光郡的 22 号则与原社会安全部关系较深。至于条件最差的，应该是分别位于江原道元山市和平安北道东林郡的 88、66 号，它们都是开采矿石和石料的。

这些，对文少将来说是很熟悉的。

他从中选择了六个。显然，这是按处理“极重挫折类”的要求，每个人犯的家属要分别关押在两个不同的收容所——即使是在同一收容所，也是每个人不同牢室的。

丹东。一块临江的网球场。

2011 年 6 月 25 日，周六。北京时间 15 时 45 分。

殷仕野本不想带云依鹤到丹东来，因为他觉得这里靠近边境，北部的人也特别多，搞不好会让云依鹤暴露。但他经不住她一个劲儿嚷嚷说营口的场地是水泥的，特别震脚而且还尘土多，脏得很。他只好找了体育学院的那个小张，再让他约好小王，然后他驾车拉着三位一起来到丹东。

既然是老板，殷仕野自然要安排一切。

中午到了后，他们住在了锦江山下面的一家宾馆，实际上是原政府的招待所，现在改制加改建成为一个不错的三星级宾馆。住处安排妥当后，他们先到江边吃了一顿海鲜。

小张通过丹东的球友找了一块紧挨着鸭绿江江边的网球场，四个人大战了一番。

两盘下来，殷仕野有些气喘，他看了一眼云依鹤，觉得她也有些疲累，借着双方战成平局之机，殷仕野就适时建议让小张和小王继续鏖战，他和云依鹤坐在球场边上的椅子上休息。

一开始，云依鹤还是比较兴奋的，一边手脚不停地擦汗、喝水、整理自己的衣服，一边不断地说着自己的技术有些下降，尤其是正手好像有些使不出劲，拍面控制的也不好，击出的球没有力量什么等；同时，还不断地攻击殷仕野，说他球打的也是软绵绵的，跑动也不如以前积极了。

江边的风挺硬的。

汗水一会儿就吹干了，身体很快就凉了下来。云依鹤也渐渐平静下来，眼中也渐渐失去了兴奋的光芒。

她坐在椅子上，目光逐渐离开了球场上的激烈缠斗，越来越多地移向江的对面。

殷仕野也随着她的目光转了过去。

他的第一感觉是江水也没有什么鸭绿色了，就是一片灰蒙蒙的水，个别地方还挺黑；对岸更是一如既往，灰色的一片。还是那几个明显的标志物，包括植被并不茂密、起伏也很平缓的丘陵，星星点点低矮稀疏的房子和那座从来不转动的游乐场的小型摩天轮，几架起吊机和那山坡上用大量白色石块堆砌的标语等等，凝固、沉静，像一幅经典怀旧的油画，披着几十年积攒下的灰纱尘衣，静静地挂在空中。

殷仕野努力看着，试图透过这张模糊的油画，去感受，或者说是去遥感它背面那随时可能惊天动地的炽热岩浆，去遥感世界几大国在这平静之中进行角力的原委，去遥感其中的你死与我活。

他又回头望瞭望云依鹤，感觉到她的眼中透出的东西更加复杂。但他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悄悄地问了一句：

“家里人……还都好吧？”

她收回了目光，低下头。整理了一下衣着，又抬起头，目光中是一种平稳和坚定：

“我的家里，早就没有人，没有亲属的了。所以，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在这一刹那，殷仕野的决心一下子变得非常坚定，那就是：

让她回去。

晚餐时云依鹤比平时沉闷了一些。殷仕野见状便提出逛逛街，用他的话说叫

“点点货”。

大家不说欢呼雀跃，也都十分高兴，纷纷计划着自己要采购的清单。云依鹤也非常想去，但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

于是四个人融入了流光溢彩的繁华街市中。

不一会儿，小张和小王就已经是数个包啊盒的在手了，殷仕野和云依鹤没有采购什么，只是信步逛着，倒也觉得惬意。

走着走着，小王对小张挤了挤眼：“哎，我说，咱俩别当电灯泡了吧？”

“什么意思？你……”

“你看人家两人，好几年没见了，走在一起多不容易、多迁作！就你，在旁边晃啊晃的，多讨厌！”

“啥玩意儿？！那你也不也？！”

“行了行了，真 啰唆！咱俩麻溜的吧！”

说着，小王拽着小张就要分开走。

殷仕野只能宽容地笑着，未置可否。云依鹤听明白了小王的意思，有些挂不住，就拉着他们俩不让走：“不要，不，分开走的，没有意思！”

正在他们互相争执时，殷仕野忽然发现云依鹤做了两个不起眼儿的动作：借着整理鬓发的动作，她连续向一个侧面观察了两次。

作为深谙反跟踪技巧的殷仕野立即反应过来，她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

他一边也发表了还是要一块行动的意见，一边不动声色地四周观察了一下，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再看云依鹤，也没有再做什么动作，只是更加坚决地拉着那两个人要求一块走。

可能是虚惊？

殷仕野先是连劝解带呵斥地让小王小张不要“搞分裂”，保持行动上的一致，然后也暗中提高了警觉。

小王暂时妥协了，但嘴上仍然不放松：

“哼！殷总最鬼了，什么热闹啊，参谋啊，还不就是让我们给他俩打掩护呗！我知道，这时候最怕碰见熟人了，万一出情况，殷总一定拿俺们俩说事！”

小张虽傻笑，但也一个劲儿地“就是就是，对对”地表示同意。云依鹤无奈，只能拿小王当“主犯”：她一边抱住小王一边说：

“这姑娘，听说都对了一个像了，怎么，还这么疯？！”

“对了一个……哈，云姐，对象还要一下子对个十个八个的呀？那不是比我还疯啊？！”

“坏姑娘！我的意思，不是的！是……”

四个人继续说说笑笑地前进着。

进出了两个商场后，殷仕野没有发现什么，他注意观察云依鹤也再没有什么警觉的反应，渐渐放下心来。

又过了一会儿，他的直觉忽然告诉他不太对：

一个白衣黑裤的人，在他视野中出现的似乎多了一些。

殷仕野打起精神，稍稍提高了说笑的声音。

果然，在殷仕野下意识地更多地使用余光时，那白衣黑裤出现了：在右后边一个路边烟摊买烟。

再过几分钟，他又出现在殷仕野视野范围内：在右后方与一个小贩讨价还价；

又过十余分钟：白衣黑裤在左后方漫步……

期间，虽然白衣黑裤没有看殷仕野或云依鹤一眼，但殷仕野已经明白，云依鹤的感觉与反应是针对白上衣黑短裤的，只不过不知为什么她放弃了警觉。还好，殷仕野接续上了这种警觉。

殷仕野决定用最简单的方式再做一下认定：与白衣黑裤来个跟踪者最忌讳的“四目直视”：他与同伴们继续说笑着前行了一会儿后，突然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唉……这个不错……”然后突然向侧后转身，直冲着他认为的跟踪者而去——跟踪者的背后是一个杂货摊——同时将两道锐利的目光死死盯在了白衣黑裤的脸上，随时准备让对方与他来一个尴尬的直视。

3秒钟后，殷仕野就知道自己过低的估计了对手：白衣黑裤没有任何异样，眼皮连抬一下都没有，就再自然不过地与殷仕野擦肩而过，准确地说应该是从身边相对滑过。尔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殷仕野一边在心中骂着对方还算训练有素，一边讪笑着“远看动心，近看恶心……”之类的话，从杂货摊回到了四人行列中。

云依鹤与殷仕野短暂地对视了一下，他从她的眼中读出了相应的信息，包括会意、钦佩、感激和些许紧张。

殷仕野迅速估算了一下，在白上衣黑短裤绝对来不及更换接任者的时间内，就果断而自然地结束了这次“点货”，乘上出租车回到了宾馆。

沈北新区。

2011年6月27日，北京时间13时13分。

蒲河北岸，那幢别墅内。

殷仕野对“杨老板”说了一下在丹东发生的情况。

“杨老板”大怒：“怎么样？！跟你说你just是不听，露了吧？！这他妈的男女搭配，干活儿就是白废！”

“你什么时候学会尽说没用的了？！”

“我靠！反了天了，这NGO就是不行，错了也不让人说，哈？！”

“我也没有说我做的对呀？！”

“你还知道啊？！赶紧，你的判断，那人南方的北部的？你那美人转移没有？”

“什么美人不美人的？！行了我的老兄，消消气；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呗！”

“杨老板”拿起桌上的功夫茶杯，一连喝了两个，觉得不过瘾，又找了个大点的茶杯，倒上茶水猛喝了几大口，这才出了口粗气，往沙发上一坐。

“杨老板”想了想，气息稍匀乎了一些：“其实吗，倒是早晚的事。”

“那当然。”

“你先别得意，先把我的问号回答喽！”

“就是吗，咱们要的是解决问题，喊有什么用？”

“你还有完没完？！”

“从外表上看，应该是北边的。人黑瘦，衣着普通，精神状态猛一看正常，

仔细看有点儿神经兮兮的。”

“他们一般不都在当地找代理吗？”

“也不一定，一是重要的事情还是自己人干，二是丹东那个地方的进出也方便，三是能看出训练有素，是科班出身。所以，不是临时培训的外围。”

“且不管这些吧，关键是，你那个美……她在丹东出现，这份报应该已经到了作战部了！”

“应该到了。但要找到她的具体位置，他们还需要一定时间。”

“你在圈里的那个窝？那倒是。不过，也应该尽早考虑挪一下。”

“已经考虑了，放心。现在，作战部可能正在分析：她为什么从吉林那边跑出去，现在又为什么在辽宁、而且是辽宁的边境地区出现。”

“俺看这不一定是他们的重点分析方向。从她的身份地位和所掌握的资源来看，俺觉得他们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尽快让她消失。”

“这倒是。对作战部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目前一不是关键点与关键人，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消失，确实是最好的解决途径。”

“说句你可能不愿意听的话，她对俺们，还有什么用吗？”

殷仕野一时没有回答，借点燃一支香烟之机，他暂停了对话，陷入沉思。

他明白“**杨老板**”的意思，作为国际间的情报斗争来说，为保证总体方向不受干扰或者为“保车而丢卒、保帅而丢车”或者干脆就是为了消除一个重要的知情者，牺牲一些一线的特工人员，包括对方的与自己的，对斗争双方来说都是常见的措施。

看似多余的那几个字：“可能不愿意听”，使“**杨老板**”的话中之音已经再直白不过。在理智上**殷仕野**明白，此时作为正在考虑斗争策略的他，最忌讳的，就是感情因素与理智思维的交织。

“迎险而上需要勇气；但迎险而弃，不仅需要勇气，而且更需要智慧”，这是大家共知的、并戏称为“低年级课程”的原则。

虽然**殷仕野**心中并没有所谓“波涛起伏”，但确实总有一丝隐痛在思维中徘徊，这使他很矛盾：这是不对的，但却排除不了。难道自己真有了“真情”？不会吧，大的、总的目标从来没有从脑中流失啊？

“杨老板”也有些后悔，是不是说得太直接了？人他妈的毕竟是人吗！这殷仕野正值壮年，生活伴侣长年不在身边，生理上有何躁动、心理上有什么想法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只能靠以忠诚为主的定力约束，没有别的办法。本来“杨老板”借着已经比较熟悉了的条件，几次想与殷仕野探讨一下“个人生活问题”，可是只要他们俩凑到一起，不是分析就是讨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开口。

今天显然更不是机会。“杨老板”没有继续逼迫他的搭档，而是找了点零碎活计，续点茶水、擦擦桌子，好给殷仕野自由思索的时间。

殷仕野无论怎么努力，却怎么也摒弃不了那一丝莫名的隐痛。

他们中断谈话的时间——说是中断，其实也是就是一二分钟而已。

想了想，殷仕野决定先从另一个角度说起：“目前看，我们借‘平行方案’之事，使其成为风波的目的基本达到；但逼着他们顺着此线索进一步动手‘清君侧’，行动还不太明显。”

“其实也算不错了，一是这么一整，那边的领袖们肯定对导弹部队要加强整肃；二是全泰远不是‘被’成为不稳定对象，已经跑了吗？三是从郑永和这边来看，如果他老实，那就可成为进一步稳定控制战略导弹部队的力量；如果不老实，有了我们整出来的‘前科’，随时除掉他的理由也足够了。”

“目前看，郑永和是有希望成为稳定因素的。可能需要我们再敲点边鼓。”

“应该。你说，怎么敲？”

“从实际指挥能力或者说是素质来看，郑永和应该是他们不可多得的人才；自郑以后，出去学习的人已经不多，特别是战斗部队的指挥人才断代现象已经显现，虽然郑永和还是年富力强的一代，但新人，特别是能‘顶楞’的就很少了。”

“全泰远也不错呀！”

“他俩毕竟不是一个层次。放大点说，一个是将才，一个可算是帅才吧。”

“只有领袖才能是帅！”

“当然当然，比喻一下，说明层次有区别吗！别老挑字眼儿，要领会精神！从中国传统角度说，挂帅者，不也上边还有国君吗？然后，帅才拜将吗！”

“好了！说关键的！！”

“中中。其实，我有个直觉，如果是以前，一连跑了一男一女两个关键人物，又丢了控制程序，这**郑永和**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那倒是，就算他老丈人也不一定能保得了他，往轻了说也得‘二进宫’。”

“但是，**郑永和**目前基本没事。这说明了什么？”

“首先，老丈人的地位是稳固的。第二，那套控制程序人家并不十分在乎，或者说，既然已经丢了也没有办法。”

“正确，但不够深刻。”

“往哪疙瘩深？！”

“全局呀！我认为**郑永和**的仍然稳定，和领袖们已经完成对军队的全面掌控是有直接关系的，最起码是领袖们自认为大局已定。因此，他们才不在乎**郑永和**这点小纰漏。”

“嗯……”

“如果领袖们再给**郑永和**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郑永和**能不感激涕零吗？”

“而且，老丈人也会更加效忠。他们家族的利益就与领袖们的命运绑定的更结实了。”

“正确之极！”

“用不着你表扬！回到刚才的问题：你说为了进一步稳固那领袖们对局面的掌控，我们还应该再敲点边鼓，关键是：怎么敲？”

“首先，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领袖们的地位稳定，对内来说，目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既得利益者们绑定在一起，生死与共。而对**大尊**元首来说，自知交接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如何把从**元尊**元首那传下来的光环继续套在**上将军**身上，就是必需的一步。”

“这个人家已经在做了，不用你操心。”

“长相、举止实际上更像**元尊**元首的**上将军**，顺利、平稳地接上班，不仅是他们的企望，也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这不多余说吗？不仅是平稳更替，而且是将来，俺们都希望是他呀！！”

“你听我接着说啊！几十年来的训养和教化，‘我们民族’思想的灌输，特别是利益的捆绑，军队的大多数高层，还是愿意扶佐**大尊**的，也愿意继续扶持**上将军**的稳固。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领袖们已经基本能够掌控军队的意思。”

“ 啰唆！ ”

“重复就是重要。目前来看，有没有不同的声音还不够清晰，我认为最起码是能够成气候的还没有。”

“或者说还没有暴露。”

“没有暴露的最大可能，就是还不够气候。就我们所注意的那三个组织——其实还不能叫作组织，三股势力吧——‘谍报帮’、‘军官团’和‘兄弟火箭组’来看，‘军官团’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据我看如果有一天**上将军**正式上台，第一个表态山呼万岁的就应该是这伙势力。”

“也可能拆台的就是他们呢！靠！”

“不排除，但可能性较小。要知道，这是元首们几十年精心培育的呀，而且，近几年**大尊**元首做的工作就更深入一些了，换血的换血、授衔的授衔，不是连基层的都换了一批吗！嫡系队伍基本上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这要归功于老萨、老穆的不争气给**大尊**元首做的提醒。因此，本帮暂无大事。”

“暂时通过吧！但也应该注意：有时候把宠物喂得太饱了，伺候过分了，一不小心被它咬一口可是不好。尤其是军队的利益，是要靠维持庞大数量、给予高待遇、更新武器装备、人为制造紧张局势等等保证的。现在**大尊**元首能把控的住，可**上将军**上台后想搞缓和啊改革啊什么的，万一触动了军方大佬们的利益就有危险。从历史上看，军队在所谓忠于本民族最高利益时，往往会采取极为极端的手法。”

“那也不会对领袖直接动手的，可能性不大。”

“不直接针对领袖，针对他身边的其他人，还不行吗？”

“嗯。不无道理，但目前无事。”

“人无远虑，必有近……”

“你不是说先通过吗？！这么讨论，就会时间太长。”

“好吧，关于军队暂且到此告一段落。您，继续？”

“哼。那么，关于‘谍报帮’，也已经通过**寇**大帅弄得挺安稳的了……啊不，**寇**大将。这老兄怎么军衔还不动？太忠诚了也。”

“是啊，这么长时间衔级不动，怎么说也有点儿不太对吧？当年跟着**寇**老将军吃瓜落的**金春久**翻上来以后，不仅当了一阵参谋总长，而且最后不是也扛上了

次帅的衔吗？有意思，这哥儿俩见了面谁先给谁敬礼啊？啊哈？”

“嗯，如果说不不对，那就可能是既用之又不放心之，这要历史地看呢！”

“噢？你再简要回顾一下那段军内派系斗争，俺还真不太熟。”

“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军政之争。一派是总长寇大将为首，主张军队现代化正规化，要改革开放呢！他们抓住部分政工军官的飞扬跋扈和腐败无能，乘总政治局局长宇守辰车祸养伤之机，压缩了政工军官的编制、降低了他们的地位，还和当时的苏联顾问团团长，白俄罗斯军区的副司令维利扎多诺夫中将搞得火热，让海军和苏联太平洋舰队进行了两次海上联合军训，企图建立具有实际内容的军事合作体系。”

“哇！这寇大将当年挺冲啊，纯爷们！”

“是啊！可另一派宇守辰也不是等闲之辈，人家是民族武装部部长兼总政治局局长，有一个干将是总政治局的副局长李远奉上将，他们代表政治军官。在宇守辰康复后就展开了反攻，他们精心选择了寇大将的两条致命罪状：一是弱化党对军队的领导；二是把作战指挥权交给外军。而且他们没有通过大尊元首直接向元尊元首递了罪状材料，因为他们知道大尊元首是支持寇天烈那些事的。结果，元尊审时度势，下达了批判寇天烈的指示，大尊也不得不同意从军队中除去寇大将的势力，包括寇大将的铁子，什么作战局长金春久了、侦察局长了等等，好几十口子的将军和高级将校都被降级或被迫退役。政治派暂时获胜。”

“但是，政治派得罪了下一代，落下把柄，不好玩！”

“估计当时他们一是错误分析形势，没想到后来谁说了算，二是自认为也是老资格，有元尊元首罩着我怕谁？虽然战战兢兢，但也结结实实地和大尊元首结了梁子。

到了九一年十二月，大尊元首成了最高司令长官后，那真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毫不客气立即改编，首先就把干部部从总政治局分出来，成立独立的干部局；再就是大幅提高总参谋部军官的级别，例如作战局和侦察局的处长军衔从上校一家伙就提到少将；还有就是赋予军事指挥官更多的权力等等，被降职的金春久也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先授大将，再升次帅。而宇守辰则提前养老、李远奉也就偃旗息鼓了。”

“好一个过山车！不过，你说要历史地看寇大将不升军衔的事，是因为要‘既

用之又不放心之’，能否明示之？”

“这个，很微妙之……”

“别打马虎眼，之！手下都是次帅了，寇老将军差啥不升啊？是不是大尊还要当着群臣维护一下元尊的面子？当年可毕竟是元尊把寇大将撸下来的呀？给一甜枣同时，留一巴掌在后面随时伺候？这他妈的还真是微妙！”

“是很复杂。也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用人之道。反正实权是有的吗，也就不在乎那一两颗星星呗！”

“好了，先不讨论这个吧！我们还继续讨论为了稳定局势、顺利接班而对几方势力的控制和安抚怎么样了把！”

“同意。我们先暂且这样认为：这位忠诚的老大将通过集中权力、整合内外、严明纪律等手段，进一步夯实了护卫现政权和领袖们的基础，相当的稳固。而且，有股现象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近十年来，北边明面上的军事行动增多，而特工行动却在减少，除了埋在南边的几个小谍们出点动静外，反而是南边派往北边的老出大事？”

“有一点儿。”

“这说明什么？”

“求稳防变，剑锋向内。”

“哇哇！你好好聪明啊哈！”

“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这也可能和行动更加隐秘有关。”

“行动的暴露与行动的剧烈在数量上应该成正比吧？”

“只能说，符合教科书上的理论和一般情况下的规律。”

“那么，就算是加强了行动上的隐秘，与当年强袭青瓦台、不断派出半潜艇登陆那股劲头相比，不更说明他们需要稳中求胜吗！”

“奇袭青瓦台好不好？怎么到你这就变成强袭了呢？！”

“强袭！绝对的强袭……奇袭，大部分是守势一方的作为；而强袭才是攻势一方的常态。你听说过古今中外，哪个谍报机构是采取守势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谍报机构是采取守势作为的，其国君不是智障就是被敌方收买了。所以，它要不算是强袭，世界上就没有强袭了！老兄。”

“什么理论！！太勉强了吧？而且，我感觉大尊元首有时候处事有些偏激，

眼光不是很远。”

“举例说明。”

“你忘了？八十年代末，咱们解放军南京军区那位他们民族的高少校，不是叫他们给做了吗？”

“哦，记得。弄了点电子侦听得到的有关日韩情报，捎带着也搞了些我们的东西。后来被抓了，不是还搞了一次越狱吗？”

“是，穷折腾。被弄回来了，又是绝食、又是要自杀的。你不觉得，大尊元首搞得这种东西，有点儿短视吗？像不像老爸刚给孩子买辆超级跑车，这傻孩子却从老爸兜里偷钱买棒棒糖？”

“哈，这比喻好可笑。那是人家刚开始主政，幼稚难免。现在历练的还是挺强的吗！”

“行了行了，强就强吧，快点说关键的。”

“唯一出了点情况的，就是‘兄弟火箭组’喽，还是有些叫咱们有意放大的因素在其中，嘻嘻。”

“不以手段论优劣，咱们看结果。”

“异常正确！！这就是咱们要敲边鼓的地方。”

“这是符合上级意图的吗，还用说。”

“对吧？你看看，英雄所见略同吗！”

“我问的是：怎么敲？！不是问你敲不敲！”

“没有理论指导，怎么能进行具体工作？那会陷入盲目的，兄弟。”

“好了，理论巨人同志。俺们从鲛鱼圈见面开始，不就是要干这个事吗？快点的吧，快吃晚饭了呢，‘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了呢’！”

“言归正传，我先说，你补充。”

“俺修正！”

“好好。抛砖引玉……”

两个人先起身重新泡了壶茶，分别猛喝了一阵子，好像都在为下一步的发言润嗓子。

殷仕野喝饱了水，起身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再坐下来，摆出了一副要大唠

的架势。

“杨老板”不仅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你别吓着俺，中不？你这是要作政府工作报告啊？还是宣读学术论文？”

“二者兼而有之。听着！”

“开整。”

“首先，要明确，或者说要重复一下我们的目的。你说。”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消除影响稳定的因素，力争十年左右的平稳发展。”

“这个十年的时间……”

“是我自己加上的，我觉得说一个国家社会是否稳定，十年是最起码的一个时限要素。”

“挺他妈长啊，要求很高吗！十年，你的意思是动荡是不可避免的？”

“动乃永恒，静属暂时。但动也不完全是你说的动荡层次，发展也是动吗！但就这个国家而言，百把年内应该有个一两次十年左右稳步发展的时期，应该是历史之要求。”

“有些偏颇，姑妄听之。总算没有把目的说错，就行。”

“不客气。为达成平稳，就要选准我们认为的不利因素。目前当务之急，就是全泰远及其残余势力。”

“但是……”

“我还没有说完。我知道你要说，全已经没有多少力量，残余势力也不多。其实，从我们开始‘放大’了‘平行方案’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后，领袖们究竟清除了全还是郑，我们并不关心也无法预计。我们只能顺其变化而变化。目前看，清除全泰远的影响，只是第一步，或者说是工作入手点。”

“是啊，事情整开以后，周边几个国家纷纷插手，终于女跑男也跑，郑却留下了。”

“清除全的影响，一是残余的影响，二是也不能排除他出去以后又弄出什么幺蛾子。”

“这个，可能性不会很大吧？”

“作为预案，有备无患。第二步，就是进一步稳定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关键的力量，也就是进一步‘清君侧’。也可以说是‘稳君侧’。目前看，可以把郑永

和作为稳定因素进行放大。”

“这些工作，其实领袖们自己也在做。”

“当然。所以现在是顺水推舟。因为‘逆水推舟’，是我们这一行的大忌。”

“水，就是客观规律，就是现实。”

“您简直聪明的一塌糊涂了！”

“抓紧！”

“这如同‘人定胜天’就是幻想一样，是一个道理。你看，人家梁山好汉多厉害，犯上作乱，与朝廷对着干，可人家的大旗仍然要写‘替天行道’，还是要顺天意而行吗！”

“你能不能别跑题跑的太远？”

“当然，‘能人所不能’，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这些是原则。具体措施呢？”

“密切观察战略导弹部队的动态，从不同视角发现问题，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还是原则呀！”

“措施有很多，容我一一道来。但关键，或者说最紧迫的一件事，需要马上确定下来。”

“什么事？”

“让云依鹤回国。”

“什么？！”

“就是逆进！逆袭，就是反冲击，就是利用她进一步贯彻我们的意图。”

别墅的地下室内，气氛似乎有些陡然紧张起来。

“杨老板”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地说：

“倒也是，不错的一招，倒也是会出奇效的，只是……”

“只是什么？”

“貌……似，冷酷了一些。”刚说完，“杨老板”即知不妥，但话已出口。

他赶紧看着殷仕野的反应。心中暗忖：妈的，看我这张臭嘴！刚才不是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吗，怎么又顺嘴胡说起来：中年男人哪，最受不了这个了，况且俺们老殷还是个“活单身”呢！

殷仕野的反应只是摇了摇头，虽然有些苦涩，但还算是大度地笑了笑，也不再忌讳什么：

“首先，这符合三方的意愿：第一，符合我们的战略意图，让她去进一步落实我们的目标，带着我们的指示，或者说是建议，效果自然要好；第二，也符合她所忠于的祖国、民族和领袖的利益，这个意义她会明白的，她很聪明；第三，难道不符合她自己的利益吗？”

“杨老板”松了一口气。他知道，殷仕野没有把“冷酷”的具体因素和内容说出来，不是没有考虑到，而是不愿意说而已。他想，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思维定势；但对一个男人来说，可也真不算是个轻松的事。

同时，“杨老板”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云依鹤是顶着一个叛徒的身份回国的，这是最危险之处。且不说那边对叛逃者的严惩不贷，就说在世界谍报界范围内，哪个国家不痛恨叛徒？对那些可以让你“呕心沥血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鼯鼠”，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是对其进行肉体消灭的。因为谁都知道：叛徒，是只能“死了才不悔改”的。

但是，看殷仕野似乎一副“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的样子，“杨老板”一时还摸不透他的具体考虑，只好字斟字酌地顺势回答了一句：

“那倒是、那倒是。她肯定想要向伟大领袖证明自己的清白，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

“而且，我感觉的出，她自己也在想着归路。”

“此人的确不一般。”

“那么，下一步，设计一下让她回去的方案？从我们的共同利益、不同处境出发？”

“你是说，要俺们帮她回去？！这可是一步险棋。”

“不临绝境，焉能重生？”

四目相对，沉默良久。

首尔。

2011年8月30日，首尔时间17时06分。

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泰远**没有干别的，主要就是频繁地出入教会教堂。

他仔细地观察和熟悉教徒的举止动作，并认真研读《圣经》，了解教义。

他没有直接再与泉水教会打交道，因为他觉得泉水教会名气太大。他通过与卜亿青主任牧师的初步接触，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就避开了泉水教会，而另行选中了首尔市永登浦区新吉洞的“永洞教”作为基本渗入点，开始接近天主教会。**全泰远**尽全力做出淳朴的表情和虔诚的态度，并编造了一些在北部被迫害的经历，很快打动了“永洞教”的那些“上帝的仆人”。其中一位姓**郑**的执事格外热情。这位执事非常主动地指引着并陪着**全泰远**去慕道班学习，协助他弄清“与上帝的关系”。

今天上午，**全泰远**已经在牧师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受了洗。他还主动要求采用了全身入水的浸礼，经过了“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再出水“与耶稣同复活”的过程，吃了由面粉加水制作的不发酵的圣餐饼等等，正式入了会。

全泰远知道，虽然这层宗教外壳在韩国带有反体制的意味，但毕竟属于“灰色”成分，诸事方便。所以，教会这边忙乎差不多了后，他又到有关的“脱北者互助协会”之类的非官方机构“坦白了‘脱北’身份”，用化名“朴在勇”作了登记，并在下层居民占多的地界租了房子，暂且栖身了下来。

这会儿他把这简单的屋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后，正寻思上哪吃口饭，忽然那位**郑**执事找了来，说是为祝贺**全泰远**安顿成功，请**全泰远**出去吃饭。

全泰远开始有些诧异，觉得**郑**此举是否过于热情，但又不好说什么，客气了几句也就随着**郑**执事到了一家清静的小饭馆。

简单寒暄，数杯下肚。

郑执事：“今天还想请你见一位朋友。”

全泰远：“也是教友吗？”

郑执事：“是，而且也是与你一样，从北部过来的。”

未等全泰远表态，郑执事就起身向外招了招手。

一位身穿普通西装，长方形脸，身材偏瘦的人走了进来。他像老熟人一样，过来就与全泰远握了握手，径直落座。

全泰远虽然注意到人身后并没有其他迹象，郑执事也仍然是满脸微笑，但还是不禁浑身一阵紧张。没有等他做出更多的反应，郑执事却起了身：

“好了，我的事结束了，你们谈。”

全泰远有些迷糊：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的人摆了摆手，示意全泰远不要紧张，并把身体向全泰远靠近了一些：

“我是 1999 年就从北部过来的，我叫任千勇。我认识您，将军同志。”

全泰远心中一惊！

自称任千勇的不待全泰远反应，继续说道：

“您是八九年由海军狙击旅调到东海岸防导弹团的吧？九四年的时候您当了上尉连长；就在您去苏联留学的期间，我加入了军队，就是您原先在的海军狙击旅，三营九连三排。大家经常谈起您。”

原来如此！全泰远此时只能继续听他说下去。

“当兵后，虽然也混了个上尉，但是您知道的，家里生活很困难，加上灾害死了个精光。没有办法，跑了过来。混了几年，也是很艰难。到了 2005 年底，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就在汉城成立了个‘自由朝鲜军人联盟’，举行了仪式，开了新闻发布会，到现在有四十多人了。”

全泰远知道，有不少脱北的人、尤其是军人，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或在南方没有亲属，想正常生活下去也很困难，大部分为了糊口都采取加入某个反北组织，以博取一些资助和施舍作为生活保障混日子。但眼前这个人原特种部队的上尉出身，而且自己成立了组织，还冠以“军人”的名头，联络的又都是军人，可是非同一般！

全泰远不由更紧张起来。

任千勇没有注意观察全泰远是否紧张，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

“我们在成立仪式上说，我们将在朝鲜和西边邻国的边境地区及朝鲜境内展

开一些活动，寻求朝鲜内部的变化，现在正在与朝鲜军内服役的军官暗中联络，计划和一百五十万朝鲜军人联系。但具体怎么行动，我们只说方案需要保密，不能讲……其实，也没有做什么。”

说到这，**任千勇**有些自嘲似的苦笑了一下。

全泰远悬着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他插了一句：

“换到点钞票没有啊？”

“有他妈地也不多！勉强活着吧！”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噢，是这样：有人托我给您带个信儿。”**任千勇**好像这才从愤懑与无奈的情绪中脱离出来，端正了一下坐姿。

“什么内容？”

“不太好，您要有心理准备。”

“说吧！”

“您过来以后，家里的事儿知道吗？”

全泰远心头一紧：

“不知道。”

“哎，他们可够狠的！您家里的人，都已经弄到元山市和东林郡的劳动教养所了！。”

全泰远顿时感觉大地在沉陷中，四周一切都在晃动，视线模糊。

晃动中，他心中不甘地又泛起一线希望：我是正常派遣出来的呀？就算失去联系，也可能被算成烈士呀？怎么会这样呢？而且怎么会这么快呢？

任千勇似乎看出了他的内心活动，又补充了几句：

“消息来自青瓦台‘地堡’，就是‘国家危机管理中心情况室’，是一位虔诚的女教友传过来的，应该是准确的。他们说，与您一块过来的人的尸体找到后，这边的一群专家做了检验，认定是您……您动的手，结果消息不知怎么的传到北部去了……还有……”

全泰远什么也听不到了，只觉得眼前一黑。

莫斯科。

2011年9月4日，莫斯科时间15时30分。

点比扬卡，伏尔卡索夫斯基胡同，那幢不起眼儿的5层楼房。

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

总经理瓦伦廷·柯斯雅可夫坐在他那硕大的橡木办公桌后，正在看一堆化验单。

电话铃响起，柯斯雅可夫拿起了电话。

柯斯雅可夫的嗓音仍是那么低沉，但因为有使他十分高兴的事，所以这次通话声音略显高昂了一些：

“尤里，我亲爱的老伙计，您真是我们俄罗斯的英雄和骄傲！可是，您为什么一定要美元呢？要知道现在人民币的情况，那可是，啊，当您需要再买几套意大利名牌西服时……”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也不年青，而且时断时续，这是远在远东伊尔库斯克的老朋友尤里打来的。柯斯雅可夫的这位老朋友是克格勃的同行，曾与他在一个间谍学校学习，后来分配到远东的克格勃分支机构，除了对外情报外，还负责过鄂霍茨克地区核潜艇基地的安全保卫工作，现在跟柯斯雅可夫一样，已经下海单干。

他最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是：这位尤里大叔前些年被派驻韩国大使馆，曾身着意大利Rubinacci牌西服、风度翩翩地在汉城一间夜总会里与一位黑人女士打的火热！那位黑珍珠是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的一位士官，想找入学习韩语，而尤里大叔不知怎么施展的魅力，凭着几句怪声怪气的韩语和同样结结巴巴的英语，居然让那位黑珍珠跟着他学了起来，进而缠绵悱恻，令许多流连于夜总会、企图勾搭美军军官的俄罗斯女郎自叹弗如。

后来估计是尤里大叔“置情感于职责之上”而使事情败露，弄得美国通过正式外交途径提出了抗议，这对儿黑白鸳鸯只好含泪各自打道回府。据说，直到今

天，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还拒绝发给俄罗斯外交人员车辆进出美军营地的通行证，事出此因云云。

柯斯雅可夫对他的评价是：尤里同志全面地、优秀地继承了契卡以来俄罗斯谍报机构的主要优良传统，敢作敢为，心狠手快；但是，可能被鄂霍茨克海的低温与海风连冻带吹的，有些呆头呆脑，不够灵活，手法老旧。

一个月前的8月5日，柯斯雅可夫觉得半岛的情咨行情见涨，而且其领导者的身体状况又是关键卖点，加之根据各方情况综合判断，机会可能出现在半岛领导人近期的对俄访问上。于是，他专程去了一趟远东，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对远东柯斯雅可夫不是很熟悉，算上这次他只来过二次。

上一次还是在2008年7月，他听说当时任国家杜马副主席的阿图尔·奇加罗夫要组织一次对世界最深淡水湖贝加尔湖的湖底探险勘察，他对莫斯科地下迷宫的热情就十分自然地转到了深不可测的湖底，于是特意到伊尔库斯克去看热闹。结果并不令他十分满意：除了对油画般的风景甚为感慨和对在淡水中居然生活着一些可爱的、脑袋像皮球一样的海豹感到奇怪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引起他兴趣。

这次来，当然受到了老同事和朋友、联邦安全局滨海边疆区分局局长的热情款待。局长瓦雷里也是个大块头，出生在西伯利亚，原在太平洋舰队服役，在国立远东大学历史系读书，1978年才进入克格勃工作，是个非常优秀的情报分析专家和狂热的钓鱼爱好者。

不过，朋友归朋友，针对他这位私营情报机构的老板，分局长没有在有位于阿列乌特街46号的分局办公室内接待他，而是在外找了间小酒店，用中国产的“北大荒”烈性白酒“狠狠地”招待了他一番。

例行招待过后，他向那些还在职位上的朋友们申请了“自由活动”的时间，约了“民间朋友”尤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个可以直通莫斯科的小火车站见面。

他觉得这个车站真可以说是最具俄罗斯建筑风格的一座建筑，既精美又古朴，特别是三联拱门式的主入口和车站内天花板上的棚画、冰刀状的屋顶、那些点缀其中的小帐篷顶等等，都给人以一种复杂多变的视觉美感，也散发着一股虽然不明显也不张扬，但却隐隐然直逼人内心的贵族气息。

他在站台上信步走着，看了看为纪念二战时期英勇的铁路工人而设立的实物纪念碑，就是那辆蒸汽火车头；再看了那顶端是双头鹰、中间有一行数字“9288”、表明从这到莫斯科的距离是 9288 公里的标志性柱子。

最后，他选了火车站主建筑对面的一间小咖啡屋作为见面地点。在这里除了可以继续欣赏那座车站建筑以外，关键是人来人往，比较热闹。

一见面，柯斯雅可夫就对那一身名牌西服的老朋友开门见山：

“尤里，您得帮我搞到半岛北部领袖的‘化肥’。”

“呵呵，关心起人家的健康来了？值钱吗？”

“当然。”

“您是要让我去半岛吗？”

“不不，他就快要来的。这个月底之前。”

“噢，这是第几次了？2001 年，2002 年……这是第三次了呢！够忙的呀，他不是今年去了三四趟中国吗？这次，还要窝在那绿皮装甲堡垒里吧？”

“当然。八二年的那次空中焰火，伟大领袖印象太深呢！”

柯斯雅可夫说的“空中焰火”，是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1982 年，元尊元首从前苏联给治安司令部直属飞行团购入了 5 架伊尔-62 客机，准备执行专机任务。当领袖们兴致勃勃的亲自观看其中一架试飞时，它却不争气地在空中瞬间化为绚烂的焰火，包括亲自驾驶该飞机的飞行团长等 17 名飞行员全部魂系蓝天……领袖们从此与飞机绝缘。

“这次还是由哈桑入境，如果排除他以前去过的地方，加之他对能源方面的关注，再加上圣地哈巴罗夫斯克的维亚特斯科耶村——噢，差点儿忘了：他现在的出生地搬到长白山上去了——他的专列这次可能经过哈巴罗夫斯克，再到阿穆尔州的布列亚，因为他对远东最大的布列亚水电站一定感兴趣。”

“嗯，那要改坐汽车的。”

“那是当然。上次，他的奔驰装甲轿车，不就是空运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吗？”

“这都是次要的。关键的问题是我怎么接触上去呢？要知道，他一般不下车，而且吃的喝的都是随车从国内运过来的呀！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专列上的集便器，都是中国济南一家百年老企业生产的，据说和潜艇上用的一样，是大容量密封的，

排泄物也是要运回国内才处理的。”

“如此严密，那 2004 年 4 月从中国回去时，装甲堡垒还不是在龙川差一点儿被炸上天！”

“比你说的要严密的多！老伙计。据我所知，那次访问回国之前，李一冰将军已经得知有关情报，特意做了鬼魂一般的安排：回去时领袖根本没有在那辆堡垒中，而是转道天津上船从海上回的国。”

“噢？李一冰……他已经退休了吧？”

“不是李一冰，就是寇天烈。不管是谁也不论那次爆炸是有意还是事故，总归防护是严密的。”

“那是。如果排泄物不行……唾液、体液或者其他任何‘化肥’都行。”

“我的上帝，那就更难了！他们不仅防得严，而且还特别会骗呢，您难道不知道‘平壤大坑’那件事？”

柯斯雅可夫当然知道“平壤大坑”事件。

2000 年的夏天他到索契休假旅游时，遇到一位曾经在前苏军总参谋部战略伪装局任过职的军官喝多了酒，向他吹嘘战略伪装的妙用。他不相信，一定要让那位军官举出事例来。那位军官虽然已经喝得脸红脖子粗，但却不说自己的事，而是给他举了一个“徒弟”的事例：

半岛北部曾秘密派出多批军官来俄军战略欺骗总局学习，并组建了职能编制与“师傅”几乎一模一样的“战略迷惑总局”。1998 年 8 月他们打了那颗“通讯卫星”后，对外宣布了什么于某时某分某秒“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什么近地点为多少多少公里，远地点什么什么，什么形轨道，运行周期是什么等等等等。然而，全世界的卫星监测机构对太空“望穿双眼”，也没有找到这颗星。

其实这就是“战略迷惑总局”的杰作：只有“弹”而没有“星”。

而后他们又再接再厉，故意让美国间谍卫星发现：无数军民正在平壤郊外不分昼夜地挖大坑。美国因此怀疑他们“正在进行某种地下核设施的建设”，于是要求实地勘察。他们一面断然否认，一面表示：“要实地核查可以，但如果所挖的大坑非核用途，美国则应提供支援费用”。那些执着可爱聪明过头的美国人答应了，结果到现地一看却“掉了一地眼镜”：那只不过是一个“啥用也没有的土

坑”，于是只得奉上三亿美元。

柯斯雅可夫也知道，这位老朋友现在提出这些，不过是在抬高价码，不由冷笑了一下。

行内的朋友都知道，这位号称“北极狐”的老朋友就没有办不到的事。而且他很少采用什么“纯”高科技的手段，就是使用现代化器材，也一定是在他的独特设计方案中，以超出常人所想、匪夷所思的、甚至是事后看来极为普通的具体方式来应用。

“我亲爱的**尤里**同志，黑熊再能吃也不会撑破自己的胃呀！同时，我会对得起您。另外，您对下一步要在俄罗斯岛上召开的会议是不是非常关心哪？”

“嘿嘿，那当然。不过……”

尤里停下来用手掸了掸那意大利 Rubinacci 牌西服的领子，才接着说：“要想在那种场合玩得漂亮，那可是更需要大把的美元那，现在……”

“这次的报酬，可以包括对您关心的业务的部分预支。”

“您可真大方。这样，让我好好想一想。”

柯斯雅可夫所说的俄罗斯岛上的会议，是指 2012 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是所谓的 APEC 峰会。俄罗斯为了通过大笔投资扭转远东经济的落后，特意把这次会议安排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而大部分会议的设施将建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南面隔海相望、相距二公里左右的俄罗斯岛上。

柯斯雅可夫知道，**尤里**这样的老狐狸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之机的。

具体地内容双方都没有继续下去，这是行规和诚信所在。

果然，“北极狐”不负众望，前天就把“化肥”——克格勃俚语中对目标人物生理标本如体液等的代称——派人乘飞机送到了莫斯科**柯斯雅可夫**的手中。

多少年后，**柯斯雅可夫**在一次酒后问**尤里**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尤里**只给了他一个“前提”和几个关键词，说是让**柯斯雅可夫**自己联想：

前提内容是：此次专列行程的安排不同以往，没有让其他客货列车全部让路，而是基本按着正常客货运输的时间表穿插进行。

关键词包括：激光；集便器；塑料袋；铁路寻检工；美金等。

柯斯雅可夫立即通过关系对“化肥”进行了化验。

化验单刚到手，尤里的电话就过来了，他可真会算计时间！

经过一番讨论，尤里接受了以人民币进行结算。

最后，尤里还是不经意似的问了一下：

“老伙计，我是不该问的……结论如何？”

“上帝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的，阿门。”

尤里为了表示感谢他的通告，就补了一句：

“上次，那辛辛苦苦陪同领袖穿越整个西伯利亚的总统代表同志，可是亲耳听这化肥制造者本人，说了些情况呢，老伙计。”

“哦？主要有什么东西？”

“柯斯雅可夫同志，您对有关事件的预判，证明了您不愧为俄罗斯特工中的佼佼者。”

“这是长途电话，尤里同志！”

“二十多年前，您在平壤对布鲁斯·康明斯教授所说的判断，是正确的。”

营口鲅鱼圈区。

2011年9月14日，北京时10时19分。

在那幢临海公寓里，云依鹤嘴里哼着“诺多尔江边”的曲调，移动的步伐也尽量与节奏相符：

.....

诺多尔江边的白沙滩，每颗沙粒都留下痕迹；

长年的风霜悠久的岁月，风吹雨打已不像当年。

哎哟哟！白沙滩，啊，怎能相信你哟！只见那岁月无情如流水，滔滔不息地流去。

.....

一边哼唱，一边双手也不停地忙乎着：她在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殷仕野昨天来电话说，今天要过来的，而且他俩已经约定不出去吃了。

虽然她准备的东西不过是从附近市场买的成品为主，但她仍然尽情享受着一难得的准备过程。

6月份从丹东回来后，她和殷仕野一致认为要谨慎再谨慎，那位白衣黑裤者一定已经把消息传回了作战部。所以，自那时起他们的行动范围就大幅缩小，并努力形成一种无规律的生活方式。

几个月来，虽然云依鹤处处小心，但内心深处却十分兴奋，有如短跑运动员走向起跑线时的感觉。

这种兴奋始于8月5日的那次谈话。

那天傍晚，晴，微风。

殷仕野开车拉着云依鹤顺着沿海的一条滨海大道，向南走了十公里左右。他们看到道路西侧有一片不错的海水浴场，就停下车走了进去。

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名，本地人都叫它“北海子”，是一个天然的海水浴场，没有什么豪华或正规的附属设施，只是附近的老百姓自己盖了不少淋浴棚和小卖部、饭馆，由于都是本地人来玩，因此游人不多。

但是这里的海滩很平坦，沙质较细，部分海滩有礁石，没有什么人工雕琢的痕迹，也算浑然天成，独有风味。

殷仕野和云依鹤沿着海边继续往南走了几百米后，却使他们大开眼界：原来这里有一片红色的海滩，面积约二平方公里，像一幅巨大的猩红色地毯铺展在广阔的海滩上，蔚为壮观。

殷仕野听“杨老板”说过这种东西，于是向云依鹤的介绍了一番：

这是“群生赤碱蓬”形成的自然景观。它每年四五月间长出地面，至八九月

份便慢慢地由绿变红、由红变紫；每当涨潮后，一簇簇的这种碱蓬就如同出水的珊瑚一般，又如绵绵红毯，也如天边的红霞，与远处的海潮遥相呼应，雄奇辽阔。

云依鹤不仅大为赞叹大自然的神力，不顾海水打湿了鞋子，沿着那一片片赤碱蓬跑了起来。

飞鸟翔天掠海，爬蟹出泥入水。

人与景都如此生机盎然，不能不令人感慨。于是，殷仕野想找一首诗来衬托一下此情此景，可是脑中浮出的却是一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他自知不太对景。

因为现在还不到真正的秋季，而且“落、孤、秋”等字多与惆怅、伤感相伴，与眼前的充满鲜红张力、催人向上之景并不吻合。

自己怎么会想起这么一句“杀风景”的诗呢？莫非与下步要谈的内容相关？

殷仕野和云依鹤先在游人多的地方转了一阵，待两人各自都确定周围一切正常后，才默契地漫步到了游人相对更少，但绝不偏僻的一片礁石区，停了下来。

两人面对着深沉的大海和热烈的海滩，很长一段时间无语。

海面上很平静，落日余光洒在几朵薄云中，折射出的颜色有金，有红，若明若暗的，与这红色海滩相互衔接，层次不分明地把水、天、岸溶在一起。

浪花好像对自己不得不打破宁静而有些歉意，一边尽量轻轻地抚拍着黑褐色的礁石，一边在悄悄退去时，用藏在白色泡沫中的眼睛，微微斜睨一下那两个身影。

云依鹤拢了拢被风稍许吹乱的鬓发，从海上慢慢地收回目光，主动打破了沉默：

“殷董事长，您的，今天要和我说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殷仕野也是慢慢地收回了目光。

在刚才他们无语的时段内，也不知为什么殷仕野思绪缥缈的有些无边无际，收不回来。为了克服这种不常见的现象，他先是用在混沌的海天之际找到准确交汇线的方式，集中一下思想，但成效不大。好在云依鹤的问话，终于使他在迅速

收拢视线的同时，也收拢回了思绪。

“是啊，依鹤。”

什么？“依鹤”？这可是自相识以来第一次这样称呼。云依鹤不免欣慰地笑了笑：以往，他对她的称呼只有“您、你”或其他什么随便的“哎、喂……”之类。是为了保密还是为了避嫌？抑或是为了保持“若即若离。”

“请指示吧，立正的，依鹤听着呢。”

她特意强调了一下“依鹤”两个字。

殷仕野没有特别在意这种称呼上的变化，又看了看她。才慢慢地说：

“你，有什么打算吗？”

云依鹤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过，她也是早有准备了：该来的总会来的。

但她还不想一下子就进入那么正式的谈话：

“打算吗……再转一会儿，回去睡觉呀？然后，明天早晨的，跑步……”

殷仕野会意地笑了笑：

“呵呵。那么将来呢？”

她虽然故意没有用十分严肃的口气，但却是明确而坚定：

“回我的祖国去啊！”

两人双目对视了好一会儿。目光中的内容太多太多，有坚定和希望，也有感激和鼓励，还有不舍和无奈，更有各怀大目标的心照不宣。

殷仕野和“杨老板”商量时，确定与云依鹤只谈两点：一是挑破让她回国的事；二是可以谈如何回和何时回。至于回去干什么则点到即止。所以，殷仕野只是简单地一问：

“回去后，有什么打算？”

“向伟大领袖证明我自己，为保卫领袖和我们的国家继续的，战斗。”

这样的回答，是在殷仕野和“杨老板”的意料之中，应该是她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

“好的，我，送你回去。”

“什么时候？我怎么样的回去呢？”

“今年10月25日，是我们参与你们‘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六十一周年纪

念。听说，我们国家有一个规格很高的代表团要去你们国家访问，你可以以两国‘友好协会秘书组秘书’和‘首席翻译’的身份，和这个团一起上专机。”

“然后的呢？”

“听说伟大领袖最亲近的战友**金**同志，要亲自到机场迎接。”

“我的，知道她……”

“而且，还很熟吧？所以，这是你下了我们的专机后，实现正常回国的最佳机会。”

哗！**云依鹤**脑中一道闪电划过，她想起了**李哲松**哥哥在海洲临死前伸出的那四根手指。冲出国门后的日子里，她曾不时地去分析**哲松**哥哥那动作的意义，可总是想不明白。今天在一个**中国人**的提示下，她终于明白了：那是让她在关键时刻找他们私下称为“**四姨妈**”的人啊！

对“**四姨妈**”，**哲松**哥哥一般称她为“**金书记**”，而她则称呼“姨妈”。**哲松**哥哥的称呼有些别扭，也有些过于正规或官场化，她的称呼却有十分的亲情。往年逢年过节前，总是**云依鹤**先给“姨妈”写信问候，然后“**金书记**”会找个地方与他们见面，即使不安排见面也肯定会打电话，互致祝福的。

当然，这和领袖送“礼物”给那些官员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那叫“政治礼品”，那种礼物“是领袖信任的象征，如果没了礼物，信任也就没有了。”

他们和“**四姨妈**”之间的礼物往来，更多地还是亲情。

这些**中国人**对情况居然如此了解！

这些**中国人**的方案竟然如此老辣！

她这么回去就是明确地告诉她的祖国：

她是**中国人**送回来的，而且是**中国**高层和有关部门的有意为之！

殷仕野大概看出了她的想法，就企图一语点破：

“**大尊**元首的安全，劳动党政府的稳定，就是**半岛**和**东北亚**的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为此而回去的，是有用之人，你们民族自己，是需要你的。”

从**云依鹤**那双大眼中，他读出了许多：有惊异，有佩服，有怨恨，有无奈……

殷仕野认为，她已经经过生死煎熬，应该能接受现实了。她是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现在应该知道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是工具；无论处于什么境地，只要不是想脱离组织，那就只能以组织的大目标为自己的方向，这就是这个职业的残酷性。

他觉得不需要再解释什么，就继续说道：

“乘坐外交专机，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你和金同志接触上，然后，才好办一些。如果在机场接触不上，那就注意：金同志将陪同代表团的部分成员祭扫我们军队的烈士陵园。这是……”

“最后的机会。”

“回去以后，就全靠你自己了！”

只经过短短数秒钟，云依鹤心态已趋稳定。她现在是真的从心底钦佩面前的男人和他背后的组织了。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乍一听有些不可思议，细一想这才是在各为其主的总原则下，出奇制胜的一招。她自己对如何返回祖国的设想，基本上没有脱离“潜回”的框架，当然也有希望他们帮助的成分，但确实没有想到这种“赤裸裸”的方式。

云依鹤明白，这个男人刚才最后的那句话，已是结尾，他不会就此再说什么了。

双方都知道：方案的后半部分，虽然还有很多内容，但已经不需要，也不能和他讨论了。

于是，她脸上浮出了坚定的笑容：

“我的，明白了。”

自那天起，云依鹤就兴奋地进入了准备阶段，她制定着自己的整体方案，分析、设想着每一个细节。她从思想到身体，都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开始几天甚至有时手都出现了一些颤抖的现象，过了些日子才慢慢消失。到了今天，她至少从外表上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但思维和肢体的动作，还是有一种比平时要快很多的感觉。

她把双手从菜板上放了下来，让它们自然地垂在身体两侧，半闭上双眼，向上微微仰起头，全身心地静止了几分钟。

她不想让殷董事长看出来她的内心活动，虽然她知道他是个老手不容易骗过他。在那天谈话后，不论从哪个角度上，她都越来越不想让这个男人从思维到行

动上来控制她、指挥她……虽然她有时还是很想让他靠近自己。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她又要进入搏斗中去了，她必须让自己的头脑排除一切可以排除的东西，空出更多的容量，去接纳那些生死相关的东西。

“叮咚！”

门铃响起。

正在放松的她，虽然知道这是谁来了，可仍然有一阵莫名的紧张，但却是一种愉悦的、企盼中的紧张。

她嗔骂了自己几句，拢了拢头发。

她没有摘下做饭用的围裙，她觉得这样自然也亲切一些。

这种愉悦和惬意的时光，不多了！

简单地寒暄。

除了殷仕野间断性地称赞云依鹤的烹调手艺比较纯正以外，两人几乎无语。

他们都在努力地仔细品尝菜肴中的味道，全力调动舌头上的每一个味蕾，企图弄清那些酸甜苦辣的味道究竟从何而来。

显然，双方都没有结论。

聚餐在一种十分平淡的气氛中结束。两个人似乎更加克制地、有意识地不多说什么，结果反而有些不自然。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

营口。

2011年9月23日，北京时间19时10分。

站前区一个物流公司的大院内。

人声嘈杂，各种运输车辆进进出出，几辆叉车滚来爬去地为这些车辆叉装着各种货物。

大门口又开来一辆脏兮兮的厢式小货车，轮子晃动着好像马上就要掉下来似的。车厢上喷涂着几个字：“芦屯路路顺汽车修理，专修进口豪华汽车”。

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矮小壮实、留着板寸头、满脸疙瘩的男人，他拿着一张提货单，把头探进门卫的窗户：

“师傅，提个货。”

门卫室内一个正摆弄仿 Ipahon4 手机的小伙子头都没抬：

“打电话找吧！”

“这上面不是有货号吗？你告诉我在哪个货位……”

“我哪知道！”

“咋地？！你不知道……那，我上哪找哇？！”

“我只管收入场费，不管货位。你就得打电话找通知你来取货的公司……”头仍没抬，手指快速地按动着键盘。

那提货人办法，只好拨打电话……一阵折腾后，好不容易在一堆货物当中找到了他的货：一个比一般电脑包稍大一圈的纸箱子。

纸箱子上面贴着一张油渍麻花、破损不堪的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收货人、地址等。其中发货地点写着湛江。

在货品名称处写着：

汽车配件/减震器/外套同（应是‘筒’字之误）。

满脸疙瘩的男人提出货物后，开着厢式小货车扬尘而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包括蕙口这个箱子，在沈阳周边地区共有五个大小不一、发货地点都是南方一些沿海地区，如广东、云南、广西和海南等，而且笔迹各异的快件在流动。

虽然最终这些货物都要流向蕙口，收货人都是“路路顺汽车修理铺”的那位满脸疙瘩的男人，但由于各个快递公司在东北的货物集散地分布在抚顺、辽阳、铁岭、鞍山等地，因此中转地却不同。

满脸疙瘩的男人也不是最终收货人。

是他在沈阳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助收一下这些货的。朋友告诉他过两天去趟丹东，有一个姓张的人会去取货，报酬不会低的。

丹东。

2011年9月25日，北京时间12时30分。

一个不临江的小巷，一个有十来张饭桌的海鲜饭馆里，烟雾腾腾，人声嘈杂。

在一张位于后门旁边的角落、却能很方便观察正门的四人桌边，坐着一位一身休闲装扮的中等身材的人。面前摆着几个菜，四瓶啤酒，两副餐具，其中一副餐具下面半遮不露地压着一张崭新的韩币，面值1000元。

啤酒还没有启开，菜也没怎么动。

显然，他在等什么人。

他平头，方脸；有些憔悴和疲劳。面部表情是一种有意和努力表现出的平静。如果特别注意的话，就会看出一丝紧张，甚至有时还会冒出一股令人心寒的杀气，甚至是歇斯底里。

此人是全泰远。

自8月30日他见了任千勇以后，心中已经被仇恨充盈的满满。

他知道，他的家人已经再无生还的可能。

仇恨使他的思维变的单向和简单，他下定决心确定了两个目标：一是要除掉那个女人，二是要给那掌控国家的领袖们好看的！

这既是要为自己的仇恨找到喷泻的出口，也是为了自己今后的生存。他明白，他不可能像那些靠讨饭吃的“脱北者”们丧家犬般地活着，他必须创造一个机会，让这个世界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即能让自己更好的活着，也是更深层面的复仇！

他通过任千勇与更加激进的反北组织“朝鲜民主统一救国战线”和“北韩民

主化促进协议会”取得了联系。

“朝鲜民主统一救国战线”是由流亡在外的部分朝鲜高官组成，活动范围也包括中国在内。以原来的“著名人物”朴东甲为首，也称为“救国战线”，擅长情报搜集和舆论宣传。

“北韩民主化促进协议会”简称“协议会”，和前者既不合又互相配合行动。1994年成立的“协议会”从名称上看挺温和，实则是个暴力组织。由韩战时韩国特种部队的成员李吉渊发起成立。“协议会”以暗杀和破坏行动为主，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甚至“基地”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诡秘而凶狠残暴，为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对外不分国别政体、对内不分南北东西……结果弄得南北都视其为敌，全力防范和缉捕其成员。

全泰远向这两个组织的头头开诚布公地说了自己的计划。“救国战线”的人有些犹豫，后经全泰远全力动员，勉强答应给予情报保障；而“协议会”的负责人则兴奋不已，表示要全力支持。尤其是当负责人了解了全泰远的出身后，再一听说他能设法在导弹和核武上搞明堂则更为兴奋，当场拿出二万美金现钞就塞到了全泰远口袋里。

尔后，“救国战线”和“协议会”分别派出精干人员用了一周的时间，与全泰远共同策划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仅从三方讨论方案的方式看，全泰远就很放心：

在“救国战线”代表的建议下，他们是利用另一个韩国NGO组织开年会的机会，完成方案制定的：

首先，NGO组织在韩国多如牛毛；第二，这个组织叫“韩国民主化实践家属运动协议会”，简称“民家协”；第三，作为来宾在人家的年会中不显山露水，方便议事。

地点也很理想，是在首尔的西大门区，延禧三洞，有一座在韩国华侨学校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完全中学，叫汉城华侨中学。它是在光华中学原址上，1948年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朝鲜总领事和侨商发起建立的。

今天学生都放假了，学校的大礼堂和餐厅都被“民家协”包租下来，白天是半年年会，晚上则举办了规模不小的鸡尾酒会。

杯觥交错、轻歌曼舞中，全泰远和两个NGO的代表们定下了基本决心和一些

具体地细节。

基本决心是：

首先，潜入中国，干掉云依鹤；

尔后，伺机启动控制程序，打“歪”一发或几发导弹，让北部陷入绝境。

全泰远特别申明，这两个行动互为条件：那两个 NGO 必须协助干掉云依鹤，否则，**全泰远**就不配合“歪”射导弹；自然，若想完成上面两个步骤，两个 NGO 也必须在每一个步骤中负责安排**全泰远**撤退——尤其是第一步，至于第二步，细节再谈。

近一个月的准备后，**全泰远**以那两个 NGO 提供的“正式”身份，加入一个韩国旅行团，自上海进入中国，在华南地区转了七天，借机与那两个 NGO 在中国的人员分别见了面，落实了具体事项。最大的收获是：“救国战线”在中国境内的人员告诉了他确凿的消息：云依鹤就在东北营口。

这个消息立即使已经陷入极度疲惫的**全泰远**如同打了一针兴奋剂，决心更加坚定起来。在此之前，他不是不怀疑这番折腾能否达成预计目标，因此身心俱疲。现在，他又重新兴奋起来，他觉得离他的第一步目标的实现已经不远了！

在返回韩国途中，他按计划于深夜在济州岛西南海域跳入海中漂流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再登上“救国战线”安排的一条渔船，穿过对马海峡，经郁陵岛东侧，北上至俄罗斯加莫夫角附近。然后，穿上全套重型潜水装备在俄罗斯一处荒芜的海滩上登陆……再尔后，辗转来到了中国丹东。

今天，他是要在等一个人，这个人是在营口开汽车修理厂的。

这个人将把他预订的武器给他。

全泰远自下定决心之日起，就为实施他的第一个目标，反复斟酌，力图选择一种合理的方式，找到一件顺手的武器。

暗杀，是**全泰远**在海军狙击旅时受训的基本课程之一，他很熟悉。其原则很简单，要不就是常规方式，如枪刀毒电等，要不就是匪夷所思的形式，但都要一击毙命。

暗杀的具体方法其实仅受想象力限制，但实际上用不着那么繁琐，像美国人似的，为暗杀古巴的卡斯特罗竟然预备了近七百种方案，包括什么根据卡斯特罗

喜欢潜水就培育足够盛下大量炸药、色彩鲜艳的贝类，以及带致命菌的潜水服、含毒或炸药的高级雪茄……以至成了笑话而被卡斯特罗调侃：

有人送一只加拉帕戈斯陆龟给卡斯特罗。他听说这只龟大概能活一百年时，就说：“这就是养宠物的问题，你好不容易跟它培养出感情，它却抛下你，独自归天了……”

全泰远很实际，他不断设想着：

高空坠物？这虽然是老式手法，但中国的建筑工地多，可在楼边预先放好预制板、钢筋等，以遥控方式使其坠落……但如何保证目标一定出现在这幢建筑物下，比较困难；

“机械杀”？自美军开始使用无人机进行空袭后，这种由机器人行动，或遥控或主动自导进行暗杀的手段，就开始在北部特种部队中酝酿……可惜，他目前没有条件。

在目标居住的住宅楼贮水池或中央空调中投毒？根据平均用水量或空气流量使用缓释药剂方式……但目标是保护性居住呢？不行。

用吹管向宠物狗注射药物，促其发疯并唾液带毒，咬人……目标附近没有狗呢？

二氧化碳或蒸汽炸弹？车祸？二元毒剂？

……

他毕竟是个军人，还是愿意用枪……可中国对武器控制是相当严格的，尤其是枪这种从外形上就容易辨认的东西；最后，他决定采用一种远程投射爆炸物的方式：杀伤一定要惨烈，而且要有轰动效应以便乘乱脱身，并要绝对出乎意料。

他最终准备采用榴弹发射器。

在前苏联留学时，他在沃罗涅夫军校的靶场曾经亲手用 AΓC—17 式 30mm 自动榴弹发射器打过十几发榴弹，对那种别称“火焰”的榴弹发射器的性能与威力印象十分深刻。而且，中国也是生产这种步兵火器的国家之一，这两年对外武器出口十分热闹，应该有更新型的装备供选择。

他上网查了几天资料，最终选定了中国生产的一种被称为可“杀敌于无声”的、外形类似一门缩小版迫击炮的榴弹弹射器，型号是 QLT89 式 50mm 榴弹弹射器。之所以最终选中这个家伙，是出于如下考虑：

第一，威力大。这小家伙可打二百至八百米，稍经训练的人每分钟就能打出五发甚至十发，弹头采用预制钢丝破片，爆炸后能产生多于八百片的杀伤碎片——研究到杀伤特点时，**全泰远**甚至在心中暗暗浮起一丝快感：你**云依鹤**不是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吗？我杀不死你，也得让你毁容！——杀伤半径大于十六米，虽然因瞄准方式是概略瞄准，所以准确度有限，但对面状目标却非常合适——只要面状目标合适，**全泰远**就有把握对点状目标产生直接杀伤，而且震撼效果也就没有问题；

第二，隐蔽好。由于采用推进火药在密闭弹射管内燃烧的方式，因此射击时没有火光、硝烟少，声音微弱且低沉——所以叫“弹射”而不叫“发射”；同时，万一没有碰炸也能在四十秒以内自毁，因此不仅发射时隐蔽性良好，而且爆炸后痕迹检测也困难；

第三，构造简单。炮身，也就是弹射筒分解后只有5个部件，外形极为普通，极易与其他常见物品混淆，不仅单个器件不好判断，就是组装上，一般人也难以想象出它的用途，如果分解后再与相似物品分别放在一起就更加难以判断；总重量只有4公斤，因此便于隐蔽运输传送；

唯一不好弄的是弹丸。榴弹直径50mm，长300mm，重0.7公斤，圆头带尾翼，外形容易引起注意，这需要进一步分解和伪装，或自行组装，或干脆临时自制。

8月31日深夜，**全泰远**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把“协议会”负责人从睡梦中叫起来，几乎是“咬牙切齿”般地说明了他的设想。

“协议会”负责人开始还有些睡眼惺松，一听完后立即变的兴奋异常，连连称赞**全泰远**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抓起电话，立即布置。

不出2天，他就从以传教士为掩护的、部署在巴基斯坦的同伙中，高价弄到了一具**全泰远**选中的那种榴弹弹射器和40发榴弹。在**全泰远**的遥控指挥下，把弹射筒分解、做旧，然后混入一些日本、欧洲产的汽车“拆车件”中。对榴弹，他们头痛了一阵，最后决定销毁了30发，只留下10发，小心翼翼地分解后，把发射药分别装入一些中国产的低档固体饮料、茶叶和方便面的配料包装中，再将弹头也拆卸开，专门做了10个铁筒将其装入，再混入配件中。

“协议会”负责人以允诺赞助部分物资的名义，说服某教会组织，利用他们的传教士群，将这些已经包装好的“汽车配件”分别运送和邮寄至新加坡和马来

西亚等国家的传教士，再由这些人通过国际快递至中国国内数个地点。

在“协议会”大笔物资赞助的诱惑下，这些“上帝的仆人”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不到十八天，这些各国的“汽车配件”、中国产的“固体饮料”和“方便面”等等，就已完成了不断聚散变化的输送过程，到达了中国；再由中国的“朋友们”寻找快递公司，由各地“分进合击”地于9月20日前到达了营口。

那个人进来了。

他就是那个身材矮小壮实、留着板寸头、满脸疙瘩的“芦屯路路顺汽车修理部”老板。

他一眼就看到全泰远面前桌子上的韩币，就径直走向全泰远，坐了下来。

他也拿出一纸1000元的韩币，放在了桌子上。

两人开始喝酒。

营口。

2011年9月26日，北京时间19时15分。

由沈大高速公路营口站下道，向营口市里方向再走不到一公里。

路边有一个三间平房，门口左边竖着一块“精修进口各类汽车”的牌子，右边则竖着“补胎打气”。平房中间门口的上方的招牌则写着“路路顺汽车修理部”，随风乱颤。

昨天到营口后，全泰远随手就给了老板一万元人民币。他看着老板那发亮的贼眼，就故意“不小心”地露出了腰间的匕首套——里面不过是一支手电筒——那壮实的如同牛犊子般的老板，眼神这才不得不有所暗淡。

他让老板把后院一个破棚子腾出来，把那5个箱子搬了进去。并告诉老板如同往常一样，该做啥就做啥，就是别让人打扰，他自己收拾收拾这几个“拆车件”，

不出两天就走。

那老板从**全泰远**的口音和结结巴巴的汉语中听出来应该是朝族人，而且他判断肯定是南方的一一北部的人一般不会这么阔气的。老板认识一个在当地传教的南方人，虽然不怎么太富，但从穿着打扮上还是能看出来，比起那几个从北部跑过来嫁给本地老光棍的女人，还是有钱的多。

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全泰远**来到营口市边上的一个自行车修车摊，买了四根自行车内胎；再到一个五金工具店，挑了一盒修表的组合工具；最后来到一个杂货铺，有用无用的买了一大堆日用品和吃的东西，乘老板高兴地点钱之时，“顺便”借用了一下店里的电话。

对话很简单，老板注意听了一下，都是些他听不懂的朝语。其实他只关心一点：反正也不是长途。

“我。到了。”

“中兴路 16 号，望海小区，4-2-10-2。晚上看一下。”

“早上出来吗？”

“一般是五点至七点，但不规律。”

“明白。结束后，怎么走？”

“白色尼桑客货，海鸥。你定好位置后告诉我，车会在附近。”

“明天不见后天见？”

“是的。”

“谢谢。”

营口鲅鱼圈区。

2011 年 9 月 28 日，星期天。北京时间 05 时 0 分。

海边。中兴路 16 号，望海小区。

初秋，阳光很灿烂。

云依鹤同往常一样，早早就起来了，简单梳妆一下，没有吃东西，就坐在窗边望海。

屈指一数，她离开祖国已经七个多月了！

8 月 5 日后，她和殷仕野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她住的地方吃了一顿她亲手做的饭菜；一次是殷仕野约她出去逛街，“顺便”讨论了一些回国路上的事。

此后，她就一直在这幢他的房子里等待着。由于要形成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室内进行体能训练的，正好殷仕野有一辆自行车健骑机，可以利用。

对这台健骑机云依鹤很是满意。这台看似与普通健骑机一样的东西，却有着自己的奥妙：它比别的机器多了几根电线，由轮子的周边接到一台电脑，电脑的视频线又连着那台 55 吋的液晶电视机。

殷仕野曾经得意地告诉她，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一套装置，并请了几个电脑爱好者帮助他一起组装起来的，还声称他正准备申请专利呢！

原来这套装置是一套把健骑机与电脑游戏相结合的东西：他在车轮附近安上了传感器，把车轮的速度转递至电脑；然后又把几个按键开关用电缆连接至健骑机的车把上，用来控制游戏中的动作。

游戏内容是一个简单的海中狩猎游戏：游戏者通过健骑机来驾驶一艘类似潜艇的东西，潜艇前方是个机关炮类的武器，可以发射出水泡似的子弹，在海中追逐、猎杀一个造型又夸张又可笑、一看就知道是殷仕野自己画出来的鲨鱼。

云依鹤之所以对它满意，因为它比一般的健骑机多了许多趣味：你要想追上屏幕中那条上蹿下跳、忽快忽慢的鲨鱼，就必须拼命地蹬踏健骑机；而要击中鲨鱼，又要不断上下左右地摆动健骑机的龙头进行瞄准，还要适时按下发射按键……而且还有一套什么积分奖励的规则，因此，运动起来是不枯燥的。

云依鹤经常玩的满头大汗。

每当殷仕野不无得意的吹嘘他这个装置时，她就故意挑毛病。先是说改造的不彻底，开关电脑和启动游戏还得用键盘……而且，不是说他电线接得乱七八糟

既不结实老掉线也不美观，就是说他画技拙劣画鲨却像狗又似猪，再不就是嘲笑他用胶纸带胡乱绑在车把上那几个用电子门铃开关改装的按键开关连小学生的手工都不如。

但在内心，她还是很欣赏他的这番创意的。

首先，她认为他童心犹在，青春活力仍然旺盛；

其次，把这些简单的东西进行组合后形成新的东西，不仅需要一些基础知识，更需要有创意的头脑……她甚至联想到她的祖国，做这种简而单之的东西也应该没有问题。

她望了一会儿海，又来到那台自行改造的健骑机上，锻炼并游戏了二十多分钟。

她擦了擦汗，一看表5点40了，就关掉了电脑和电视，来到厨房准备简单吃点什么。可是她又以一想，为了形成不规律的生活，她已经三天没有出门，加之健骑机的运动量也不够，干脆无规律的出去再加量，回来再吃也行。

于是她换好晨练的衣服，就是那身鲜红圆领半袖衫和黑色调为主的长筒裤，把头发简单地扎在了脑后。

她迈动着轻盈和有弹性的步子，下了楼。

望海小区的东门，面向大海。沿着海边修了一条滨海路，其中有一段南北向的路正好贴着小区的东墙。这段路自望海小区东门向南一公里左右，是一片前些年大修别墅时扔下的十几幢三层别墅，外观还算有点儿特点，红顶白墙，有意模仿德式建筑风格，虽无人居住荒草萋萋，但由于它们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绿荫掩映”，也算一景。

别墅的屋顶和院子里，有几个人向大海的方向放飞着风筝，红红绿绿，悠悠然然。

这条路虽说修的平坦宽阔，但和国内许多滨海城市一样，无非是树木、草坪，加上几座说不清有什么品味的塑像点缀，千篇一律，使人在这个季节中不能明确地分辨出这是何处。

初秋的阳光很充足，空气不像平时那么湿漉漉的，但也不干燥，令人很舒服。

在滨海路两侧出现了许多人，已经形成中国特有的那种晨练高峰。

云依鹤从东门出了小区，向南沿着滨海路，向那几幢废弃别墅方向慢跑。她计划的路线是从废弃别墅那里折向西，再向北、向东向南，回到小区，大概有五公里左右。

按她的速度，应该四十分钟左右完成这次晨练。

此时，一支望远镜已经死死地用十字线划咬住了她。手持这支望远镜的人在东边第一个别墅的房顶上，虽然这支望远镜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地摊上到处可见的劣质品，但在千把米的距离内，还算很清晰。

望远镜的后面就一双三角形细长的眼睛。

全泰远在凌晨三点多就到了这个小区。

现在，他放的那只蝴蝶风筝已经摇头晃脑地正向海面坠落。

他除了观察云依鹤可能出现的方向外，也已经看到了那辆白色的尼桑客货两用车，驾驶室顶棚上喷涂着一只海鸥，停在这十几幢三层别墅的南侧约六百米处。

在他身边，放着一个仿台湾马盖先品牌、黑色水洗帆布的户外包，里面除了各国的现钞和生活用品外，就是那汇自于四海、最后来到蕙口的榴弹弹射器，只不过通过各道经手人的改造，它已经“面目全非”，全泰远不得不利用一晚上的时间，进一步对其进行了修复：

原本这种武器是以位于筒口的机械式瞄具——缺口，配合榴弹弹尖——准星来瞄准的，并用一根预先留有刻度的背带赋予射角。因为输送时担心过于明显而拆掉了折叠表尺和背带，因此他只能凭借记忆和预先换算出的结果，用一把小学生用尺比量着，在弹射筒的外壁上用锉刀刻上了分划；对瞄准比较关键的“水平仪”，他原先是想用一般智能手机都带的重力感应器和应用软件来做，但又一考虑手机的软件不太精确，于是干脆找了一个木匠用的水平尺，从上面拆下来一个“水平仪”，固定安装在了发射筒身的一侧，用来确定射角；再用一把铁锹头改制了一个座板。那 10 发榴弹组装起来 8 发，另 2 发做了另外的改装。

镜头中的她，已经接近望海小区的东南角，越来越近了！

那张由于运动而显得更加朝气蓬勃的脸，在全泰远眼中已经化成恶魔般的影

像；红黑相间的运动服，似乎在向外迸射着鲜血和毒浆；风景如画的海滨，也幻化成了教养所的采石场……

根据昨天晚上来回三次的步测，他已经对这里很熟悉：应该有九百米了！

全泰远放下望远镜，打开黑色水洗帆布包，迅速地组装起榴弹弹射器，装入榴弹……

云依鹤的愉悦随着运动量的增加而增加，她惬意地一边观赏海滨风景，一边跑着……

全泰远缓慢沉稳地移动着弹射器，寻找着合适的角度与方向……

宁静溶合着杀机，隐隐地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和谐和诡异。

距离五百五十米时，**全泰远**坚决地、又快又稳地向下拉动了发射筒外的滑套——击发！

“轰！”的一声，音量略低于普通鞭炮，但音质明显低沉；

这声音没有打破周围的宁静——如果你不是知情者，也没有看到**全泰远**的动作，相隔五十米以外是不会注意到的；

在一股蓝灰色烟雾的托举下，那颗长颈红酒瓶一样的榴弹，轻盈、迅捷地腾空而起；**全泰远**心中默默地感觉着：当榴弹飞起五十多米后，会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嗒”声，这是引信第一道保险已经解脱。

如果你视力好，就能抓住榴弹画出的那优雅的曲线。

此时，周围仍然是一片宁静，只是多少有了点人们在早市上经常听见的那种喧哗；

此时，**云依鹤**还是保持着刚才的速度与频率，脸上还是那惬意的微笑；

全泰远迅速在左腋下夹住第二发榴弹，右手抓起望远镜；

似乎周围的所有人和物都不愿意去主动打破这宁静，虽然它仅剩不到八秒钟了。

那颗长颈红酒瓶似的榴弹到达了它这次飞行的最高点，速度慢了一些；在滑过最高点后，它慢慢地开始掉头；接着，速度又开始加快，飞速坠落的弹体与尾

翼在与周边那既不湿也不干的空气摩擦中，终于发出了越来越大的嘶嘶声。

云依鹤听到了这个声音，零点几秒的时间内她没有做出任何清醒的判断，只是本能地迟疑了一下，均匀的速度忽然慢了半拍。

随着清脆的爆裂声，原本外表坚硬、完整和光滑的金属弹体被其体内炸药的力量撑破，那些钢丝从预先刻压好的刻痕处碎裂开，变成无数大大小小的颗粒，每个颗粒都狰狞地浑身伸张着金属碎裂后的毛刺，驾驭着超过音速数倍的冲击波，向四周那些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喷射而去。

全泰远从望远镜中清楚地看到，炸点距离云依鹤不超过二十米，那深浅不等的灰色烟雾，瞬间就完全淹没了她的身影。

好！！

全泰远心中一阵狂喜！

但他狂喜中并没有忘记立即装填第二发，再次瞄准。

第二声“轰！”后，全泰远没有耽搁一秒钟，马上把榴弹弹射器和剩余的6发榴弹用一块塑料布包了起来，扔进了屋顶一个破碎的透气窗内。

随后他背起黑色户外包，迅速冲向楼下，沿着别墅群院墙向那辆尼桑客货两用车方向跑去。

在他刚刚冲出别墅的院墙时，他清楚地听到了第二发榴弹的爆炸声。

他没有片刻停留。按约定，车钥匙应该预先插在点火开关上。

街上人们骚动起来，夹杂着一些女人的尖叫。

全泰远一把打开驾驶位车门刚要迈进车，突然倒吸一口凉气：

车内已有一个戴着墨镜的人！

那人把墨镜向上抬了一抬，全泰远马上认出了他：

是透露他的家人已遭不幸的任千勇。

沈阳至大连的高速公路上。

2011年9月28日，星期天。北京时间07时45分。

一辆红色的雪弗兰科帕奇SUV车，正不紧不慢地以一百多公里的速度向大连方向行驶着，再有四十多分钟就应该到鲅鱼圈了。

殷仕野一边哈欠连天，一边在心里抱怨：

昨晚“**杨老板**”拿出一罐不知什么人送的蓝带咖啡，一边说自己从来不喝咖啡，但不喝白瞎了而且也不能让**殷仕野**占了便宜等等，一边试着喝了三、四杯，结果弄的两眼直冒蓝光，非拉着他讨论到半夜二点。早晨为了赶在交通高峰前出城，他又起的比较早……现在开车直犯困，甚至出现了几次零点几秒意识丧失般的空白点。

不过，**殷仕野**也有一套自己逐步形成的对付长途驾车犯困的办法：感觉到困意袭来时，就靠边停车下来打一路拳，伸伸胳膊踢踢腿；如果时间紧不想停车，那就把着方向盘大声吼唱一些歌曲。

今天按计划**殷仕野**到营口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距离访问团出境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周边的事都在逐件地、有条不紊地布置与落实。虽然以NGO方式落实这种事确实比较困难，但他和“**杨老板**”绞尽脑汁，逐项推进……用“**杨老板**”的话说就是：他们“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其过程完全可以写入教科书。”

昨天他上沈阳的商业区中街一带转了转，按自己的喜好给**云依鹤**买了些衣物，今天送去，期望她能满意。虽然“**杨老板**”对这些衣物进行了百般挑剔与恶毒攻击，但**殷仕野**还是信心满满，自认为能抓住**云依鹤**的心理。

他不禁想象着**云依鹤**面对这些衣物时的表情，想象着她试穿的样子。

思绪是无边无界的，他又回想起他和他的那位她在商场挑衣服时的情景：那次是她想要一件风衣，**殷仕野**认为她的身材穿日本式的风衣没有问题，但她却想

要一件欧式的，两人争执不下。争到后来，她忽然冒出一句：“人家就要欧式的吗！这里的多便宜啊……”

殷仕野当时就有些诧异：她要到哪里去吗？可她没有说啊？

她忽然又同意了他的意见，很快就付了款，而且态度和动作都一下子更温柔更体贴更依人起来……殷仕野也就没有再继续“深入思考”。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她唯一一次对她将要“出去工作”而透露出来信息。

殷仕野倒不是后悔当时没有继续问什么，只是对她依偎着他在商场中漫步的感觉更加回味无穷……

电话响起，是“杨老板”。

“哇呀呀，您怎么能起这么早……”

“鲑鱼圈，天气不好！！”

“……表现？”

“两声雷！！”

“现在……”

“转对讲：410.5，469.5，SQ 2，哑音 29。快点！！”

他们两个用的手机是那种驴友们爱用的所谓野外军用版手机：在普通的直板手机外面用工程塑料做上了一层保护壳，黑色和鲜黄色搭配……很多人见到都会评论说：酷到是很酷，可实在是死沉无比，有些傻大。他们两个真正看中这个手机的原因是：第一，它是没有操作系统的非智能机，小众且低档，所以黑客们不太关心它，因而“百毒不侵”，相对安全；第二，它有内置的硬件对讲功能，经“杨老板”一番改造，频点已经能进入警用或石油、铁路等专用网——当然这要托人走走后门——已经可用于紧急情况下的远距离点对点联络。刚才“杨老板”说的一串数码，就是让殷仕野把手机设置成加密对讲机状态，并进入当地警用网络。

“怎么回事？！”

“6 点 50 左右，**鲛鱼圈**望海小区附近发生两次不明物体爆炸，警方已经出动。”

“伤亡？”

“五人左右，具体不清。你……”

“我快到了，马上过去。”

“提醒你：不许介入！！”

“那我也得过去呀！”

“当然。不过，只能做一件事：如果找到她……隐蔽带走！”

“明白。”

“接上车充，保持联系！”

殷仕野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

同时，他的头脑和车轮一样飞速地旋转起来。

鲛鱼圈区，望海小区西南侧。

打开车门的全**泰远**凉气还没有吸完，就听车内的**任千勇**用我们民族的语言说了一声：

“上来吧，‘协议会’让我来支援你。”

全泰远来不及想更多，转到副驾驶位置，纵身上车。

尼桑客货两用车立即启动，先在市区内绕着几个小巷转了几圈。

不一会儿，就以正常速度向高速公路口方向驶去。

沈阳至大连的高速公路上。

对讲机中又传来“杨老板”的声音：

“已经确认有四人住院，三男一女。”

“为什么还不调监控录像……”

“已经在调看……你还有多远进圈？”

“五十公里左右。”

“好！保持联系……稍等。”

不到一分钟，“杨老板”又传来新的消息：

“你在前边西海服务区口下来，从隧洞过去，转到沈阳方向的上道口待命。”

“什么……”

“上边指示！已经基本锁定目标，正向沈阳方向运动。”

“让我‘删除’他吗？”

“有可能，你先下道，待命！”

“是！”

殷仕野此时明白，他必须，也只能听从命令。因为，此时在半路上的他，除了知道云依鹤可能受袭外，其余情况一概不明；同时，此时此事当然应该由他或者“杨老板”直接处理。所以，无论他内心多么焦急，军令如山。

他刚刚停到休息区前面的空场上，指令就到了：

“目标已定，正沿沈太高速向沈阳方向运动；白色尼桑客货两用车，牌照辽H-45876；你准备尾随，然后……车毁不要紧，只要……”

“明白了。用-车-吗？”重音是在中间那个字上。

“工具一会儿就给你，你姓张，也姓王。”

殷仕野明白了上边的决心：“删除”目标。

他知道，若不是情况棘手，“上边们”是不会让他直接做这个事的。一般来

说，这么处理是下下之策。显然，上边综合考虑后的结论必然包括如下两点要素：

不能让刺客遁出视野；

不能由不知情者插手。

殷仕野当然明白，此时是不容他多考虑其他事的，完成当前任务才是最关键的。

但是，无论如何，他心底还是一阵悸动。

他明白，他遇到了从事他这个行业的人所能遇到的最罕见的任务。理论上，他明白自从他当兵起就明白的道理：结束别人的生命，或者被别人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是在尽你的职责。

他在上中学时，为了去看当时一部属于“限制类”的电影——非“黄”而是“黑”，即反动类——宣传日本军国主义的电影，特意求爷告奶地弄了一身军装。当时非要去看这样的电影，对**殷仕野**来说一是为了向同学朋友们炫耀自己看过他们看不到的电影，二是好绘声绘色地白唬一些战斗类情节而已。但不知为什么他除了记住了电影中一些军事装备、激烈地搏杀场面，甚至那些饰演军人的演员在表演中弹后的挣扎抽搐动作的不同以外，还有一段对话也使他永远地记住了：

某政客因某将领“军国主义化”太慢，对其斥责道：“这么懦弱！你为什么不去死！”

某将领不服，拍案而起：“我自成为军人那天起，就知道应该怎样去死！”

.....

多少年以来，这么段对话，总是在他脑子里不时浮现，特别是今天，它又是那么不合时宜地出现了。

今天他要去做一件与生死有关的事情——虽然是要别人“献出生命”的事，但无论他自认为自己多么职业、军人气质如何强，那些或强烈明显、或隐隐然若有若无的忐忑、联想、手心的汗、心跳变速等等，还是不清自来。

他知道这是不行的。

于是他强令自己做了几次深呼吸，集中全部意志力，收回思路，开始准备：

以最快的速度，检查了车辆的燃油、冷却液、外观、灯光、轮胎气压等等；

回到车内刚刚坐定拉上安全带，就见一辆挂着武警车牌的车飞驰而至，在离他不远处停稳后，车上下来一名武警少校手提一个黑色塑料袋向他跑来。

少校：“贵姓？”

殷仕野：“张。也姓王。”

少校立即把那黑色大塑料袋递给他，头也不回的返回警车飞驰而去。

殷仕野咕哝了一句：如此大事，怎么也得弄个密码箱啊，这也……

等他打开塑料袋，两眼不仅有些发直：“我靠……”

袋子里用一堆废报纸裹着的，居然是一把老式的五四式手枪和一个弹夹，枪身上那磕碰及锈蚀的痕迹一片连着一片。还有一双部队阅兵时用的那种白手套。

对讲机：

“工具到了吧？”

“托卡列夫？！这老古董连轮胎都打不了……”

“你想要什么？！别挑了，自己设计方案，随时准备……”

殷仕野只好戴上手套检查了一下这支 7.62mm 的老枪：显然是支压箱底的货，油渍麻花的，但处理的还是很内行的——该擦的地方擦得很彻底，特别是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如握把就擦的很干净，绝不腻手；枪内弹夹和附带的弹夹都压了 5 发弹；校枪标记可不少，足有三四个，不用看也知道，枪号肯定是锉掉了。

殷仕野拉了拉枪机，滑动很顺；试了试“火”，板机也很“嫩”，显然这是反复修锉调试过的。

他稍微满意了一些。

在手里掂了掂，殷仕野开始设计行动方案。

一边设计着行动方案，一边不免想起当新兵时，看排长、连长们用那人造革枪套背着这枪，曾令他十分羡慕！而且，当他后来也有资格使用这枪时，不知为何总是认为卸掉枪套上的背带直接穿在腰带上，束在腰间才最洋气、最威风、最有派……

对讲机：

“注意！朋友快到了，你马上向上道口运动。”

“是！”

“再提示一遍：白色尼桑，辽 H-45876。”

“明白。”

殷仕野把车开到距离上道口还有一百至一百五十米左右时，将速度放到极

慢，慢慢向前蠕动着，瞪大了双眼。

不到一分钟，他看见了那辆车。

“目标出现，我已经跟上！”

他加快了车速，上了高速路面。

“目标速度如何？”

“一百左右。但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先跟上，等待命令！”

“是！”

殷仕野只要把车速控制在一百一十左右，就能稳定地保持与那辆白尼桑的距离。

白尼桑开的也很稳。

道路两侧的景色，近的，飞一般向后掠去；远的，平缓地移动着。除了发动机的声音、空气的啸叫和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声音外，也算平静。

九月末了，天高云淡，气候应该说是很宜人的。

殷仕野却觉得有点儿热，他打开了天窗。

噪音大了些，可能会影响接听对讲机；于是他又关上了天窗。

他马上意识到刚才的动作反映出了自己的不安，他立即警告自己：感觉有点儿热正常，秋日高照吗！但不必有什么动作！

虽然是军人出身，也算戎马十几载，但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参加过实战；

除了搜捕杀人纵火犯，算是真枪实弹吧。

最接近战场的，也无非是军校毕业后，参加过一次到当时南疆战场上的考察，闻过尸臭、感受过炮弹的震动；

枪弹、炮弹倒也算是打过无数，但准星对准的，鲜有同类——不对，除了那次吧，那也算是一次实战吧？

虽然他强行命令自己要排除一切杂念、集中注意力，可一股回忆的泉水，还是不可遏止的涌了出来，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

殷仕野刚入伍时，是在一个山沟里的后勤单位，在一个汽车训练队里当学员。

那时，能学上车、干上技术兵种，是需要走后门的呢！**殷仕野**有几个叔叔伯伯辈的军队高层指挥官，能进汽训队这件事也就算是比较顺理成章了！至于**殷仕野**觉得没有意思，死活要求调到了作战部队，那是后话。

当时**殷仕野**所在的后勤医院有个勤务班，有一邓姓班长。传说邓班长相貌堂堂，医院里不少青春少女都仰而慕之。而且他军事技术过硬、工作努力，被发展为党的积极分子。那个年代当兵最好的出路就是提升为干部，而入党则是必需的第一关。得知自己被确定为积极分子后，邓班长工作更加努力那是尽在不言中。不料在讨论他能否正式入党时，因为与会者意见不统一，居然没有通过！

消息传来，邓班长一时由云端坠到地面，越想越窝囊，杀气陡升！他选中一日，利用掌管军械库的方便条件，取出一支56式冲锋枪，背上两副子弹带、加枪上一个共9个压满子弹的弹夹，又背上两个手榴弹袋共8枚手榴弹，全副武装直奔正在举行一个什么劳什子会议的会议室而来——其实与会人员中只有两名与邓班长入党有关的人员——邓班长飞起一脚踹开房门，举枪便射，顿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射完一个弹夹的30发后，邓班长不慌不忙又换上一个，继续射击。射完第二个弹夹后，邓班长走出会议室，以标准的行进间点射方式，边打他看见的所有人，边向室外撤出，又是一片硝烟伴着血浆四处飞溅。

室外约百米之处建有一个配电室，由红砖垒成二层，下面铁门带锁，内有木梯，上面是四面带四个透风孔的小屋——整个一现成的碉堡！

邓班长进入“碉堡”后，反锁了底层的小门，进入二层。

不用说此时的医院是一片混乱。过了一会儿，闻声赶来了医院的一个副政委。此人别说医术不通，就连大字也不识几个，提不成大官又不好安排，只好全凭参加过半岛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并有一人俘获过十三个红毛鬼子兵之武功在医院当个副职混日子。但他毕竟打过仗见过血腥，本能地从自己办公室抽出手枪奋勇向前，判明情况后，立即占据有利位置，叮咛先来两枪，好让邓班长知道外面已经有人反应过来与其对峙了……接着他又大呼小叫地让还算清醒的人立即电话上报情况，请求派战斗部队前来。

后勤值班室顿时也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一时找不到离事发现场最近的战斗部队……不知哪位参谋脑子一转，说汽训队正在附近训练，应该距离最近！

当时部队有个规定，每周有一天是战备日，这一天背包要打好放在铺上，汽

训队出车训练时也要全副武装——但一般都偷懒，只带枪支、子弹袋、水壶、挎包这四样；子弹由连长的指挥车带。

可巧，这天正是战备日！那位参谋还真是聪明！

虽说汽训队没有多少战斗力，但毕竟是打过 1-2 练习、投过手榴弹实弹的、有五六十支冲锋枪的部队呀！

那天那时，殷仕野他们一天的训练快要结束了，最后一次课间休息。五六台教练车停在道路旁，士兵们下来拉屎撒尿、伸胳膊伸腿、喝点水抽袋烟……懒洋洋地靠着枪闲坐在地上，斜望着已经不太毒辣的太阳，盼着它赶紧下山。

忽然见前面飞也似的冲过来一辆嘎斯 69 吉普车——这些司机训练结束后谁不想到机关开小车？所以也就格外注意它。只见这辆车以吓人的高速冲到汽训队的车队前，猛地来了一个暴土扬尘、声嘶力竭地急刹车！

当时殷仕野还想：牛 X 啥呀？！当着俺们这些新兵显摆，不就一破吉普吗，老子在家还偷开过伏尔加轿子呢！哼……

车上跑下来一个什么人，找到连长一顿说，然后又跳上吉普狂奔而走。

只见班排长们忽地一下向连长那集中而去。剩下那些大头兵互相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心中都有些忐忑不安。

当时班里的副班长是由新兵担任的，殷仕野所在班的班副是个江苏兵，个子大大地但声音柔柔地极不相称。他一看大家不知所措的样子，就想发挥一下作用，于是招呼班里的其他大兵说：“我们学一下纪律条令吧……”话音未落，就见班长一路喘着粗气冲了回来，把班里大兵们招呼到一起。

殷仕野清楚地记得，班长是个陕西人，说话本来就听不懂，加上一紧张，殷仕野等是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

“后勤那边出事了，有人拿枪打了人，杀人了！上级让饿（我）们马上过去，围住一个什么，打死他……”

殷仕野一听，头皮立即绷紧，一炸一炸地发蒙。

没等这些兵想明白更多，随着一连串命令，全连开始了一阵骚动：集合、分发子弹……殷仕野分到了三个装满子弹的弹夹，一个直接装在了枪上，上膛、关保险；另两个装进了子弹袋；接着又按统一的口令检查了着装，比如鞋带、腰带、挎包、子弹袋……又统一把标尺归了零……总之命令是一个接一个，有重复的，

有无法执行的……稀里糊涂地一连串机械式动作中，又听见了“上车！出发……”

全换成了班长开车，那叫一个快！

随着车身左右上下剧烈的晃动，殷仕野的脑浆也晃成了浆糊，一片空白。

三十多分钟后，汽训队来到了医院院墙外。还没等大家把眼前的事看明白，全连就集合向邓班长据险坚守的“碉堡”跑步前进。距离四十至五十米时，前面正好有条横向的、三十多厘米高的土坎。虽然只是汽训队队长，但毕竟是个老兵的队长下达了“散开！卧倒！”的命令。殷仕野等一群兵立即稀里哗啦趴在了地上，依伏在土坎上，出枪、构成瞄准线……其实连跑带紧张，心脏咚咚直跳，浑身乱颤，哪里能构成什么瞄准线，只不过是把枪伸出去了而已——殷仕野们还不知道那杀人之人到底在哪儿，只知道瞄准那“碉堡”。

殷仕野记得自己是呼哧带喘，开始还浑身发热，汗珠子直往地下掉，可不一会儿就冷了起来，而且越冷越哆嗦，越哆嗦越冷。

后来据老兵分析，汽训队向“碉堡”运动时，完全在邓班长的视线之内，就凭他的射击技术，不到百米的距离，对这群没有任何战术动作的乌合之众，他随使用子弹点几个名那才真是小菜一碟！但是，邓班长此时却一枪未发！上帝啊……

殷仕野们刚卧倒不久，就听“啪！哒哒哒……”邓班长的56冲锋枪开始发言了！

这可把殷仕野们吓坏了，一个劲儿往下缩，真是理解了什么叫“恨不得地下有个缝”。

还没有等他们缩到合适的位置，又听见“咣！”的一声，邓班长随手扔了一枚手榴弹出来。

正当大家紧张地不知所措、全体慌慌蒙蒙地时候，汽训队长先清醒了过来，他先探出头用他那把54式手枪——就是今天给殷仕野送来的那种仿苏联托卡列夫式手枪，要不怎么他能回忆起这一段呢——打了两发，一看没有什么动静，就大声喝令：“照着那个砖楼，给我打！！”

在殷仕野的记忆中自己还行，第一个把枪伸了出去，大概瞄了一下，就打了一个长点射。

弹壳和尘土一起飞扬起来，连迷眼带震动，啥也没有看清不说，枪都差点儿握不住了！

一时间大家都把枪伸出去开了火，先是稀稀拉拉地，然后就是响成一片，分不出点来了——要知道那可是四、五十枝 56 式冲锋枪啊！

真的是耳朵嗡嗡、眼睛朦朦，好不热闹！

大家都打了二三次点射后，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却都自动地停了下来，大家都想看看那边怎么样了？

砖砌的“碉堡”周围，都是还没有散尽的粉红色砖末烟尘，大家拼命睁眼睛也看不清什么，正纳闷时，只听邓班长那边突然又“啪！哒哒哒……”夹杂着“咣！”

大家赶紧又向下缩。待一会儿，听邓班长没有动静了，就伸出枪去一顿乱打。

就在汽训队和邓班长之间此起彼伏地交替发言过程中，那位医院的副院长也加入了合唱，不过他没有开枪，而是不知从哪搞来一个破铁皮卷成的喇叭，兀自展开了“老辈就有”的战场喊话！什么刀啊佛的。估计不仅殷仕野们大部分没有听懂，邓班长可能也没有听清这位有浓重四川口音的副院长发出了什么政治炸弹，对手之间还是继续着此起彼伏的对射。

殷仕野还能记得自己换弹夹时，那弹夹随着哆嗦不止的手在枪身上磕得“当了喀达”地直响。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另一支部队上来了。后来听说是野战部队半个连左右的兵力。

好家伙，看人家的动作真是标准利索：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先把部队散开隐蔽好，再向那位副院长了解情况、受领了任务后，向其部下简单地说了几句什么，这支部队就立即动作了起来：

二三挺班用轻机枪一架，几个点射就封住了邓班长的嘴，一声也不能吭了！其他人成散兵线展开，交替掩护，几个跃进就到了砖楼下面。

看的殷仕野真是津津有味，一时忘了危险。

这时除了那几挺班用轻机枪还在断续发言外，一切枪声都已经停了下来。

那支部队找来一根电线杆，几个人抬着，如古时攻打城池般，开始撞击那砖楼下面的小铁门。

这时，忽听得上面的配电室内响起了一长串枪声，但又旋复平静。

撞门的动作没有一丝停歇，只听“咣啷”一声，门被撞开了！门口的战士随即投进一枚手榴弹，爆尘未散，那位指挥官就第一个冲了进去。

不到三秒钟，就见那指挥官又从里面出来了，而且高喊了一声：“死了！”

殷仕野第一个反应过来，起身提枪跃进，立即冲了上去，想看看里面到底咋回事。

刚一进那个小门口，一股甜腻腻、腥乎乎又有些臭烘烘的味道就差点儿没把殷仕野顶回来，但好奇心驱使他继续在未散的烟尘中搜索。

终于看清了：一个人头朝下倒挂在小木梯上，肚皮、胸膛一直到下巴像被刀豁开了一样，肝肠肚子肺之类的物件和污血散落一片。

原来，当邓班长明白大势已去时，他立即倒转 56 式冲锋枪，将枪口顶在自己的小肚子上，脱掉鞋子，脚趾蹬住扳机，一使劲……

殷仕野这生平第一次实战的最大收获是：

一连数个星期，吃不进去饭。

回忆没有影响殷仕野操纵着车辆稳稳地跟着目标。随着对“实战”的回忆，似乎情绪上稳定了一些。他又做了几次深呼吸，准备着。

十多分钟后，对讲机终于响了：

“注意，前后都已经控制了车流，命令你在下一个休息区前解决问题！”

“那……不需要再问他们什么问题了吧？”

“当然更好！但我认为不需要了！”

殷仕野明白，上边肯定希望能有活口，但“杨老板”不想增加他执行时的难度。

“然后？”

“收好工具，确认效果，靠边停车，看热闹！”

他看了一下车载 GPS 导航地图，基本确认了目前车的位置。又估算了一下车距，下了决心：

“5 分钟后执行‘删除’！”

“好吧！”

说这最后两个字时，“杨老板”显然放缓了语气。殷仕野明白他这是为了让自己不至于紧张。他们虽然都是军人出身，毕竟长时间不摸枪了——而且，这毕竟不是打靶呀！

殷仕野慢慢地加大了踏压油门的力度：既要赶上去，又不能太快，因为按他设计的行动方式，需要创造一个尽可能长的与那辆车平行前进的时间段。他用左小臂压控住方向盘，右手拿起那只托卡列夫交给左手，插上一只弹夹，再将枪交给右手，双手合力上了膛。

枪机还是那样，挺顺滑的，这让殷仕野心境更平稳了一些，他把枪放在了副驾驶驾驶的座位上一一就不用遮挡什么了。另一只弹夹只好先放在上衣胸前的口袋里。

科帕奇的发动机轻盈地哼唱着，速度逐步加快。车速渐渐到了一百四左右。这个车自重本来就很沉，殷仕野为了追求静音效果，又贴了一大堆那种又像胶皮、又像沥青似的减震片，使车的重量已经接近 1.8 吨，在 2.4 排量的发动机驱动下，高速时加速还是要“悠”一阵的。

他提前把右侧前车窗下降了三分之二，把左后窗也放下了一点，以便适应风压。

风噪立即大了起来，耳朵已经感到压力，车内有些东西也开始乱飘起来。

但这对殷仕野已经不是什么影响了！他前后看了看：整的不错吗，视线内的高速公路上似乎只有他们两台车。

那辆白尼桑开的仍然很稳。

200 米……

100 米……

50 米！

殷仕野又加大了一点油门，按了按喇叭、闪了两下大灯，打开了左转向灯，然后向左进入超车道。

虽然是白天，但他仍做全了这一套。而且，他还尽量让喇叭声显得“温柔”和不紧不慢——两声之间，间隔稍长——一些，因为让对方感觉一切正常最好！

白尼桑没有任何加速或其他的迹象。

殷仕野一阵窃喜，心中一个“好！”字还没有说完，科帕奇的车头与白尼桑车的中部已经平齐。

要稳！要准！

殷仕野保持头部向前直视，他感觉到前面车里的人正在向左偏过头来观察他。

他右手慢慢地，但是坚决地把食指贴在了扳机上。

两台车的驾驶室终于平行了！

殷仕野用余光观察了一下：对方没有开车窗，只有一个人，戴着墨镜，身形偏瘦，长方形脸。

妈的，这得两发才保险！

鲛鱼圈区。

望海小区东门。滨海路。

“没有证明清白以前，伟大领袖不会同意我死的！”

趴在地上的云依鹤喘了口粗气。

爆炸发生时，她的略微迟疑救了她一命。

当她隐约听到空中传来“嘶嘶”声时，本能的迟疑使她跑步的速度慢了半拍，就是这半拍救了她：炸点距离她不到二十米，但在爆炸瞬间，恰好过来一辆被当地人称为“幺五甩”的车挡在了她与炸点中间，形成了保命的“掩体”。

“幺五甩”是一种带托斗的农用摩托车，这怪异的称呼来源于车的排量：15L。“15”即“幺五”好说，可本地人对“L”却发不好音，感觉拗嘴，于是按书写字母L时的动作重新命名了它：先竖再横再向上一挑，称为“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既形象又象形的创意。

车主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士，同许多当地人一样，他对车进行了改造：在后托斗上用钢筋焊了个棚架，再蒙上塑料布，摆上二条木板作为座椅，在市内车站、高速公路口等地拉客用。但当时他并没有拉客人，而是拉了一个旧的双缸洗衣机。

几乎与爆炸发生的同时，云依鹤卧倒在地。除了那一声清脆的爆炸声外，她还听到，或者说是感觉到了无数破片在她头上和周围啸叫着飞散而过，还有噼里啪啦地击中那辆“么五甩”和嵌入一旁树干或人体的声音。

云依鹤虽然受到了极大震动，但还没有来得及慌张，只是本能地做出卧倒、尽量不使胸腹贴地、并用手护头等一系列动作。冲击波、弹片和带起的沙石飞过后，她抬起头，摇了摇，在确定自己没有受伤后，就企图弄清事由。可除了翻倒的“么五甩”和同样翻倒在地的驾驶员以外，全是灰色的烟雾，使她一时什么也看不清。

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手榴弹！

第二个反应是：就地一滚加躬身小跑，然后一个鱼跃式的动作，扑进路边绿化带的冬青丛中，继续抬头观察四周。

四周大乱起来，人们或跑或趴或呆或叫，这使云依鹤什么也观察不出来，特别是在她认为的手榴弹投掷距离内，更是没有发现任何值得观察的东西。云依鹤没有过多犹豫，观察了四五秒而无任何结果后，她果断地站起，以最快的速度沿来时之路跑去。她没有继续在人行道上跑，而是选择了绿化带中间的草地。这样虽然速度慢了一些，但十几秒钟她还是跑出了四五十米。

隐约间，她又听到了那种“嘶嘶”的声音，虽然很小很弱，但是绝对有！她再次卧倒在绿化带中。

又是一声清脆的爆裂声，和刚才的一样！云依鹤马上判断出，炸点是她刚刚离开的地方。她抬头向后一看：果然，那辆倒霉的“么五甩”刚才是被炸的侧面翻倒，现在第二轮冲击波正让它进一步翻身：倒立起来！而一些塑料布之类的残骸则离开了地面，在半空中飞舞着、旋转着。

周围更加大乱！

云依鹤熟知周边的地形，没有密集的居民区、房屋等可供掩护，只有这绿化带还能提供一点遮挡。待这一批弹片沙石等一落地，她再次猛地跃起，利用树丛等快速地、不规则地绕行着、奔跑着。

渐渐清醒过来的头脑中，只有一个目标：不管这是何人何目的，她都必须先把它认定为针对自己的袭击。因此，她必须尽快回家！

回家？

是的，回家！！

奔跑中，云依鹤还是有些诧异：自己怎么会在心中把那幢房子称之为家呢？

大连至沈阳的高速公路上。

殷仕野在两辆车驾驶室对齐之时，稍微松了点油门，以使两车速度尽量相等。同时，他左手扶住方向盘，右手迅速而平稳地举起了那只托卡列夫，头也转向右侧，开始瞄准。

说也奇怪，就在殷仕野举起枪的瞬间，他原本还有些忐忑的心情忽然间就平稳下来，静若秋水……虽然这两台并行的车辆都在高速运转着，在每秒接近三十米的速度中，他却感觉一切都静止了！

视力必须回收……注意力要集中在准星与缺口的平正关系上……这些基本要求使殷仕野没有看清对方的面目。但他能看得出也能感觉出：对方也正在看着他。

不到零点五秒，瞄准线即构成——殷仕野的瞄准点是：侧面来说是对方的下耳垂；正面来说则是下巴，稍靠上。

殷仕野知道自己能够这么快就能瞄的准，不到五米的近距离是重要原因，但也要归功于当年他在师机关当参谋那两年，得到了某副参谋长的真传：这位副参谋长原是敌后侦察支队出身，与殷仕野关系不错。殷仕野在机关干部比武中手枪射击成绩总是上不去，副参谋长把沮丧的他悄悄拽到后山，秘授绝招：把握枪的姿势固定住，然后反复无数次地拨枪、举枪，直至每次举枪时，手臂、手和枪能如同一根焊在一起的铁棍，永远不变，你就能既快又准。

殷仕野扣下了板机。

虽然这老托卡列夫猛烈地向上跳动着，但**殷仕野**几乎没有注意到声音，他在全力观察射击效果，并恢复瞄准线。

打低了！

车窗上出现的洞靠下，最多也只能击中了对方的左肩部！

殷仕野没有停顿，在跳动的托卡列夫刚刚回到瞄准线时，他果断地再次击发！两枪的间隔不到一秒，犹如连发。

同时，**殷仕野**踩下了刹车。

应该是十环！**殷仕野**在两车速度发生变化、对方车向前窜出的一刹那，清楚地看到了第二发子弹在对方车窗造成的孔洞位置恰到好处。他看到，也许是估计到对方的墨镜飞了，左太阳穴处出现了一个黑洞。

白色尼桑突然加了一下速，又猛地向左侧靠了上来，紧贴着科帕奇车车头斜冲了过去，先是撞击到了高速公路中间隔离带的护栏，向前顺滑了几米后，又在巨大的撞击力量反弹下，也可能是失控的方向盘被撞后向右转到了底，白色尼桑向右做了一个打死方向式的急转！车身横了过来，如同被风吹动着的纸盒般开始滚动：先横再竖各转了一个 360 度，接着弹跳着向右侧连续横滚了三周，跃过紧急停车道右侧的护栏，最后栽入路旁一条不深的水沟中。

剧烈的冲击和翻滚扬起的尘土，卷带着一些撞击后掉下的碎片和摩擦生成的烟，可能还有被蒸发的水汽夹杂在一起，延续着刚才那一番动作的激烈。

第二枪后，**殷仕野**仿佛一下子恢复了听觉，从“万籁寂静”般的幻景中回到现实：射击的余音、自己车的刹车尖叫声、白色尼桑的撞击与翻滚声一起充斥于耳，让他感到自己的脑袋好像要被充破了一般。

随着 ABS 防抱死系统在方向盘上造成的连续震动逐渐停止，科帕奇车终于在距白色尼桑三十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殷仕野**前后一看觉得视线范围内没有其他车辆，就赶紧下车拎着枪向白色尼桑跑去。

快到十五米的距离时，**殷仕野**贴着公路右侧护栏，伏下身子观察了一下那辆白色尼桑：

都说日本车软，人靠在车上抽口烟都能靠出一个坑来——果然如此！这辆白色尼桑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面貌，只能勉强看出还是一辆四脚朝天的车而已。

虽然车已经熄火，但还有一些说不清是什么的噼里啪啦的动静。**殷仕野**一眼就看到了：驾驶室正在向外流淌着他希望看到的那种液体，殷殷地速度如同开水

从倒下的暖水壶流出一样。

不能大意！

殷仕野边观察边躬身又向前运动了几米，当他看清驾驶室内的人体时，就立即让托卡列夫又叫了三次。除了被子弹带动的那两下外，那具人体没有任何动作。

殷仕野立即开始边倒退边换弹夹，继续举着托卡列夫瞄着。

几秒钟后，他确认了安全，于是走到刚才射击的位置，企图找到那三发弹壳和弹夹。可是，费了半天劲只找到了弹夹和二发弹壳。

无奈，他转身跑回了科帕奇。他打开车门抓出电话对讲机，在车后找了个仍能观察到白色尼桑的位置，蹲下来按下送话按钮：

“解决了！”

“好！”

“然后？”

“该到的，马上就到！”

四周一下静了起来，高速公路上仍然没有一台车。

太阳的温度好像突然升高了，刚才好像还有一些的风，现在不知为何也停了，这使人立即燥热起来。

殷仕野头上一下子冒出大片的汗水。他赶紧用左手擦去汗水以免视线受阻，右手仍紧紧握着那支托卡列夫，并努力睁大眼睛观察着。

四周一片诡异的静，什么动静也没有。

这段时间可真是长！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殷仕野**总算听到身后出现了救护车那凄厉的声音。他回头看了看，隐约应该是三台头项闪着各色警灯的车从**鲑鱼圈**方向开过来了。他回过头再次确认安全后，用大拇指卡着托卡列夫的机头，食指轻轻扣动扳机将机头慢慢送回前方，然后把它和弹夹、弹壳等用那黑塑料袋包了包，放在了后备箱里比较隐蔽的下陷式工具匣里。

他默默地说了句：

“谢谢老古董了！”

然后跑到高速公路中间，迎着那三台车辆手舞足蹈、满脸惊恐，完全一副事

故目击者的样子。

手舞足蹈中，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手套还没有摘掉，不由骂了一句自己。只好背过身来摘下手套团成一团，左手撑开腰带，右手拿着手套向下稍一用力，把它们塞进了两腿之间。

他一边转身一边嘟囔着：“现在这裤子，怎么都他妈紧兮兮的……”

一台高速公路警车、一台救护车、一台汽车吊车呼啸而至。

殷仕野一边连介绍情况带指引地忙乎，一边有些奇怪：这三台车下来的人怎么全戴着口罩？

但他看到白色尼桑的驾驶员已经抬出来时，注意力还是马上放在观察射击效果上了：

与他预想的一样，上半身一片模糊，头的右半部应该还是没有耳朵了。

医护人员没有做任何抢救的动作，而是十分迅速地将那位白色尼桑驾驶员装入殓尸袋抬上了救护车。但警察和吊车工人对那辆白色尼桑却十分认真。

他不由松了一口气。正在思索他还应该在现场表演些什么时，忙碌中一位戴着口罩的医生或护士类的女人拿着一堆抢救器材与他直相遇，并示意他让路。

在侧身一让之际，他忽然听到了一个故意压低，但绝对熟悉的声音：

“还不快走！路上有人接工具。”

鲛鱼圈区。

望海小区。

云依鹤跑回小区后，没有直接回“家”。

她先围着这幢一共二十多层的住宅楼转了两圈，仔细观察着。

小区内不少居民都出来了，嘁嘁喳喳地询问和议论刚才的爆炸。一位保安正在给这些以大妈大婶为主的居民们宣讲……实际上第一次爆炸时他正在保安室里打瞌睡，惊醒后懵了半天，还没有来得及出屋第二次爆炸就发生了，他啥也没有看到。

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宣讲：

“我看来是嘎施管道爆了！声音可像着呢……”

外面响起警笛声，大家一看来的车都是黑色的防暴警察的车，下来的警察个个也是一身黑，全副武装。

宣讲保安：

“看到没有？啊，这可是对付恐怖袭击的架势呀！”

一大妈：

“嘎斯爆了，也，也恐怖袭击哪？”

宣讲保安：

“那咋地……兹道不？银家美国恐怖份纸，用电脑啥地，还把嘎施管道里所有的气，都往一块堆儿整，整到一大楼底下，把大楼都崩塌了呢！兹道不……”

他一边竭力回想着昨天在值班室偷看的那部美国电影 CD《虎胆龙威-4》中的情节，一边唾液翻飞。

云依鹤确认四周无异常后，进了楼洞。她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步梯上到了第 11 层。待呼吸平稳后，她才慢慢地由步梯下来，在步梯拐角处对着 10 层的“家”门继续观察。过了一会儿，她走了下来，看到她出房门后都要预先夹在门缝处的那根头发仍在后，这才彻底放了心。但她并没有进屋，而是仍然回到 10 层和 11 层的步梯拐角处，静静地等着。

她估计：不出一个小时，他一定会来的。

沈阳至大连的高速公路上。

科帕奇速度已经到了一百八左右。

殷仕野估计再有三十多分钟就能到家了——这个家目前很奇怪：本来他家中只有他一个人，但现在有个女人，可却不是“他的”女人而且还是个外国女人；更要命的是：目前还是个生死不明的女人……刚才**殷仕野**在现场听到的那声“还不快走！”，又来自另一个熟悉的女人，那是他的老搭档**苏婉芝**。

殷仕野当时并没有多想什么，只是尽量很自然地回身上了自己那台一直没有熄火的车，向沈阳方向开去。路过那些忙碌的人群时，也没有再注意地去找**苏婉芝**。这一是规则不允许，二是目前全部心思也确实已经转到**鲛鱼圈**了！

他甚至能想到，那老搭档肯定在不无揶揄地暗中嗔他：快走吧，还不了解你！

他苦笑了一下，因为她在现场的出现，说明她早就进**鲛鱼圈**了！

咳，通报一声怕啥吗！

开车跑了十多分钟，在路边看到了刚才送黑塑料袋的那位武警少校和他的车。**殷仕野**明白，武警在这里等着，也是准备“打替补”的。

少校点验了一下“工具”，发现少了枚弹壳，就摇了摇头，但什么也没说，转身上车了。

殷仕野心中十分不忿：有啥不满意地？我就不信这种情况你也能丝毫不漏！况且，现场不是还有一堆人吗？

他猛地按下对讲机：

“工具交了。”

“喔……好！离开了？”

“是。”

“看清脸没有？”

“扒了皮也认的骨头。”

“嚯，受刺激了不是……你现在的方向？”

“暂时向你，一会儿就折回了。”

“不要太着急。医院里没……情况。”

“知道了。”

“当然，老办法还是用了，有人在那疙瘩替她表演。”

“需要我配合一下吗？”

“不用。你把情况弄清，麻溜儿与我见个面。”

“不用你说……”

“关对讲。”

“好。”

科帕奇速度下降到了一百四左右。

鲛鱼圈区。

望海小区。

殷仕野进入鲛鱼圈时，爆炸现场那里还没有解除警戒。

他只好绕了一圈才进入小区。除了一位保安和一群人在议论什么外，没有什么异常。

他三步并做两步，冲入门洞。

出来电梯走到房门前，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却一眼看到一根头发正在向地面落下，他知道云依鹤不在房间内。

他刚要转身，就听到楼上楼梯拐角处一声轻轻地叹息：

“您到了，真是快快的……”

扭回头一看：

云依鹤还是穿着那身色彩鲜艳的运动服，脸上没有惊慌，只有感激和欣慰。但细心的殷仕野还是发现，在云依鹤胸前和腿部衣服上，还是有些没有掸尽的尘土和碎叶之类。

关键是：

她毫发未伤！

云依鹤慢慢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站到了殷仕野对面，两只大眼睛直视着殷仕野。

楼道里静悄悄的，只有两个人的呼吸声。

殷仕野眼睛睁的大大的，没有眨动一下，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云依鹤的双眸中。云依鹤从他那极具压力的目光中，持续地读出了许多内容，但最令她感动的是，还是只有那种全身心投入才能展现出的关心、体贴、问候……

殷仕野一时真是有些难以自制，两只手几乎已经在向上抬起，接下来就应该是拥抱了。

他知道，此时此地，她会完全迎合他的。

但他仍然用尽全部意志甚至力气，努力控制自己。他感到身体和思维都处于一种剧烈的斗争中，他似乎都听到了自己牙齿咬紧而发出的声音。

终于，越来越急促的呼吸降了下来。

殷仕野既是由于这番努力，也是适应此情此景地出了一口气：

“还好吧？”

云依鹤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两只眼睛仍盯着他，喃喃而语：

“人家知道的，你一定会的，来的。”

“当然喽。好了，现在可以进屋了。”

殷仕野避开对方的双眼，以尽可能平静的语气搭讪着，推开房门。

殷仕野用一只手轻轻扶着云依鹤的胳膊，让她坐在沙发上。尔后他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水送了过来。他发现，这十几秒钟的时间过后，云依鹤的眼睛已经不是那样直勾勾的了，也恢复了往常的机敏，而且还混进了一丝调皮的味。

“殷大董事长，你的，紧张吗？”

殷仕野心中不免扑哧一笑：我的小姐，俺可是刚刚亲手除了针对你的刺客啊，还问俺紧张不……但这不需要告诉她：

“当然哪，能不紧张吗？”

“你的，老军人的，也紧张？”

“军人是军人，可……不是老了吗，就紧张了呗！”

“哼！”

“可以问你一点事吗？你理解的。”

“可以的，这是应该的。”

“你认识一个叫**全泰远**的人吗？用你们的字母拼写，应该是……”

殷仕野在桌子上简单划拉了几下。

“中将同志……是他？！”

“还没有确定，所以需要你帮助我确认一下。”

“语言的，画像？”

“你很聪明。”

云依鹤虽然对此很惊异，但她明白此时只能先配合**殷仕野**。于是她详细地、按照语言画像的标准程序，开始边回忆边叙述。

云依鹤讲述到一半，**殷仕野**就已经认定她所描述的人不是今天开白色尼桑的人。

他的心中不禁一阵痉挛！

但他还是听完了**云依鹤**的描述。

“这样，我需要马上打一个电话，可以吗？”

云依鹤一笑，觉得**殷仕野**过于客气了。

殷仕野知道时间紧迫，就没有再回避什么，直接拿出手机：

“喂，是我。都好。谢谢……另外，今天来的那位朋友，我们都不认识啊！”

说到这，他望了一眼**云依鹤**。

云依鹤对应地笑了笑。

“对，对。不，只有一个人。”

说到这，**殷仕野**神色陡然有些紧张起来：

“好，明白！再见。”

殷仕野关上电话后，简单地想了一下：

“这里，不能继续住了，简单收拾一下，马上走。”

“好的。”

云依鹤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除了几件穿和不穿的衣物外，都是他的。

就是这几件衣物，其实也都是他给她买的。她先回身到卫生间收拾了一下洗漱用品，当然她没有忘了还是对着镜子拢了拢鬓发，掸了掸衣服。然后进到他的卧室，把几件衣物往一个旅行袋里一塞，就算完毕。

她走出卧室，把那个袋子放在身前，垂着两手拎着，头一歪，冲**殷仕野**笑了笑：

“这几件衣服的，我的，还要借着穿穿的。可以吗？”

殷仕野简单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示意她快走。

他们走到门外，在**殷仕野**还没有完全关上房门时，**云依鹤**又回过头来，环顾了一下房间，喃喃自语：

“住了好长时间呢，真是的有些……”

话音未落，只听客厅方向的墙外发出了一声奇怪的声音，声音虽然不大，但能明显感觉出是什么东西击中外墙而发出的声音。

两人还是同时做出了防范性的动作：向下一蹲，并竭力地想从尚未完全关闭的门缝看过去，透过客厅那拉上纱帘的窗户，想判明一下是什么东西。

可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殷仕野想，是不是楼上掉下来一个什么花盆之类的？可是坠物应该基本垂直向下，不应该撞上外墙啊？

他刚想起身说些什么，忽又听得客厅面向大海那面的一扇窗户被什么东西撞上并爆裂开来，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屋内碎玻璃片等横冲直撞，一股烟雾迅速从尚未关闭的门向外冲了出来。

望海小区西南侧。

全泰远跳上车后，**任千勇**让他戴上一顶帽子和墨镜。**全泰远**心绪忙乱中，没有认真想什么，就顺从地戴上了。

白色尼桑客货很熟练地开进一个胡同，开始绕行。

全泰远做了一下深呼吸：

“我们到哪里去？”

问出这句话后，他忽然感觉这辆车在穿过几个小路左右绕行时，又回到了刚才的滨海大道上，而且是在向望海小区的方向。

可以清楚地看到炸点附近的人群还在混乱中，但还没有听到警车或者是救护车的声音。

“为什么还回来？！”

“再转一下，马上就上高速公路，上沈阳！”

“然后呢？”

“寻找机会，再行动一次：目标必须消失！”

“那么，你……”

“我们一起行动，我配合你。新的工具在车后行李包里。”

殷仕野向后扫了一眼：从包的外形上看，不是枪之类的东西，应该是炸药。

说话间，白色尼桑客货又一打方向，向左拐进旁边的一个岔道。

随着车身的急剧左转，**全泰远**的身体也随着向左倾斜。他本想系上安全带，却忽然发现**任千勇**只是右手在掌握着方向盘，而左手却一直放在左裤兜里，而且也没有系安全带。**全泰远**心中一惊……

现在是清晨，还没有到上下班的时间，这条小路上行人很少。

白色尼桑客货又一次向右转向。

全泰远立即趁着车身摆正、身体向右恢复的机会，左手向右上抓住车门上方的把手，在身体的遮挡下，用右手悄悄抓住了右车门的把手。他先扫了一眼车锁按钮：车不带自动落锁功能，**任千勇**也没有手动锁车；然后，透过左臂上方，一边向前观察着，一边用余光盯住了**任千勇**。

果然不出**全泰远**所料：**任千勇**仍然在用一只手掌控着方向盘，把车开到一个岔路口，打开了右转向灯，在准备再次右转时，他的身体忽然向上欠了一下……**全泰远**明白了，他一定是在准备从裤兜中拔枪！

全泰远没有任何犹豫，握在车门上方把手处的左手，瞬间变成中国武术中八卦掌的掌形，用力向**任千勇**的眼睛劈了下去！随着那墨镜的脱落，**任千勇**的左手

没有及时抽出，右手自然地向上抬了一下，做了一个已经迟了的防护动作。

全泰远没有乘机继续打击对方，他知道同是海军狙击旅出身的对手不是好对付的，就算自己能赢，也需要几个来回，况且对方早有准备也有武器！他乘着对手遭受猛击、动作不能连贯的机会，右手猛地打开了车门，一纵身跃了出去。

在他身体落地的瞬间，他借着惯性连续横滚了几个滚。这样虽然化解了部分冲击力，但他的身体还是重重地撞击在了路边的条石上。**全泰远**没有时间感觉是否疼痛，借着翻滚被条石所阻而形成向上的冲力，迅速跃起身，一边跑，一边回头观察。

那辆白色尼桑客货车没有任何停顿，晃了两下，向右拐过弯后，没有太大的加速……一会儿就不见了。

全泰远靠着一根电线杆，喘息着。他的帽子在翻滚中掉了，但墨镜却仍然牢牢地卡在鼻梁上，身上黑色户外包也还在。

一个刚从楼洞里出来的中年妇女，目睹了**全泰远**从车里跳出后发生的一切，惊讶地张大了嘴，却没有及时地发出声，只是紧紧地抱着自己的手提包。直到**全泰远**靠着电线杆喘息时，她才尖叫起来：

“哎呀妈呀……这，这是咋地了？吓死……”

全泰远转头看了看她，竖起食指在自己嘴唇前，示意她不要吱声。中年妇女一下子憋住半口气，连呼吸都暂时停住了。

全泰远判明了一下位置，猛地掉头跑开。

那位中年妇女好半天才喘上来下半口气：

“……人了！”

全泰远向望海小区方向跑去。

他对**任千勇**刚才的举动，除了本能的快速反应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吃惊的感觉。

他知道这很正常。

在首尔时，通过对“协议会”的接触，他早就对这些人有“吃人不吐骨”的感觉。和负责人商量“工作步骤”时，**全泰远**从他的话中已经明显感觉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求“现得利”，要求“动则见血”，绝对是一群为达目的既不衡

量手段残忍度，也不考虑外界影响的冷血动物。

现在来看，他们这样安排说明他们对**全泰远**提出的第二步目标虽然很感兴趣，但却不认为有完全地把握实现。所以，他们实际上只对**全泰远**计划的第一步感兴趣，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部署。

全泰远脑中描画出了部署的基本内容：

一、不管“主攻手”**全泰远**首轮攻击是否成功，只要发动，就立即让“助攻手”**任千勇**消除“主攻手”；二，迂回了解攻击是否成功；三，如不成功，“助攻手”则升级为“主攻手”进行第二轮攻击；如果成功就偃旗息鼓。

全泰远明白，按着“协议会”的宗旨，这是最妥当的程序。但不太符合南方特工的惯常手法，倒像是俄罗斯大哥的方式。

说来也怪，刚才他在车上并没有对**任千勇**下死手。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要置对方于死地或重伤的话，最好的方式显然是用肘部击打对方的太阳穴。但就在发力的一瞬间，他还是“化肘为掌”地劈了一下对方。

全泰远也一时想不清自己的这个变化是为什么：对**任千勇**有些同情？想留点万一的机会？还是……他现在已经彻底明白了**任千勇**此次的任务。但是，**任千勇**是否知道刺杀**云依鹤**成功与否呢？

他没有让自己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

他迅速分析和判断了一下目前的局势：

首先，**任千勇**绝不会再来找他了。按照在海军狙击旅所学的标准课程，暗杀行动如有必要进行第二次，必须是由另外的人来执行。目前看，针对他的行动不会有了；况且，他当时也感觉出了**任千勇**呼吸急促，心神不定：他害怕了，害怕了就是惜命，惜命者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要务就是撤离……

第二，猎物可能还活着，但肯定已被击中；

第三，中国警方就是再神勇，一小时内也不可能确定谁是猎手、谁是猎物……

所以，他应该迅速撤离。

可是，刚才的爆炸和搏击，彻底地激发出了**全泰远**心底的兽性，复仇的怒火也随着心跳的加快而燃烧得更加猛烈；发射榴弹的顺利和击打**任千勇**的胜利，又使他产生了自己是一个成功杀手的欣快感。血液再一次汹涌地冲向他的头部，眼中那些因为熬夜而膨胀起的血丝，变得更加粗大，几乎覆盖了全部双眼，变得更

加鲜红，若不是一幅墨镜遮挡，那三角形眼中射出的光线会让人不由自主的寒颤。

他决心要亲眼看看云依鹤是死是活！

他知道，如果云依鹤当场被炸死或炸伤，现在应该马上就要被送到医院了，而这一点他已经来不及去亲眼观察了，而且他还没有对本地的医院分布情况进行了解，因此，只能舍弃这一头。

如果云依鹤没有死或伤，她必定会回到住处、就是望海小区。这个判断有些勉强，但全泰远狂躁之中，不及细想太多，而且他对小区已经比较熟悉，甚至做了安排：

昨天夜里，他特意翻过院墙进入小区的门卫室，在门卫的呼噜声音陪伴下，通过一张墙上的《防火疏散图》，确定了“望海小区，4-2-10-2”的具体位置。根据那个位置，他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实施他的第二发射方案的位置：

就是那栋因为业主和物业意见不同而处于停工状态的四层“烂尾楼”。从这“烂尾楼”的第四层到那个“4-2-10-2”，直线距离不过四十米左右。

他是严格按照所学的暗杀行动标准程序来计划自己的行动的，但他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在确立主要方案时，同时策划了一个附属方案。这种违背常规的方式，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使不用，也必须计划以防万一。

附属方案就是：用自行车内胎制作简易弹射器——其实就是一个大弹弓——向“4-2-10-2”抛射改装后的榴弹。

他虽然脑中被杀气所充斥，但并没有完全排除冷静思索，毕竟他受过专门的训练：他知道，不按常理的行动，往往是最容易见效的！

在他刚刚走到距望海小区东门六十米左右时，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进了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

就是那个既丰满又苗条的身体，就是那一身让全泰远看来无比刺目的鲜红上衣和黑色长裤。身影一闪，由小区东门进入了那幢4号楼。时间虽然只有不到2秒钟，但确定是她无疑。

她果然命大！妈的。

他放慢了步伐，开始在脑中设想她的行动：

她上到10层后，应该不会直接进屋；她会观察一会儿。哼，观察吧，老子才不会进你的房间呢！你不放心，是吧？但你只能本能的，或者说是按照教员讲

得那套啰哩八嗦的东西照做一遍而已；但你能想到老子又随你而来吗？按你所学的，我应该是在迅速撤离，或者是什么仓皇逃窜中吧？你错了，你以为我是谁？！她要观察一下，观察十分钟？抑或二十分钟？她在门上会留什么暗记呢？不管是什么，反正没有人会去碰的。

只要她放心后，一定会进屋的。

立即实施第二套方案！

全泰远向四周观察了一下，没有警察，也没有人特别地注意他。

他马上拐了几个小弯，进入了那幢烂尾楼。在三层的楼梯道的拐角处，他伏下身子，开始等待。同时，他继续按着刚才的思路，“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幻化成云依鹤，在心中模拟着她的行动。

他在想：云依鹤在越境后的三个月里，能有一处住房，能在清晨跑步，能穿一身不错的运动服装……这都说明，她在中国一定有人配合！

所以，她目前最大的可能，就是等待配合她的人来协助她处理今天的突发事件。而且，她进入房间的时间，一定是配合她的人来到之后，因为只有那时，她才能彻底放心。但是，这个人，或者这群人，什么时候能到呢？他有一架望远镜，可是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无法观察小区的门口，而观察那个房间时又是个近 45 度的仰角，加之目前的阳光也让他无法清晰地观察那个房间里的一切。

这样一来，他该何时发动第二轮攻击呢？在“分析+精确计算”与“运气+概略估算”这两者之间，他只能相信后者了。

他看了一下表，距离他打出第一发榴弹，应该是四十五分钟左右了。他把自己心中“设身处地”的推演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云依鹤，一部分是她在中国的同伙；每部分中的人和事，针对目前事件最有可能的反应都有若干种；而每个可能下面，又都有若干个分支。

这还不是最痛苦的煎熬。最痛苦的，是在他推演估算的过程中，需要极大的毅力才能把思维集中起来，否则，他的思绪就会漫无边际地发散。

在巨大的痛苦中，他又坚持了三十分钟。

之后，他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他感到自己即将崩溃，他等不下去了。中国人不是老说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自己已经尽力了！

于是他上到四层那间昨天晚上选好的房间，从黑色户外包中掏出四根自行车

内胎，一边两根，系在了没有镶上玻璃的两个塑钢窗户框架上，另一端系上了一块叠成两层的牛津布。

他试了一下拉力，感觉还可以。

他掏出那两发剩下的榴弹。这两个榴弹的引信他已经改装过了。这可是不一般的活儿，一是这引信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二是也非常危险——幸亏，那盒修表用的工具还挺顺手。

他用一支小号螺丝刀，解开了这两颗榴弹引信的最后预留的一道保险。这时的榴弹引信已经改装成极其危险的状态：无论什么方向，快速运动开始后，只要猛地停住，或震动一大，就炸！

他做了一下深呼吸，然后把一发榴弹弹头向后，放入那牛津布做成的兜中，两手攥住，边向后拉动，边概略地瞄向那“4-2-10-2”。

随着“嗡”的一声，那颗榴弹飞了出去。

可惜！没有打中窗户，而且也没有爆炸。榴弹破碎成了几块，向下飘落着。

全泰远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装上第二发，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

击中了！进去了！

而且爆炸了！

劳动党“3号大楼”。

2011年10月9日，平壤时间23时0分。

寇天烈坐在他那硕大的办公桌后，凝眉苦思着什么。

那本来就两侧向下弯曲的嘴角，现在向下弯的更为严重。

文载世因为大将同志没有走，也没有敢离开办公室。虽然以前大将同志经常加班，但文载世还是有些奇怪：第一是早就过了下班的时间，第二也没有什么入

求见大将或者来什么文件，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大将同志为何还不下班走人呢？

寇天烈最近有些感觉不太好，这种感觉包含了很多很多内容，交错复杂，不好准确的定义：它既有怀念，也有失落；有些无奈却也有些欣慰。

这实际上开始于去年党的三大之前。会前，**大尊**元首不十分明确，但却十分坚决地告诉他：新老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对新人还要带一带，有些没有完成的工作还不能撒手。

从那时起，**寇天烈**开始有意地、逐渐地避开一线的工作。对此，他想起一些马屁精针对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大溃败所创造出的一个词，叫什么“战略大转进”……他不无自嘲地称自己也正在从第一线上向后进行“战略大转进”。

今年从6月18日那次在西湖别墅与领袖父子谈话之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因为那次谈话中**大尊**元首透露出一种对传统方式与方法的不满，而他**寇天烈**可是在对南工作方面秉承传统行事的代表之一啊！这是不是在告诉他：表面文章也不用做了吧，快些让位给年轻人吧。

大尊元首找他的次数已经明显下降了。以往除了出访，无论**大尊**元首住在哪儿，总是经常性地叫**寇天烈**到其住处唠唠谈谈。可最近这种亲切的、甚至带有家庭聚会味道的会见可是越来越少。多年的经营，使**寇天烈**对**大尊**元首的行踪还是掌握得比较清楚的，因此他对**大尊**元首有几次应该召唤却没有召唤他，都是计算在心的。

据他掌握，**上将军**正在逐步地介入对南工作。对此，他有点儿自相矛盾：

既感到放心，又觉得憋气：因为他还想继续指导指导，但居然没有掌握住那位侄儿究竟做了什么！

最使他放心的是：6月18日谈话后，**大尊**元首说到做到，亲自去了炮兵指导局视察，而且罕见的只带了**寇天烈**而没有带警卫队！

寇天烈当时感觉到，那种不论**大尊**元首到哪儿视察都会程序化爆发出的欢呼声，似乎更加猛烈的多！在元首以这种方式展现“无比信任”时，本来按身份地位以及接见程序的要求，**郑永和**并不需要泪流满面和声嘶力竭，但他却真正发自内心地癫狂了起来，几乎不能自持。**寇天烈**虽然有些皱眉头，但一想这说明**郑永**

和总算是明白了**大尊**元首和他的苦心，而且此番视察毕竟主要是来“挺”**郑永和**的——再而且，算上1996年5月2日那次授予**郑永和**少将军衔，这可是第二次挺他了——因此，作为直接受益者激动异常也未尝不可。

自此，炮兵指导局立即恢复了往日的气氛，**郑永和**也如同打了过量的兴奋剂，开始以超常的精力落实**大尊**元首关于严格纪律、严格训练，做到随时能够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而发射导弹等等训令，把个炮兵指导局及其所属部队折腾的烽烟四起，官兵们也累了个半死不活。

这种表现引起了一些老将帅们的白眼，甚至有个老家伙还跑到**寇天烈**家里，半明不暗地讽刺了他的女婿。

除此之外，目前的事情他也有些不满。比如，罗津的开发、水产品的出口和金矿开发等，原本是作战部主管的事情，但现在却逐渐移向了那个出身低微、目前红得发紫的领袖亲属。当然，这些“权利事业”在**寇天烈**眼中，赚钱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透由这些事情完成情报工作的布局与实施等。我可以交班，但事业不能乱交啊？

现在这些东西到了那个人手里，就只能变成纯粹的赚钱营生了！他曾向**大尊**元首暗示过，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大尊**元首没有直接答复他，只是当着他的面向**上将军**说了句你记住，对南工作要多听**寇**老将军的，就没有别的了。

唉，没有办法。我都八十岁了，还能继续干几天？尤其是这对南工作琐碎之极，需要面面俱到、事必躬亲，稍不留神就会铸成大错……这在精力、时间等方面，要求都太高。既然定了要交班，那就快点交班享清福吧！

尤其是现在，**郑永和**能够稳定，能够接续上来，就是重中之重！

想到这，**寇天烈**心中又坦然了许多。

对他来说，我运既国运。

他透过一口气，在椅子上向后靠了靠。

该回家了，老伴儿还等着他呢！

正起身间，桌上那两部橙红色的电话机之一忽然响了起来。

这是两部直通领袖的电话。这部响起来的，颜色稍靓丽一些，是去年新架设的，直通**上将军**。**寇天烈**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因为他知道这两天**上将军**正忙

着熟悉那艘英国游艇。这艘游艇是寇天烈今年年初让文载世通过澳大利亚的一位富商经过香港进来的，叫什么 Princess 公主型，文载世还说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游艇之一，马力大，抗风浪。

一个正在豪华游艇上摆弄舵轮的公子哥，能有什么大事？

寇天烈与平时相比，没有那么快地接起了电话：

“您好，我是寇天烈。”

“大将同志，您好。您果然还没有回家……这么多年了，您还是这个习惯？”

“是上将军同志啊！我在这里处理一些事。您……”

“那个全泰远，在中国呢！”

寇天烈不禁有些惊诧，一来全泰远居然出现在中国，二来上将军此时此刻却能掌握这些信息，三来以前上将军为了表示尊重他而区别于大尊元首，都是通过文载世转接电话的，可这次是直拨……但他不能表示出太惊讶，需要适度反应。他先以一个不置可否，但又显然有些意外的口气，做出了非常平常的反应：

“哦？上将军同志，您是要我做些什么吗？”

“大将同志，全泰远可是比较熟悉我们的导弹哟？他到了中国，说明他没有销声匿迹，还是想搞点名堂哩！”

寇天烈心有些收紧：按计划应该销声匿迹的全泰远，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出现在了中国！更为讨厌的是：上将军比他先得到了消息！

寇天烈用他那尚不算僵化的头脑迅速转了转：

“将军同志，全泰远应该是去找那个女大校去了！”

寇天烈也是前些日子从丹东那边得到的消息，说是在丹东发现过女大校的踪迹。当他下达命令务必把她弄回国或者就地处理后，那女大校忽然又不见踪影了。当时他很生气，因为在中国辽宁地区，他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连这么个事情都处理不了很有失水准。最近的情报显示，女大校显然得到了什么人的帮助，所以行动有很强的隐蔽性。至于是谁在帮助她，目的是什么，寇天烈正在深入工作中。可现在……

“哈哈，他想解决了那个女大校？我同意您的分析，这应该是他的第一步。但是，一来他肯定还有其他考虑，二来全泰远一个人可是没有这种本事在中国行动自如哟？”

寇天烈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因为他一时判断不出上将军的意图。这使他有些恨自己：脑子是有些不行了，转得怎么这么慢呢？

上将军没有顾及寇天烈的窘迫，继续说道：

“现在看来，全泰远跑到南方傀儡那边，一定是得到了什么人的支持才能够潜到中国。至于到中国后，他能不能找到女大校，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那些帮助他的人能否再帮助他从中国跑出来？如果跑出来了，他又准备上哪、干什么？他的下一步，会不会给我们造成麻烦？这样吧，请您把相关材料整理一下，明天我派人去取。这个事，让别人去处理吧，您最近要多注意休息呢……”

寇天烈一时头脑模糊起来，一股凉意从脊椎上升到后脑。他知道，上将军是在表达他的不满，因为他感觉出上将军之所以提出那几个问号，是明知道寇天烈回答不出来而故意问的。而且，他自担任作战部长以来，手中的任何事情，还从来没有交出去过。

让我多注意休息？！

……

话筒那边又说了些什么，寇天烈已经听不清了，他只是机械的应答着。上将军又说了几句后，就挂掉了电话。

话筒从寇天烈手中慢慢地滑落了下来。

一叶知秋！

西湖别墅。

2011年6月18日。黎明前。

1号阁别墅观景厅。

此时此地，只有大尊元首和上将军二人。

“你让他什么时候来？”大尊元首呷了一口红酒。他觉得有些涩，不由得蹙

了一下眉头。

上将军知道，大尊眉头蹙的实际上是满意的意思，因为他愿意喝这种味道。

上将军的口味是不同的。虽然他曾长期生活在欧洲，但他却更爱喝南美的葡萄酒，他觉得南美的酒略甜、略稠一些，不像欧洲的那么干涩。但是，上将军也认为喝欧洲的酒，似乎更有助把人的品位提高一些。

上将军抬腕看了看手表：

“应该到了。”

警卫长果然进来通报，说郑永和副总长到了。上将军点头示意后，警卫长马上快步来到电梯间门口，向里面示意了一下。

从电梯间是不能通视领袖们所在位置的，需要转过一个类似照壁的墙，才能看到观景厅的内部情况。

郑永和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郑永和这些日子正处于意气风发之中。

6月19日，是他又一次重振雄风的开始。那天大尊元首轻车简从视察了炮兵指导局，说了许多令他兴奋不已的话，诸如：“要让我们的导弹部队变成钢铁般的拳头，击败傀儡”“无情地碾碎敌人”。最令他兴奋的是在视察最后，集中部分官兵与元首照相时，元首居然少见地拍了他的肩膀，并说“正由于郑将军和你们导弹部队全体官兵的存在，才使敌人不敢在半岛点燃核战争，我们将不再受制于美国的核敲诈，将以核打击和全面战争予以回击”。从那天起，郑永和就对工作投入了疯狂般的精力。

前些日子，岳父大人特意告诉他，对全泰远就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也不用再为全泰远考虑什么了，一切事情将由岳父那边亲自处理。

岳父没有提及岳父的手下、那位云依鹤大校的事。他猜测岳父没有提及云依鹤，是因为岳父肯定已经了解到了他和云依鹤之间的那点事，而在家中当着老伴儿和女儿，岳父当然不会主动找麻烦的。

他不禁暗暗地长出了一口气。对待全泰远和云依鹤，他都是又爱又恨又怜惜。这种复杂的情感集中到一起，就化成了一丝伤感。

唉，谁的命运不多舛，我都如此自顾不暇，何况他们。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昨天，他和崔忠世上校一起与几个国内外的专家商谈，准备进一步提升一种中程导弹的射程。他认为有了核弹后，如能提高运载工具的射程和精度以及突防能力，他们手中核武的威力就会进一步加大，领袖们就会更加看重这支部队了！但提高精度和突防能力，目前在技术上困难太大，所以近一阶段最现实、最有效的改进只能是增大射程。

他认为应该在明年年底前完成这一改进。一开始，专家们的意见不是十分统一。但在郑永和不断拍桌子砸椅子、加上几段慷慨激昂的鼓动加威胁，商量的结果也只能“十分理想”了。

这使他愈发踌躇满志。

其实，更使他高兴的是：大尊元首对所谓“平行方案”事没有提过一个字，反而似乎带有鼓励性地传过来这么一段话：“延坪岛炮击是停战之后最为痛快地战斗之一。之所以痛快，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总是一个目标，多手准备。这样在不可预见地发生多种情况时，我们都能够毫不慌张地给予敌人以痛击！”

今天，他第一次被领袖们召唤到西湖别墅来——这可是多少将领梦寐以求的事啊——心情更是激动，他甚至产生了一些幻想：难道是兵种要变军种了吗？那我的军衔是不是就应该是大将，甚或是次帅了呢……

在门口等待时，他总是不能控制好自己如同野马脱缰似的思绪，紧张、兴奋，心中忐忑的让他双手都有些颤抖。为了平复心情，他强迫自己去研究些什么：先是想找几首诗词念叨念叨，可搜肠刮肚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应景的。他又开始找别的东西，可别墅的门口就没有什么值得他研究的。

后来，他把目光聚焦在了那些警卫身背的自动步枪上：

这是一种别的部队还没有装备的自动步枪。其特殊之处在于枪的弹夹：它位于枪身的一侧，黑色的，长长的圆筒形状，因此外形上很奇特。郑永和知道，自己军队装备的突击步枪主要是中国研制的88式和98式，它们分别仿制自于俄国的AK-47和AKS-74。今天看到这种带有怪异弹夹的自动步枪还是头一次，好像俄国有类似的枪械。郑永和仔细观察和推测了一番，他认为这种圆筒式弹夹应该是采用螺旋供弹方式，子弹容量大概有七十五至一百发。如果供弹能够顺畅，用这家伙在近距离干起来，肯定会把目标打成马蜂窝的。

还行，这种通过研究枪械而集中注意力的过程，使他的心情平复了不少。恰在此时，引他来的警卫已经在示意他进去了！

一拐过那座照壁，他就立即抖擞起十二分的精神，迈起标准的军人步伐向二位领袖接近、敬礼、报告后，紧绷全身，二目平视，等待指示。

上将军微笑着，指了指一把椅子：“坐吧。”

大尊元首闭着双目，有些仰靠似的坐着，面无表情。

郑永和坐下后，仍然挺起胸脯。

“郑副总长，你最近的工作很忙，也很有成效。”上将军仍然微笑着。

郑永和嗖的一下站了起来，平时有些沙哑的声音也陡然清晰起来：

“我是忠于领袖的士兵，我一定和所有的战士一起，为完成领袖交给我们以雷霆之势打垮敌人的任务而时刻准备着，随时……”

他忽然看见大尊元首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表情也似乎有些鄙夷的味道。他顿时有些不知所措，语言也有些接不上了。他在想：是不是领袖们现在不需要他的铿锵表态，而是要他说些实际的工作内容呢？可是，不这样说，又该如何开始呢……幸亏上将军不急不促地适时化解了这一尴尬：

“是啊，作为一个将领，让部队时时处于警惕的战备状态，是对的。我们毕竟还处于战争状态吗！”他说完这段不痛不痒的话以后，又挥挥手，示意郑永和坐下。

郑永和坐下后，有些紧张。这时他才看到大尊元首已经睁开了眼，语气平缓地开口了：

“我们还处于战争状态，嗯，战争状态。郑将军，你说，是我们不愿意和平吗？”

“不是。是美帝国主义和傀儡们要战争，所以我们才针锋相对的。”

“是啊，和平是美好的，是谁都向往的。从我们西边的邻居来看，原来我们是一起打美国的，可他们却与美国和平了。大家都知道，他们与美国的和平是经历了三个步骤才实现的。”说到这里，大尊元首欠起了身体，端起一杯什么，喝了一口。

郑永和在拼命揣摩领袖们的意思。他当然不知道三个步骤或两个步骤是什么，但他知道这不是重点，他必须尽快抓住领袖们的重点。他在中国军校学习时，

教员在讲军事指挥原则时曾反复强调：无论你要定下什么决心，符合上级意图都是第一位的。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有些茫然。

“他们是和我们一起，在五三年七月和美国签署停火协议的。停火，只是个临时状态，它不是停战那种长期状态吗！可他们与我们不同，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他们自己又走了几步：1972年，他们和美国弄了一个《上海公报》，这是结束战争状态了吧？1979年，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了吧？到了1982年又搞了个什么《817公报》，那就是和平合作喽。可我们呢？”

大尊元首又喝了一口什么。接着又似乎是或苦笑或嘲弄地哼了一声：

“郑将军，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国家说我们是独裁吧？可是说这话的人想过没有，一个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不独裁怎么办？难道西方那些发达国家，在战时，就不赋予领袖以独裁权吗？且不说战时，就连南方傀儡们创造所谓经济起飞的‘汉江奇迹’时，难道不是那位独裁大总统领导他们创造的吗？他们也不想，对一个国家行为的评论，是不是要先认定一下这个国家是在战时还是和平状态中呀？别的不说，希望我们开放、开放，我们与美国、南方一没有邦交二没有和平协议，剑拔弩张之中，怎么开放？与其说开放，还不如直接说要搞死我们得了！”

上将军笑着补充：“不想被搞死，就得能打！所以，要想不打，就得能打；要想能打，就得常打；要想不大打，就得经常小打……”

郑永和更加迷糊了！这些话，他都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从领袖的口中听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与我何干哪？我怎么说才是合适的呢……

大尊元首好像没有让郑永和表态的意思，而是自顾自地继续说着：

“中国人能和美国人和平，有几个条件。这一，当时的越战把美国人拖的够呛，他想赶紧结束越战然后转向欧洲，就需要与中国缓和吗！这二，那时的欧美陷入石油危机，也需要中国开放石油出口；而且，毛泽东还搞了个什么乒乓外交。现在呢，它美国人又重返亚太了；石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呀……所以，这和平不是那么好实现的。这需要我们要有独特思考和掌控世界发展大局的能力。”

“而且，南方傀儡们欠债不还，这还谈什么谈？！”

上将军忽然加上了这么一句话。

郑永和一时没有听明白。接下来一想，忽然有些感觉了：他知道，元尊元首

的曾祖，可是过去李朝代的著名将领，应该属于贵族。刚才**大尊**元首说的那位独裁大领袖**卜正兴**，为了表示自己与**元尊**的区别，曾经反复表白自己家族“不是贵族，而仅仅是普通人，我们永远是农民的后代”。**郑永和**听岳父和几个老朋友酒后闲聊时说过，**元尊**元首家中曾是十分的殷实，祖上传下来不少宝贝，确实都是些世所罕见的好东西。但是到了**日本**殖民时代，不少“**韩奸**”大发国难财，傍着**日本人**抢夺国家资财，当然也包括李朝代后裔们的私人财产。**日本**战败后，本应收回财产的贵族们，却又被苏美两军划分的军事分界线挡住了清算的道路。有意思的是，**元尊**元首在战后实行公有制，同样占有了不少私人、甚至是外国人的资产……当年与金大中等人的统一谈判时，**大尊**元首就曾要求从“**韩奸**”手里归还李朝代贵族应有的财产。而南方的傀儡中，也有不少人吵吵着如果统一了，北部政权就要首先归还私人财产……

大尊元首向后仰了仰身子：

“所以他们不得人心。想想看，按照西方的价值观，讲民主讲人权讲私权，那好啊，先让**美国人**把土地还给**印第安人**吧，再让**南方**傀儡们把从**日本人**那继承的财产还给我们吧，还完账，我们马上就安排搞开放！”

上将军也笑着说：

“那样的话，搞不好那几个三星啊，现代啊，起亚什么的，加起来还不够呢！”

郑永和只能跟着傻笑着，他还是不得要领。

上将军看出来**郑永和**的尴尬，就冲着他说：

“上将同志，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还需要你这支部队做一些动作呢！”

郑永和再次挺身而出：“请领袖下达命令！”

上将军点点头，示意**郑永和**继续坐着谈：

“好。今年三月份，我们已经公开表态，我们可以无条件参加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也可以在多方会议中讨论铀浓缩问题。但是美帝还是不肯承认我们是有核国家，真是可笑的很！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们毕竟已经是有核大国了！”

大尊元首没有睁眼：

“**美国人**也是有意思，当偏心裁判当惯了，睁眼说瞎话。”

“所以”，**上将军**喝了一口红酒，稍稍瞥了一眼**大尊**，接着说：

“**郑将军**，你要让部队做好二方面的准备：一是随时准备发射导弹，目标仍

然是日本海；将来吗，你就要努力喽，争取飞过日本本土的上空；二是找几个发射架，大张旗鼓地装上几发练习弹，根据情况随时做卸载的动作。”

“明白！关于射程问题，我们正在做最充足的准备。如果领袖需要，就让我们们的威力巨大的导弹穿越日本领土，到太平洋上空爆炸……”

“谈判，还是要谈的。但是，你不做好准备，没有实力做准备，怎么谈？最近有情报说，傀儡们马上要正式成立一个西北岛屿防御司令部，说是要专门负责延坪岛、白翎岛等‘西海五岛’防御的。所以，我们也要准备，而且是用远远超过他们的实力做准备。”

“是！”

郑永和真的有些心潮澎湃了！领袖们把他单独叫到西湖别墅，亲自交代了这么重要的任务，还说了那么多平常根本听不到的内部语言……这是信任！！有了领袖们的信任，他的前途就有保证了！

兴奋中，他竟然有些走神，目光不自觉地滑到了上将军的手腕上：他认得那块珐琅表盘的腕表，那是一块 2008 款的 Patek Philippe 铂金版腕表，少说也得值四十万美金以上啊，这算是什么资产呢……

大尊元首稍微欠了欠身，口气一缓：

“你的泰山老大人，近来身体可好？”

“谢谢领袖关怀！他现在很好，每天工作都到很晚……”

“哎！这个不好吗！可要注意休息，年龄毕竟不小了！”

“没有问题！我们全家一定会继续为保卫领袖和我们民族……”

上将军心中有些暗笑：这个郑永和，真是头脑简单的军棍，理解不了大尊元首的意思。大尊元首是要通过女婿的嘴，委婉地再次告之寇老将军：我们接见了你女婿，说明对你们家族的肯定，你自己根据年龄就适可而止吧！可这郑永和……干脆我再明点他一下吧：

“就是，年龄大了，可千万不要再熬夜了。另外，他的助手，还是瘦瘦的，叫文载世的将军吧？”

“是的，文将军是机要处长。”

“噢，文载世、文载世，文光世的独生子呀……”大尊元首不知为什么在嘴里叨叨着，好想在回忆什么事。

郑永和对文光世这个名字似乎有些印象，却一时想不起来……上将军解释了一下：

“文光世啊，他就是1974年8月到南方解决卜正兴没有完成任务，却把卜惠姬母亲打死了的那个人。”

郑永和这才恍然大悟。

他回想起前两天和岳父在家吃饭时，岳父唠起的一件事。岳父说上将军好像对文载世将军不太满意，与岳父联系时似乎有意避开文载世。

岳父说，其实文载世是烈士后代，他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旅日朝侨文光世，是元尊元首在1968年策划奇袭青瓦台失败后，又利用在日本的“朝总联”精选出的一员杀手。1974年8月15日，文光世借傀儡政府举行光复二十九周年纪念活动之机，伺机刺杀卜正兴。当他近距离接近正在国立剧场致辞的卜正兴后，自认把握极大举枪即射，不料原是日军中尉出身的卜正兴余光瞥见了枪口，本能地身体一侧，结果子弹命中了他的妻子修英陆，从此卜惠姬没了妈，文载世当然也没了爹。

事后不到半年，元尊元首就从日本秘密接回了文光世的妻子和刚刚10岁的独生子文载世，后又把文载世送入万景台红旗革命军事学院，待其毕业后又亲自交给寇天烈，在其所属部队中任职。而寇天烈也很欣赏和关照他，寇天烈就任党的作战部长时，特意把他带到作战部，放在身边，执行最机密的任务。

对卜惠姬的杀母仇人，大尊元首却有些讨厌他。

讨厌，应该始于2002年的5月。那年卜惠姬做了一件让世人惊诧不已的事：她以平民身份访问了北部！大尊元首对此非常高兴，当面对她那毕业于中国长春原伪满洲陆军军官学校、后被国民党军队抓获遣送回国的父亲大加褒评，说他是“汉江奇迹”的创造者，是南北和谈的首倡者云云。同时，大尊元首也很中意卜惠姬那张写满谦恭而且也蛮受看的脸，对这个独身女人的那段深情自白更是大加赞赏，当着那女人的面背诵了出来：“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甚至还用汉语吟诵了她父亲死前两个月为她写下的中文书法的内容：“身与名俱没，江河万古流”……大尊元首不仅与她亲切合影，还听取并逐件落实了她有关设置朝韩离散家属常设见面场所、寻找战争失踪者、

邀请朝鲜足球队访韩等方面的建议。

2008 年，寇天烈曾从境外搞到了卜惠姬写的自传，其中有对大尊元首的评价，如“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是一个很坦率、很大方的人。说话技巧和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透露大尊元首对当年的青瓦台袭击事件表示了道歉，对这个女人半表白半承诺地说了句“当时极端主义者们做错了事，我感到很抱歉。制造这起事件的人都得到了相应的处罚。”

岳父告诉郑永和，那时他对如何处理文载世曾很是头疼了一阵。但因后来领袖们没有再提这码子事，文载世也就继续在寇天烈那里平稳地工作了下去。

今天领袖们重提此事，是什么意思呢？

郑永和脑子近乎疯狂地旋转了一番，终于领悟：

女婿已得宠信与重任，岳父可以放心休矣！

但是，文载世，有可能取岳父而代之吗？

平壤，首都机场。

2011 年 10 月 24 日，平壤时间 14 时整。

平壤以北约二十四公里的顺安国际空港，也即平壤首都机场。

一架伊尔-62M 式客机正在徐徐降落。

伊尔-62 是前苏联 1962 年开始制造、1963 年 1 月首次飞行的远程喷气式客机，北约称之为“文豪”，加了个“M”是为了表示这是改进型之一，与基本型相比，机体尺寸无变化，主要是换装了功率更大的索洛维耶夫 D-30KU 发动机，加大了航程。这种飞机共生产了二百多架，其中约一百五十架供前苏联民航使用，其余向国外、包括对半岛北部的输出。

正在降落的这架飞机是北京飞来的朝鲜高丽航空公司 JS152 次航班，有商务

客舱 16 席，经济客舱 144 席，总计是 160 席。

那几个长得很漂亮的高丽航空公司的空姐们已经做完了降落前的例行工作，正在规定的位置上，带着标准化的微笑端坐着。其中一个身材特别高挑而丰满的空姐坐在位于机身前部的位置，脸上的微笑似乎有些不自然，因为她正在竭力回想着一个熟悉的面孔。

空姐是劳动党作战部下属的一个基层组织的成员。她之所以在拼命回想，是因为她觉得在商务客舱中的中国人里，有一个她应该认识，但没有想起来究竟是谁的人。她很不安，因为她知道这架飞机上的工作人员中有类似她这种身份的人不止一个，如果这个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被别人认出来而她却没有认出来，会很不好办的。

她正在回想的这个人，是乘坐这架飞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的一人，他们是来参加一项重要纪念活动的。她知道，这是为了纪念六十多年前中国曾向她的国家派出了几十万军人、与她的父辈们联合作战而举行的一项活动。

这位高丽航空公司的空姐的回忆，随着轮胎触地而产生的振动有了不是结果的结果：她应该在平壤见过这个“中国女人”，而且，好像她当时应该身着人民军军服……但进一步的回忆却已经没有时间继续了：飞机滑行结束，空姐们已经进入送客程序。

平壤首都机场仍然是那么朴实、平静。

机场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欢迎群体，只是有几辆轿车和一辆日本产的大客车在等候。

大约有七八位政府官员在舷梯旁迎候，为首的是一位女士。

云依鹤几乎是在飞机滑行结束了的一瞬间，才真正明白或真正感觉到：她已经回到了祖国。

虽然她在滑行时，已经透过舷窗看到了她极为期望的那个女人，并回头向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副团长点头做了示意。在飞机未完全停止前，她似乎还停留在脑中那一直进行的预演：在各个时段她应该做什么，如降落中、滑行时、下机后。

舱门已经打开，车式舷梯靠了上来。

按计划，云依鹤在代表团团长身后、即翻译的位置，向舱门走去。

那位高挑而丰满的空姐在舱门前鞠躬送客时，记忆之链忽然接上了：

这个“中国女人”不是在平壤给她们讲过课的作战部大校同志吗？！当时因为她们两人身高差不多，还互相调侃来着。

丰满的脸不合规矩地忽然抬了起来，疑惑的目光骤然与“中国女人”相撞！

走在第三位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发现了这一变化，他立即加快了一下脚步：必要时，他将假借脚下一绊，把前面的团长和“翻译”推离舱门尽快走下舷梯，而自己则要顺势挡在高挑而丰满的空姐面前。

但那张丰满的脸却很快又回到了正确的位置：向下半垂着。这是因为她从“中国女人”那张微笑的脸上感受到了大校同志的威严，她从她的刺目眼神中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巨大压力，不敢再看。

这些小而隐秘的变化，对其他来宾与欢迎的人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影响，他们现在都在露出发自和不发自内心的笑容，逐步逐步地接近着。

站在迎宾队伍最前列的“四夫人”，微笑得似乎最自然；

走在来宾队伍第二位的云依鹤，微笑中露出的更多是庆幸。

“四夫人”向代表团长伸出了手：

“欢迎中国同志，欢迎！”

“谢谢金课长亲自来机场，十分感谢！”

云依鹤一边翻译着，一边做出了一个既自然但又出乎意料的动作：她转到“四夫人”一侧，挽起了“四夫人”的臂膀，继续微笑着翻译，并以迎宾方才应该做的动作，为“四夫人”和代表团长引路。

在云依鹤温柔但却有力的搀扶下，“四夫人”大为诧异：

她应该继续与中方代表团的其它人员继续握手才对，怎么中方的翻译却硬拉着她向欢迎车队方向走呢？随着云依鹤压低嗓音的一声“姨妈”，她旋即明白了：她认出了“中方翻译”是谁，同时她也得到了中方代表团团长明确的点头示意。

“四夫人”没有表现任何诧异，动作也没有产生任何生硬：毕竟在警戒线外，还是有不少国外媒体记者的。

在云依鹤的搀扶中，她一边继续向中方代表团的其他人挥手致意，一边与云依鹤一起向停在一边的她的那辆奔驰 SL550 专车走去。走到车前，当司机过来打开车门后，两人则站在车前转过身来。她们继续保持着微笑，继续向陆续下机的中国代表团员们挥手致意。

此时随着“四夫人”前来迎宾的、原在队伍中排第二的人，似乎也明白了什么，恰到好处地接替了“四夫人”的位置与来宾们握手寒暄。来宾们与迎宾队伍的逐一握手和逐一登上大客车，是连续进行的。

表面上看，除了中方翻译位置上的变化有些失常外，其他一切正常。

在警戒线外的一名法国记者看出了一丝端倪：他虽然没有注意到那位翻译的有关变化，但是看出了主要迎宾人员位置上的奇怪挪动。他一边拍照一边开始打腹稿，准备一会儿就发出包括如下内容的报道：

“……迎宾程序上的细小变化，似乎表现出了两国关系上的微妙。”

全体来宾都已经登上了大客车。

“四夫人”结束了微笑和挥手，在云依鹤的扶持下，坐进了自己的专车。而云依鹤也非常自然地坐在了她的旁边。

车队启动了，在三辆开道车之后，就是“四夫人”的座驾，随后是其他迎宾车，再后是来宾乘坐的大客，最后是一辆警卫车。

按惯例，当迎宾车队绝尘不见后，机场的警卫们才让那些记者离开划定的区域。那位法国记者一边收拾他的器材，一边继续打着腹稿。

机场虽然有停车场、行李寄存服务、朝鲜外国贸易银行、书店、商店区、伤残人士设施、免税店、餐馆、饮料台、大屏幕电视及出租客车站等等，但国际通讯措施是没有的。

所以，这位法国记者只能等回到他住的宾馆，通过申请并批准后，才能由宾馆前台的电脑发出他的报道。

上次他与国内的同事核对了在从这里发出一封邮件的运行时间，结果发现本应以光速运行的东西，从平壤到巴黎居然走了二十多个小时。再一细看，真正在路上的时间也就是二三分钟，其他时间不用问显然都是审查时间。

当日晚平壤时间 7 时整，上将军亲自举行宴会欢迎中国代表团。

本来，负责接待的官员曾在中国代表团刚刚入住宾馆时，就预先告之大尊元首要亲自接见他们的，时间可能就是今天的晚宴。

但晚宴开始后，他没有来。

“四夫人”也没有来。

按指定位置落座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好像是既不甘心但又很放心地交流了一下眼色。

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2011年10月5日，北京时间23时54分。

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市。

铁路口岸南侧一公里左右，边境线上的一条小溪。

入冬了，没有多少水的小溪结了薄薄的一层冰，脆脆的。它蜿蜒蜒地、小鸟依人般地傍靠着一条发着幽亮之光的铮铮铁轨。

从这里顺着铁轨向北看过去，在一些灯光的映照下，由四个三角型为支柱而矗立起的国门，很清晰地显示出了上半部轮廓，下半部和周边，则是一片漆黑。

绥芬河本来是个很宁静的边境小城。

这里在唐朝时称率宾，金代时又称恤品，皆为“绥芬”一音之转，是满语“锥子”的意思：这里的河水中生长着一种形状如锥、十分尖锐的钉螺，所以自清代开始，这河就被称为绥芬河。

当年，中东铁路设计者本来是想让这条路沿着绥芬河河谷从俄罗斯进入中国境内的，但是在修建过程中，发现从河谷平原穿过太平岭地段的地质结构极其复杂，施工十分困难，不得不向北移动五十公里。于是，绥芬河火车站就远离了绥芬河。

这里距俄罗斯对应口岸波格拉尼奇内只有十六公里。

所以，**全泰远**选择了这里，准备先越境至俄罗斯，再决定下一步。

他现在就蹲在这条结了薄冰的小溪西侧，目光顺着那条联结着两个国家的铮铮铁轨来回观察着。从他现在的位置向东看，越过这条小溪和那条双向铁路不到三十米，就是两列单薄的铁丝网，铁丝网之间是有些板结了的松土带，带着些冰碴子。

再向东，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一个多星期了，他没有觉得自己的隐蔽生存有什么困难。

当然，他很紧张。因为他能隐隐感觉到一股追逐他的旋风就在他的身后几十米，甚至十几米的地方卷动，如同他自己的影子一般。但他也感觉出，这股旋风是单一的，或者说是集中的，而不是铺天盖地的。

这使他多少有些诧异。因为他听说**中国人**是喜欢搞群众运动的，警察办案也不例外。像他制造了这种恶性爆炸案后，一般来说大街小巷就应该出现无数警惕的眼睛、贴满大小布告，而且凡是岔路口，也应该布满检查的人员。

几十年前他在特种兵受训时，曾经有教员向他们说过：世界上最有效力的行政组织，就是**中国的**街道居民委员会；那些老太太和中年妇女们可以说在她们的辖区内无孔不入、无所不知，诸如谁家夫妻床上之事是否顺利、谁家丈夫藏的私房钱最多等等，一概掌握。每当警方需要侦破大案、追捕嫌犯的时候，只要动员起这支队伍，往往起到匪夷所思、瞠目结舌的效果。

但他一路走来，不仅没有遇到那支可怕的侦缉队伍，而且他还觉得**中国**很奇怪：所有的城市建筑都一个样，所有的农村都不种地而在盖房子，所有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行色匆匆，部分人的脸呈现着一幅兴奋和企望、部分人则是机械和茫然的表情，所有人都似乎无暇他顾。

所以，他昨天上午就顺利地到达了这个边境城市。到了这里，似乎安全感更高了一些，因为这里满街都是俄文的广告、招牌，不少俄式建筑、不少**俄国人**……恍惚间已经到了俄罗斯。

城市中，也有许多他的同胞所开的饭店。他从旁边一走一过，就能迅速判断出是**南方**还是**北部**人办的。昨天晚上他挑了一家最大的、肯定是**北部**人办的，或

者是北部人与中国人合资办的、叫什么中朝平壤馆的，进去猛吃了一顿。他有钱，在他那黑色的水洗布马盖先品牌的袋子里，不仅有好几张全球通兑的 VISA 卡，而且美金、韩元、人民币的现钞也还有不少。

他是故意去的。

因为他知道北部能出国经商办企业的人，肯定是党的干部们，或军队军官们的亲戚子女，也肯定是在有关部门做过登记，或者受过培训、受领过任务。至于南方的人，他们的嗅觉也是相当灵敏的。所以，到这里来，就可以“顺利地”让南北双方都知道：老子还活着！！

晚上八点，他走进了那家饭店。刚一落座，一个身着我们民族服饰、圆圆的脸、眼睛几乎和她画的眉毛一样细长的姑娘就笑盈盈地走过来，用生硬地汉语问候他。

这使他很不舒服：明明是我们民族的人，却要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

他马上用自己民族的语言直接告诉那位姑娘：他想要啤酒。

姑娘倒是并不意外，因为这里是经常有本民族的人来的。她拿出菜谱，翻到后两页。

全泰远一看，除了中国酒以外，俄国的酒也不少，光啤酒就有波罗的海、白熊、三只熊等牌子。他一眼就瞄上了那个熟悉的商标：Старый Мельник。这个老米勒的牌子以前在哈尔科夫高等军事指挥学校留学时喝过，他特意要了四瓶有点儿咖啡味的黑啤品种，不仅是味道他喜欢，甚至那矮粗胖的包装都使他不知为何感到很愉悦。

他只要了几样小菜。

一边喝一边观察着四周。很热闹，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居多，也有一些看来是欧洲人和日本人，当然，我们民族的人也不少，应该是南方的人多一些。

晚些时，开始文艺表演了。

背景墙上悬挂着中国的红色五星的国旗和北部的红蓝白三色的国旗，在一台日本产的 YAMAHA 电子琴，一个架子鼓和电吉他伴奏下，五六个刚才还在端酒上菜的姑娘，换上了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开始边唱边跳。

灯光旋转着，闪烁着，大家都在认真地喝着、吃着、谈着、放松着……没有人关注他。

几瓶酒下了肚，生死搏杀后的少有放松，竟然使他稍稍有了些令人惬意的眩晕。

云依鹤的死活，他已经不关心了：反正该泄的怒火已经泄了，能做的他也做了。他是个军人，从骨子里他就认为他的行动已经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那些生死不明的家人了。他很现实的想到，现在他要面对的是：

今后怎么办？

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吗？不，一切都要重头再来。

再来的首要，就是安身立命。因为北部只要知道他还活着，就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他死去；而南方的“协议会”会不会继续追杀他，恐怕是个“成本核算”的问题，即值不值和需要投入多少的问题……总体上讲，从派他“潜入南方”那一刻开始的“命悬一线”的局面，仍在继续。

在他的手中，能保证他安身立命的牌，只剩“平行方案”了。

别人，包括郑永和都不知道的是：当年他搞出平行方案时，曾预留了一手：如果能接入控制导弹发射的内网，就可以从外部以遥控方式启动“平行方案”，接管和完全控制发射程序。

人民军的导弹发射控制系统，基本上是按照俄国人的方式而建立的，其电脑控制也完全是内部网络化的。

当年，全泰远曾经主持过一项工作，就是在军队内部、实际上是从万景台军事学院中精选了一批年轻人，到俄罗斯、中国等地，进入那些国家的软件开发公司等“IT领域”学习电脑技术。

这些烈士的亲属在俄罗斯夯实了数学基础，在中国跟上了最新的技术潮流……通过数年的大浪淘沙，成就了相当一批精英人才。全泰远在这些精英中再优中选优，让他们进入导弹部队，并委以重任。这批天才面对虽然硬件水平并不高，但自动化程度却很高的控制系统，边学习，边改进。终于以自己的天才，在控制系统的诸多关键部位，替换上了他们自主开发的、效能大为提升的程序模块。

对这些独特的自主开发的程序模块的掌握，就是“平行方案”能够实用的关键。

当然，**全泰远**明白，“平行方案”这张牌能够发挥作用，绝不是靠他嘴上说说就可以的，也不是能够运转一下其中的部分程序做一下证明就可以的。

他必须用它控制一枚导弹按他的意愿去飞行、去摧毁目标！虽然不能保证把带着真正爆炸物或核装料的弹头发射出去，这个他控制不了；但哪怕把教练弹、铁疙瘩打到预定目标去，也同样能达到目的！

他不仅想起在部队时广为流传的一则笑话：某反坦克炮兵部队的两个新兵为练出让领袖满意的本领，不分昼夜苦练装弹、瞄准、击发；不料一次忙中出错，把实弹装了进去……幸亏炮弹是个哑弹，只是把营房穿了个洞！事后部队指挥官大发雷霆：给你们枪，你们枪走火；给你们炮，你们炮走火……将来给你们导弹，你们也走火吗？！

而今天的**全泰远**，就是要将笑话变成现实：他就是要让导弹“走火”！

全泰远深深的明白，在元首们对核武的控制中，插入自己的一双手，就是击中了他们的死穴！这才既是他**全泰远**的复仇之道，更是他能得以安身立命的关键。

想到这时，**全泰远**不仅又有些热血贲张，一口气喝光了最后一瓶老米勒。

虽然想的很兴奋，但他并不糊涂。他知道，他还要做一件更为困难的事：

要想启用“平行方案”，必须是在真正方案已经运行的情况下。就是内网已经开始运作正常的控制程序，也就是当它们要真正发射导弹时，他才能平行接管控制系统并修改输入控制参数！

要等待、创造或者掌握这个机会，**全泰远**只能继续寻找更强大的势力帮助他实现，比如“协议会”。虽然这个组织刚刚企图杀他灭迹，情绪上是有些忌恨，但理智上他明白此种情况下双方都是相互利用而已。现在“协议会”杀他不死，在他们之间的相互态势上他已然占据上风。只要继续摊出一些更为详细的“平行方案”之牌的内容，让其血腥味更浓，就肯定会吸引住嗜血者的。

所以，他的决心更加坚定：

先入俄罗斯，伺机与“协议会”取得联系，调其胃口，讨价还价，诱使就范……然后等待机会，启动“平行方案”。

也可能，还需要**郑永和**？

这一点，要再次行动起来，才能知晓。

已近凌晨。

从俄罗斯和中国方向分别开出一列火车，相向而行。

当它们各自的尾车在那条结了薄冰的小溪旁相互错过的一瞬间，一个人影如同一片枯叶般被列车卷起的狂风吹过了小溪，吹过了铮铮铁轨。

在两列铁丝网之间的松土地带上，出现了一行时断时续的脚印，可以看出其鞋尖笔直坚决地指向东方。

沈北新区。

2011年10月29日，北京时间21时55分。

蒲河北岸，那幢别墅内的地下室。

烟雾缭绕，烟蒂塞满了两个超大尺寸的烟缸。

殷仕野和“杨老板”两人各自趴在一台计算机前，都有些蓬头垢面的样子。

他们在虚拟空间中等“揍是不夫”，约好了的。

殷仕野当初为了追求宁静，特意把两台台式机都改装成了水冷系统。安装时，殷仕野觉得那掺了荧光剂的冷却液挺好看，要是既能享受宁静、又能看到磷波闪闪的效果岂不更好，于是把散热器——殷仕野管它叫水箱，因为他觉得这玩意儿活脱脱就是个汽车水箱和散热器的微缩版——安放在了机箱的外边。

可这几天也不知怎么了，这套系统总是不断地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噪音；而且，在塑料管中流动的那些没有排除干净的气泡，也没有了原先那种“秋波媚闪”的感觉，只是傻不楞地来回晃着……

殷仕野记得师傅说过，谍报斗争的外在表现讲究的实际上是一个“平”字，即：普通手段、平实行动、“一般人平常事”等；例如，非战争状态下使用技术手段时，一定要遵循“成熟技术、大众熟悉”的原则，绝不能使用所谓“首创、

唯一、顶尖、独特”的技术；推而论之，谍报斗争一旦“动了粗”，也就是到了“顶尖”阶段，往往是双方智力开始下降的表现之一。

师傅说，将肆虐的风暴幻化为徐拂的微风，把惊雷消匿于无声，让岩浆运行于地表之下，是在隐蔽战线中敌对双方的共同需要；所以，谁能杀敌于无声、谁能在平平淡淡或歌舞升平中置对方于死地，谁得正果。

当时**殷仕野**认为此论甚谬，举出若干实例企图反驳，师傅却淡笑着摆了摆手：

“你的偶像**佐尔格**是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不要向保险柜伸手，要让保险柜自己向你打开。嗯？”

“是啊！这是强调获取情报的工作方式……”

“仅仅是强调工作方式吗？就这，给你个思考题。”

这个思考题**殷仕野**做了三年。

当他以为师傅已经忘了这个考试时，师傅却在家中一次闲谈中，重提此考。**殷仕野**立即准备了三个晚上，交上了一片纸三百多个字的答卷。师傅很满意，认为经过一段历练的**殷仕野**既言简意赅，又发散了思维。**殷仕野**记得师傅不仅满意，而且对他答卷中的一段内容还以边哈哈大笑边朗读的方式予以了肯定。

这段话的大概内容是：

广为所知的谍报斗争，肯定不是精髓。即便是有意而为之的表演，也都暗含其他内容。所以，只有不明就里的瞎兴奋，或反其意而用之，才会有掌声和倒影。

自爆炸发生到送走**云依鹤**再到今天，他们两个就几乎没有睡过囫囵觉。

他们觉得他们“动了粗”。因为他们两人组成的这个NGO，最近的活动不仅违背了**殷仕野**师傅的一系列原则：既弄的动静不小，又总有步步滞后之感；而且由于滞后，使我们不得不“动了粗”以期夺回主动。

同时，**殷仕野**攻击的目标竟然不是**全泰远**，这更令人懊丧。虽然他们弄不明白**全泰远**是怎么“神秘消失”的，但却揣测出了这里面有一种“螳螂黄雀”的味道。后来从“揍是不夫”那里得知，白色尼桑里面有最新型的、可将一座摩天大楼变为齑粉的烈性炸药……于是他们两人后怕之余又有了点稍释重负的感觉。

他们心里也清楚，就他们的任务、处境以及身份、可用资源、事件的突发性……各方面来说，都没有什么值得愧疚的地方，但两个人无论怎么分析、讨论

直至互相安慰，还是摆脱不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如何形容这种感觉，两个人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最后只能勉强同意各自选出的比喻：

“杨老板”用了一句俗语：

癞蛤蟆蹲脚面，不咬人硌应人。

殷仕野用了四个字：

如鲠在喉。

“杨老板”连续不断地劝慰殷仕野并自我劝解：“已经不错了。严格来讲，侦知或制止爆炸的发生，本来就不是俺俩儿的事儿；追捕案犯更不在俺们的任务范围里。你却能迅速反应、干净利索地‘删除’了一个，应该包含在机智勇敢的范畴里……”云云。

他认为殷仕野手上沾了红，心情一定不好平静，就总是力图拐弯抹角地、轻描淡写地议论此事。

不用说，上边也是非常了解他们两个心中感受的。

“揍是不夫”为此，特代表上边煞费苦心心地做了一些安慰工作。这安慰工作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得：他来殷仕野的三层别墅闲逛，让殷仕野请他看电影，指名要了几部二战题材的新老片子，什么《拯救大兵瑞恩》《欧洲的解放》《攻克柏林》……当然都是选择性地看，不断地快进。借着评论电影之机，“揍是不夫”不失时机地说了些“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同样是结束人的生命，但却不都是杀戮”之类。

殷仕野虽然表面以苦笑无奈和鄙夷的神情伪装自己，可是半夜也是经常因为回忆而睡不牢靠。他只能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收缩思维，准备下一步。

直到前天，这个“梗”才算是小了一些。

昨天晚上十一时左右，“揍是不夫”在虚拟空间和他们唠了一会儿，忽然下了线，并预约他们过一会儿再见，说有事要和他们商量。但不知为何非常罕见的到现在也没来。

殷仕野他们没敢关机，一直等着。

等待中，殷仕野在屏幕上把“山中别墅”的围墙拆了建、建了拆的折腾了不知多少遍，“杨老板”在一旁一会儿赞扬、一会儿贬低，对殷仕野的“建设工作”

指指点点。

到了凌晨四五点时，“杨老板”实在是太困了有些受不了，另出题目非让殷仕野详细解释一下榴弹发射器的瞄准原理，说什么他自己是纯步兵出身，对非直瞄火器都不熟悉，自从得知鲛鱼圈事件是由一个什么榴弹发射器干的后，一直有些糊涂，等等。

殷仕野本来不愿意费口舌，但是也实在太困，为了提神以继续等待，就半吹牛半科普地作了一番解说：

“其实，榴弹发射器的瞄准往最复杂里说，也就是个最原始和简单的曲射火炮的瞄准……”

他不顾“杨老板”的不满表情，继续说着：

“你知道曲射火炮瞄准时是可以向后瞄的吗？不要瞪眼歪嘴，就给你说说最简洁的曲射火炮，就是迫击炮吧！以67式82毫米迫击炮为例吧，太现代的你更弄不懂了！”

“行，反正没事，你就吹吧，一切都随你。”

“这炮可以从八十来米打到三千多米，现在最新型的应该能打五千来米了吧……它主要由炮身，就是炮筒子和部分附件构成，是我之最爱的炮。”

“不如军迷们讲得详细。”

“你……对，军迷们可以比我讲得更详细，连座板的金属材质比例都能讲清楚。但是，我和一般非军人或非退伍军人军迷的区别是……”

“还能更详细？”

“非也。区别就是：当一门67式82迫放在你面前时，军迷们能口若悬河地介绍参数，而我，能向目标打出一发炮弹。”

“哈！这倒也是，军迷们能实际操作的比例太低。不过，国外的军迷们好像很注重实际操练的……哎，别跑题太远，你继续。”

“这个炮有着简洁明快的炮身，一个人扛起来就走；它发射时的声音煞是好听，像男中音，‘膛音儿’倍儿足。”

“教员同志，能否集中地讲一下这炮究竟如何瞄准？”

“必须说明一下：步兵和直瞄火炮才叫瞄准，间瞄炮兵叫赋予基本射向……你这水平，也只能尽量简单了！”

“快！”

“当炮长明确目标后，他首先要背向预定的炮位方向，概略朝向目标，将一根细标杆插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注意！细标杆顶端是个准星，我们管它叫A点……你怎么不画图？！”

“好好，这就画！”

“炮长还有一根粗标杆，顶端是个缺口；他要用缺口，通过A点细标杆上的准星瞄准目标，这和您用枪的瞄准差不多，应该能懂吧……哎，你画图了吗？”

“相当准确！”

“然后，再确定距离，心中算好标尺、装药、弹种、引信种类等等。炮班在完成架炮、归零等一系列动作之后，最主要动作是确定射向！”

“才他妈开始……”

“确定射向简单说，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平面几何题，你解一下吧，不过就是∴或∴一番，当某角等于某角时，某某两条线即为平行，也就是得出炮身轴线与AB线是平行的结论。这是小学生、包括你都知道的。

“杨老板”又撇撇嘴。

“既然是基本射向，就是概略的、就是允许有误差的，要想真打得准，还得看后边的功夫……”

“就是试射呗！”

“孺子可教也。”

白唬到这，两人忽然中止了闲聊，若有所思起来。

二分钟后，殷仕野用手一指“杨老板”：

“似乎有感想？说。我该歇歇了。”

“杨老板”微微一笑，摆出一副要作报告的姿势：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别拽！来干的。”

“从你所讲得那些完全不通顺的东西中，倒是可提炼出若干需要注意的东西，用于我们目前从事的行当，以充参考。”

“你讲得通顺吗？啧啧，什么叫‘以充参考’？！”

“领会精神！”

“具体地！”

“首先，在谍报世界，曲射方式，啊不，放、放什么列观察，射击的方式，是展开斗争时最常见的方式。也就是：在指挥所，要既能看到目标，也要能看到自己的炮阵地，但炮阵地应在遮蔽物后。”

“虽然勉强，但也不无道理。继续！”

“其次，确定射向也就是瞄准，是一个渐进的、逐步趋向准确的过程。而且，这只是个确定方向的过程，还有距离……”

“还有风向、风力、气压、坡度、湿度、气温、弹温、炮筒温度……”

“然也。”

“继续继续……”

“其其次，构成平行线即达成瞄准的说法……”

“哎哎，不可能间距过大的。”

“别插嘴！用构成平行线来瞄向目标的方式，在谍报斗争中，不能不说是一种既能隐蔽自己、又能尽快瞄向目标的方式。与配置分散，火力集中等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老板”一边说，一边在自己所画的那张图上指指点点。殷仕野凑过去一看，居然画得还挺不错。

“再其其次，目标是根据国家民族的需要而确定的，向炮长下达目标的是俺们的首长，俺们就是炮长就是炮班，或者说是经营指导者，而炮弹就应该是我们手中掌握的人。还有试射问题。试射吗……”

“有些混乱，好像多了一个层次……明白你的意思。你应该这样理解，试射就是一个根据实际效果不断修正、以达更准确的措施。”

“这样的解释，尚可。”

“可是，我们现在做的活计，和炮兵射击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废话！炮兵打出炮弹，消灭当前目标就完成任务了，咱们的活儿，有完的时候吗？”

“有。世界大同的那一天……”

正唠着，“揍是不夫”上来了，还是那个时髦女人的形象。

例行的暗号比对、闲嗑过后，“揍似布夫”开始围着那座三层纯欧式别墅转，一边转一边向他们俩传达了如下信息：

已知**云依鹤**平稳落地，接触上了**金**同志，其他情况目前不清；

南方消息，有人向南方的“协议会”发出试探信息，说有“发动核战置敌于死地”的办法。信息发出地可能是俄罗斯。初步判断是**全泰远**。他可能要回南方或在其他地方搞鬼。

据此，“揍似布夫”认为，要设法与**云依鹤**建立通联，通过她转告领袖们可能的危险，加强对**郑永和**部队的整肃与控制；同时监控**全泰远**，并设法利用各方力量除掉他。

说完这些，“揍似布夫”轻轻一跃，消失在蔚蓝的空中。

殷仕野和“**杨老板**”立刻浑身绷紧，刚才的一扫而空。

“**杨老板**”不无揶揄地说：

“不用商量的，和那女人的联系还是由您来呗？有什么渠道？”

“责无旁贷。我去丹东，有个朋友在北部开塑料制品厂，那可是**大尊**元首视察过的。可以通过他建立通联管道。”

“行，我向北靠拢，设法找到**全泰远**。一方面控制他，一方面争取找机会做了他。”

莫斯科。

2011年12月14日，莫斯科时间17时30分。

点比扬卡，伏尔卡索夫斯基胡同，那幢不起眼儿的5层楼房。

阿莱克斯安全服务公司。

柯斯雅可夫总经理拿起电话找到了远东的尤里。

“亲爱的尤里同志，您好啊！”

“是总经理先生啊！您也好。今天暴风雪停了，乌鸦们刚从窝里出来在叫，你的电话就来了，一定是有好事喽？”

“当然。您这条老北极狐，最近身体可好？”

“哈！远东的暴风雪再猛烈，也打不垮您的朋友！”

“可是，有人很危险哦！”

“哦？这个人……很重要吗？”

“对上次那点肮脏的化肥，我又给巴黎的专家们看了看，这些法国佬很认真，他们非要我告诉他们化肥制造者的其他情况。我大概说了一下。”

“他们怎么说？”

“哈哈，老伙计着急了？这个消息可是很有价值的呀！”

“您真是个贪婪的黑熊！快说吧。”

“法国佬认为这个人如果上了年纪，如果很操劳，如果精神压力很大，那就很危险。”

“嗯……六十九了。当然操劳哇，上次病了一次，差点儿来不及把后事处理好，压力能不大吗……而且从这两天的照片上看，连轴转是有些吃不消的感觉喽，面部表情木讷，嘴角也下垂的利害。”

“所以，他们认为：再有一丝风吹草动，此人就要见上帝了！”

“这个判断……什么叫一丝风吹草动啊？！太不量化了。”

“北极狐先生，您不要太谦虚。您的人，就没有告诉您其他的消息吗？”

“倒是有一些消息。”

“说说看。”

“令他很不高兴的事情，很多。但我最想告诉你的，是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噢？”

“我有个澳大利亚的朋友，说那位领袖从他朋友那里连续买进了不少书，都是小说呢。”

“我到是听说，这位领袖英文很不错。什么书呢？”

“去年春天先送进去了一本，是叫《扎比芭与国王》。尔后，就连续要了，

什么《坚固的城堡》《男人与城市》，上个月是《滚开，恶魔！》等等。这几部小说，您听说过吧？”

“是那位‘伊拉克人民之父’写的吧？”

“您真是渊博之极，正是他写的。《滚开，恶魔！》这一部，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一天，就是……2003年3月18日完成的。但直到2005年他的女儿才把它正式出版。”

“我没有读过，您看了吗？”

“哎呀老伙计，您知道我的英文……大概地浏览了一下。《滚开，恶魔！》呢，宗教寓意很强，有讽刺的意味，书中的反面主角叫什么伊齐基尔，野心勃勃、专搞破坏，是个贪婪之徒。他企图推翻当地的伊斯兰教长，但被教长的女儿和一名阿拉伯武士打败了。估计是要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争斗。文笔呢，相当不错。”

“另外几部说的是什么？”

“也都差不多：英勇睿智的国王或英俊潇洒的骑士，美丽忠诚的姑娘，一边天昏地暗的相恋，一边共同铲除邪恶势力等等。”

“国王或骑士显然就是那位‘伊拉克人民之父’本人，美丽姑娘就是伊拉克人民，邪恶势力肯定是山姆大叔喽？”

“哈哈，确实如此。这几部小说落款都是‘由作者著’，都是2002年起伊拉克中学课本的内容。”

“可惜，现实不是童话。英俊骑士从地洞里拖出来被绞死，美丽姑娘委身邪恶天天水深火热，路边爆炸此起彼伏如同中国人过年时放爆竹。”

“值得注意的是：您关心的那位领袖可是一年多了，一直在读这些书。今天，和您说的法国医生的话联系起来一考虑。”

“读书……能对他的身体产生什么影响吗？”

“好了，老伙计，你可不要故意装糊涂了！尤里是老了，但还不敢忘了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教导！哈哈！”

柯斯雅可夫也露出了会意的微笑。他停顿了一会儿，端起杯子喝了口茶水。

茶叶是远东的朋友、那位滨海边疆区分局局长瓦雷里送来的，特别说明这是来自中国的，但绝对没有污染。茶叶说不出是什么名字，很绿，也很苦，柯斯雅

可夫觉得很好喝，提神。

“那……让我们一起回顾**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教导？”

“当然可以。”

“一位劳作了一辈子的老农夫，绝不会为**安娜·卡列妮娜**的遭遇而流泪；”

“可是，**普希金**却一定会以决斗来维护自己的名誉！”

“所以，文化高、感情丰富不一定……

“……是好事！”

“哈哈！”

“哈哈！”

……

两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接着，**柯斯雅可夫**又问：

“听说你去过**北部**的**熙川**水电站？怎么样，有何观感？”

“您的消息真是灵通！是的，我是去年到那里旅游了一下。那水电站可是相当壮观！高一百多米、长五百多米，储水将近九亿立方米呢。而且，**大尊元首**也十分关心这里，近三年时间就来了七八次。据说他 2009 年第一次来的时候，听介绍说‘预计工程期是十年’后，就说：‘我有可能见不到竣工了’。结果奇迹出现了，他们居然要把十年的工程，在三年内完成。这还有个名称，叫，叫什么……”

“‘**熙川速度**’，新一代的‘**千里马**’速度。”

“对，对。我看有点儿像**中国人**五十年代的做法。其实，他们**北部**的电气化曾经远远领先于**中国**。六十年代中期，从**新义州**到**平壤**的铁路就已经是电气化了，而**中国**东北直到 2000 年，电气化铁路还没有一俄寸呢，而且**北部**的人均用电量也曾经是**中国**的好几倍。当然了，现在不一样了！九十年代开始，他们失去了从我们这里低价进口的燃料和电力设备，发电量连续十年下降，除了首都有时还能被‘主体思想的光芒所照耀’，另外的地方几乎都漆黑一片了！所以呀，领袖才对这个工程这么重视啊！”

“这个水利工程，出问题了！”

“啊？！没有消息啊？怎么回事？”

“不会马上就有公开消息的。我有一个**德国**朋友，原来是**东德**的工程师，搞

水利的，也是旅游时参观了那个工程。前几天，他到莫斯科来玩，我请他喝酒时，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工程的施工进度是不可思议的，作为有经验的工程师，他已经看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只不过当时没有机会说。我开玩笑说他有悖工程师的良知，结果让这素来认真的德国人更加痛苦！再加上中国酒的度数过高，还没喝完，这书呆子就跑到公用电话亭给人家大使馆打了一通电话，怎么也拦不住。回来后就说什么终于轻松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

“哎呀……怎么都集中在这几天呢？”

“还有什么？”

“昨天晚上，我的朋友从乌兰乌德打来电话，他在那里开饭店。昨天下午招待了两个中国退休工程师，一个是搞冶炼的，一个是搞纺织的。我的朋友陪他们喝了不少，熟悉了之后，那两个中国人说他们出来旅游的钱，不是自己的，而是北部官员给的，是因为他们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帮助北部的官员，对北部搞的‘主体铁’和‘主体纤维’做了一次评估，所以……”

“‘主体铁’？就是那种不用焦炭炼出来的铁？”

“对啊，焦炭不是控制在中国人手里吗，所以……”

“‘主体纤维’是什么东西？”

“不太清楚，估计也是一种能够独立自主，或者纺织速度特别快的东西吧？”

“这个先不管了。那两个中国工程师的评估是什么？”

“具体数据没有说，只是说了结论：问题多多。他们认为肯定有人向上报告这些东西时，夸大其词了！这种行为对中国人来说，肯定不陌生，所以他们能够一针见血。”

“他们什么时候交出的评估报告？”

“这两个中国工程师可能以前被别人骗怕了，得出结论后，非要北部的人先安排他们到俄罗斯旅游，然后让人家把钱转入他们的旅游支付卡上，才在乌兰乌德发了电子邮件。”

“那就是说，刚刚交出？”

“是啊，所以我说，怎么这些相关的信息，都集中在这几天了呢！”

“尤里同志，您的消息，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

“噢？您说说。”

“法国人的意见异乎寻常地肯定：处于这种身体状态的老人，绝对不能受刺激，否则，上帝马上就要召唤他！”

“这么肯定？上次，您还说只是时间不会长的，怎么能这么快？”

“我的老伙计！难道您真的不明白吗？上次的化验，只是我们的那几位风烛残年的老专家做出的；这次，可是法兰西的新锐和最现代化的设备！而且，刚才您说的那几件消息一定会集中地到达，加上化验的结果，加上普希金式的特质，上帝一定会马上眷顾他的！”

“如果真的如此……总经理同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您还只是说‘如果’……不愧是老契卡的后代！我明白，这毕竟还是分析和预测。”

“说猜测，也是可以的。”

“亲爱的尤里同志，我们不要咬字眼了！我们还是考虑一个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办法吧！”

“效益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我想这样：精炼出一段看起来很专业的消息，通过民间的方式，散播出去。如果预测准确，那就是给我们做了一次精彩绝伦、实际费用可能需要天文数字的广告。如果不准确……”

“我们难道有什么损失吗？”

“最起码能够证明，伟大的俄罗斯、伟大的 KGB 绝不是后继无人！”

话筒两端同时传出有些震耳的笑声。

丹东。

2011 年 12 月 16 日，北京时间 21 时 08 分。

殷仕野开着他那台红色科帕奇进了丹东。

他还是选择了江边的“江滨”宾馆。

晚上找几个朋友吃了顿饭，研究了一番如何到北部展开房地产和开矿等业务。

酒意醺醺，没啥实际结果。

临别时，殷仕野还是单独留下了那位做水产的孙经理。

殷仕野对他说，前几年他们合伙做的二手自行车生意还不错，现在有个更好的机会。孙经理忙问是什么机会？

殷仕野说：“我的朋友原来在天津一家无线电厂当过工程师，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一家塑料厂当总工程师，再后来下海去了北部干了一家不算太大的塑料厂。不知怎么人家领袖看了他们的产品，还被电视报道了一哈，成了大广告加护身符，结果让这小子赚了大便宜，不仅控了股，还一家伙垄断了北部的生产。他生产的塑料盆啊碗的，和当年咱们弄过去的自行车一样，都是加重的，全有加强筋，而且设计了一些小机关，可以很方便地挂在自行车上，很好卖。”

“那应该是不错。那边的妇女同志操持家务最大的家巴式就是这些东西，销量肯定不小。”

“我的朋友跟我说北部的人不让他更大范围地销售，很头疼。他觉得被限制了手脚。”

“那肯定的，人家肯定不愿意都让他卖了呀！”

“所以，他想找找在那边关系硬一些的朋友，看看能不能再扩大一些。他的生产能力还有很大的富裕呢！”

“喔，那可太难了！北部对这种事控制的很严，搞不好要杀头的。”

殷仕野从皮包里掏出一沓美钞。孙经理余眼一扫，估计能有万余元。

殷仕野一边说着一边递给孙经理：

“我朋友也知道难。可是，事在人为吗！看你能不能找找上边的关系，当官的，官二代啥地。这是他出的前期费用，联系上以后的费用，另算。”

孙经理有些犹豫，他觉得可能性不大，就推辞：

“钱不钱的都好说，关键是太难了。”

“这样，我的朋友也是非常着急，行不行的就想要个结论。你也看在我的面子上，尽快过去一趟，了解一下，行不行地回个话。”

孙经理只好收下。

“大哥都这么说了，我就试试。”

“先谢谢啊。你大概什么时候能过江？”

“过去倒是随时随地，明天就行。”

“太好。你过去后，先跟我这个朋友打个招呼，就说大连的老殷已经到了丹东，委托你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待你有了消息，再告诉他。”

“打听明白了，我肯定是先回来跟您说呀！”

“行行，孙经理是讲究人、讲究人。不过，你还是一过去就先告诉他我来了，这样也让他知道咱们是真办事吗！”

“这个一定。”

殷仕野接着告诉了孙经理他朋友的联系方式。

殷仕野的朋友姓钱，当年他刚刚进入北部开展业务时，殷仕野曾在幕后帮了不少忙，一直到**大尊**元首视察了那个厂子之后，殷仕野才按着一般的规矩开始有意降低了与钱某的联系频率。到了最近两年，殷仕野只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保持着联系。但钱某一再表示，他有机会是一定要好好谢谢殷仕野“殷总”的。

孙经理走后，殷仕野洗了澡一时不困，打开电脑，上网浏览着。

在网上转了几圈后，困意渐浓。

但有一些境外的信息又使他有所感觉，眼皮一时沉不下去。

感觉是：在诸多有关**大尊**元首身体情况的议论中，似乎透露出某种专业的味道。这种专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学方面的，二是情报专业的，而且分析的有些道理，结论又比较肯定。但不是很集中，散布在许多议论中，又似乎都是引证于某一个议论。这些引证的部分，从内容上看很一致，从措辞上看又有些千奇百怪。

殷仕野不断地变换着搜索引擎、关键词等。他打开了十几个浏览器窗口，反复比较着。

他慢慢地感觉到，有关**大尊**元首身体状况的这些议论中比较相同的内容，开始集中。从情报专业的角度看，明显带有俄国人的风格；但从医学专业角度看又

不是俄罗斯的味道。

殷仕野稍稍提起了点精神。因为这类议论很多，要不是其中有些内容带有很浓的情报专业味道，他也可能早就放弃跟踪浏览了。

他继续工作了一阶段，仍无头绪。他想起他的一个搞电脑软件的朋友，这几年专做什么网络舆情分析的，好像开发过一种软件，就是在确定某个网络话题的核心关键词语后，能够自动分析关于话题的首发网站，能追溯到源头。

明天找他帮帮忙吧，不然太累了。

殷仕野关掉了显示器。主机他是不愿意关掉的，因为他还在下载着数个大型资料。

他一回身，倒在床上。

此时他做梦也想不到，今天晚上他的这一疏忽，将使他终身后悔不已。

西湖别墅。

2011年12月17日，**平壤**时间04时22分。

1号阁别墅卧室内。

不用拉开窗帘也能知道，在这冬季的黎明前，窗外那海上和陆地上一定都是一片灰暗。

大尊元首一直没有睡着。

从昨天晚上十一点直到今天早上二点，他一直在思考着。为了他和他的继任者，他已经公开提出了要建设强盛伟国的目标，并把明年作为打开强盛伟国之门的元年。在修改2012年元旦社论时，他再次强调了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首先解决吃饭问题和电力紧张问题，等等。

目前看，一些大型重点工程，特别是已经引起公众注意的，如熙川水电站已经接近完工，**平壤**市中心区万寿台区现代化改造工程也接近尾声。包括搁置多年

的柳京大厦的外层玻璃幕墙也正在抓紧施工，那支来自中国的施工队伍还真是有点儿战斗力，现在从平壤的各个角度都能看到它那新的身影：不仅高耸入云，而且光芒四射了。

最近这些天，他的日程排的很满：

月初，他先视察了空军的一个部队，看了看他们的飞行训练。说实话，他有些看不懂具体内容。他知道，空军是人民军的一个弱势军种。有人说，是燃料紧张所造成。其实，他心中明白那只是原因之一。他的空军的主力机型大部分还是六十年代定型的老米格系列，别的不说，这些航空发动机需要大修时，还得从铁路运到西边邻居那里去完成。这受制于人的局面比缺乏燃料更难受。但面对这个荣获了“寇仲洽”称号的部队，他还是抖擞精神，勉励了一番。

看完空军后，为了舒散一下心情，他让下面临时安排了一场花样滑冰表演，并特意嘱咐要在新建成的凯旋青年公园游乐场进行。看完后，那个有些现代审美观点的游乐场给他的感觉不错，心情也好了一些。借着好心情，他又连续调看了几场军队宣传队的演出，有空军的，也有陆军的。

接着，他来到咸兴市，对这个走在“大高潮最前列”城市的有关工作进行了视察。在一片口号式的汇报和精心准备的场面后，他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些问题。有夸夸其谈，有套路式的汇报，也有文过饰非……他虽然没有表现出不满，但还是很快结束了视察，并少见地没有与当地干部们合影。

为了排遣胸中的闷气，他让本在三八线附近部署的一个团的炮兵部队紧急抽调至南浦附近，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表演的部队虽然有些慌乱，但那些大口径火炮发射时惊天动地的场面，还是让他的心情多少好了一些。

然后，他又在首都看了二处建设工地。这是二处居民住宅工程，准备在某个节日期间竣工，到时媒体会以“元首送给人民的礼物”等口气宣传的。工程进展不错，卷扬机、搅拌机轰鸣，人来人往，确实有些气氛。

他曾看过一篇歌颂他的文章，是说他少年时代察看建设工地后写了一篇散文，把工地的嘈杂声音描绘成了各种乐器的声音。文章虽然有些勉强，但他还是很喜欢的。后来，他对文章作了些修改，还特意让作者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

他记得，文章中的他是这样描写工地之声的：

.....

“吊车信号工的哨子声，如同清脆的小号；
吊车的声音好像倍大提琴；
汽车的喇叭声宛如次中音号；
焊接声好似定音鼓；
而平时那么嘈杂的混凝土搅拌机，今天却让人联想到大提琴的声音；
依稀听见稀疏的火车汽笛声，则像钝重的大号”。

.....

他想到这里，心里更加舒畅了一些。

连续奔波下来，身体当时似乎还可以，但过了几天又不太好了。

原因他自己也很清楚：一来过度忙碌，二来各项工程进展的速度肯定有水分，而且最近断断续续飘进他耳中的，又是一些令人愤怒但又无奈的质量问题，比如：平壤光复大街和统一大道周边的那些二十至四十层的高层公寓，如昌田街公寓等，本来是他引以为豪的现代化“幸福橱窗”，住的也都是政府中相当级别的干部。可是进入冬天后却因为供暖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出现了大批居民搬走与亲朋合住的现象，甚至有人自行扒开地面设置煤炉而出现坍塌与中毒事故；电力供应依然是老大难.....

他心中犹如压着一块沉重的巨石，使他呼吸困难，身躯酸疼。一阵阵胸闷不断袭扰着他，很是烦躁。

昨天上午有一阵胸闷疼的感觉尤其难受。

他没有叫医生。一是不想小题大做，万一走漏了风声，于大局不利；二是前阶段也曾胸闷，后来排除了心脏方面的原因。

之所以能排除心脏方面的原因，还是一位法国医生的功劳。这位不是心脏专科的法国医生听了他的关于胸疼的症状后，曾与他有过一段对话：

“您是不是经常看电脑？”

“是啊，每天约有三到四个小时。”

“您的电脑监视器是不是固定放在一个位置？”

“是啊，我习惯把它们放在左前方。”

“建议您把它换到右前方，今后要每隔一段时间换换位置。您的胸疼，也许会好一些。”

他半信半疑，试着换了一下电脑屏幕的位置。结果大出意外，还不到一个星期，他的胸疼就缓解的几乎没有感觉了！到前天为止，很长时间再没有疼痛发生。当时他按着习惯没有向这位法国医生问个究竟，只是找机会侧面问了一下来自中国的医生。

中国专家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对了，因为总是一个姿势，胸腔长期处于一个压迫的状态，致使体内部分细小的软骨骨折，能不疼吗！

所以，昨天再次有些胸闷和胸疼的感觉时，他没有太在意。

可是这一阵是包括胸闷在内的全身不舒服，甚至后牙都有些胀疼，连带着半边头部也有些难受……而且，枕头、被子和床头灯的灯光等等，都令他不舒服。

他干脆放下手中那本《滚开，恶魔！》，起身坐在床边。

书中的情节令他很是动情。

他是个很容易被故事感动的人，包括他自己编撰的故事。当然这种感动是深藏在自己心底的。以前，他曾主导过国内的文艺工作，在创作修改歌剧《血海》《卖花姑娘》等作品时，他曾被自己的创意和设想所感动的几天睡不着觉，他的心情会与那些情节、那些旋律绞在一起，翻腾不已。

他起身走到那台德国生产的音响边。由于心情有些烦躁，他没有刻意挑选，几乎摸索着就把一张黑胶唱片放了进去。

是贝多芬的《命运》。

德国人做的音响也像他们的其他产品一样，遵循严格还原真实的原则，致使音质有些发硬而欠缺一些悠扬。可是，今天他再一次听到那些高低长短不同的音符，被弦与管的物体奏响后，他似乎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那旋律中的命运主题，感受到了争斗，感受到了挣扎与拼搏。

他感受到，这些声音似乎塑造出了许多无形的形象，它们仿佛与刚才书中的那位教长的女儿和阿拉伯武士以及魔鬼的形象相互缠绕在了一起，这使它们争斗的更加具体，更加激烈，从而更加深入地渗入到了自己的灵魂中。灵魂中的争斗，渐渐地与肉体的争斗合为一体，愈演愈烈。

突然，一阵剧痛使他痉挛，使他精神恍惚；在那些激烈冲突的声音衬托下，那魔鬼的形象骤然扩大，挡在了他的眼前。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渐渐悬浮了起来，并被那些争斗吸引和拖拽着，与教

长的女儿和阿拉伯武士一起，在一些奇异的光线伴随下漂移着。

好像有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出现在冥冥之中。那声音是那样的厚重和低沉，犹如那台德国产音响的低音音箱，裹挟着稳定有力的气流，冲击着他的整个身躯；这种冲击虽然力度很强，却又使他感到非常亲切：

Юр и й , Юр и й ……

十七年未见，你可好吗？

随后，他感觉到自己在向下深深地旋转、滑动、坠落。

他掀动起有些干燥的嘴唇，断断续续地吟诵起一首俄文的诗。那是曾被地藏于书柜底层，用许多其他书籍遮盖着的一本诗集中的诗，是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安魂曲》：

天使们合唱同声赞美伟大的时刻，
天穹在烈火中逐渐熔化。

……

劳动党“3号大楼”。

2011年12月17日，平壤时间05时50分。

文载世中将办公室。

他昨天没有回家，一直在办公室。

他的军衔是上个月刚刚晋升的。他非常得意，这不仅仅是一次正常的军衔晋升，而且有可能是他在作战部地位的一次全面擢升——虽然他还没有进入高级将领的圈子。

从他晋升少将那天起，他就开始对军队中的官衔做了更加深入地研究：

在他们军队中，高级将领的军衔只限上将、大将、次帅、元帅和大元帅五级，中将军和少将可以理解为将领，但非高级将领。1953年2月**元尊**元首和崔永建分别荣膺元帅和次帅，这是人民军历史上第一次授予帅级军衔。当时大将非常少，屈指可数。此外，由于在是否设置**上将军**衔一事上曾经有过反复，因此，那时上将也不多。

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元尊**元首为了显示“国际共运仍在”，不惜“挺身而出”，于1992年挂上了大元帅军衔，**大尊**元首和**宇守辰**任了元帅；后来**大尊**元首只给了**崔亮**、**李一冰**元帅军衔；自1992年4月起，陆续放开次帅军衔，不定期地晋升了一批次帅军衔。最近一次晋升次帅，是在2010年9月六届党代会期间，那**李豪英**与**上将军**一同升任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佩戴上了次帅肩章。但**李**次帅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名次还是要列**上将军**之后的。

元帅们已经越来越少：七六年到九二年，崔永建和**赵明泰**等多位次帅陆续去世；九七年**崔亮**元帅也死了；现在仅剩二名：**大尊**元首和已处于养老状态的**李一冰**。

除去元帅，现在的高级将领的格局就是**上将军**这位大将领衔，**李豪英**、**金春久**等少数几位次帅次之，辅以一批现役或不在职的大将和上将。

作战部例外了好长一段时间：真正的掌门人**寇老将军**的军衔老是不动，实际按资历他最起码应该是次帅。而且在他以下没有上将；中将军衔的人虽有若干，不是养老一族，就是不在关键岗位上。现在，虽然侦察总局的框架形成了，也有了大将局长，但他不过是个摆设从不过问具体事务，只是在对外宣传时表露一下身份。目前，全部情报与反情报业务仍然由**大尊**元首透过**寇老将军**掌管。作战部则“名亡实存”，成为侦察总局各个单位中人员、机构、地点等实际上都没有任何变动的一个机构，甚至名称也保留了部分——侦察总局作战指挥部。最关键的是：目前领袖们还没有安排其他中将军或中将军以上的人来作战指挥部。

所以说，作战指挥部的军官军衔，本身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文载世有时总爱这样比照：当年中国国民党的特工头子军统的**戴笠**，因为死的早，军衔只来得及授到少将，结果他的继任者们的军衔就只能是少将。虽然按职位来讲，军统局长的军衔怎么着还不得是个中将军，可惜是他死后才追授。

他听说领袖们已经对**寇天烈**做出了退居后台的决定，但却没有指定具体地接班人。而且各项任务仍在不断地、密集地越过侦察总局而下达至作战指挥部。由于**寇天烈**来办公室的次数日渐减少，大量的任务实际上是由他在安排处理中。恰在此时，他的肩膀上又多缀钉上了一颗金光闪烁的星星。朋友说，**上将军**的接班正在全面开始，此时此刻，任何微小的变动都有可能是巨变的开始。

文载世对**寇天烈**逐步退出正常业务的现象很关注。他也知道，这种事是不会下达什么正式命令的，一般都是即成现实、大家默认。对自己的下一步，关键是在作战指挥部以至侦察总局的角色，他正在全力考虑之中。

作战指挥部的业务与作战部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因此他非常熟悉；自进入作战部以来，虽然他只是机要处长的职务，但实际上是担负秘书和办公室主任，或者说是第一副部长兼参谋长的角色，处理的都是作战部的核心业务。**寇天烈**是不会亲自处理具体业务的，这位**寇**大将一贯按着军队的指挥习惯：司令官从来只管定下决心，具体落实是参谋长和司令部的事，虽有例外，但极少。

虽然**文载世**的头上也有光环，但他从来都是勤勤恳恳、小心谨慎，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尉官一直干到将官。

有朋友认为，根据目前国际形势和南北关系的复杂变化，特别是侦察总局设立后，领袖们有可能弱化作战部的地位和作用。**文载世**却不以为然。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判断出，作战部这种对南情报工作的核心部门，历史悠久根基牢固、对外触角千丝万缕，不可能短时间内移交至别的部门，因此它的作用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加强，是在进一步加强隐蔽性。至于侦察总局，好像是在做一些表面上的东西。显然，最应该做实际工作的情报部门，却在做表面上的东西，何能长远？又怎么会成为核心呢？甚至他有时还在想：就连**云依鹤**将军对情报部门将来发展的设想，也比只成立个侦察总局的构思合理的多。

文载世没有展开任何所谓官场上的活动，虽然他拥有母亲每年都要与**大尊元**首互通信件这样方便的条件。他知道，这种活动一旦不被接受，他连目前的位置都不能保住。他能做的，就是更加勤奋，更加全面地掌握情况，更加富有创造性地完成工作，虽然这还需要继续以**寇天烈**的名义在侦察总局的框架内进行。

他悄悄地，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自己在办公室加班的时间与**寇天烈**不在办公室加班的时间做出同时增减的安排，静静地等待着。之所以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接手

寇大将的指挥，是因为他总是有一种感觉：那位寇将军虽然不常来了，但他的影子却总好像还在办公楼内游荡。

今天他忙了一整晚上，现在天色刚刚有点儿亮，他想稍稍睡一会儿。

桌上那五六部电话中的一部铃声忽然响了起来，这在已经静了一会儿的办公楼内显得非常刺耳。

这么晚，或者说这么早，就来电话？

这是直通大尊元首警卫部队的电话。以前大尊元首如果要召见寇天烈，也是很晚或很早就让部下通知的，但不知为何今天他感觉有些异样。

他迅速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接起了电话：

“作战部。”

“文将军吗？有、有情况，不好！！”

这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声音，是大尊元首警卫队的队长，也是个中将军官。

“说！”

“下雨，下雨了！！”

这是警卫部队内部的绝密暗号！

它来源于1994年7月7日。

那天夜，元尊元首在妙香山别墅突发心脏病。保健医未准备心脏救治药物只好呼叫直升机，不料因天降暴雨第一架撞山坠毁，第二架好不容易接送元尊元首至平壤烽火医院但已无力回天，凌晨时分，元尊元首辞世……因此，寇天烈与警卫部队约定，一旦发生类似情况，暗号：“下雨”。

他的手瞬间痉挛起来，似乎要把话柄捏碎。

他强令自己稳定下来，镇定并威严地发问：

“你们现在的位置？”

“72号！”

西湖别墅。

2011年12月17日，平壤时间06时50分。

“啪、啪……”

两声低闷的枪声从1号阁二层楼的一个房间里传了出来。

全体警卫一阵骚动！

中将警卫队长刚在楼内一个房间里放下电话，闻声立即冲了出来。

面对今天的突发事件，他如雷轰顶，不论从职责还是从感情出发，他都心如油煎。

但他也是有精神准备的。十七年前，他曾是元尊元首警卫队的成员，虽然只是个少校，负责外围警卫，但毕竟经历过类似的突发事件。

更重要的是：3号大楼的寇天烈一年前就曾单独找过他，交代过许多事项；前几个月，寇大校的秘书、瘦猴也曾与他通过话，但只是例行公事地核对了一些不能有任何文字记载的约定。

所以，听到枪声的他，虽然本能地浑身震了一下，但他心中随即判断出这是那两个当班的中校。

他推开房门一看，果然：两位中校同志都向自己的右侧太阳穴开了一枪。之所以枪声比较发闷，是因为他们把枪口抵住太阳穴时，抵得太紧了。

笔挺的校官服已经被扭曲的身体绞的乱七八糟，身上地上红白相间污秽一片，脸上的肌肉抽搐的有些吓人，但似乎还能从中看出他们的不知所措、惊恐自责……枪仍紧紧地握在各自手中，枪口还能隐约看到袅袅烟丝；这是半年前才换装的国产CF07式9毫米手枪。这枪虽然是每星期都要进行实弹射击，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一次真正向人射击时，却是指向了持枪者自己。

中将队长既没有叹气，也没有摇头，只是迅速退出房间并带上了屋门。

他已经按着标准程序做了一切，但他还是再次检视了一下已经处于临战状态、全体持枪在手的警卫人员。

三十分钟前，当时还活着的那两个中校之一跑来告诉他：领袖倒下了！
五分钟前，他已明白：**大尊**元首永远地休息了。

他来到别墅的院子里。

周围紧张的气氛几乎使人窒息，那两声沉闷的枪声也并没有搅动凝固的空气；

天空还没有一丝晨曦，万籁依然寂静。

他心中虽然翻江倒海，思绪却只集中在一件事上：

直升机怎么来的这么慢？

劳动党“3号大楼”。

2011年12月17日，~~平壤~~时间06时53分。

文载世心中明白：该来的，终于来了！

谁也无回天之力。

他知道自己除警卫队之外，第一个得知此消息的人。按规定，他应该立即上报给**寇天烈**。他稍犹豫了一下后决定，先违规上报给**上将军**，然后再报**寇天烈**！

他知道，从今天起，**上将军**就应该使用那个早已经定好的称呼了：**永尊**元首。

这是拿自己的命运，也可能是拿侦察总局的命运做的一次赌博！

经过三二句解释，他与**上将军**直接通上了话：

“报告敬爱的**上将军**……”

“……什么？！”

文载世以中等语速，做了清晰、简短但准确、完整地报告。

话筒那边好长时间没有声音。

文载世知道，自己的机会转瞬就会消失的，他必须抓住：

“将军同志，我认为，最高统帅现在不能继续留在 72 号。”

文载世知道，当年就是把元尊元首由妙香山接到烽火医院抢救无效逝世后，又挪到办公室的，以形成鞠躬尽瘁、累死于办公桌前的景象……话筒那边仍然没有声音。但文载世判断出对方是在等待他的下文，于是：

“72 号距离海军退潮基地不到五公里，有地下车道。退潮基地有铁路专线，可以把专列调过去。”

大约过了五六秒钟，话筒那边终于：

“你，先这样安排……”

啪的一声，话似未完就挂断了。

文载世没有丝毫停歇，抄起电话接通 72 号，找到警卫队长：

“直升机不过去了，立即上车。”

“上车……什么车？！”

文载世以中等语速，做了清晰、简短但准确、完整地指示。

放下电话，文载世知道自己目前的紧急事务已经处理完了。

这时，他的心中才不由自主的一阵剧烈颤动。

他准备五分钟后，再向寇老将军报告，然后，根据他的指示，再考虑是否和怎样向侦察总局的那位不管事的负责人报告。

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全世界。无线电波中……

2011 年 12 月 19 日。格林威治时间 11 时 08 分。

朝鲜中央通讯社：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同志

在一次现场考察行程中，在火车上因精神和体力衰竭，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8 时 30 分去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国防委员会、朝鲜国防委员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于 12 月 17 日发布讣告，向劳动党员、人民军官兵以及全体人民宣布领袖逝世的消息。

.....

大尊元首因心脑血管疾病长期接受治疗，其在进行旨在建设强盛国家的超强行军中因精神体力上的过度劳累，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在行驶的野战列车上，重症急性心肌梗塞突发，导致严重的心脏休克并发。发病后立即采取了一切急救措施，但于 12 月 17 日 8 时 30 分不幸逝世”。

(第二章结束)